

孝威抗
選集
論
文

葉恭綽



孝威選集

一天文台半週評論叢書之一

孝威抗戰論文集選集

陳孝威著

香港天文台半週評論社發行

章序

陳子孝威，固縱橫家一流人也。早歲即好大言，而往往於事理有奇中，出而應世，毀譽參半；軒之者，惟恐其不高，輕之者，因亦逾量。以是所遇，介乎窮通之間，連不得行其志，以迄於今，是將社會之咎，抑孝威之咎歟？將社會不能用孝威，抑孝威不能用社會歟？二者必居一於此已。七八年前，吾與孝威遇於天津，時已銳自刻責，能與賢士大夫遊，其從善之敏，進德之猛，深可褒歎。邇者國家蹙于強敵，全土無寧宇，南北賢雋，麇集香港；吾違難至是，孝威亦自長沙來會，言論乍接，氣象又是一番。首語戰局，瞭如指掌，復出所為天文台半週評論數十萬言，以為左證。夫孝威本兵家子，今又篤志肆

業陸軍大學，以資深造，而其所表襮于此者，已章章若是。是在天津時，孝威僅去其華，今則厚增其實，曩者劾其私便，今更擅其公利，（私便公利語出韓非子）噫孝威可謂善用所長，憂憂獨造之士也已。昔漢文帝有云：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矣。而蘇子瞻著論，又稱生之見擯，非漢文不能用生，乃生不能用漢文，吾既同漢文所感，復深子瞻之懼。孝威以吾新聞文學，忝有一日之長，乞於近刊抗戰論文選集，加以叙列，因竊附于古人贈言之例，輒將右文弁之簡端而歸之，用示策勵，並作為符柝，以示當世愛讀孝威之文者，期于合復云。

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長沙章士釗序於九龍旅次

自序

民國建元之五年，余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自後一行作吏，兩縮軍符，三操筆政，歲月蹉跎，五十將屆之年，猶無所成，不圖獲睹民族戰爭於今日。

回溯『九一八』事變之翌年，去天津南來，遊港桂者三年，未幾委之而去，廿五年秋，復來此，并主天文台半週評論社社務，問政論兵，不稍假借，因獲與南中人士，訂文字交。抗戰軍興，遊京滬武漢，執筆為文，料敵有中肯綮者，世於是以知兵目余，殊不知此皆出諸師友之啓迪，非拙劣如余之所克勝也。

孫子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

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知兵之難如此，非天下之至誇大者，其何敢以知兵自承！

抗戰既一年，國土淪陷若干方里，將士父老膏鋒鏑而死者，不知其幾十百千萬人。余幸免填於溝壑。上馬殺賊，其上馬者也，輸力輸財，救死卹傷，其次焉者也，余皆未能有所盡瘁，若覩然以知兵自承，是誣國家而申一己，徒重吾過，未見其可。

南京淪陷之前夕，余以今後之行止，請示於今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上將，上將語余曰：昔意大利之復興，賴馬志尼，加富爾、加里波的三傑之分工合作，子善為文章，敢以馬志尼相期，我樂効命疆場，以

為子殿，願各用其長，以完成中國復興之使命。余遜謝不遑，自是離京西上，止於漢皋，不復以追隨鞭鐙請，惟本上將之意，益努力於文章，每日自寅至戌，無少休者，又將一年。積稿盈尺，嘔心血且盡。自敵塗毒中原，中華文物，摧毀無餘，以余覆瓿之文，何足輕重，惟念凡百所記，皆係據事直書，可作將來之史料。間有論列，亦係本積年經歷之所得，為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不無足供參考者。用特整理成帙，付諸手民，倘亦不失其為足蕪之輕塵，添流之墜露也乎。區區之心，若是而已。凡百君子，幸而教之。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陳孝威草於香港天文台半週評論社

例言

一，本選集分為四編，共七十三題，均選自天文台半週評論。除第一編六題外，均為去歲盧溝橋事變起至今年九一八七週年十四個月間關於抗戰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之拙作。篇末附有發表時日及刊載期數，用供讀者參照。

一，論文範圍概括軍事，外交，政治，經濟各部門，讀者幸勿以每篇專題時論視之。

一，文中推測多於敘述，前瞻重於回顧，特由舍弟洪平於篇首略加引語，以說明每文寫作時之情勢以及未來之推演，每遇一事件之重要關頭，更加以提示，藉為讀者對照之助。

一，各題眉註，期於閱讀時，較為醒目。

一，所有軍事論述，作者有根據軍用地圖者，唯此類地圖，有關國防機密，未便附刊，讀者可按坊間普通地圖對照之。

作者 九月二十九日

孝威抗戰論文選集目次

章序

自序

第一編 盧溝橋事變以前（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

- 其一 取得抗戰最後勝利之基本十原則……………一
- 其二 國防經濟建設之檢討……………六
- 其三 二十億元之五年經濟建設方案……………一一
- 其四 湘粵桂分任重工業財賦兵員新重心……………一六
- 其五 準備抗戰之準戰時經濟體系……………二三
- 其六 閩杉山大將晉帝國國防力自估如何……………三一

第二編 抗戰第一期

- 其一 中日形勢混沌之索隱 和乎？戰乎？……………三六
- 其二 何不於日軍未集中完結前予以各個擊破耶？……………三九
- 其三 日本爲什麼這樣放胆侵略中國？……………四一
- 其四 因北綫諸要點失陷而進一言。……………四五
- 其五 北綫與南綫……………五〇
- 其六 計騙山東力取山西……………五四
- 其七 如何抗戰三年籌戰費一百萬萬元……………五八
- 其八 輸與前方一哨兵……………七二
- 其九 李司令長官訪問記……………七三
- 其十 論敵人轉用兵力在南而不在北……………七七
- 其十一 上海戰爭之意義 戰略戰？外交戰？……………七九
- 其十二 全戰場鳥瞰……………八三

| | | |
|-----|---------------|-----|
| 其十三 | 十萬生力軍那裏去了？ | 八七 |
| 其十四 | 最高統帥應注意的幾件事 | 八九 |
| 其十五 | 白副參謀總長談兵員補充 | 九八 |
| 其十六 | 東西北三戰場之新形勢 | 一〇三 |
| 其十七 | 軍事退却政治前進 | 一〇八 |
| 其十八 | 我軍退出國防第一綫之戰略觀 | 一一二 |
| 其十九 | 判斷敵人第二期作戰計劃 | 一一五 |
| 其二十 | 說西戰場敵軍後撤之原因 | 一二一 |
| 其廿一 | 我固守南京之兵略形勢觀 | 一二四 |
| 其廿二 | 上李司令長官書 | 一四二 |

第三編 抗戰第二期

| | | |
|----|-------------|-----|
| 其一 | 南京陷後我政治軍事前途 | 一二九 |
|----|-------------|-----|

- 其二 我應立自動外交尋求與國……………一三六
- 其三 如何發動政治抗戰……………一四五
- 其四 謹以十事獻於廣東軍政當局……………一五一
- 其五 韓復榘應受最嚴厲處分……………一五四
- 其六 保衛隴海線以鞏固大武漢……………一五八
- 其七 遠東大戰與敵御前會議……………一六二
- 其八 中央將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一六六
- 其九 我敵之攻守形勢……………一七一
- 其十 第二期抗戰我應採用之戰術……………一七六
- 其十一 控制晉南與保衛津浦……………一八〇
- 其十二 晉南軍事最低限度之緊急處置……………一八三
- 其十三 我憑自力打出一條生路……………一八六

| | | |
|-----|------------------|-----|
| 其十四 | 渡河談何容易…………… | 一九一 |
| 其十五 | 敵國無天才軍事家矣…………… | 一九五 |
| 其十六 | 台兒莊大捷之總檢討…………… | 一九七 |
| 其十七 | 從兵役法說到兵役運動…………… | 二〇三 |
| 其十八 | 以反包圍答覆敵軍的包圍…………… | 二〇八 |

第四篇

| | | |
|----|----------------------------|-----|
| 其一 | 徐州戰鬥中止後之新戰場態勢…………… | 二一四 |
| 其二 | 以軍事天才家地障與必勝信心補裝備之不足…………… | 二二一 |
| 其三 | 應未雨綢繆者四事不可緩者五事…………… | 二二七 |
| 其四 | 敵非再增兵二十萬或三十萬人決難正視武漢三鎮…………… | 二三三 |
| 其五 | 戰事重點江右較江左爲重…………… | 二三九 |
| 其六 | 敵能斷我華南及西北之國際交通乎…………… | 二四三 |

| | | |
|-----|--------------------|-----|
| 其七 | 國際形勢與戰場形勢 | 二四八 |
| 其八 | 我軍應鑑焉當過失堅守湖口 | 二五六 |
| 其九 | 我軍今後應注意之點 | 二六三 |
| 其十 | 以戰爭換取和平 | 二七二 |
| 其十一 | 論伐交伐謀與伐兵 | 二八二 |
| 其十二 | 論保衛大武漢之新態勢 | 二九四 |
| 其十三 | 我敵空軍之對比 | 三〇五 |
| 其十四 | 張高峯事件之軍事嚴重性 | 三一二 |
| 其十五 | 蘇日軍事形勢緊張中之敵情判斷 | 三一六 |
| 其十六 | 敵軍包圍武漢之必遭不可思議之打擊 | 三二二 |
| 其十七 | 蘇聯之東線作戰方針 | 三二八 |
| 其十八 | 論武陽夏大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間與時間 | 三三三 |

| | | |
|-----|-------------------------|-----|
| 其十九 | 蘇德日之連環性國防方針…………… | 三三九 |
| 其二十 | 以季候與地形論武漢大戰我敵兩軍之態勢…………… | 三四四 |
| 其廿一 | 轉入山地戰後之敵軍戰術觀…………… | 三四八 |
| 其廿二 | 長江兩岸之敵軍西犯路綫…………… | 三五三 |
| 其廿三 | 保衛大武漢中滯關隴海兩方面應嚴密注意…………… | 三五七 |
| 其廿四 | 日五相會議後之對華新策略…………… | 三六一 |
| 其廿五 | 日抽調援軍入關之使用方向觀…………… | 三六五 |
| 其廿六 | 由兵學學理上觀察長江兩岸之敵我攻守戰…………… | 三七一 |
| 其廿七 | 南岸敵軍火力驟然減退之原因…………… | 三七六 |
| 其廿八 | 武漢會戰與否…………… | 三八〇 |

孝威選集

陳孝威向元著

第一編 盧溝橋事變以前 (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

(其一) 取得抗戰最後勝利之基本十原則

茲篇作於二十五年末，時國際形勢雖有動盪，而尙無激變模樣，作者則斷言日寇同盟行將擴大爲日意德奧四大同盟，且謂在此兩大集團磨擦下，中國唯能求自力更生，所提國防十原則，何一非今日之最大問題！開放黨禁，節省國民消費兩議，雖已先後見諸實施，而內地交通之發展，戰費之籌劃，戰鬥員之訓練，國防之充實，資源之管理，猶爲今日上下努力之標的，兩年前人皆倡言抗戰，然似此聲聲入者而誰曾注意及之？洪平識二七·八·二九

記者以緩東形勢吃緊，全國民衆，誓死抗戰情緒熱烈，達於沸點。惟如何抗戰，中央軍事當局，怵于軍事祕密，迄無具體之宣示。惟熱心救國青年，苦悶不可言狀，記者特就某在

野軍事家探討一切，承其慨然指示，不稍瞻顧，茲擇其可以被露者，錄之於左：

記者問：這幾天國際形勢，似有轉變，將軍有何新感想？

某軍事家不待記者畢其問，即以極沉痛之辭色，對記者言曰：不識國際情勢，外交動向，不配談政治；不諳政治，不配談軍事；這種邏輯，認得清，就可以暢譚一切了。此數天中國國際形勢漸有急劇轉變的趨向，喧傳已久之日德防共同盟，已由醞釀見諸事實，又意德政府，公然承認西班牙叛軍政府。此兩種事實之表現，係一條綫索，即侵略國家集團之強化，對於和平陣綫予以莫大之威脅，方諸歐戰之前夕，尤為緊張。簡而言之，日德同盟，行將擴大為日意德奧四大同盟，而因此大同盟所引起之反響，使法俄之協調，與英法之協商，將進一步而成為英法俄之聯合。此兩大集團國家聯合之結果，互以磨擦為能事，欲求火花之不出，戰神之不降臨，安可得乎？其所被遠東之影響，即日俄衝突之尖銳化，與日本侵略中國之強化，綏遠砲聲，是為世界大戰導火綫而已。

記者問：中國處此兩大集團國家磨擦之下，應持何種態度？

某軍事家高聲答曰：惟有中國人之鉄與血，才能救中國，簡而言之，除自力更生外，無論那一條國際路綫，都走不通。

日德同盟
行將擴大
為日意德
奧大同盟

鐵與血才
能救中國

記者問：怎樣才可以自力更生？

某軍事家揚起眉頭對記者言曰：做領袖的，要廓然大公，農工商學兵，各盡其責，勇者輸力，富者輸財，執此以求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國防充實，人民康樂，便是自力更生。

記者問：將軍所見良是，但有漢奸之徒，受人嗾使，危害國家，如王英，李守信等，甘心賣國，應該如何處置？

某軍事家憤然作色曰：王英，李守信等，不過一個傀儡，如果中央有整個抗戰辦法，王英，李守信等，也許掉轉頭來，替我們作前驅，否則，中國豈止王英與李守信二人！

記者問：中央或許有整個辦法，因為軍事秘密，不肯輕易洩漏，所以吾人便莫測高深，假使將軍當國，要怎樣做才好？

某軍事家便轉過笑臉反問記者言曰：我平日很欽佩做記者的人，我想你的辦法，一定比我來的真確，你可以先告訴我麼？先幾日，我讀貴報的短評，中有四句：『中國想打，就打不起來；中國不想打，人家就要打來了。』由這幾句話看來，你已經胸有成算了。

記者忍不住笑曰：豈敢，豈敢，還是請將軍指教。

某軍事家沉思一縐，狀甚嚴酷，低聲言曰：整個辦法，說起來很長，我先舉出幾個原則

中國想打
就打不起
來中國不
想打人家
就要打起
來了

，和你商討。(一)外交要有確實國際路線，(二)經濟固然要有健全組織，但支配、負擔、消費，須要平均，在非常時期，應徵收暴富者私有財產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三)國家高級服務員之生活，應減低至某一水準，非必要之消費，應絕對禁止。(四)國防軍之編制須統一，軍事教育與器材補充，須偏重大陸性；江海沿邊要塞，應加緊建築，戰鬥員之訓練，預期為一千萬人，第一二兩期各三百萬人，第三期四百萬人，欲達到此預定計劃，須立刻施行徵兵制，同時以民團制或保甲制為過度。(五)交通網加緊普設，使國防軍有向防禦地點，迅速集中兵團及軍需品之可能。為適應此項要求，津浦與平漢南段鐵路，須改雙軌，隴海鐵路須展築至蘭州，川漢鐵路提前開工，粵漢鐵路之整理，及枝線之展築，南至鎮南關西達昆明。(六)戰爭資源之管理，在不必要物資之生產，轉換為絕對所必要物資之生產原則之下，厲行技術化，軍需品生產額地域之分布，及生產方法，須絕對適應迅速集中或利用之可能，打破地域觀念。(七)提倡民間航空，空軍學校與修理工廠須普設，勿偏重于東南。(八)開放黨禁，使青年得發揚其熱烈情緒，直接參加抗戰工作。(九)集會結社言論之絕對自由。(十)確立用人標準，實行分工合作，強幹者雖驕必用，庸懦者，雖親必去。以上十個原則，雖係老生常談，但欲取得抗戰最後之勝利，舍此無由。

審量外交
軍事熟爲
取得有利
之選擇

某軍事家頻頻搔首咨言曰：「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譬如以綏遠近事而言，中央如有確實援綏的決心，不問晉綏軍兵力如何，將中央所認爲整理師精銳部隊，派遣一大部兼程加上興和，陶林等前線，令久戍疲敝之晉軍撤退一部在後方休息，担任第二綫，軍事大員並躬臨前敵指揮，這樣一來，人人赴敵，爭先恐後，封建思想，不攻自破，安有此疆彼界，故步自封之觀念存在耶？

記者問：綏遠戰事，將如何演變？

某軍事家以沉着的态度答曰：揆諸這幾天所得戰報，蒙匪行動，似係威力伯察，尙未至于主力展開之程度，東京政府止審量以外交或軍事，孰爲取得有利之選擇，倘取外交途徑，則張川越曾談可繼續進行，如悍然不顧，則綏遠戰事，將爲全部戰爭之導火綫，蓋因綏東地勢與防禦設備，及傳作義以次軍官抗戰之決心，決非王英李守信如許之兵力，所能攻得下。即傾僞滿之兵，協同作戰，亦須用迂迴戰略，切斷平綏路，才能拊平地泉之背，然平地泉爲塞北之天險，易守難攻，晉綏軍素質善守，非局部戰爭所能解決。是以日方如欲得綏遠，非記者問：整個辦法之原則，既得開命矣，但是有許多封建思想濃厚的地方，推不動奈何？

有備乃能
無患求死
或可則生

由大同宣化攻入晉北腹地，斷綏軍之聯絡，不易得逞。使日方果有此冒險企圖，則首先須驅冀察宋將軍爲攻晉先鋒，以免留爲後患，或壓迫宋部退至高碑店以南，宋將軍固未能坐視其囊中物之翼察，爲人蠶食，利害所關，勢必爲自身生存，出于一揆。關於此點，日人知之審矣，以最近形勢考之，或者見我有備，而中止軍事之動作，改循外交途徑，誘我就範，是耶否耶，吾人且密切注視之也。總之國際形勢，一日萬變，有備乃能無患，求死或可則生，知乎此，庶足以與語謀國矣。

談話至此，某軍事家目注時計不置，似有約會，記者遂興辭而出，泚筆記之如右，以告世之關心綏戰之演變者。（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載在本報第六期）

(其二) 國防經濟建設之檢討

此文爲民國二十五年國防與經濟建設之總檢討，其中歷述此內政外交萬分困難之一年中，農業生產，兵備充實及交通建設之各種長足進展，所以增強吾人之自信心者甚大，恨敵人不容我建設，不容我進步，且進以武力阻撓我建設計畫之實現，讀此益感心痛。

洪平識 二七，八，三十。

據某外國經濟統計專家告記者云：中國廿五年份之國防與經濟建設工作之檢討，等於廿

攘外不忘
安內建設
不忘統一

二，廿三，廿四三年之成績合計。再進一步而言，亦即等於民國初元至民國廿一年間，互二
十一年之時間總效率。此以數目字計算，當非空泛之譽，惜限於篇幅，未能將數目字發表為
憾。推厥原因，不可謂非中央與地方努力合作之結果。簡而言之，亦即中央放棄「武力統一
」政策，而代以「經濟統一」之收穫也。昔之「先安內，後攘外」；與「先攘外，後安內。
」及「以統一求建設」，與「以建設求統一」之理論爭點，無形中消弭之。在中央于可能範
圍內，求先安內後攘外，及以統一求建設。在地方攘外不忘安內，建設不忘統一，以徐就於
中央之範圍。殊途而同歸，漸有「魚相忘於江湖」之妙致，此蓋因兩者雖二而實一，今則二
而一矣。使中樞與地方，能繼續努力于經濟建設而輔以文化建設，則吾國內力既充，在國際
上，當有逐漸排除排惡劣環境之可能，幸勿妄自菲薄也。

復興農村

吾國去歲農產豐收，物價上漲，農村復興之趨勢，更為加速，據中央農業實驗所之估計
數字推算，在以前三年，每年平均約一，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市担，去年約一，九三四
，〇〇〇，〇〇〇市担，增加百分之四。棉花產量，以前三年，平均為一六，〇〇〇，〇〇
〇市担，去年則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市担，增加約百分之二十五。農產品價格繼續前

年之向上趨勢，即以上海之舊市價而論，去年價格與以前三年同季之平均價格相較，小麥漲百分之四十七，棉花漲百分之十五，稻米漲百分之十，生絲漲百分之十三，此為消費市場價格之趨勢，倘按鄉鎮價格計算，其上漲之程度尙不祇此，因農產價格高漲之時，鄉鎮價格較城市價格上漲更速也。

據吾人估計，農村每年因出售稻麥，高粱，小米，烟葉等主要農產品所得之收入，在以前三年平均約爲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約爲五，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計增加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約合百分之四十四，倘將絲，茶，羊毛，花生，桐子等次要農產品之收益合併計算，去年較以前三年增加之收入當在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左右此種估計數字，或能表示去年農民購買，力增加之程度，其於國內工商業之良好影響，已有不少事實之證明。農產品國際貿易去年亦有進步，米，麥，棉，烟草等主要進口農產品在以前三年平均輸入總價值爲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元，去年減至九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約合百分之六十五，外國農產品去年未能大量輸入之原因，蓋由中國農產價格價雖高，但因匯兌關係，外國農產價格折合國幣之後，更爲高昂，故凡能以本國出產代用者，均樂於購用國產，進口因而大減。

外國農產
未能大量
輸入原因

交通建設

至於交通建設，民國二十五年亦繼續有長足之發展，是年終，全國公路可以通車者，達一〇九·七四九公里，而二十四年終，則爲九六·四三五公里。現在建築中者，有一六·一六五公里，在設計中即將開工者，有四五·九七九公里，因此本年內公路更有相當之擴張，尤在意料之中。

民用航空

二十五年新開之民用航空綫有三，計程三千八百公里，合原有十一綫，共十四綫，航空路綫總計一萬七千八百公里，以前山南京至邊遠省份如雲南等處動輒需時二十餘日，今可朝發夕至矣。

電話及無線電話交通之進展，亦甚迅速，九省長途電話已於二十五年九月正式通話，銜接五百餘城市，中日無線電話業務之開放，更爲國際交通上之一重要發展，此項成功，且將使中國與其他各國間亦有類似之設施也。

鐵路與國防，有至密切之關係，不僅爲促進國家政令統一與開發天然資源已也。自經我國公私機關之努力，而有顯著之發展，可以於上年粵漢鐵路，京滬路之蘇嘉支綫，安徽之淮南鐵路，雲南之箇碧石鐵路，及蘭海鐵路西安寶雞段三分之二等項工程之完成中見之。再如浙贛鐵路之南昌萍鄉段，滬杭甬鐵路之杭州曹娥段，京贛鐵路之太原大同段，均有相當之進

廿六年告成之鐵路

展，並可於民國廿六年內告成。

自民國廿六年起，政府已決定建築八千公里新鐵路之五年計劃，是項計劃之完成，將使過去五十年內建築之路綫，增加一倍。五年鐵路建築計劃中有新路二綫，設計業已完成，建築工事，亦已於民國廿五年開始，一即成渝鐵路，長達五百廿三公里，其他即連接株洲貴陽湘黔鐵路，長達一千公里。

衡桂，滇黔，川滇，川陝四鐵路路綫，亦正在規劃中，包括于八千公里新鐵路之五年建築計劃，預定于廿六年正月，分別開工。此鐵路網若能按照預定計劃，一一實現，則國防初步基礎方能確立，而吾國不至半邊廂木矣。

此外軍事之整理，海空兩軍，均有擴充預算，事關國防，恕不發表，陸軍則減數而充實，蔣委座於未返奉化之先，小住杭州，指示各方將領以全部方略。余漢謀之第四路軍縮去二十一團，剩餘四十二團，表面上為裁兵，實則充實兵器，擴充連輕機關槍之火力，使成爲機械化部隊。達到中央整理師之標準。粵省不過首先奉行，將來尙當推及于各省各軍也。（廿六年四月十四日載在本報第四十四期）

(其二) 二十億元之五年經濟建設方案

二十六年春，中央訂有二十億元之五年經濟建設方案，雖經費萬分困難，猶努力推進，終以敵人百計阻撓，最後且不借發動侵略戰爭以武力阻止此計畫之實現，不亦痛哉？此案內容，中外各報無有披露者，幸讀者注意。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本報第三十四期所披露之「二十億元之五年經濟建設」，僅見其輪廓，此為吾國國防與民生最迫切之要求，為凡百庶政之母。全國上下宜減衣縮食，奉此為鵠的，舉全力以赴之，一如蘇聯革命以後之第一屆五年計劃，當頒布之初，全世界皆以「幻想」目之，而蘇聯則埋頭苦幹，舉世非之而不顧。不越四年，居然完成其五年之預定計劃，遂有第二屆五年計劃，迄今復已完成大半，蘇聯今日在國際上，能取得重要脚色之席次者，未始非緣坐言起行有以致之也。吾國今日，雖未有蘇聯革命之環境，德國解除凡爾賽條約束縛之實力，美國資本主義之基礎，然事在人為，不能因噎廢食，本報已於上期言之矣。當蒙匪受日人嗾使，進攻緩遠之際，華北岌岌不可終日。本報首標：「中國想打，就打不起來；中國不想打，人家就

要打來了。」的口號。事隔四月，因舉國上下之努力，對外戰線，逐步齊一而強化，而主持外交者，亦有後盾，至王寵惠博士就外長，主張國際關係，應以平等互惠為基礎，而日本佐藤外相，同時亦有同樣之宣言：日本已有誠意尊重中國主權之完整，及贊成以絕對平等為中日談判解決各懸案之基礎。此為「九一八」以後，僅聞之論調，無論其言，是否由衷，但使國形勢之釀成，非如此幹去，不能兩利。日本雖欲食言，而不可得。證以本報前二期短論所揭之標語，但使舉國上下，能同心一德，向前邁進，不特條約限制，可以解除，即收復失地，亦非難事。所謂「二十億元之五年經濟建設案」之推行，未嘗不可以順利期之也。本報重視此案，較任何問題為迫切。雖中央尚未公佈此案內容，全國報紙，尙無一字提及，本報得訊既先，不惜大聲疾呼，喚醒全國注意！香港為華南通商巨埠，經濟權威，雲集於斯，當必有起以為響應者。用將其內容細目，擇要揭出，以供關心國事與國防經濟建設者之參攷。

建設方案
內容

- (一) 目標：充實國防需要，提高民衆生活。
- (二) 政策：計劃經濟。
- (三) 內容：甲，確立金融制度，乙，釐定預算政策，丙，準備土地改革，丁，發

經費數額
及其籌措

展交通事業，戊，修治全國水利，己，促進實業建設。

(四) 經費：甲，經費之劃分，乙，經費數額及籌措。

(五) 組織：最高之經濟建設機關。

以上五款，以第四款乙項經費數額及籌措，最為緊要，為全案之骨幹。做得通與辦得到否，胥視此「籌措」之可能性如何？

經費數額及籌措，分爲子丑兩部門。

(子) 交通及水利建設。

鐵路：九萬萬九千四百八十萬元。

電航：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一萬七千七百元。

公路：五千萬元。

(丑) 實業建設。

鑛：二萬萬元。

各種工業及基本化學工業：三萬五千萬元。

農商林墾漁：一萬五千萬元。

照實業建設之原則大約需要，中央政府資金二萬五千萬元。各地方政府資金一萬萬元。人民資金一萬萬元。各金融機關資金一萬萬元。國際貸借資金一萬五千萬元。

(寅)經費籌措，自二十六年度起，中國之交通水利，及實業建設，共需資金二十萬萬八千二百萬餘元。其中由中央政府籌措者，共六萬二千八百萬餘元。由地方政府籌措者，約一萬萬元。其餘十三萬萬元，可由國內外金融市場吸收而得。

中央政府籌措之六萬萬三千三百萬餘元，內鐵路建設資金二萬萬餘元，公路建設資金五千萬元，須由國庫支出，其餘實業與水利建設之四萬萬元，可由中央政府於五年內，每年發行建設公債一萬萬元，假定中 (一) 第一年能籌出一千萬元的款，為實業建設公債基金，以後四年，每年遞增一千元基金，為公債本息第一担保。(二) 五年中所辦建設事業及所生利益，為公債本息第二担保。(三) 五年後建設事業生利，不足付建設公債本息時，政府應核定的款項補充之，為建設公債第三担保，則此每年一萬萬之公債，即可發行。五年內各省政府生所需建設資金一萬萬元，可照同樣辦法，發行地方建設公債。

至於支出之數，係屬分為五年支出，每年應支之數，已見本報三十四期，茲為易於明瞭起見再重錄之於次。

由廿六年起支六千九百萬元，廿七年七千五百萬元，廿八年九千四百萬元，廿九年九千一百萬元，卅年八千八百萬元。

細考此案內容，中央政府應籌之六萬二千八百萬餘元，出諸國庫者二萬五千萬，出諸公債者，約三萬八千萬元，衡諸國庫資力與本國公債市場，尙可以負担得起，與消納得下。惟地方政府之應籌措一萬萬元，則頗形吃重，至於國際借貸之十三萬萬餘元，則爲最嚴重之問題，雖一部分可以材料，機器爲借款，然現金總佔一大部份。各國正膨脹預算，擴充軍備，是否有此資力？此記者所懷疑者一也。縱使有之，而借款方式。爲各別的，抑或銀團投資？如係屬於前者，則各國分割勢力範圍之惡現象，復見於今日，當非吾國之利。如係屬於後者，則銀團組織，自四國銀行團失敗以後，無人敢於問津，今日國際對立較前益爲嚴重，而銀行團利益之支配與調整，甚難一致，此記者所懷疑二也。此案之提出，雖有英國爲支持者，而日本是否坐視？美國是否加入？此記者所懷疑者三也。

猶憶蘇聯實施五年計劃，資金出自全國人民減食縮衣之緒餘，不啻自力更生。惟技術人才與機器材料，爲本國所無者，則取材於德美兩國。不特有革命的環境，而且有復興之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故能行之無阻，而如期收效。此則應請政府予以借鏡也。

利用外資
開發富源

「利用外資，開發富源」。爲我總理孫中山先生建國計劃所主張。在不損主權原則之下，吾人固甚願樂觀其成，今當此案尙未公佈，而最高之經濟建設機關，尙未組成，細則猶在擬草中，殊不願作深刻之批評，惟有以善意密切注意其發展，茲編不過作爲人體之介紹，當世不乏明敏之士，如有嘉謀碩畫之大著，本報樂爲披露。甚望讀者，抒其讜論，俯副本報所請者也。

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載在本報第三十五期）

(其四) 湘粵桂分任重工業財賦兵員新重心

此篇繼上文國防經濟建設而作，作者譏以湘、粵、桂分任重工業、財賦、兵員重心，證以今日保衛人武漢態勢之下，三省地位，聯繫粵漢，較作者作此文時，更爲重要。今日所謂西南建設者，應以何者爲骨幹，讀此可以思過半矣。

洪平 二七、八、三十。

猶憶數年前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長宋子文，飛至蘭州，而西北建設之呼聲，盛極一時，到西北去之口號，報不絕書，迄今事過數年，西北建設之偉績，除隴海鐵路，通至陝西寶雞

，及公路、航空、與秦中棉種有改善外，并未見經委會投有巨資，非張於前而弛於後，實緣陝甘寧青四省，氣候、土壤、水利人工、皆未合急就建設之條件。（新疆省另論）簡而言之，事數倍而功小半。如渭渭諸渠河底高過陸地者，比比皆是。氣候土壤，非水利造林不能改造之，水利需費之大，造林需時之久，令人聞而咋舌，雖以宋委員長之勇氣，一經專家打上算盤，比較彼此，亦不得不由急進易爲緩進，用鐵路政策促進其產業自然改善而已。

東南五省，蘇，浙，皖，贛，閩，人口之密度與西北五省，陝，甘，寧，青，新人口之調和，爲謀國者宵旰不忘之要政，但強制移民，固慮政令之繁苛，而移師屯墾，容易影響軍隊素質，決非「非常時」所許可，遠之既未能以國家資力，開闢水利。近之亦未能移民軍墾，補救一時，西北開發之難盡如人意，概可想見。

新疆氣候，土壤，物產，得天獨厚，寶藏甲於全國，但在隴海鐵路未能展長至迪化以前，不特政令難及，亦且委貨於地，有等子無。但願後此五年，中樞能依限完成其十萬公哩之鐵路計劃，則新疆纔當在起築之中，以新疆之富源，改善西北五省之水利農林，再期十年，或有相當成績，此爲吾人馨香禱祝以求其實現也。

冀察兩省，自成風氣。行政權之完整，與特殊化之要求，正在叫價還價之中。二者交流

法國馬其
諾堡壘之
設備

動盪之結果，利少害多，不庸諱言。晉綏兩省表裏山河，割疆而治，同蒲鐵路之用窄軌，即其明證。但聞歸綏與平地泉間，防禦工事，中央補助國幣三百五十萬元，此為國防之祕密，中央固未願舉以告人，但經去歲傳作義抗戰而收復百靈廟以後，此已成公開之祕密，記者斗胆泚筆及之也。此防禦工事，為吾國國防惟一防線，其性質與法國馬其諾防線相類似，但工程則不及百分之一耳。法國馬其諾防綫，是永久的堡壘，從盧森堡國境起至德國邊境約渥格則山脈，長約三百四十四公哩，完成於一九三四年。隱藏於森林裏面，轟炸機，坦克車，裝甲汽車在此堡壘前面，頗難施展其伎倆。堡壘為鉄與水泥構成，基礎部分，厚約四米突，上面敷有鐵絲網。在其他敵人易於攻入的部分，則築有堤，堤內隨時可以放水，成一水池，以阻敵人前進。由鉄和水泥構成的主要的堡壘，長約一百九十七公哩，其中設置重機關槍四百架，地下則與後方幹部聯結。

在此防綫的中央，近於馬特斯多爾夫的地方，有一個外面看不見，也攻不破的「鐵城」。它是建築在地下的四〇一一〇米突的深處。這鉄城的大小，足容四萬個兵士。

在通炮塔的鉄管內，設有升降機，每機可容四十人，在上面便是砲塔，安置着長頸大砲，砲的口徑的大小，外人無從知之，此等大炮射擊，用自動裝置，牠可自動的上昇，發炮，

很快地又縮進來。

法國參謀部和要塞軍官們，對於此種頑強無敵的建築物，是很自傲的。因為這確是一個有住所，食堂，鐵路汽車路，和一切舒適設備的「地下城」，此中還有一個驚人的巧妙裝置，只要把一個機關鈕一按，登時便有萬公斤的鉄塊向外飛出來，萬千立方米突的毒瓦斯瀰漫着上層。此外發電所，蓄水池網等應有盡有。總而言之，七俠五義中之銅網陣，不足形其機關神祕靈巧于萬一也。

綏遠防線工程，固未足與法國馬其諾防綫，相提并論，但其構築原理則相同，不過精粗巧拙有異耳。有堅固防綫，倘無抵抗將軍以守之，亦屬枉然。猶幸站在國防最前綫之傅作義將軍，是有決心抵抗的，曾在涿州以善守馳名的，縱使日本舉國來犯，亦非輕易所能得手，此則敢為讀者告也。是以晉綏兩省，在內政上，雖不免有割裂自治之模樣，而在國防上，則仍保持全國整個戰綫之聯繫也。

魯豫兩省，棉花品質之改良，與產量之增加，皆有長足之發展，農村繁榮，與日俱進，在抗戰戰略上，雖屬於第二綫地帶，但軍事上已有若干配備，洛陽之軍事中心建設，即為應付此非常時期，而完成一切鐵道網，公路網，航空網，通信網，與金融，糧食，兵工，三庫

洛陽之軍事建設

也。

蘇浙閩皖贛鄂六省，夙有工業基礎，但因濱海沿江，門戶洞開，而海軍噸數，微乎又微，不足以控江海要區，是必有堅強航空機數，以制天空，此着經積年之擴張，頗有相當成績，航空站之廣闊與展築，油庫之設備，皆在財政許可之範圍內，爲初步之完成也。

昔之川粵桂三省政治中心理論，與中樞采臻一致，而形成對立局面。今因『攘外必先安內』之中央口號，無形中走上『攘外不忘安內』與『安內不忘攘外』途上。『建設必先統一』口號，無形中走上『統一不忘建設』與『建設不忘統一』途上。中央與地方間隔閼，漸次掃除，使中央能以以往建設沿江濱海六省之精神與物質，不分畛域，舉全力以援助湘粵桂川滇黔六省建設，則不特事半功倍，亦且精神團結，將由口號，而見諸事實。主此說者，大有人在，中間雖有一二小事小節，未臻一致，但因國際環境與國內輿論所要求者若是，中央與地方當局不能不各貶己以從，趨於一致，假以時日，必能見效。新三重心理論之甚尊顯上，非無因也。所謂新三重心理論者，湖南爲重工業重心，廣東爲財賦重心，廣西爲兵員重心，此在西北建設之條件經一再考慮後，未能適應現實環境，所必然之趨勢也。自粵漢鐵路通車，此說更爲有力，湖南交通，水陸條件俱備，湘江河運與粵漢鐵路陸運，皆在加緊改善

之中，而湘黔鐵路之展築，路基已完成大半，自貴陽而昆明之鐵道路綫，亦正在測勘之中。滇黔土產，銷於外洋者，經湘粵出口，銷於內地者，由湘而之漢。如網在綱，有條不紊，湘既操西南運輸之樞紐，而民俗樸儉，鑛產豐富，米糧充足，尤具有重工業之條件，防空不受江海敵國海軍與航空母艦之威脅，較其他省份為安全。有此數點，中樞權量緩急，似已內定，以投資西北者，先授諸湘，此應為讀者報告者一也。

吾國財賦重心，本在蘇浙。蓋因縮殺江海，地勢使然。但因時受敵人海軍與航空母艦之威脅，平時無事，則可相安，一旦國際大波，掀然而起，金融機構，未有不立陷紊亂者。廣東華僑匯款，年有兩萬萬元，在國際貸借上，無異大生力軍，倘使廣東政治，趨於清明。而一切工業建設，農政改善，一如陳伯南將軍治粵時，所手訂之三年施政計劃大綱，蕭規曹隨，加以推進，則廣東之劃為財賦中心，誠為未雨綢繆之見，此應為讀者報告者二也。

吾國兵員，各省皆有優良素質，但因氣候地理之不同，而感受各異，河北之保大兩屬，山東之曹州府屬，河南之兩陽，山西之朔代，陝西之渭北，甘肅之天水，安徽之穎亳壽，江蘇之徐淮海，湖北之施鶴，湖南之湘衡永，浙江之溫台處，福建之漳泉，廣東之欽廉高雷，川滇黔桂之外府屬縣，皆以民風強悍，代出名將，照耀史乘。記者生長兵間，馳驅南北，曾

廣西爲兵
員重心省

先後服務於冀魯豫皖陝湘桂粵閩浙諸軍，在同一兵器訓練之下，默考其戰鬥力，當以桂軍爲首屈一指。桂軍在李白二公指揮之下，起自鎮南關，北至山海關，會於黨軍北伐過程中，奏其殊績。記者數年前曾有詩贈之，詩曰：桂陽形勢偏南服，猛見旌旗下薊門，試問何人開此例，自天而下白將軍。此中外之公認，非記者一人之私言也。自白崇禧氏副李宗仁掌桂政，效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勦辦民團制度。而兵民無分，軍團齊一，預期五年，可動員三百萬衆。此種創造，治古今中外於一爐。今且已著成效，而一切制度，更日在縝密強化之中，中樞擬劃爲兵員重心省，可謂用當其長，使以全國之財力與器材，令其滋長，則成效更不止此。若再進而推行民團制度於各省，則全國皆兵制之實現，不難與五年經濟建設計劃，平流共進，而吾國之轉弱爲強，非不可期，惟在最高負責當局之「宸衷默運」如何耳？此應爲讀者報告者三也，此新三重心理論，似在必行之中，亦即國防建設之一輪廓，今之所謂「以建設求統一」者，當舍此末由矣。

廿六年四月廿四日（載在本報第四十七期）

(其五) 準備抗戰之準戰時經濟體系

「戰時經濟」，政府雖日在推進，惜其範圍、原則、及統制之方法，至今猶未確立。茲篇所提供之整理財政、經融、產業、國民生計及思想等部門之方案，原為準戰時性質，且有見諸實行者，但猶有大部是為今日確立戰時經濟基礎之參考，未可因其為「準戰時經濟」而漠視之也。洪平、二七、八、卅

近數年來，社會主義國家如蘇聯，實行「計劃經濟」政策。法西斯主義國家，如德、意兩國，實施「統制經濟」政策。大英帝國，殖民地遍于全世界，則實行「集團經濟」政策，美國則用「新經濟」政策。日本於佔領滿洲後，則採取「聯合經濟」政策。名辭各異，而內容亦截然不同。蓋各國有各國之政略與環境，為對症下藥計，不能削足就履，各就其經濟本身利益打算，而不能強不同為同，勢使然也。

吾國於民國廿四年，準備實施貨幣改革之始，英、美、日三國，爭先誘致加入英磅、美元、日金，各集團，以厚其「集團經濟」「新經濟」與「聯合經濟」之聲援。蓋「貨幣協定」為加入「經濟集團」之初步。當時貢獻我國改革貨幣者，為英國財政部顧問李滋羅斯爵士

貨幣改革
之經過

。在實行過程中，英國所屬之匯豐，麥加利，有利等銀行，首先繳出白銀，以爲倡率，最賣氣力。不悉內容者，或疑有『貨幣協定』，且將加入『英磅集團』者，今事過兩年，事實上足資證明，不特無加入『英磅集團』之傾向，且并『貨幣協定』亦可決其必無。若謂中英兩國，彼此對於貨幣，無會心默契之處，則又未免失之粗疏。但默契與協定，有上下床之判，一則不受條約上文字之拘束，一則須履行條約上之義務，雖君子協定亦有條約文字上之束縛，惟其默契，乃能瀰滿顯露中英親善之精神，大英國之外交家與經濟家，手腕與眼光，高人一着，即在此也。

吾國在三民主義卵翼之下，經濟制度之要求，議論紛紜，利害不一。前進分子，大抵傾向將全國財產，完全收歸公有。然後再加以計劃分配，此爲混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爲同一體系者之主張，但已爲政府當局所否決。法西斯主義的全體經濟，雖有統制與計劃，而僅是局部的，與地大物博，及不平等條約未廢除以前，亦不吻合，大英之『集團經濟』與日本之『聯合經濟』以隣爲壑，以殖民地爲尾閭，與吾國今日自衛尚且不遑之國情，相去太遠，自無所用其討論，美國之新經濟政策，有資本主義爲基礎，積之既厚，且爲出超與債權國之國家，吾人有非若干年之努力，不易有所師承，此固盡人皆知者也。然則吾國今日所應採用之

我國應採
行之「非
常時經濟
」制度

經濟制度將旁皇岐路歟？抑另闢蹊徑歟？吾知其必趨于救亡所必需之經濟制度，吾人無以名之，且名之曰：『非常時經濟』。其實質與『準戰時經濟』同。不過『準戰時經濟』，國際上含有侵略意味，政治上含有好戰性。雖侵略者施于被侵略者，或被侵略者用以抵抗侵略者，均可謂之『準戰時經濟』，但因界說不明，不如取『準戰時經濟』之質，用『非常時經濟』之名較為貼切耳。

中國經濟權威學者陳豹隱先生，解釋『準戰時經濟』之定義曰：所謂準戰時經濟在目的上，是準備對外將來的戰爭的經濟組織，在方法上，較普通的統制經濟程度更極加深，其原則是不為經濟本身的利益，而為應付將來戰爭的利益。因為近代的戰爭，是長期的戰爭，是大量消耗的戰爭，所以準戰時經濟的計劃和普通所謂單純的計劃經濟不同，就是和蘇聯的計劃經濟也不同，是站在擁護民族自由與利益的立場而進行計劃的。

又謂『準戰時經濟的內容』，在今日有種種不同的狀態，各國都有特殊情形，所以多有不同，更因為準戰時經濟，尚在開始試驗當中，其中變更很多，所以內容也不一致，大略說來，可分八點，一：工業國防化，二：一般產業統制化，三：商業的統制，四：原料與糧食充足化，五：高度金融的統制，（包含財政，貨幣），六：消費國防化，七：國民生活安定

化，八：全國勞動力充實化。』

吾人回溯『準戰時經濟』之定義，與內容，則知中樞政府所施設于國防經濟之途徑，似已向此方向邁進。所不同者，吾國社會，向無產業基礎。按就準戰時體系國家的特徵，將產業形態的社會，改變為軍事形態的社會，吾國產業形態的社會，經以往二十五年之騷擾與紛亂，所有基本條件，尙未具備，自不易躡等而進。最近三年，中樞與地方所努力者，皆為產業社會的基礎。茲就其事實已經表現者，約略言之。

(一) 財政金融方面

(甲) 改革稅制——國民政府成立十年，每年預算決算之失均衡，皆以公債政策為抵補。迄乎去年，化零為整，改短期為長期，易重利為輕息，遂有十八萬萬元之統一公債案之公佈，此為銀行界消納胃口之最後一噓，非有相當消化之時間，不能再進食量明甚。是以自廿六年度起，中樞政府開闢財源方策，側重於改革稅制一途——所得稅之開征，與捲烟特稅補加稅，統稅之整理，緝私之強化，皆為廿六年度新賦稅政策。倘能推行順利，可望增加歲入一萬萬五千萬元，適足彌補本年度預算不足之數。廿七年起，每年再發建設公債一萬萬元，

以五年爲度。

(乙) 統制金融——自廿四年施行法幣政策以來，歷經兩粵抗日，綏遠抗戰，委座蒙難於西安數大事變，而上海外匯市場，皆無若何之搖動，國際上雖有英國相助，實則金融機構之運用，已臻合理化。近則組織中央儲備銀行，統制金融之機構，益臻強化，將來關於性質類似之銀行，尙有歸併與聯合之計劃，因未至披露時期，暫且從略。

(二) 產業施設方面

(甲) 擴張交通網——近五年公路之建設，已有相當之成效。近則注重鐵道網之敷設。湘桂——湘黔——滇黔——成渝等線，或已開工，或已在測勘中。近則二年遠則四年爲完成期限。航空線之展長，與班次之加增，亦在積極籌備之中，將來邊遠交通，不至如前之閉塞矣。海外航路之展拓，已見實行者，有星洲——菲律賓兩線，雖船隻尙少，未足與列強各大輪船公司競爭，但已有蓬勃之勢，此則堪舉爲讀者告也。

(乙) 國營與省營兵器事業——在中央管轄下之國營兵器廠如漢陽，鞏縣，德州，石井，毘江等廠，組織已強化，產量亦加增，山西廣西兩兵器廠，雖屬省營，但出品則遠駕舶來

品而上之。四川各軍有小規模兵械廠，俾能整齊之以法令，加以技術之改善，則產量亦可觀也。

(丙)軍需工業——見諸實地者，安徽之鍊鋼廠，廣東之鋼鐵廠，與湖南之四重工業廠，皆可於最近期間，可以次第成立。此外政府另頒特種工業獎勵條例，亦為獎進民間軍需工業之巋新措置，對於生產的設備，勞動力的運用，工人的待遇，利潤的分配等等，皆加以澈底的統制。

(丁)原料的開發——甚為異上之海南島建設，引起中外投資之興趣。將來行政體系，仍隸屬於廣東省政府。惟經濟建設體系，或改隸於全國經濟委員會。以收入財權力集中之效，俟宋子文再度南來，便可揭曉。

糧食自給
與海外貿易之籌劃

(戊)食糧之自給自足——據糧食統計學者計算，中國每年缺米一千六百萬担（廣東一千萬担，江蘇六百萬担）自本年一起，由全國經濟建設委員會，責成產米省份，如湘、贛、皖、鄂、桂等省，改良稻種，修治水利，開闢田畝，設立倉庫，活潑運輸，以華南米業公司為糧食參謀本部。該公司業經創立，資本亦收足，將來對於運銷兩種工作，政府或予以特種便利。務期於五年內，洋米絕跡于中國云。

(己) 海外貿易之復興——東三省失陷以來，大豆與雜糧之輸出數字，非復吾國所有。絲茶在國際市場之受打擊，匪止一日，固不容贅言。去年以桐油與五金類之活躍，聊補國際貸借之逆勢。刻正在加緊獎勵輸出之中，今年數字之增加，當可倍蓰于去前。綠茶棉花與毛類品質之改良，逐年漸有顯著之成效。茲擬進一步完成其工作，出以貿易統制，或全部，或局部，正在審慎起草之中。

(三) 國民生計及思想方面

(甲) 和平統一——為全國人民一致之要求，今昨兩年，中樞政府，對於粵桂川陝甘等省善後之處置，尙能把握得住此「和平統一」四字。雖中間尙有許多未臻圓滿之處，但稍假時日，各就其彼此相需之條件，予以圓滿解答。則由和平統一自進一階段，至「現代式有組織之國家」，亦非至難之事。惟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自由，尙未開放，則未免美中不足。最近修改之國民大會組織法，雖以集中人才為號召，頗足表示中樞求賢若渴之意，但因言論與集會結社，尙受束縛，而社會上缺少一種朝氣，而人才不免缺少訓練與組織之機會，則真才何自而得！此應請當局注意者一也。

言論集會
結社自由
之重要性

(乙)收復失地雖非目前國力所許可，但不可使人民無此中心思想，在中樞處政府之地位，受強隣之壓迫，祇能效漢光武之枕畔流淚，未能倡言無忘，吾人固能相諒，但若變本加厲，不啻爲虎作倀，此中出入，毫釐千里，徒予賣國漢奸以文過飾非之便利，使中原民氣日趨銷沉，古人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亦即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是以政府對於收復失地之思想與言論，不特不可以壓抑，且當茁長培植之。同時人民對於領袖，便不自然而然的信賴與擁護，此應請當局注意者二也。

苛捐雜稅
之廢除

(丙)國民生計——近年世界市場好轉，物價步漲，工廠蓬勃、農村繁榮、確登一九二九年以來，僅有之現象。但此種不自然的繁榮，未必能繼續持久，尤以各國以瘋狂似的擴充軍備，遲早終當爆發，爲最危險。吾人爲培養民力，以鞏固國防計，一方面應使國民生活安定化，一方面即應掃除國民生活安定化之障礙。則地方苛捐雜稅之廢除者爲迫不容緩之舉，但在各省主政者之意見，以苛捐雜稅若除，則養兵之餉源無着。說到此，則非裁兵不能爲解決之解決。昔之以編遣會議：引起數年之內戰，失去數省，而不能恢復，迄今猶有談虎色變者。今則重提裁兵：則非普遍不可。如每師裁減一團，以二百師團計，可以裁去二百團：每團年需五十萬元，每年可節省軍需一萬萬元，以此爲基金而發行建設公債，則五年之內，每

年殆可發二萬萬元之公債，以增加建設之效率，既減少三十萬人之消耗，同時且增加三十萬人之生產，此僅就壯丁而言，至於因建設所予農村繁榮，不啻什百千倍於此。此應請當局注意者三也。

綜核以上（一）（二）（三）三款所述，則中樞政府最近所採用之經濟體系似已走入「準戰時經濟」途上，但是否開快車，則目前未敢預言。惟中間應改善之處，亦不一而足，後此當嚴密注意，分門別類，予以善意的批評也。廿六年五月二日（載在本報第五十期）

（其六） 問杉山大將貴帝國國防力自估

如何？

敵人目中無中國，人皆能道，而發動對華侵略戰爭之餘，而又極力反英，戰前則鮮人言之。此文雖為對侵略者當頭棒喝，但其要處則在於指出世界大戰序幕之如何展開也。洪平、二七，八，廿九。

最近日本地方長官會議，杉山大將以陸相資格，出席該會議，發表一篇充滿挑撥性之驚人演說。

杉山首詳述日國際情形，謂自去歲地方長官會議席上，渠以教育總監之資格，發表演說後，日去歲之國際局勢，迄未改善，反之，益見惡化。此種事實，誠屬遺憾。次述及蘇聯時，謂蘇聯邇來國內反政府分子之活動，對莫斯科政權並未有所損毀，反仍鞏固如前，杉山繼謂蘇聯第二次五年計劃，有良好之進展，故蘇聯戰爭之準備，有顯著之發展，蘇維埃之軍備，尤其為遠東之空軍，均已擴大增強，而橫渡西伯利亞鐵路，亦將建築完成，蘇聯在遠東軍需工業之進展，使吾人不得不愈信蘇聯在遠東計劃，乃積極者，而非尋常者可比。杉山次述及對華問題時，鄭重警告曰：吾人現悉中國目前在一般抗日標語之下，致力於政府權力之集中，及軍備國防之充實，其結果中國對其國防力估量太高，轉足鼓動其國民之抗日情緒耳。云云。中間對於吾國一段，戒懼之中，含有挑撥仍未失削他人志氣，長自己威風之宣傳作用，極政治家造辭之能事。吾國國防力，在委員長與地方各長官努力培養之餘，究竟進展至何程度？吾人且不自知，已勞友邦軍政負責當局，代為估量，不復以昔日無組織見目矣。而且更進一步估量吾國人之估量。以日本國際情報網之密佈，與其組織之嚴密，則其所作為估量

所謂國防
力不與於
陸海空軍

根據之資料，決非空泛，必有相當之認識。至小限度，有「非復昔日吳下阿蒙」之概念，不可謂非委員長領導，與地方長官努力苦幹之有以致此也。然其語足驚人者，吾國對其國防力估量太高，轉足鼓動其國民之抗日情緒。在吾人之見解，與杉山大將相反，使吾國對於國防力有所估量，一如杉山大將所言者，則只有估得太低，馴至自視太輕，自信未立，退讓過度。否則何至并最低限度之冀東與察北行政權之完整，尚須待唇舌詞費者哉！

今吾人所欲質詢杉山大將者！夫明於觀人，當不至昧於知己。是以記者欲反問一句：「貴帝國國防力自估如何？」杉山大將，或已估量，而不肯明言，或估得不確實。甚且并未估量，則記者不敏，願與杉山大將一言，國防力之定義，日俄戰爭以前與以後，截然不同，歐戰以前與以後，更不可同日而語。今日講國防力，決非限於陸海空兵力之計算，而本國政略、軍備、財政、人口、資源、交通，與隣國相比較為主要之條件，而政略之得失與戰果，尤有密切關連，彼此皆讀過基本戰略，此為杉山大將所熟知，無待記者之贅言也。

貴帝國交通網之發達，軍備之充實，固為記者所承認。財政、人口與資源，遇此燬滅性大戰爭，究竟能支持若干歲月？貴帝國之政略與隣國之政略，是否因矛盾衝突而陷於外交孤立？杉山大將已於演說中，自承「國際形勢，迄未改善」，然則杉山大將，固非如一般軍

部中人，日以挑釁爲事，而無自知之明，不過未肯痛快言之耳。

記者昨訪某巨公於養和院病榻，談及時事，某巨公猝然問曰：「將來大戰爆發點，在西方抑在東方？以吾國立場而論，利在何方先爆發？」記者沉思有頃，答之曰：「大哉問乎！在東方中日兩國國力懸殊，縱不幸而有戰事發生，限於局部抗戰，或戰而不宣，決非宣而後戰者。以吾國立場而言，無論大戰爆發始於何方。若非國防軍備充實，皆爲不利。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爆發於西方，受害較少耳。」

某巨公續問：「大戰序幕，如何展開？」記者不猶豫答之曰：「歐洲滿地，遍散火藥，德意兩國，張牙舞爪，英法爲之不安，英固以安定世界，維持現狀，爲其國策，但法國與意德逼在鄰舍，日夕磨擦之結果，有非人情之所能忍者。戰機隨時可以觸發，而德意對法之取攻勢，殆爲既定之事實。英不能坐視，蘇聯以法俄協定義務，勢須攻德以援法，日本以日德同盟關係，不辭以空陸兩軍出北滿，分蘇聯援法之兵，同時且以哀的美敦書要脅吾國加入日德集團，不待答復，卽以海軍一部封鎖我沿海口岸，并以空軍威脅天空。自山海關沿鑿無閘山脈以至北興安嶺取利用其天然地理與人力要塞，取絕對守勢，再嗾使漢奸，擾亂我後方，俟北滿攻破蘇俄主力以後，再向華北轉移攻勢。至於海軍在太平洋，對英華兩國，取嚴陣以待

姿勢，並煽動印度，安南，暹羅，緬甸等國獨立，以威脅英帝國與遠東海上交通之安全。美國初期或出於中立，視戰爭期限之延長與否，而定其放棄中立而出於參戰之良好時期也。此爲世界兩大集團國家之腹稿與假想形勢。至於吾國如何準備應付此未來之巨變，有最高負責者在，非記者之所願論列矣。某巨公拍掌稱是。

如此形勢，他人容或一知半解，杉山大將，身爲軍事首腦，當已籌之熟矣。在此種形勢之下，貴帝國之海陸空軍與實力資源之持久，自估如何？是否能完成海軍對英美、陸空軍對蘇俄兼封鎖吾國之最後使命？杉山大將，有以語我來！

廿六年五月廿三日（載在本報第五十六期）

第二編 抗戰第一期

(其一) 中日形勢混沌之索隱

和乎？ 戰乎？

天津失陷之前，日軍以第一期動員部隊尚未集中完畢，未敢即收攻勢，因以國人猶有信和平未至絕望者，作者則謂此爲日之軍事陰謀，以天津談判掩護軍事行動，失此一子，着着落後，及今讀之，猶感痛惜。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記者病滯旅途，不談時事一句矣。在此一句之中，適值華北發生空前巨變，海內外人士無不密切注意遠東全局之推移，記者雖爲二豎所侵，敢無一言以貢獻于愛護本報之讀者歟？

截至七月十六日子夜爲止，日本本部常備軍奉命出動者，計有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六，五師團。第五師團，已於今日在秦皇島登陸完竣。其餘部隊，陸續在運送中，

日本軍隊
出動

換諸陸軍輸送計劃，須徵發運輸船隻三千噸以上者，一百四十隻，於旬日間，方能輸送竣事，至登陸後，由秦皇島至天津之鐵路運輸，須開列車一百列以上，秦皇島至唐山間，雖爲雙軌鐵路，惟唐山至天津，則爲單軌，北寧鐵路車輛，無如許之多，日軍已調奉山鐵路車輛，加入運輸縱列，以每小時開一列車，至少須五日方能運輸畢事，但天津站舍無此設置，而車輛更番輪流駛用，決不能達到每一小時開一列車之計數，是則最經濟之海陸聯合運輸計劃，惟有採用循環輸送，以集中于天津附近之運輸計劃，茲據運輸權威之計算，日本本部軍隊五師團之運輸，由今日起至少須十日方能集中完畢。日軍最高統帥部，鑒於滬甌戰役，因動員中計劃之錯誤，一被十九路軍各個擊破之已往教訓，非俟第一期動員部隊集中完畢，不作任何「哀的美敦書」之提出，是則今日報載天津談判，事誠有之，其作用可分爲二，（一）示好於宋哲元之第廿九軍，誘爲已用。（二）借天津談判爲烟幕，藉以集中預期出動之部隊，俟集中完畢，再向南京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爲一切之清算，此爲日本最高統帥部之秘密企圖，記者自信此項報告，雖不能悉中肯綮，但與事實相距，決不甚遠，請讀者細心體驗之可也。

中樞方面似已洞燭其計，已由最高軍事當局，飛往鄭州——徐州一帶，調度一切，并調動整理師六師山劉峙統率，號稱西路軍沿平漢鐵路向北挺進，一部步行，一部車運，先頭部

隊，已抵達石家莊，集中待命，至於後方部置，江以北，魯以南，黃杰之稅警總團任之。江以南，閩以北，張治中，張發奎分任之。預定以馮玉祥爲最高指揮官。閩以西，粵以東，余漢謀之第四路軍及留粵閩之中央軍分任之，此中樞部隊佈置之大概也。

至於宋哲元之第廿九軍，夾在中日部隊之間，幹部軍官主戰最力，最高統帥部，意志尙未統一而堅強，平日主戰最力之馮治安師，忽有軟化之傾向，宋哲元逗留天津，卽爲未放棄地方談判之表示。中樞要人，對此甚爲憂疑，有不滿之表示，無奈宋哲元等諸帥已爲妥協派分子所包圍，上海各法團對於宋部，雖有「成功與成名，擇一而行。」之督責，然甚囂塵上之天津談判，已着着在進行中。苟宋部不幸落於圈套，而簽訂任何協定，雖中央如何否認之，而日軍執協定與中樞算帳，是則無形中添一筆糾紛，而一着之失，牽動全局，國事真不堪問矣。

在此中日各調大軍，以爭「華北中央化」與「華北特殊化」兩交流激盪之中。英使許閣森於自平抵京後，卽分訪中日兩國當局，肆其折衝之手腕，兩抑以打破僵局，并約軍事最高當局，在京晤譚，究竟閱葫蘆中所裝何藥，截至發稿時，尙未有確報，惟聞軍事當局確定於此兩日中，將飛京接見英大使許閣森，確爲已定事實，此是證明中樞雖在軍事極度緊張之中

，尚未放棄外交之周旋，而中日大戰之能避免與否？存視最高當局與英大使許閣森晤見之結果如何耳？苟英使所提調停方案，與宋哲元在津與日軍口頭協定，不過度違反中央一貫之國策，則此極度緊張之時局，或日將急轉直下，而暫相安無事。否則吾國犧牲之最後關頭已到，除被迫抗戰外，決無其他途徑可尋也。廿六年七月十九日（載在本報第七十二期）

(其二) 何不於日軍未集中完結前予以各個擊破耶？

日既以大軍壓境，又以外交談判敷衍冀察當局，軟硬兼施，陷我於和戰皆非之境地，使當局于日軍未集中完結前予以各個擊破，則南口之戰，當不至無佈防之餘裕也。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萬日睽睽中外懸念之宋哲元行止，竟不卹中樞要人及輿論之指摘，已于十九日上午九時專車抵北平矣。當七日蘆溝橋事變動勃發之頃，最高軍事當局，即電令宋氏勿赴天津，庶免受親日派分子所包圍，落入圈套，而宋氏覆電，以一抵津在先，接電在後，「爲卸責。此後中樞當局，日必數電，令其離津赴保坐鎮，以事實表明心跡。而京滬公團，紛紛去電，亦以離

津赴保爲請，當宋氏將離津赴平之消息，甫抵此間時，上海各界大抵以氏赴平與赴保，爲私戰之分途，今氏赴平矣！此間各界咸疑天津談判已告一段落，而高宗武奉張羣氏之電召飛廬，有疑中央尙未決定大計者，惟據記者所得可靠消息云：中央政府自得日方限期答覆之哀的美敦書式照會後，（照會內容，要求兩點，（一）停止中央軍向北移動，（二）取締反日運動。）徹夜會議，已依限答覆，內容不日可以公佈，首先申明中國政府之立場，同時對於領土與主權之維護，亦惟力是視。并附有解決七日宛平事變之對策，辭婉而意賅，外交途徑之門，尙未渚塞，而箭在弦上之戰機，不免有若干迴旋之餘地矣。

今夕十一時，雖爲判定北方和戰局勢之最後關頭，但中樞已有較和緩之答覆，而日方以其優勢之兵力壓境，冀以不戰而達到預期之目的，且奉令出發之本部五師團，與駐朝鮮軍十九，二十兩師團，尙未集中完畢，軍事上避免各個擊破之危險，亦未抵達最後總攻之階段，惟分駐平津兩地之第廿九軍部隊，已分別爲日軍所包圍，再進一步，便將平津四郊軍事要點，一一加以佔領，并建築永久防禦陣地，及自由擴大機場，以爲永久駐兵之計，俟將預定十師團兵力全部抵達目的地後，再向冀察當局要求接受日方十七日所提五條件。所謂五條件者，（一）第二十九軍立即撤退平津地區以外。（二）日本軍隊得常川駐紮于蘆溝橋。（三）

改組冀察委員會。(四)以日本資本及技術建築滄石鐵路以聯繫河北海岸與山西之交通。
(五)重申辛丑條約中，日本與列強得駐兵於平津之條款。

使冀察當局接受日方武力威脅下之要求，則華北特殊化矣。否則日方將以武力驅第廿九軍于冀察兩省以外，此爲日方預定硬軟并施之手段，以謀達到預定之目的。即此一端，足陷中樞與冀察當局于和戰皆非之地境。中樞處此境地，不于日軍未集中完畢之前，加以迎頭痛擊，軍事上已失一大着矣。茲據可靠消息云：中樞已調動整理師三十萬，兼程北上，惟以平漢路車輛不敷輸送之用，截至發稿爲止，抵達保定者，僅商震、馮占海、孫連仲三軍。先頭部隊越過石家莊者，有某某等六師，以劉峙爲最高指揮官，可證中央非無最後犧牲決心也。

(其三) 日本為什麼這樣放胆侵略中國

民元以來，日之舉兵侵入我國土也，每乘遠東均勢破壞，列強無暇東顧之秋，去歲以不戰不能獲，悍然發動侵略戰爭，其放胆侵略之心理，亦國際形勢有以造成之，謂予不信，請讀此文。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此次陽曆乞巧節，蘆溝橋發生震驚全世界之巨變，記者夙昔服務北方有年，宜有所貢獻矣。惟因病滯春申，每期評論，自寄稿以至發稿，須經五天之延擱，在此忽寒忽熱，瞬息萬變之時局，朝發之稿，暮成明日黃花，而欲一一與當日事實相吻合，任何名記者，皆無此把握，惟求大體不錯，斯已嘔盡心血耳。

今日讀者惟一關心之問題；

(一) 中國和日本全面戰爭打得起來麼？

(二) 日本爲什麼這樣毫無顧忌的壓迫並侵略中國呢？

關於第一問題之解答，日本方策，在不戰而獲，簡而言之，兵家習語：「不戰而屈人之兵」讀之最爛熟。但苟「不戰不能獲」時，殆不免出于一戰，中國應戰之最後關頭，已由蔣委座宣示最低四原則，超過此四原則時，殆不免被迫出于死裏求生之一戰，是以中日和戰樞紐，操在日本，不操在中國。要問：中國和日本，全面戰爭打得起來麼？讀者須密切注意日本侵佔華北之企圖，是否能懸崖勒馬？如其不能，則兄弟之國。兵戎相見不免矣。

關於第二問題之解答，稍爲留心中日局勢及國際形勢者，不難一語破的。日本少壯軍國自估國力過高，而估量中國國力，低過實際之水準。又軍備競爭之預計，彼自以爲與中國角

逐，時日逾長，中國進一步，日本可進一步半，尙無若何大顧忌。若與英蘇兩國角逐，以英蘇兩國版圖之廣，資源之富，歷時逾久，則日本不免情見勢絀。是必乘英國擴軍計劃未完成以前，且爲西班牙戰事所牽掣無暇東顧之際，而蘇俄亦忙於肅軍清黨自顧不遑之秋，予中國以大打擊，依此立論，而主戰派之空氣，遂由軍部而瀰滿彼邦矣。甚且謂中日此時會戰，英蘇決難參加，對蘇之估計，竟信中日於此時會戰。蘇俄勢必作壁上觀，苟中國勝日，蘇俄當可乘機加入決戰。中國不幸而敗，日勢愈張，則蘇俄出于自衛之不暇，并宣稱蘇俄報紙之一再聲明：「日本加緊侵略華北，日德協定，爲其禍根。」不啻暗示蘇俄在此國際複雜形勢之下，中日初期戰爭，蘇俄爲德國牽掣，愛莫能助也。此說出自日人之口吻，但揆諸蘇俄報紙論調，雖遙爲聲援，而蘇俄大使對於南京中樞當局之貢獻，確主持重沉着，影響中央當局主戰心理，頗不在少也。同時日本估計，以日對華，當有比較勝算之把握，若曠日持久以一分當中蘇，或中英蘇三國，則勝算難期矣。有此主觀，彼固以爲趁此時會，利用其優勢武力造成華北親日政權之局面，爲無上之妙策，至低限度，資源戰爭，亦已先佔一着。據莫斯科廿四日晚報稱：

華北小麥產量，佔全中國百分之五十五，棉花佔百分之六十五，羊毛佔百分之九十二，

煤佔百分之五十二，鐵礦佔百分之六十，鐵路線長度，則佔全國百分之四十六，戶口數額，約有一萬萬人，一華北一旦失去之後，中國即將在經濟上成爲附庸於日本之農業國，煤鐵既感缺乏，工業將無復發展之望，而獨立亦自將成爲問題矣。寥寥數語，不啻道破日人挑釁心理，而第二問題之解，亦盡於此矣。

蘆溝橋撤兵之約，廿九軍固已首先履行，而日軍不特不撤，且日日增兵，今日復于廊房構難啓釁矣。廊房爲平漢火車之中心點，頗似廣九鐵路之樟木頭，築有兵房，可容一旅，爲馮玉祥第十六混成旅之發祥地，亦即北平附郭軍事要點之一。記者此次報告，日軍行動，軟硬并施，第一步必完全佔領平津四郊軍事要點，作永久駐兵之企圖，今不幸而言中矣，廊房之戰，無論廿九軍卅八師如何抵抗，而因豐台與楊村已非吾有，廿九軍增援不易，而日軍打通平津路線，不惜舉全力以赴，廿九軍之難久持，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日軍佔領廊房車站後，即要求我廊房駐軍退至固安。（固安爲津保汽車路之中心點）頃又得北平長途電話云：日軍要求廿九軍退出蘆溝橋之通牒，限廿七日午刻十二時答復。廿九軍全部退出北平之通牒，限廿八日午刻十二時答復。同時不俟通牒之滿期，即開始攻擊北平西南角之廣安門。形勢之嚴重，可謂超過最後關頭，與蔣委座之最低限度之四條件，適成正面

衝突，而中日全面戰爭之爆發，直無可避免矣。

在此和平宣告絕望形勢之下，中樞固已決心犧牲一切，絕無徘徊瞻顧。特惜四國大使，既不能伸張正義，以抑侵略者之兇愾，復不能持平斡旋，使上外交之正軌。惟力勸吾國，以靜制動。弱國無外交，于今益信。所謂「聯某，聯某」者，皆成夢幻。欲求民族真正之解放，舍求諸自身之鐵與血外，無其他途徑可尋，于此當局非不知之，惟在宣佈和平絕望之前一秒鐘，不得不廣求與國，而同時又不能不慎重考慮所期待為與國者之獻議，此則合諸讀者特別注意，而未可過度責備中樞當局也。

七月廿六夕草于上海醫院（載在本報第七十五期）

(其四) 因北線諸軍事要點失陷而進一言

南口為古今用兵之地，去歲八月初旬作者曾向白副參謀總長獻防守之策，與傅湯諸將所商定之作戰最高原則同。惜劉汝明以一念之差，按兵不動，不一月而南口大同盡失，茲篇短論，亦一段可悲可哀之戰史也。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記者離港兩月有餘。始以病滯旅途，關於新聞上應做工作，僅就臥榻中述其大意，煩胡殘黎君編成通信稿，實諸告台，以副讀者之期望。自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敵人殫瘁而目，已完全揭開，而港滬航空通信中止，海船亦不能按期往來，各地通信網，頓受打擊，無法維持原狀，重以抗戰序幕既啓，報紙爲軍事消息所籠罩，而記者聞見所及，大抵爲機要。絕對應守祕密，取舍之間，頗難下筆，是以率性不寫，一月以來，辜負吾讀者深矣。

日昨閱九月十五日大公報長江先生「察哈爾失陷」一文，此文寫於九月一日，寄自大同，歷半月郵程，而始在上海發表者。心中無任悲哀而憤慨，不由得不寫數行，謂爲通信也可，謂爲南口戰士誌哀悼也可。

南口形勢，一般人僅知其爲天險，究竟險到什麼程度？則非在此打過仗者，說不出來所以然。記者于民國十五年夏間，曾在左翼軍司令官參加作戰，所經由之路線，爲門頭溝——三家店——千軍台，渡桑乾河迂迴南口後方之康莊，懷來，與魏益三將軍，取道蔚縣，攻宣化爲同一任務，重以鎮守紫荆關數月，現在戰區之地理形勢，雖事隔十餘年，猶略略能記。故以在鄉軍人之資格，本共赴國難之旨意，於八月九日扶病來京，寓有「報到」之意，其時滬戰尚未爆發，日敵正在企圖進攻南口。記者謁見最高幕僚某上將，陳述固守南口收復平津

先守南口
攻張北
北得手
北再攻
北守南

之方策，展開地圖，研究數小時，而討論結果，南守北攻，同時側重於平綏綏西側連山高地。迄今追憶當時結論，與傳作義，湯恩伯諸將所商定先守南口，攻張北，及張北得手後，再北守而南攻，恢復平津之最高原則相同，某最高幕僚亦點首稱是。記者即於十二日回滬，坐待靜聆收復平津之捷音矣。

不意八月廿三日重來首都，而南口緊急之警報疊至，記者莫明其故，詢之某最高幕僚長，僅搖首頓足，痛不置答。記者詢以懷來西南備有人担任否？答已派遣大軍，計時已到，當時雖未說明何人担任此路，但今日回溯，則知其為中央軍衛立煌所部，經由水縣，向北挺進。回憶十五年作戰時，王為蔚担任此路，每日行軍，不能過二十里，驛馬死傷無數，蓋以山嶺重，方諸井陘，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有過無不及也。衛部雖為中央勁旅，固不能不受地形之束縛，縱使先頭部隊，可以依限趕到新保安，下花園—宣化以南之山地，然敵軍已先我而佔領千軍台，渡桑乾河矣。記者痛定思痛，不能不痛恨劉汝明事前于南口防禦工事，毫無準備，且大言欺人，南口工事，已做如何到如何程度矣。此一失也。事後與傳作義約期分途攻取張北商都遲疑兩日，且以雜牌部隊充數，此二失也。及南口告急，張家口搖動，主力精銳，始終集結宣化—涿鹿之間，按兵不動，捏造情報，轉向湯恩伯呼援，此三

劉汝明之
四失

失也。洎見敵人佔領孔家莊（張家口之南一站）截斷綏綏聯絡線，進攻張家口，始倉皇應戰，而日敵之于擊破南口，襲擊懷來，陷張家口之餘，集結全力，殲滅劉汝明所部，而劉部至此，始知中計。然能約束所部，據守蔚縣，以爲山西靈邱，仁壽之屏蔽，則猶可將功補過，乃不俟生力軍之接防蔚縣，遽爾撤退，終爲日敵所乘，不戰而入銅的蔚縣。（北諺鐵火同，銅蔚縣，形其堅固易守難攻也）此四失也。傳作義所部勁旅，馳突師都，張家口，南口之間，損失已經不貲，張家口，孔家莊既爲日軍佔領，平綏聯絡綫中斷，傳不得不退經蔚縣，而間道由山西出大同，傳軍未至，而平綏綫日敵傾全力，利用猛烈之炮火與飛機轟炸，致大同方面我軍陣地完全被燬，于十三日淪陷，表裏山河之三晉，陡失此鐵火同，銅蔚縣之東北兩方屏蔽，不能不以劉汝明地盤一念尸其咎也。

山西民族，素以善守著稱，雁門諸險，猶在掌握，但使各軍統帥，鑒於劉汝明之自私誤國，罪浮于天之覆轍，化集團本位利益，爲民族本位利益，不再此疆彼界，持以歲月，抗戰到底，以全力守衛山西，卽所以鞏固收復華北之根據地，一城一鎮之進出，固未足以繫我長期抗戰之堅強意志也，同時軍事當局，對於野戰與陣地戰，須兼籌并顧，選擇險要，多立幾個軍事支點，一如蘇俄在遠東所配備之有名「託齊加」，確爲目前所不可或緩之措置也。

所謂「託齊加」者爲何？乃卽築城地帶下之鐵筋混凝土建築物是也。亦卽鐵筋混凝土之小堡壘是也。此「託齊加」其形不一，主要者爲圓形，四角形，八角形，直徑約爲十公尺至十五公尺，其頂蓋及側壁之厚，約爲二公尺，其抵抗力強大可知矣。故卽用重砲，如炮彈不五六發連中一處，是難破壞的，在隔相當之距離配置之，其中十乃至二十個之中間，必配置一木造者，乃係僞工事，其位置設於較顯明處，以便吸引敵人之火力，其內部受附近小發電所之輸電，照明及其他各種裝備，以及防毒，散毒，給水各種裝備，甚爲齊備，其中之武器，爲野炮一二門，機關槍三四挺，因此其側壁設有各種槍眼，并駐有兵員十數名，其整個陣地之編成，爲三綫式，第一綫之後方，更配有第二綫之「託齊加」，在其背後，并設有預備陣地，故稱之爲「託齊加」陣地帶，因此要想突破，是非常困難，在戰時于託齊加陣地帶之前方，并施行野戰築城，握有大規模之外壕，并設有堅固之鐵條網，故敵人戰車及步兵之突擊，亦爲困難萬分，至其設置之數目，大概爲一千五百，乃至二千個爲一陣地帶，此爲蘇聯陣地帶配備之大略也。

蘇聯自滿蘇東部國境之興凱湖，至海參威附近日本海岸國境綫，外加哈府附近，以及西部國境滿洲里之對照地點陶里亞一帶，就中以東部國境，作爲遠東赤軍最前衛部隊沿海洲兵

團之裝備。西部國境，作爲防衛遠東赤軍後方被切斷之重要地點。同時並可掩護大軍之集中，亦可作爲攻勢之據點。工事設備，大抵業已完成。

此種佈置，在長期抗戰戰略上所必採之一種，吾人誠可以仿而倣之。然非集中全國人力財力物力，不足以語此，是以「有錢者輸錢；有力者輸力」之口號，貴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以整齊與劃一之法令，促其實現，此爲記者聞北綫諸軍事要點淪陷，悲哀憤慨之餘，不能自己，而進一言也。願國人共亟起直追焉。廿六年九月十六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九十一期）

(其五)
北線與南線

茲篇前部論去年九月中旬我軍在北綫應取之戰略，大聲疾呼須死守滄州保定并規復大同，方足強敵人入於持久戰。後者報道兩綫戰爭經過，讀此可知現代化之戰術爲何如耶。

全面抗戰展開，將近兩月，除淞滬戰區，仰仗我最高領袖指揮若定將士神勇應戰，壓住陣脚，博得國際同情與讚美外，而北綫自開戰迄今，始則宋哲元受親日派所愚弄，坐失平津，繼則劉汝明按兵不動，致失南口——張家口諸隘。而蔚縣不待生力軍之接防，遽行撤退，遂爲日人所乘，失去山西東北部之屏障，此皆廿九軍高級將帥應尸其咎也。大同始爲晉軍王靖國部所守，馬廠——青縣，則爲舊東北軍萬福麟部所接防，皆未能顯示壯烈犧牲之精神，謂爲不戰而退，未嘗不可。

今晉北戰事，已將田大同移入懷仁，蔚縣撤至廣靈——靈邱。此皆爲山西腹地，中樞已策動空軍，前往助戰，而大部中央軍之增援，自不言而喻，晉閭且以軍官老前輩張培梅等爲執法總監，想於短期定能刷新陣容阻止敵人之披猖也。

惟津浦北段，馬廠青縣既失，戰線行將迫近滄州，敵人利用運河水深，敵艘浮江順流而下，北方軍隊，不諳水戰，重以高粱已熟，昔可隱藏戰士，資爲游擊戰之掩蔽者，今則不得自行割去，蓋因入秋以後，北地起北風，若非清野，易爲敵人火攻之目標，是則今後北綫戰爭，完全入于平原會戰狀態，騎砲兵之運用，倍感活動。此後戰術最高原則，應盡量以大兵團縱深配備，向兩翼伸展，使敵人不得集結其火力，收中央突破之效。但能引用此最高原

死守滄州
保定并規
復大同

敵軍對華
作戰要點

則，而各軍在最高領袖統一指揮之下，協同動作，則大平原之會戰，不難一舉而殲滅之。但此禾來之壯烈會戰，至低限度，必死守三支點。津浦死守滄州，平漢死守保定，平綏規復大同，握住此三軍事要點，爲持久戰，同時以富于機動性之大兵團，縱橫突擊，不難使敵人疲于奔命，收會戰之戰果，若不此之圖，甚至三點不能固守，不幸滄州一淪敵手，由滄州滄石鐵路路基，直搗石家莊，則石家莊以北之保定——高碑店等，失去後方，而敵方則縱橫連貫，北方形勢，行將轉客爲主，記者不忍再言下去矣。

淞滬戰事，自八月十三日開火，敵人積極增援，陸軍超過八師團二十萬人，迄今猶在繼續呼援之中，軍艦一百三十餘艘，水陸飛機三百架，可謂傾其全力來犯矣。然其戰鬥力，究竟幾何？可舉新近窺得日軍頒發各部隊之對華作戰要點中之大意，以窺其奧，該要點除盡量誣蔑我軍之榮譽外，並列舉作戰時應行注意事項，歸納之可爲四點：（一）進攻華軍陣地之前，先以强大火力，行密集射擊後，始用步兵出擊（二）步兵應儘量使用自動武器，以減少步兵之數量，增加步兵之質量。（三）每一次出擊應力求海陸空軍之協同。（四）華軍最怕新式裝備，故不必一定獲得戰鬪效果亦應儘量利用此等新式裝備，以爲威脅。

以上四點，證之一月來敵軍所行戰術，卽以此爲根據。先舉八月三十一日再陷吳淞之役

敵先使用軍艦二十餘艘向我長約三千公尺之吳淞沿江一帶線的陣地，施行猛烈轟擊。軍艦每艘如以主炮四門計算，至少有重炮八十門，其主炮多係二十公分之口徑，有效射程至少有十五公里。吳淞沿江敷設之工事，自在其炮火射程之內，依照射彈散佈之被彈面公算，每一百平方公尺之面積，祇需平均分佈砲彈四十發，即可殺傷毀壞此面積內之生物或建築物。敵於此役，自上午九時起射，而至下午五時始停，中歷八小時之久，如以每十分鐘發炮一次計算，敵艦是日所發之砲當在四千發以上，依照被彈面公算，可毀一萬平方公尺之面積，吳淞陣地，長祇三千公尺，自己被其威力所征服矣。而敵更使用水上飛機三十餘架，擲彈數百，以填補砲彈不及之空隙，我軍陣地之絕難保全，可想而知。故該線守軍不但不能尋求敵之步兵作戰，根本尙未望見敵人，即已損失殆盡。敵之步兵遂安全登陸，宣告佔領吳淞矣。

再舉九月五日敵軍偷渡沙龍口之役，其時敵軍原祇四百人左右，惟所挾武器，均係自動機關槍，以兩三人管理一挺。此一挺機關槍，因放射速度增高，直等於步兵一排（三十餘人）之兵力。日其彈道凝集，近距離之威力，更非步槍所能及。日軍配置每中隊（連）原祇六挺，今竟全都挾此武器登陸，故人數雖祇四百，而戰鬥力竟在四千步兵之上。其勢之銳，自不可當。難怪該線守軍，不能阻其進至寶楊公路也，至於出擊時之協同動作，及利用新式裝

備威脅等，其事誠不勝枚舉。

綜觀日軍戰術，自表面而言，敵據有大量精良之武器，純粹利用科學工具以臨我軍，而我軍所以抗之者，除血肉之軀外，復何所恃？此或「恐日病」者致病之原。殊不知戰爭之道，首重精神與士氣，物質其次焉者也。知乎此，庶足以言抗戰必勝矣！

廿六年九月十八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九十一期）

(其六) 計騙山東力取山西

計騙山東，力取山東之警號，作者去年九月三十日即已提出，時最高統帥部亦已注意及之。十月五日德州失，十二月廿七日濟南亡；十一月九日太原陷，今年三月三日臨汾又亡，魯省失於有兵而不戰，晉省經忻口太原臨汾三大會戰而始陷。一此一彼不幸而言中矣。

洪平·二七·八·三一·

記者於第九十一期，時事評論欄內，於報告全面抗戰戰鬥經過之餘，主張北線，力守滄州——保定——大同，三軍事要點。為持久戰，同時以富於機動性之大兵團縱橫突擊，不難使敵

人疲于奔命，收會戰之戰果。不幸此項主張，因北線全局，未有堅強骨幹之方面最高統帥，一般將領，又多屬不學無術之輩，重以敵人之重兵器：飛機：重炮：坦克車，在在肆其淫威，雖有能征慣戰，吃苦耐勞之兵士，而未能保持支點。據桑園來人談及，津浦綫作戰之經過，而士兵發揚愛國抗戰之情緒，真有泣天地而動鬼神者，北方入秋，天氣已涼，我軍以發揮河川戰之戰術原則，決運河兩岸之堤，化平原為沼澤，使敵軍重兵器滅其活動效力，與日敵相持於青縣馬廠之間失而復得者數次，敵我犧牲之大，數均驚人。北綫士兵，大半生長大陸，不諳水性，且以單衣在水深及項沉浸之中，與敵拚命，毫無畏縮，有進無退，帶載兩翼進展。確非宣傳之語調。敵軍見久攻不下，乃調淺水汽艇數百隻，架機關槍及小鋼炮于其上，來往河上衝擊，而水陸兩用坦克車在水上活動人力，日敵士兵且各帶救生圈浮在水上順流而下，敵人挾此優越之器材，以臨我軍，而我軍兩翼「水淹七軍」之戰鬥計劃，遂受莫大之打擊。至於津浦中路沿鐵路綫作戰之部隊，以我軍工兵組織，未甚健全，前准修路，退却爆破，未能收預期之效果，而敵人鐵路戰車，火力又極旺，是以楊柳青且戰且守，以至現在之戰區，皆由中路正面先為搖動，而波及兩翼，自楊柳青南下以至黃河北岸之禹域，皆無險可守，而士兵久戰疲敝。然尙不時迂迴包抄，加以襲擊，但只有招架之工，而無還手之力，言念

及此，不能不歸咎于律國廿五年來，軍隊裝備，只以內戰爲對象，不以國防爲標的，而技術兵佔全軍之成份過少，遂使敵人得以長驅到黃河下游之北岸，豈不痛哉！

津浦沿綫河流縱亘，作戰經過如此，而平漢自良鄉而至保定，無巨川大河爲限，千里平原，敵騎縱橫，肆無忌憚，平漢，津浦兩鐵路綫之中間地帶，雖有永定河導源于桑乾河，東南流，經宛平，固安，永清，天津以入海，可阻平漢綫左側南下之敵軍，但自固安，永清兩綫爲敵攻陷後，保定一隅，已失江河之限，向使晉北不吃緊，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自山西靈邱經河北之涞源，越紫荆關——易水——涑水，出高碑店，尙可搗敵人之右側力，乃因南口——蔚縣相繼淪陷，敵人深入晉北，晉軍自顧不遑，遂使最高統帥部，以「滄保會戰」與「增援山西」兩案。權衡輕重緩急，不得不側重于後者，蓋山西一曰在握，北收察綫。東復平津滄保，皆非難事，最高統帥此項措置，確爲適應我機，晉北平型關與團城口兩役之大捷，俘獲敵軍逾五千人，軍用品無算，使北綫士氣，爲之一振，雖山崗錫山與第八路軍之朱德彭德懷等之努力，然非最高統帥部之指揮若定，不易於累挫之餘，獲此大捷，是亦差強人意也。

晉北雁門關，雖爲天險之一，但因東部平型關與團城口爲雁門弱點，敵人方會其主力，攻擊此兩口，北綫主力戰，殆移於此而大同西面之左雲右玉兩縣，雖一時告急，但能堅守陣

增援山西
重於死守
保滄之義

地，俟平型關與團城口之敵殲滅後，再解其圍，尙未爲晚，是以北綫之運命，繫於平型關與團城口之據點爭奪戰，第八路軍以生力軍增援，素以山地戰與戰備行軍著稱，不久將來，定有空前之捷報，請讀者靜聆佳音可也。

晉北若能維持現在陣地，則津浦綫之我軍，縱雖退出德州，禹城，炸燬黃河鉄橋。更換新陣地，在一般讀者，或有不免悲觀者，若以全面抗戰之軍事家眼光視之，轉于全局有利，但須附帶一條件，保定突圍之師，須向西退，在唐縣，曲陽，行唐，靈壽，獲鹿之綫，構築側面陣地。使敵人不致越新樂，正定而南，全時北綫戰區，由河北移入。山東境內而山東半島爲突出，海環三面，膠濟沿綫，劃入戰區，戰綫之長，三倍於滄洲，保定之綫敵我兩方，皆非增加大兵團（至少須二十萬人）不能會戰。我軍未使用之常備軍，尙有一百萬，或已嚴陣以待，或已陸續到達，而敵人之常備軍二十二師團，已使用殆盡，召集後備續備之在鄉軍人，須有相當時日，非有一月以上，不能集中完備，在記者之判斷，倘德州不守，則敵軍前進，或暫時止於黃河北岸之禹城，同時對山東當局軍事離間兩策齊用。黃河東海沿岸之煙台，青島，海州三處，必作登陸姿勢，以亂我軍耳目，連日敵機投函韓復榘，沈鴻烈，于學忠等，作荒謬勸誘，無非含有分化作用，韓等已一再闢謠，人孰無知，宋哲元，劉汝明等之覆

轍非遙，豈至重蹈以自掘墳墓者乎？然則今後日敵作戰，在第二期兵力動員與集中未完畢之前，殆將以現有兵力，以石家莊爲目標，沿平漢綫南犯，而全時對於我掩護山西之側面陣地唐縣—曲陽，行唐—靈壽，獲鹿之綫，不斷進攻，以策應晉北之日軍，此殆爲必然之趨勢，是以最近將來。敵軍兵力之使用，與其主力之配置方向，不難思過半矣，至于日敵今後作戰之主力配置方向，在晉北晉東未會戰以前，不易妄加臆測，而我軍究將如何殺敵致果：最高統帥，成算在胸，祇須國人一致信賴，最後勝算，仍屬諸我，一城一鎮之得失，未足作爲悲觀與樂觀之因素，須視其戰事全局如何轉移，讀者如若不信，請細驗吾言可也。

廿六年九月三十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九十五期）

(其七) 如何抗戰三年籌戰費一百萬萬元

茲稿上半部談我國在軍事政治、金融、交通、外交上之優勢，下一部則爲作者談兵之餘，應如何籌戰費一百萬萬元之問而作。作者擬議募集內債三十萬萬，外債五十萬萬，增發鈔票二十萬萬元，此文之作距今將一年，但戰費之籌劃，迄今猶無確案，用特選出，以爲專家之參考。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迄今已超過三個月。北綫戰事爆發于盧案發生後之第二十八天，南綫戰事，則自八月十三日發動，距盧案發生，才三十七天耳。簡言之，南綫戰事較北綫遲十七天發作。但南綫始終維持第一道陣地，且不時予侵略之敵人以重創，充分表現我民族抗戰之精神，博得國際之讚美與同情，而最後勝利屬之于我之自信力，逐日茁長起來，此民族自信力一日不毀滅，在戰爭過程中，無論若何頓挫，只有進步，而無中止，知乎此，庶足以語抗戰矣。

北綫戰事，自七月廿六日宋哲元下令全綫總攻，迄于今茲，剛為七十七天，由戰區上之失地計算，敵人先後復佔去北平，天津，南口，大全，滄州，保定諸要點，一似北方將士，未有作戰能力者。實則此北綫反常之戰果，（九月十三日大同淪陷，此後北綫，劃為西北兩綫）非戰之罪。乃因七月七日盧案發生，以至廿六日全綫總攻之二十天間，鎖鑰北門之宋哲元，誤中敵人——漢奸之計，佔有戰爭最高策動地位之政略，全部失敗，而影響及于戰略，此為應有之結果，不足駭怪。此種惡因，至今尙未沖刷乾淨。若以全面抗戰言論，在最高領袖指揮之下，決無此弱被界之理，津浦北段戰鬥序列，與兵力配置，揆諸戰術原則，山東部隊早應參加滄州戰役，其他援軍節節推進，斯為合理。乃韓復榘頓兵魯境，目視滄州——桑園間

政略失敗
影響及於
戰略

自地方觀
念之軍人
前進至民
族戰爭必
經之階段

之地帶，屢得屢失，視若無視。始終僅派遣一師，駐在山東之德州，担任警戒。泊本月四日，敵人露出獍獍面目，撲攻德州，而韓部至此始加入作戰。不拒敵於四境之外，而倉皇應戰於蕭牆之內，雖深諒韓復榘者，亦難爲其強辯也。今戰區延至魯境。昔之假持重爲名以徘徊瞻望者。今無推諉之餘地。而不得不浴血應戰，此爲北方軍人受敵欺騙最後之一幕，自今才有全面抗戰之可言。蓋北綫自今以前，只有局部戰爭，并無全面抗戰，在此指揮未統一形勢之下，一城一鎮之得失，不足爲我民族戰爭力量之估計標準，北綫戰爭開始未及三月，疊失要地，一似嚴重異常者，實則此種怪狀，爲自地域觀念之軍人，前進至民族戰爭必經之階段，有識者所前瞻，一經大時代之濳除，不難步入正軌，聞北方大平原曾戰之景運，讀者正未可以平津滄保大同暫時之失陷，而遽作悲觀與頹喪，此爲記者敢負責以告讀者也。

戰爭爲極悲慘之事，然亦人類進化交中，所不可避免之歷程。世界一切科學進步，大抵由戰爭中榨取出來。此公例，無人敢否認之，吾國國民性，酷好和平，遇事以禮讓爲先，此次自衛抗戰，爲侵略者迫至無路可走而出此，爲中外所共見共聞，無須記者再贅言之也。因吾國民族性之酷好和平，是以一切的一切均落後，軍隊之組織，嚴格言之，只有步兵，方諸世界先進各國，技術兵佔全軍成份二分之一以上者，不免瞠乎後矣。高級指揮官之最高統帥

學，僅限於方面軍團之戰略戰術，至于全民總動員，則未之學也。自經茲抗戰，將帥與士兵之技術上認識，勢必一日千里，同時動員及于全國，且戰且學，進步無窮，此就軍事上而言，可作樂觀者一也，全國統一，經若干年之努力，然因中央與地方間利害異致，各種學說攙雜其間，內戰連年，民力消耗，而一切民衆組織與訓練，各有其立場，相成如敵國，以精神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實則內在之矛盾，逐日深刻而尖銳，自經茲抗戰，不論老少異同，皆能冶于一爐。雖目前民衆組織，仍未能擴大強化，放不開手之處，但因開戰未久，爲期尙暫假以時日。必納正軌。可以預言，此就政治上而言，可作樂觀者二也。吾國受帝國主義者數十年之宰割，金融與經濟組織，畸形發展，只有都市，未有農村，比年以來，農村資金，悉流都市，遂至農村破產，農民生活，穹困達於極點，而都市消耗，窮奢極慾，以十八世紀生產，供二十世紀消耗，非至同歸于盡不可，長此不協調，階級鬥爭，勢必隨之而起，先見之士，雖高倡「回農村去」之論，但因都市享受已慣，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自經茲抗戰，都市悉成危險地帶，知識與資產階級，不期然而然避入鄉間，都市資金，順勢回到農村，人才既充實，資金又暢旺，農民副產物，不必遠求市場，可得高價，况自海岸被敵封鎖以來，不僅舶來奢侈品，殆可絕跡，而常用品，亦當自求于內地，手工業與輕工業勢必代興，農村

繁榮，翹足可待，此就金融上而言，可作樂觀者三也。吾國交通，只有江海，頻年雖努力鐵路公路之建設，但未及邊遠諸省，是以黃河以西與金沙江上游，殆無交通網可言。譬如人身，不啻半身不遂，血脈失調，自江海被敵封鎖，國際交通，勢須求之于西北及西南之陸路，至于內河港汊紛歧，帆船汽船，因時代興，權操自我，完整可期，此就交通上而言，可作樂觀者四也。吾國外交，自始立於多助，自十月五日美總統羅斯福在芝加哥演詞發表後，予侵略者以空前之打擊，吾國人聆茲福音，動起莫大之興奮。越二日，國聯大會通過諮詢委員會的決議案，文中三要點為：（一）國聯會員國個別協助中國，（二）各會員應避免一切足以減少中國抗戰力量的動作，（三）召開華府九國公約各簽字國會議。美國務卿赫爾且表示，願參加此討論遠東事件之九國公約會議，雖將來討論之結果如何，未能臆測，但探討羅斯福演詞中所聲稱「積極行動」者，可以思過半矣。此外各國公私團體，以精神及道義援助吾國抗戰者，亦不一而足。就外交上而言，可作樂觀者五也。

綜上五點，吾國抗戰，歷時愈久，民衆之認識愈正確，信賴政府與領袖愈堅強，軍事，政治，金融，交通等機構逐漸完善而合理化，此爲任何人不可否認而能逐步演出之事實，是以全民之一切犧牲，均有代價與收穫，我新時代之國民，何幸生當斯世，得勿貢獻一切的人

日兵每日
所需之戰
費

我國士兵
每日所需
軍費

力與財力于政府及最高領袖者焉！

如此廣大而持久之全面抗戰，第一期所使用之兵員與一切消耗，徵諸歐戰以往經驗，僅發其端緒耳。我國在長期抗戰中，所應需用之兵員戰費，兩者究須若何估計？確為極有趣味而且嚴重之問題。日寇戰費預算之內容，雖未揭示，但知每日約計日金二千萬元，其編制在與普通預算分離之臨時事件預算項下支出；與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第一年，法國所採用者相同。亦即英國所謂信認預算者，山大藏省將其預算總額，提交下院，下院並不審查或監督其支出細目，對其總額之數目，僅速作一概括的決議。日寇臨時議會所通過之「信認預算」，約為日金二十四萬萬元，適符四個月戰費之支出。方諸日俄戰爭，歷時五百四十九日，支出戰費二十一萬萬元，已超過矣。

我國第一期參加抗戰之兵員，約為二百萬人，方諸過去日俄戰役之日本每名兵士一日費用二元四角，日德戰役二元七角，西比利亞士兵九元七角，及歐洲大戰，英法俄意德奧每名兵士一日費用平均為十五元七角一之四種成例，我國兵員以生活程度較低，同時能愛護器材，節省彈藥，每名兵士一日費用假定為二元五角，則一日戰費之支出，約為五百萬元，以年度計，約為十八萬萬元（周成榮君估計我國每日戰費為三百萬元，嫌太低）。戰期愈延長，

消耗愈廣人，第一年戰費，若爲十八萬萬元，第二年倍之，第三年參之，此種估計，未必適合，但三年戰期所預估之戰費，已達一百零八萬萬元矣。

戰時豫算
編成法

此項戰費預算之編列，在戰事初期，與普通預算分立，技術上學理上，較爲相宜，茲就法國言之，該國于一九一四年度，編製與普通事件分離之臨時事件預算，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度，乃採合併以上兩者而暫行預算方法，及至一九一八年度，更將普通預算與軍事費及非常民事費分離，另行編製。預算分類中，關於軍事費，非常民事費，及公債等，均爲戰爭直接間接之經費，故特將此三者，併爲臨時事件費。

如許龐大戰費之急激增加，究應如何開闢財源！誠有未雨綢繆之必要。歐戰期間英美法德等國籌款主要方法不同英美兩國增稅，法國舉債，德國則印鈔票。歐戰結果，英美兩國、經濟恢復，最易且快，法國次之，德國則殊費掙彘，即使無戰後賠款負擔，加重枷鎖，然無限制之發鈔，結果等于廢紙，及其極也，全國經濟崩潰，此所以德國戰後之恢復，遜人一籌也。

于此有須附帶說明者，增稅雖爲戰費之惟一合理化財源。但徵諸日俄戰爭日本實行前後兩次之增稅，所得金額，達一億一千三百萬元，僅能開支戰費預算之一成六益，歐戰中，英

國于戰時之五年間，亦有百七十四億元之增稅鉅款。但較之純戰費七百二十億元（扣除借與聯合國之金額），則僅二成五分弱，且被視為各交戰國中，以租稅開支戰費之模範國。然則戰費賴增稅來源為開支，時間與效力，皆有疑問者明甚。

論者謂吾國稅制反映經濟之落後，即以二十六年度的國家總預算而論，總歲入約計十萬元，關稅佔總歲入的百分之三六，九〇，鹽稅佔百分之二三。八五，統稅佔百分之二一。五五，三種合計，佔歲入總額的百分之七七，三〇，關稅在戰時純靠有強大之海軍力，確保海洋貿易之自由，吾國則異是，海岸被敵封鎖以後，出入口貿易，勢必激減，不特增稅不能，即維持原有關稅收入之半，亦非易事，戰期愈延長，此種收入愈靠不住。

鹽稅全額，長蘆收入，佔主要成份，天津淪陷，劃入敵人佔領地帶，此項收入行將激減，况鹽稅為稅制中最不公平之稅，各國多半免稅，在學理上說，平時戰時，皆不應再有增加。棉紗麥粉火柴等，亦為不公平的間接稅，况自津，滬，粵被擾以後，工廠多數停閉，雖增稅亦無多大裨補，英美各國，無論平時戰時，莫不以稅收所行，為主要財源，此在資本主義，工業國家行之貿易，我國所得稅，創辦于去年，收效尙微，二十六年度總預算中，僅佔總收入百分之二。五〇，抗戰展開，政府裁員，貿易停頓，官吏之收入與營業上之相得，更

戰費非於
內債外債
發鈔上打
算不可

孝感選集 抗戰第一期

六六

形短，此新關之稅源，實無增加可能，皆係「一針見血」之言。但民族戰爭，既經發動，兵發在途，需用浩繁，決不能因噎廢食，坐視前方與後方工作人員淪于飢寒，以自取滅亡，然則全民短期間之忍痛輸將，人各有責，普通預算均衡之維持，惟有出于加稅一途，鹽勸之加價，烟酒與非必需品之從重課稅，所得稅與遺產稅之增加稅率，專買和益之增加，皆為不可避免必須執行之加稅政策，以彌補普通預算中之缺入，關，鹽，統，三稅因戰爭激減之數，凡屬食毛踐土之人，當能原諒之也。是以增稅只能彌補普通預算之不足，而戰費則非于內債——外債及發鈔上打算不可。

借債一門分為內債與外債之募集，救國公債五萬萬元之發行，即為戰時籌款之一種，開募以來，成績尚不惡。期以時日，可望足額，且用以認購此項公債之媒介物，不只限于現洋與鈔票。可以用（一）國幣，（二）硬幣，（三）外幣，（四）生金銀及其製成品，（五）有價證券，（六）存款摺據，（七）有獎儲蓄會會單及人壽保險之已屆規定退還現金期限者，（八）不動產之易于變價者，（九）物品材料之可立時變價或可直接應用者。

依募債技術上觀察而言，可謂合理化之至，本來國家對外發動民疾戰爭，政府得人民同意贊助後，可將人民所有，宣佈歸為政府所有，然則五命國有之令，政府可以首先宣佈條例

十萬萬元
以上外幣
存款估計

，限期令人民交出，今收府體諒人民苦心，以債票易物品，僅以金銀銅錫四類之估價，民間窖藏及所有，應超出二十萬萬元以上，今救國公債，開始發行，已歷兩月，尙未足額。可見人民對於政府寬大，尙本深喻，此則不無遺憾者也。

達官貴人富商巨賈，在外國銀行之外幣存款，據某方面之估計，至少有國幣十萬萬元以上，（華僑存款不計在內）吾人固不願其盡量購買救國公債，但除生活與流動資金所必需外，以之購買救國公債，當爲義不容辭之救國行動，兩月以來，先後據報紙所載：某市購買若干，一似義形于色。夷考其實，不啻太倉一粟，滄海一勺，以身居知識與統治階級，當國交存亡絕續之友，不能以身作則，踴躍輸將，是必運用外交，將華人在外國銀行之款，悉數提取，按其數量多少，勒令折成認購救國公債，政雖近于苛擾，但爲充實軍儲以救國計，舍此別無途徑可尋，則又不惜令行惟嚴也。

在五金國有與強逼紳富購債，兩原則之下，誠能加以澈底執行，則三十萬萬元內債之募集，當非不可期待。此非政府破除情面，整齊之以法令，不易收全效也。

日俄戰時日本戰費之七成五分以上，乃仰給於公債，至世界大戰，多數交戰國，亦將外債之募集，較難於內債，蓋因求人與求己，難易有判，勢使然也。但募債國家共有下列之條

件者，考諸日俄戰爭，日本向英國起債五次，歐洲大戰，英法俄意諸國，舉外債總額，達一千零八十八億馬克，則借用外債，亦非至難之事件。

募債國應具之條件

一，募債國與對手國政治經濟關係完滿者。

二，戰局之推移，有利於募債國者。

三，募債國，信用良好，且有物的担保，而為對手國給與信用，而享受利益者。

四，募債國之對手國，必定為資金雄厚之國，且可以貨品替代現金者。

返觀我國對於以上四條件，是否吻合？中華民族，酷愛和平，對於各國（除日本軍閥外）向持友好態度，政治經濟，關係完滿，更不待言，此一也。全面抗戰發動以來，淞滬戰區，始終維持第一綫陣地。西北兩戰場，雖有若干城鎮之淪陷，但非軍事上之失敗，乃係敵人平日之佈置，與政略之收穫，龔德柏君於「兩個月戰跡之檢討」一文中，論之甚詳。（參看創導第一卷第十期，戰爭專刊第二號四頁），自國聯通過決議案，及第一第二兩報告書，與美總統羅斯福芝加哥演詞發表後，吾人確實獲得全世界之道義與精神的援助，戰局之推演，有利於我國，此二也。我國近年來整理外債按期還本付息，國際間已經造成良好印象，頻年財政之總預決算，皆係均衡，可供抵押之稅收，如鹽稅，統稅，所得稅，專賣及官營業之敢

入，皆爲最優良之抵押品，而對手國在此條件之下，給予信用與享受利益，皆有可能。此三也。吾人抗戰以還，所需者惟軍用品而非現金，此爲資金雄厚國之好買賣，自無不樂投資之理，此四也。

開戰不久以前，吾國由英國借得二千萬鎊，與法國借得四億法郎，此爲民治國家信用吾國之明證。國聯大會通過三決議案中，「會員個別援助中國」一條款，更形有力。且得全世界愛好和平之人士贊助與支持。由此諸點而論，但須抗戰到底，國境通商與交通，維持得住，則分期募集外債五十萬萬元，非奢望也。

發鈔爲籌備戰費中最下策者，但因其發行迅速，與容易，且無利息，並可獲多額之購買力，一方因戰時生產流通之過程，頗爲迅速，而且活躍，故通貨之需要，自然增入，歐戰初期，幸戰諸國，非緊急支出中，大抵以此爲武器。德國在戰爭過程中，四面國境，被人封鎖，不得已爲無限之發行，不啻國民財產悉受剝奪，惹起通貨膨脹，物價飛騰，弊端良多。但使有吐納餘裕，則有限制之。發鈔支付，未始非應付緊急支出之一法也。

吾國自實行法幣政策以來。經過良好，一般印象，大抵視爲現金窖藏，以應不時之需者有之，目下流通市面之數，爲額尙少，供尙未應求，爲活動市面，繁榮農村支付戰費計，似

有增發之必要。

據可靠統計，過去發鈔量如下

一九三六年二月底 八七九，六三三，〇〇〇元。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 一，〇二〇，二二八，〇〇〇元。

一九三七年二月底 一，三九八，二〇六，〇〇〇元。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 一，五一一，七一四，六四二元。

截至八月底為止，法幣發行量爲十五萬萬元有奇，此爲中中交農四行發行之總額，其他省鈔與雜鈔未計在內，總計起來，不致超過二十萬萬元。以吾國廣大衆民，人口超過四萬萬，每人攤發行額十元，則四十萬萬元之發行總額，似未過量，是則發鈔一項，在有限制原則之下，慎重將事，可望不至搖動金融。况吾國今年農產特別豐收，有人估計，今年棉花一千九百六十六萬担，值銀六十萬萬元。需要資金周轉，甚於平時，趁此時會，增發鈔票，尙不至有巨人流弊也。

間有獻議於增稅，內債，外債，發鈔之外，以消極方法，擲節一些非絕對必要之支出，與停付內債外債本息，爲戰費財源者，其所持理由，以我國歲出，除軍務費外，最大的一項

中中交農
四行法幣
發行總額

，是債務費，據二十六年度的總預算債務費是三二四，六九三，七五四元，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二、四五。有人向這一筆數目字打算盤。更有人建議，估債務費百分之六十的內債本息，在此非常時期，先停支付。外債非至萬不得已時，則以維持本息支付爲原則。採此借新還舊辦法，以堅國際信用。俟打到後來，外債借不到，國內又付不出時，再停本息之支付。記者之意，則適與此相反，內債與外債本息，雖在非常時期，必當舉全力以維持之，以昭債信，惟其如是，則記者所擬議之募集內債三十萬萬元，外債五十萬萬元，增發鈔票二十萬萬元，方有實現可能，若內外債二者之中，有一停付，不啻自掘墳墓，自隳信用，而廣大戰費之來源塞矣。

至於外債中之日圓借款與日圓庚款，數目雖然不大，不妨暫時停付，俟將來全部問題解決後再說，記者深表贊同。

此外尚有中交農四行法幣之現金準備卽外匯準備金一項，截至八月月底止，爲九五四，三一九，零三四元，在最近的將來，擬予動用，記者管見，倘外債之募集有可靠之辦法時，此種外匯準備之周轉，爲數尙在太少，還以不動用爲宜。

抗戰期間，姑且假定爲三年，戰費預算以最低度估計，且假定爲一百零八萬萬元，籌措

現金準備
以不動用
爲宜

之法，雖有多端，然原則上似舍此莫由，是所望就質于海內高明者也。（完）

廿六年十月十日南京（分載本報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兩期）

（其八）輸與前方一哨兵

去港百日，大病兩次，「八一三」全面抗戰展開後十日，重抵都門，問多預聞軍國大計。惟始終以國民一份子資格馳騁其間，未任若何固定工作也。雙十節，撰「如何抗戰三年籌戰費一百萬萬元」一文，甫交郵，即臥病，高燒至四十度，並我最敬仰之李總司令提軍北來，道出國門，不獲躬送，自此人事曠廢，不與筆墨結緣，又數日矣。今閱報欣悉晉北連戰皆捷，我軍且由紫蘭關出擊易涿，該關為記者十年前鎮守秦寧時，朝夕必到之處，形勢依依，猶在目前，是以觀感與時流不同，而執戈之念，油然而生，不自知此身猶呻吟床褥間耳！拙作輸與前方一哨兵」句，蓋為此而發也，爰錄近作二首，以寄吾報，並就正于南中人士之惠而好我者。「江冷山荒夜有聲，參橫斗落數雷鳴。將軍重利輕河北，烈士成仁護上京，仗義已無屠狗輩，衝鋒還賴識時英，縱談空許陳奇計，輸與前方一哨兵。」（右題了丑九秋旅京感

賦。其二云：「紫荊拒馬（紫荊關拒馬河皆冀晉要隘）勢難分，我媿當年舊使君！四戰地形猶在眼，一篇露布足張軍。書生報國何穴負，大將平戎計早聞。莫恨妖氛還未靖，竚看飛騎掃燕雲。」（右題聞紫荊關捷報喜賦一律呈白將軍健生）

廿六年十月十七日南京（載至本報第一百期）

(其九) 李司令長官訪問記

此篇爲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作者與李司令長官談山西政局之一段紀錄。時敵軍方犯漳河，作者慮其陽攻漳河，陰出武安，固鎮關以襲太原。後日軍陷娘子關，直趨太原，頗爲得手，故未出此。不圖後四個月，今年二月下旬敵之席捲晉南，取道東陽關，仍不出作者所慮之一着也。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記者與李司令長官在桂林辭別之後，六月有餘。在此余而抗戰戰綫展開之際，中外人士，探詢鋼軍配備何絳者：成爲一種神祕之謎。記者以省東之舊誼，渴想更爲迫切而熱烈！長官于雙十節後二日安抵首都，是日敵機襲擊首都，越午以後，共來六次，空襲警報，未有寧

息，而碼頭歡迎之盛，得未曾有，可見都人士景仰長官風度之深而且切矣。

記者當時以有采薪之憂，不及參加歡迎之列，延至今日，始展謁長官于某處。和霽迎人如舊。惟充滿風塵之色，足見此三月間之後方動員，較前綫作戰，實爲辛苦萬萬也。

記者向長官致敬畢，不敘寒暄，開口即詢平漢綫戰事進展如何？緣記者自得平漢綫敵人犯我河南漳河北岸之消息，終夜不能成寐，蓋因冀晉交通，人第知有正太鐵路之娘子關，與易徠間之紫荊關，阜平—五台間之龍泉關數道而已。石家莊以南之冀晉交通，鮮有知者。記者北伐時，駐軍邯鄲有日，邯鄲爲戰國趙之故都，歷代戰跡不少，自邯鄲站下火車，西行經河南之武安，越固鎮關，至山西之遼縣，經杜榆—太谷，以至太原，不過三百里，騎兵一日夜可至，使敵人用機械化騎兵，由此路襲擊太原之後方，半日可至，使無充分準備，一旦事變猝發，真有不知魔手從何而來之騷動。記者既知之，不能不有所貢獻，是以一見長官，即提起平漢綫戰事問題，承長官指示周詳，記者亦將心放下來矣，不似未見時之緊張也。

記者問：『敵人作戰企圖，由其主力配置及重點指向大致明瞭百分之百。平漢路佔領我包頭鎮以後，黃河上游，殆爲敵人所把握，使敵人自包頭，或托克托，集中若干殘水汽艇，配帶武裝，沿黃河順流而下，晉省之西北部，偏關—河曲—保德等縣，先受騷擾，我軍于防

敵所必攻
我所必守

不與我打
又將如何

打得敵人
退出中國
才罷手

陸之餘，尙須防河，防河器材，非先事籌備不可，此應審慮者一也。晉北我軍時有捷音，此吾人所忻慰不置也。但深入忻口鎮之敵軍主力部隊，約有五萬餘人，雖被我軍包圍，如何消化，確屬極大問題。此應審慮者二也。石家莊以南之敵軍，顯然負有迂迴晉南遂沁澤潞諸州，夾攻太原之使命，我軍僅憑漳河構築陣地，是否有死守河北三府，（彰德，衛輝，懷慶）以阻敵軍迂迴晉南之可能？此應審慮者三也。敵傾全力侵犯太行山與黃河，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決無疑義，惟聞敵人夢想于佔領山西後，將自包頭鎮憑河設防置戍經山西，河南，山東入濟，與我隔河對峙，然則我軍于山西全局在握之際，不去拚命支持，不幸山西有失，我要打，而敵人喪失山河則深溝高壘，整理佔領區，不與我打，又將如何？

長官聽取記者之報告至此，不待思索答曰：「山西高原，爲吾黃帝子孫生命綫，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地理上，皆非傾全國之力，以固守之不可。此在最高領袖，與閣令司長官指導之下，確可于不久之將來，取得空前最大之勝利，不讓歐戰坦能堡會戰中之興登堡元帥，專美于前，此則堪以負責奉告者也。至各綫將士之士氣，前雖不免有小挫者，今則愈戰愈勇，自信力愈強，確可持久作戰下去，縱使敵人達了侵略目的不想打，我們要打到底，打得一槍一卒都沒有，還有菜刀可以砍殺下去，打得敵人退出中國才罷手，但使人人抱

種不屈服的堅強意志，不徒要保全山西，還要清算甲午以來中日兩國一切的舊賬。」

記者續問：「鋼軍加入某綫後，查克軍事要點十餘處，日敵始則不識以鋼軍，尙有掙扎者，今則一見鋼軍，匿不敢出，淞滬人士，提起鋼軍，無不向總司令致敬，甚且有八歲小孩，將其歷年儲蓄所得，購買望遠鏡，以犒從者，不審收到否？」

長官微笑答曰：「有這一件事否？望遠鏡還未收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廣西全省，一千三百萬民衆，已將其所有生命財產，獻給國家與領袖，這種意識，軍中民間，絕對普遍而堅強，此中或潛伏有無限抗戰力量，較任何物質上條件爲超越也，吾人自恃自信者在此。」云云。嗣承詢及陳昭宇夫人病故經過及身後子女教養問題，頗爲詳盡，長官在戎馬倥之際，尙垂念亡友之子女不置，其古道熱腸，求諸近代，誠罕見矣。

談至此，午飯已備，遂就席，長官飯量尙強，是亦人瑞也。同席有黃委員季陸，及新由德國回來之某君等。某君對於國際宣傳之無組織，頗致抨擊之辭，蓋亦熱心過人，急不擇言者流也。老友李雨農，梁壽筌，麥維宣等均見面，所談多係鋼軍戰訊，普遍有一口號把敵人驅入江中去附錄于此，預祝人捷。

十月廿二日自南京寄

生命財產
獻給國家
與領袖

(其十) 論敵人轉用兵力在南而不在北

二十六年十月下旬報載華北敵軍抽調出關者爲數在六十列車以上，時論皆謂蘇日關係惡化，戰事行將爆發，唯作者以此爲過早之論，且斷定其將轉用兵力於淞滬前綫，且必要時將在金山衛登岸。乃此文披露未久，敵軍竟於十一月二日乘虛襲入金山衛，淞滬陣綫爲之動搖，作者迄今談此猶覺有餘痛也。

洪平，二七，八，三十一。

連日報載：華北敵軍抽調部隊六十列車以上，輸送出關，其目的與任務，言人人殊，有說北滿發生巨變，回師馳往援救者，有謂蘇聯紅軍已下動員令，加倫將軍且已至庫倫主持一切，北滿與東蒙，行將同時爆發戰事者。據記者判斷，蘇日未來戰爭之不可避免，殆爲鐵定之趨勢，但在北京九國公約會議未開幕之前，英法蘇諸國，正在進行調解，蘇聯軍隊之移動，或且有之。然若認爲已入蘇日戰爭之前夕，似嫌過早。然則日軍爲何陸續東移？是另必有重要使命，蓋因日敵發動侵略戰爭以來，動員部隊，超過四十二萬人，配置於北及平綏者約十萬人，平漢綫九萬人，津浦綫七萬人，淞滬方面約十七萬人，（海軍空軍除外）此動員部隊係由常備軍全額三分之二及徵調預備後備之在鄉軍人，聯合編成，尙有常備軍三分之一

蘇日戰爭
之說似嫌
過早

日軍轉用
兵力方向

金山衛登
陸之可能

，正在與預備役之在鄉軍人，加緊編制與訓練，留以對待蘇聯，目前日寇本國，已無兵可調，而淞滬戰區兵員消耗與死亡，日逾一千五百人，此後雙方入於會戰狀態，我軍奮勇異常，殺敵無算，敵軍雖舉全力累犯我大場之陣地，冀突破一點而達京滬綫上之真茹、南翔，使閘北與我左翼失却連繫，其計不可謂不毒辣，惟我兵力雄厚，決死守大場，前仆後繼，縱在敵人砲火集中射擊之下，每一平方公尺之平面地帶，堆滿五百鎊之砲彈與炸彈，能毀壞我陣地工事，但不能毀滅我有死無已，有進無退之大無畏精神，此後相持愈久，戰鬥愈激烈，死亡率愈重，是以敵人加緊抽調平漢，平綏，津浦三綫之部隊，分由塘沽，秦皇島，乘船南下。加入淞滬前綫，於必要時或出金山衛登陸，預計敵人在北綫可以抽調之部隊，當在十萬人左右，截至發稿止，敵人援軍抵達者，已有五萬人，其餘尚在陸續運輸中，京滬報紙，雖未明言由何處調來，但記者敢斷言大部分來自華北，其自本國動員而來者，微之又微。敵人在華北之部隊，爲我包圍者，僅忻滹之間，已超過五萬人，所遺留於津浦及平漢兩綫者，不及昔時之半。使前方將帥，背雪前恥，乘敵人抽兵南調之際，急遽北攻，不特可以與山西遙爲聲援，且進一步收復平津與保定，亦爲兵略上所許可，此爲記者私人之管見，願就實於海內高明。

廿六年十月廿六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卷三期）

(其)(十一) 上海戰爭之意義 戰略戰？外交戰？

八一三戰起我以臨時構築之工事，拒敵於淞滬一隅，雖全線均在敵飛機軍艦重砲威力圍之內，猶能力支三個月。終以敵之中央突破而失大場，更以金山衛登陸，後背受威脅，致全綫動搖，時論有謂我軍不應在上海一隅作此巨烈之犧牲者，蓋未明瞭此外交戰之性質耳。作者素以純軍事之立場，在作戰第一期開始，力言決勝在北而不在南，在晉而不在滬，而茲篇之作，則肝衡全局，戰略外交兼籌併顧，爲上海戰爭意義之根本檢討。

洪平，二七，九，一。

敵機輸送
給養

困在晉北忻口鎮——大白水——靈山一帶之日敵坂垣部隊五萬餘人，停止砲擊三日矣。探厥原因，蓋因敵方後路之雁門關——平型關兩口爲我第八路軍截斷，彈藥糧秣之補充，均成問題，舍用飛機運送外，只有困死山中之途。最近敵機向敵軍陣地拋擲食品，爲麵包——罐頭——牛肉等，以爲給養，敵軍飢餓之餘，互搶食品，至於開槍互擊，死傷疊疊，所謂「皇軍軍紀」者，至此已蕩然無存，國際間無不爲笑談，而晉北日軍兵心之搖動，可以窺見一斑矣。敵軍糧盡彈竭，作困獸之鬥，但使我軍能包圍到底，同時晉東方面之陽泉陣地，得生力軍

之增援後，即行反攻，則山西軍事形勢，尙未遽抱悲觀，惟望授督諸將領發揚愈敗愈戰之精神。則最後勝利之屬諸我，決無疑義也。

津浦北段之日軍，僅有數千人，分佈於魯境德州、平原之間，若以統一戰略而論，韓復榘手握重兵十萬以上。且均係生力軍，未曾加入戰鬥，義當不顧一切之犧牲，揮兵直搗滄州，窺復天津，截斷北平——榆關間之交通，與晉北晉東之戎軍，遙爲犄角，避實攻虛，爲兵家之要訣。今魯軍似進非進，似退非退，本報九月三十日第九十三期所報告：日敵「力攻山西，詐騙山東，」之北綫形勢迄今獨未改變，記者敘述至此，不禁投筆三嘆！

淞滬戰區，自大場淪陷後，閘北江灣，被迫作戰略退却，以八千公尺平方之陣地帶，傾敵十七萬以上之部隊，六百門以上之重砲與野砲，三百架以上之水陸飛機，自九，一，一，至十，二，六，經一月有半長時間，不斷之砲擊與轟炸，益以二萬人以上之死亡率，敵人之代價，不可謂不大，我軍之消耗戰目的，亦已達到，此在焦土抗戰之立場上而言，閘北，江灣之放棄，僅爲緒戰之揭幕。所惋惜者，閘北江灣之防禦工事，係要緊陣地，建築較爲堅固，一旦被逼退出，無怪數萬健兒於奉命之後，揮淚離開殺敵累累之地帶，尙有團團之八百壯士，願以最後一滴血，一顆彈，死守北西藏路之四行倉庫，換取敵人之代價，此種壯烈犧牲精神，

韓復榘似
進非進似
退非退

最後一滴
血一顆彈

可以驚天動地，前方士氣之旺盛，此爲惟一鐵證，讀者不必過於憂疑也，

外交較戰 略爲重要

決勝在北
而不在南

再就上海本身而言：整個的上海，除租界外，包括西區、浦東、南市三個區域可以持續作戰。簡而言之，尙有四分之三之上海，可以節節抵抗，自八一三至十二六，經過兩個月有半，才奪取四分之一之上海，其餘四分之三，即使中央軍隊着着失利，亦須再打七個月有半，方能佔領全上海，吾人既抱定抗戰到底有何可慮耶，況淞滬之戰，與其謂爲戰略戰，不如說爲外交戰，是以上海戰爭之意義，外交較戰略爲重，吾人在上海抗戰兩月有半，已博得國際之同情與援助，外交戰已有片段之戰果，今後在上海再打七月有半以上，或再進一步以收復上海已失之地，只非吾人努力到底，未始無實現之可能。再退一萬步而言，上海固爲東方第一通商口岸，有三百七十萬之人口，有億萬元之財富，有近代的科學技術，有百萬人以上之近代產業之勞動者，有成千成萬之思想前進文化人，此皆一百年來，累世積蓄四方糾合之精銳，我軍苦守上海者在此，倘能爲有組織有計劃的，遷徙疎散於內地，則上海不過驅殼而已。吾人與敵軍決勝在北而不在南，在晉而不在此，此爲記者三月以來惟一堅強之主張，無論政略，戰略戰術，皆有側重山西不可。今因保衛財富，資本，勢力，與文化者，置主力於地形與我作戰利害相反

掩護產業
總退却

海岸，我中樞所以爲上海謀者，亦可謂至矣。然則上海工商各界，應如何與政府澈底合作，抱大犧牲之精神，全數徙往內地，此爲上海市民當前速應自決之問題，不可須臾緩也。預計我軍在上海持續作戰，以最弱勢之軍事計算，尙有許多歲月，固不惜任何重大犧牲，以完成「掩護產業總退却」之使命。但在產業界本身，亦當以整齊劃一之步驟，與政府通力合作，此較最高政略與戰略，尤爲重要，是爲記者緊急之動議，願政府與上海產業界亟起而實施之也。

上海除以上數優點外，決無好處可言，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窩藏地在此，欺騙，奸詐，投機，取巧，虛僞，乃至高度自私者之製造場亦在此，但使「產業總退却」計劃完成，不幸暫時放棄上海，亦不過掃除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之窩藏地，與欺騙奸詐，投機，取巧，虛僞乃至高度自私之製造場，在戰略上，尙可引敵深入，與我作戰有利之地帶會戰，以殲滅之，同時亦可分兵於全面抗戰之山西，與敵決一勝負，以山西之表裏山河，易守難攻，自長城失陷後，爲我民族戰爭會戰惟一有利於我之戰場，殲滅敵軍五六十萬衆於此，非不可能。

徵諸歐洲近代戰史，普法之戰，普兵攻至巴黎城下，而爲法軍所敗，法俄之戰，拿破崙已圍莫斯科，俄軍堅壁清野，拿破崙全軍覆沒焉。土耳其民族解放戰爭，首都君士坦丁失陷

山西爲我
民族戰爭
惟一有利
之戰場

，卒賴凱末爾以偏僻之安哥拉爲根據地持續抗戰，遂收土國復興之功，以至於今，觀吾國抗戰發展開以來，軍事上雖不能謂爲無失利之處，但使山西一日在握，縱使敵人攻到南京，亦無「大不了」可言耶？

廿六年十月卅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零四期）

(其十二) 全戰場鳥瞰

去歲十月廿六日敵軍竟不費大力，度過娘子關，猛攻太原；作者早料滄石一綫，敵力薄弱，我若以山東及冀南諸大軍撲其側背，不難直搗正定，切斷滄石，以解太原之圍。惜北方將帥不此之圖，未及兩週，太原破，山東冀南，亦不能自全，此後戰局急轉直下，一如作者之所不忍言，言念及此，焉能不悲！

洪平，二七，九，一

冀西晉東惟一鐵路交通要點，及歷史上用兵必爭之要隘娘子關，與潞瀋之關北，江灣，同時於十月廿六日陷于暴日之魔手。不可謂非軍事上之損失，記者盱衡全局，自始即替北綫

北綏重十
南綏山西
重于涇滬

重于南綏，山西重於涇滬之見解，此或因記者旅居北方有年，無異第二故鄉，感情驅之使然。然遍覽全國報紙，筆底行間，作如是觀者，不一而足，尤以滬上之大公報不惜大聲疾呼促最高統帥注意山西軍事進展之確立。尤使記者表示無限深切同情也。

本來戰略上之得失，非軍事專家不敢置喙，縱爲軍事專家，而未深知熟諳彼此情報者，亦未必言之中肯。徵諸歐戰聯軍軍事當局，因尊重輿論，而招致軍事上莫大之損失者有之，君士坦丁包圍之失諸過早，卽其例之顯著也。

記者生長兵間，垂二十年，平日對於兵要地理與讀史兵略等書，刻不釋手，執筆寫戰訊，只有貢獻供參考，未敢侈言批評，蓋因知之既深，不禁言之益憤也。

娘子關之淪陷，實于關心戰局進展者，以草大之打擊，記者得訊之餘，憂鬱廢食者終日。娘子關雖係有關之名，無關之實，但其左近山地，實爲持久戰與消耗戰最有價值之地帶，在敵人初意以爲非重大犧牲，曠持歲月，不易得手，故有猛犯安陽，迂道武安，遶縣入晉之企圖，今竟不費大力，度過娘子關，深入晉境之陽泉，此爲敵方始料所不及，已渡漳河以掩護迂迴爲任務之敵軍主力，猝然自動的北退，非加入正太鐵路，增援陽泉之敵軍而何？其目的在與晉北敵軍夾攻太原，判然明矣。用心不可謂不毒辣，我軍乘勢北進，截至發稿止，已

娘子關左
近爲最有
價值之陣
地在

最低度之要求

越邢台，進逼內邱，一似進展殊速，若以軍事眼光觀之，尙嫌其太遲緩，并未予敵軍移動時以大打擊，殊爲可惜，然北方將領，滹雪一再敗退之恥辱之惟一機會則在此。平漢津浦兩路之敵軍主力，既悉移于正太綫（自正定至太原），據報津浦北段滄州德州間，不過五七千人，滄石汽車路以南之景縣——衡水——官道——李庄——高邑等處各駐二三千人不等，石家莊——高邑駐兵較多，亦不過一師團，以如是之陣容作待機出擊姿勢，以掩護正太路敵軍主力之攻擊前進，可謂驕視一切無所忌憚矣。我軍僅山東韓復榘所部之生力軍，已有十萬人以上，大名一帶之宋哲元，劉汝明，馮治安，孫連仲，萬福麟，劉多荃，吳克仁等，亦有十萬人以上，沿內邱高邑平漢綫北上之部隊，皆係中央軍精銳，其數亦可觀，具有如是雄厚之兵力，雖兵器稍遜然以五攻一，但使協同一致，併力北進，不難直搗正定，北切滄石綫解太原之圍此爲吾國人最低度之要求也。

使不此之圖，僅以保全實力，擁兵自衛爲得計，以隔岸觀火之態度，西臨山西。以山西壹隅之力，分當晉北晉東兩路之敵軍主力，其不能久持，勢使然也。今太原已至敵兵壓境背城借一時期，倘太原有失，全晉動搖，山東與河北三府，徵諸唇亡齒寒之古訓，有何倖全之

西北兩綫
之最後一
着子

理，此爲西北兩綫最後之一着子，時乎不再，機去難回，願我北方諸將士共勉之，我國人亦將以君等，用兵遲速，課功罪也。記者不忍再言之矣！

南戰場陣綫，我軍自退出大場關北後，即繼向新陣地移動，南市現尙與龍華保持密切聯絡，我仍嚴固防守浦東中。

再則日敵乘我正忙於整理南戰場陣地之際，突又伸出魔手，南侵我閩浙邊疆。閩省金門淪陷經過，已見報載，茲聞敵人登陸部隊，不過一千六百人。台籍佔十分之六，僞滿佔十分之一，日本本部僅居十分之一。此所謂驅華殺華者，其計甚爲毒辣。聞主持金廈之侵略者爲日本海軍第五魚雷戰隊司令大熊氏，爲海軍南進國策之第一聲炮。繼金門而陷落者，尙有圍頭，石嶼——連河三要點。圍頭——石嶼之敵人，似在進窺泉州以截斷我軍自福州南接之路。連河爲南安縣之一鹽場，自此由安海可達晉安，由馬相可至同安，俟同安得手後，可拊廈門之背，以避免正面攻擊廈門，敵人陳列金廈兩處之各級兵艦，已有卅六隻，我軍事前，已有充分準備，閩南血戰之展開，日夕間事。而繼閩南告急者，爲蘇浙交界海口之漕港，金山衛，全公亭三處，全時東方大港之乍浦與澹浦兩處，亦備受敵艦之轟炸，猶憶十日前，日軍自北戰場撤退之部隊，自津北開者，超過一百列車以上，京滬報紙，謂爲開往北滿防蘇聯

，記者則大胆斷定其分山大法，秦皇島上船南航，以之轉用於涇滬前綫。此爲涇滬戰場之壹環，早在最高統帥部神算之中，讀者不必大驚小怪也，自金山衛——漕澤——全公亭——新倉等處前進，確可以分截我滬杭鐵路之松江，嘉善等站，以威脅我上海之南市，與京滬之交通綫，或由乍浦經平湖進犯嘉興而入吳縣，此皆爲日敵片而之如意算盤，須知我方在此早有堅固工事之設備，且嚴陣以待，日敵此來，等於送死而已。所恨敵軍使用於此之兵力，多東北同胞日人處於班長督戰地位，我軍殺十人，才能輪到日人一箇，此則不無遺憾也！

廿六年十一月七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零五期）

(其十三) 十萬生力軍那裏去了？

韓復榘擁十萬大軍，坐據魯省，作者初勉以人義，謂其北出滄州，以牽制西北線日軍之行動，中說以利害，勸以情理，期其將功補過，報効國家。乃韓復榘至死不悟，於今年一月初旬不戰坐失濟南泰安兗州，此而不懲，則何以勵有功，乃於一月六日爲文（載本報一二二期）力主韓復榘應受最嚴厲之處分，不數日韓即以明正典刑告矣。此篇爲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短評，距韓之死，適爲兩月，言之所趨，尤若一紙血淚書也。

娘子關內之日本精銳部隊，向太原豕突狼奔而西進，正在血肉橫飛，你死我活，間不容

事實勝過
雄辯

吾舌猶存

兩粵川滇
黔第一期
出兵數目

髮之際。全國人士，懸心吊胆，某望我陽泉陣地之能壓住陣腳，徐圖轉移攻勢。立於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之地位如出東韓復榘者，手握十萬生力軍，對於滄州——于德州間之不滿六千敵人，不攻擊前進，以牽制敵人攻晉之兵力，截斷其後方聯絡，惟不時發表談話，否認一切謠言。夫事實勝過雄辯，韓復榘不拿事實出來，證明他們抗戰的決心，而以依違坐大爲得計，雖最高統帥部，以大敵當前，碍于投鼠忌器，未肯予以制裁，千百年後之功罪，且不必說，國人耳目猶在，吾舌猶存，決不能坐視擁兵自衛，視國家如秦越者，倖逃輿論之裁判也。

我兩粵川滇黔五省，以其地理考之，係在全面之最後方，自民族戰綫展開，傾其人力物力，北上增援，惟恐或後，粵省以分顧閩粵兩省海防，儘量分兵四萬人，在某某戰綫上，警告奮勇，單獨出擊，勇氣殊爲可風。桂省財政困難，冠於全國，然第一期猶出兵二十四萬人，李宗仁，白崇禧以下諸將領，終日馳驅前綫，嘗七晝夜日不合睜，舉所有精神與物質，以貢獻于國族，無怪中外聞風嚮往，肅然起敬，不待記者贅言之也。川省出兵已逾十萬，建國廿六年，川軍未越宜昌一步，今竟分援西南兩綫，後續部隊，尙在整裝待發中，不知凡幾，滇省出兵五萬，滇軍掃數而出，武裝同志，有此決心，此所謂「衆志成城」者也。韓復榘手握十萬生力軍，立在國防最前綫，不知何所期待而不出擊，縱或因年少失學，昧于「存亡有

「之義，宋哲元，劉汝明，張自忠等之覆轍非遙，之數人者，皆係韓復榘同伍弟兄，受馮玉祥氏一手之薰陶，難道不能師承萬分之一馮氏抗戰真諦乎？再退一萬步而言，爲私自謀計，山西若失，日人何愛于山東，其能在日人鐵蹄之下，長享功名富貴乎？雖天下之至愚駁者，亦能判明是非得失，知所奮興，君家世忠，爲國史上有名之民族英雄，夙著忠勇，斬王家聲，幸勿自汝而斬，記者非憂鬱至于血結，不忍公開評判，知我罪我，在所弗計也。

廿六年十月卅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零五期）

(其十四) 最高統帥應注意的幾件事

去歲十一月九日太原夫陷，國人莫不以敵軍將長驅直進，席捲晉南，作者昨衡局勢，則謂靈石沁縣武鄉一線，地勢險隘，若以重兵駐守，猶可支持若干時日，後靈沁破而臨汾失，則在太原失守後一百六十日事也。所願最高統帥要策，如實行大賞大罰，加緊擴充空軍，訓練受有現代機械訓練之工人，徵調壯丁入伍，普設中央軍校分校幹部班，或已普遍實施，或於地方先行採用，而尋求與國與戰鬥序列縱的體系之簡單化等似尙未澈底作到，用特選出，作爲當局之參考。

洪平·二七·九·二·

讀者未讀吾此篇通信之前，請抽片刻餘閑，檢閱敵軍轉用兵力在南而不在北一文，大書特書，敵軍自西北兩戰場，抽調大兵，過津東開，決非開往北滿，且以肯定的語調，斷定分由大沽，秦皇島兩處，乘船南下增援淞滬戰區，必要時或在金山衛登陸。記者重提過去記載，決非妄自誇大，「料事如神」蓋欲期讀者信賴記者所揭櫫「最後勝利，決屬諸我」之信條，絕對可靠。不必因抗戰過程中之一進一退，誤為勝敗，以自餒也。

東。西，北三戰場，自十月廿六日，東戰場關北——江灣，西戰場娘子關淪陷敵手，以迄今茲，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此為不可諱言之事實。讀者須知太原失守何以若是之速？淞滬戰區，放棄滬西——浦東——南市三區，何以若是急轉直下？既非最高統帥部，運籌失宜，亦非前綫諸將士作戰不力。推其戰敗責任，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應尸其全責。在「全國統一，共赴國難」口號以下，記者決不宜自露弱點，或作挑撥離間之語，以自亂陣容，但大敵當前，全民浴血，而責任不可不明，功罪不可不分，若并此是非而混淆之，何以勵有功，而懲有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區區之意，若是而已。

山東古為齊魯之地，居南北縮綫之衝，自守則敗，謀人則興，徵諸史乘，歷歷可數，清代中學大師顧祖禹氏論山東形勢曰：「以自守則易弱以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集事。」此本

責任不可
不明功罪
不可不分

歷代兵爭甲跡而得之結論，非泛語也。大公報丹楓君，論北戰場大勢，中有最扼要語曰「就地形和戰略上說：山東的位置，遠較河南爲重要。山東素爲南北交通之中心，主要的水道，有運河，小清河，主要的陸道，有津浦路，膠濟路，縱橫境內，在軍事運輸上，非常利便。再退一步講，江蘇是全國經濟的中心，南京是全國政治中心，但是江淮流域，平野千里，無險可憑。所以要守江淮，必須北保山東，泰山山脈之于南京正如燕山山脈之于北平，保全江淮，守衛河南，援救山西，恢復河北，都是我們以及我們子子孫孫切身相關的必要的事：我們要達到這個幾目的，就必須立即發動以山東爲基點的北戰場攻勢戰爭」，可謂「言之諄諄。先獲我心」也。魯境平原，禹城之間，敵人不過五千，韓復榘擁兵十萬，蹇超不前，以二十攻一之比例，有何遁辭，足以自飾？使韓復榘鑑于劉汝明已往之覆轍，長驅北上，直搗津沽，足以截斷西北兩戰場之敵軍總聯絡綫而有餘，即退一步而言，即與敵軍交綏于禹城平原之間，亦可牽制敵軍五六萬人于北戰場，雖敵我激戰之結果，或不免同歸于盡，然西進之敵兵，不能長驅人娘子關，南航之敵數，何至若是之多！，知乎此，則不難瞭然，太原之失守，與命山衝數萬敵軍之登陸，而使淞滬戰場突變，孰令致之也！

兵機有連鎖性質，首尾貴相救應，今以山東一着之失，牽動東西北三戰場優勢之軍事，

縱最高統帥部予韓復榘以優容，曲意羈縻，然何以逃國民之公論，千秋之公判耶？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也。

紙上談兵，似易而實難，不怕千萬人之批評，但慮一二人之讒破，蓋因兵機瞬息萬變，時間與空間之計算，爲兵略家做精神，最爲側重之問題，日敵外綫作戰態勢，利其龐大之海上運輸力，東面北三戰場并顧，往返調度，不失累黍，吾國雖有鐵路運輸，然因「制空權」之消失，動輒未能協手機宜，此不容諱言者也，四川撥晉之師，兩縱隊實逾十萬人，然因步行四千里，至太原淪陷，而前途始判。此非戰之罪，實因內亂頻年，交通網未立，凡屬國人，皆應共負其責，未可專責何人也。

太原固已失守矣，但使川陳援軍，及時趕到，互靈——石沁縣——武鄉之綫，尙可支持若干時日。靈石北四十里之冷泉關，界介休縣，迤北雖皆平原曠野，但入關則左山右河，中通一軌，爲南北咽喉，高壁嶺居靈石東南二十五里，一名韓信嶺，南北朝用兵處，五代時，北漢置砦于此守之。

沁州全境多山，檀山，龍山，銅鞮山，牛山，滑山，紫金山，石梯山，聖鼓山，爛柯山，青龍岡，萬安山諸隘在焉。萬安山在州南四十里，地有文中子洞，蓋隋王通讀書之所。東

最應側重
時間與空
間之計算

晉南之天
然要隘

爲靈泉寺山，爲沁州諸水總匯之處，北傍紫金山，未足據爲陸地，此外皆環列于沁州北面，成一弧形，天然戰場也。

再東北而至武鄉縣，有南關，一名南關鎮，西北與祁縣之龍舟北關相接，宋姚古進軍復隆德府扼南北關卽此。此外尙有天城山、麓黎山、羊徑山、覆碗山、胡甲山、陰山等錯綜羅列，雖未能與沁州諸山橫貫直達，但如陰山等兩峯對峙，中通一綫，三晉之咽喉，亦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形勢也。

晉南靈石，沁縣，武鄉等，有此天然要隘，尙非不能久守，惟晉軍久戰，精銳無多，援晉諸軍，損失亦奇重，非賴生力軍如川軍者加入，不易壓住陣脚，但晉北敵軍，在原平忻口鎮石崑關一帶激戰之餘，死亡過半，晉東敵軍，遭遇數次山頭爭奪戰，死亡雖較晉北敵軍爲輕，但已零落散亂，非加一番整理與改編，決難長驅南下。况敵軍愈深入，後方聯絡綫愈長，而我軍游擊隊四佈，在在可以奪其輜重與給養，沿途留兵置戍，所能使用而追擊前進者，爲數亦無多，但使我軍整齊退却，炮兵無多損失，則晉南之繼續抗戰，亦意中事耳，讀者未可過度悲觀也。

東戰場形勢之轉變爲山崑關戰鬥強我轉入「吳越大平原會戰」之序幕，此在敵人參謀本

晉南持續
抗戰意中
事耳

持久戰與
消耗戰必
要之措置

部早經定下之有組織作戰計劃，自此之後，蘇浙兩省，將悉成戰場，使日兵力，將倍于往昔。當滬戰展開伊始，敵人向國際宣稱：打至淞滬協定非戰區域為止，今已證明其爲誑語也。蘇浙兩省地形，爲我最高幕僚長所最熟識者。十年以前，我最高幕僚長以東路前敵總指揮，大破孫傳芳會戰之地帶，一山一徑，一河一湖，皆能默誌于心，雖興登堡之于東普魯士，不是過也。上海市之滬西，浦東，南市先後自動的放棄，確爲持久戰與消耗戰上必要之措置，讀者須知敵軍分由蘇浙交界之漕涇鎮——金山衛——全公亭鎮等處登陸之部隊，非係小數，自西北兩綫抽調而南之兵力，在天津總站之估計，約有二百多列車，每列車裝載五百人，已超過十萬人，大抵全均使用于此方面，雖不能同時登陸，但運輸繼續結于此蘇浙海面者，可由我空軍偵察機鳥瞰而知，是以此方面之登陸敵軍，決非在濱海之區所能包圍與殲滅者。蘇州河以北，經黃渡鎮——嘉定——託于瀏河鎮之我軍左翼陣地，一時尙不至有劇戰，自黃渡鎮，越蘇州河以南，經泗涇鎮以至淞江我軍右翼陣地，爲敵人傾全力以大包圍之弧形姿勢，分數路截斷我淞江至嘉興之滬杭路綫，來勢非常兇悍，我軍在此方，雖有工事設備，但僅限于野戰陣地之程度，以兵力與地形而言，非量爲後移至湖澤地帶作戰，于我非爲有利，然則在此持久戰與消耗戰之最高戰略原則之下，若干非戰略地帶之放棄，固意中事，讀者未可于過程

兵家之勝
利在最後
後五分鐘

分期動員
兵員一千
萬人

抗戰期間
假定三年

進退中，爲樂觀與悲觀之分野，兵家之勝利，在最後五分鐘，知乎此，庶可以言兵矣，庶可以與言抗戰矣。吾國之國防陣地，似在現地後方之後方一綫，但以軍事秘密關係，暫不宣佈，讀者諒之，然則瀏河鎮—嘉定—黃渡—泗涇鎮—淞江一綫之陣地，尙爲前進陣地，此前進陣地即國防陣地間，尙有數綫。河渠縱橫，阡陌交錯，所使用之兵力，敵方陸續到達者高度機械化部隊，已超過二十萬人以上，我軍裝備較差，非以兩倍或三倍兵力，不敷縱深配備，且凶兵員消耗之奇重，與鐵道運輸之低效率，而補充兵員，更非源源而來不可，記者於滬戰展開之際，即力主分期動員兵員一千萬人，抗戰期間爲三年，戰費估計爲一百萬萬圓，當時有目爲「誇大狂」者，今則主張猶是，并未改變，此兵員一千萬人動員，須附以空閒時間之條件，若我軍傷亡五百萬人，敵軍至少亦須消耗一百七十萬人，敵國常備預備後備，其數不過二百六十萬人，死去一百七十萬人，而全部生產機構，須停頓過半，吾國以農立國，人口超過四萬萬七千萬人，損折五白萬人，僅及百分之一，不過九牛一毛而已。聞最高統帥部亦已熟籌及此，不久將有事實之次第表現，讀者正未可過于憂忡也。抗戰中間假定三年，讀者或不免吃一大驚，我最高領袖，叠經一再宣稱：吾人自衛之決心，始終一致。至戰事之最後一人，領士之最後一寸，亦不稍變更初志。我最高領袖既抱定如此堅強之決心。領導吾人，

爲民族求生存，抗戰到底。抗戰期間，假定三年，尙嫌其短，所問者戰時財政與兵器彈藥是否能夠此期望？頃據財政負責者對記者之表示：戰時財政迄今爲止，可支持兩年，以後尙可持續籌措，每日支出係以八百萬元估計，每年約需二十九萬萬元，兩年約需六十萬萬元，至於兵器與彈藥。以已有儲藏與陸續由國外購來，尙可支持十個月以上之大量消耗，我兩年內之戰費，既不發生恐慌。兵器與彈藥，不慮無來源，况尋求與國，正在着着進展中，愈敗愈戰，決有最後勝利之一日，此則記者敢爲武斷也。

兩翼大包
團或側面
大迂迴

最高當局
應作下
列處置

今日轉筆錄述及持久戰與消耗戰之戰術，敵軍作戰行將走入湖澤地地帶，此後重炮坦克車，將減其效率，且其中央突破之戰術，不甚適用於此地帶，必也兼用兩翼大包圍，或側面大迂迴之戰略，我軍知己知彼，除堅守前進陣地與國防陣地外，須以富有機動性之大兵團，待機出擊，同時制空權之恢復，亦不容漠視。以收空陸軍協同之效。同時在戰區內之民衆組織，亟宜展開，訓練與武裝起來，有槍持槍，無槍佩刀，將軍隊與民衆打成一氣，前方與後方，爲合理化的配合，依上列之要求，最高當局亟宜適應變爲左列處置，（一）迅速成立大本營，推促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每日就大元帥之職。（二）尋求與國，確定國際路綫。（三）戰鬥序列縱的體系，亟宜單簡化，以免一床多屋指揮不靈之弊。（四）所有在鄉軍人，按其

婦女全數 動員

原有官階，悉數派往原籍，授以軍事上名義，組織民兵，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給械，地方出餉，以收自衛之助。(五)壯丁入伍，婦女全數動員，參加生產組織或救護團，由已入學校受過教育之女生倡導入手，普及于全體婦女界。(六)各省普設中央軍官學校分校幹部班，所有初中高中畢業學生或有相當程度者，咸有參加訓練之義務，以造成技術兵之基礎。(七)受有現代機械訓練之工人，由地方軍事最高機關召集組織機械兵團，聽候調遣編配。(八)加緊擴充空軍機數，與空軍戰鬥人員。(九)實行大賞大罰。(十)招致各國參戰志願兵。

凡茲十項管見，皆係百忙中信手寫出初未暇多加思索，前方後方，軍中府中，千頭萬緒，決非此片紙尺簡所能盡言其百一，不過聊就總總所及，或已爲時賢所前道者，重提出來。以就實于最高統帥部及海內高明。記者此文暫止于此矣。

十一月十二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〇七期)

(其十五) 白副參謀總長談兵員補充

黃河鐵橋聯繫兩岸，為敵軍南犯之重要工具，作者人聲疾呼勿為敵人所騙取，津浦鐵橋位於濟南德州間，雖經破壞，惜未徹底，不無影響及於徐州之會戰，平漢鐵橋於我軍退出北岸後，曾加以有組織的人破壞，我軍之得扼住鄭州，保持漢口西安間鐵路交通，此舉與有大力焉。白副參謀總長之兵員補充談，為抗戰以來絕無僅有之談話，建議訓練粵省民兵，使有警則助正規軍以自衛，無事則抽調正規軍北上，代之以民兵駐守。施行以來，將期年矣，後此抗戰兵員之不虞或乏，不可謂非白副總長之未雨綢繆也。

洪平·二七·九·二。

速行產業
總動員

從各方面
論敵軍不
足懼

時至今日，吾人于誠懇希望國內之擁有巨大資產之同胞，迅速覺悟，堅定抗戰到底之信念。速行產業資本總動員，且向內地，發展工業農業，並踴躍輸將，認購救亡公債，支持抗戰，使有力者得盡其力，共救民族國家而外，軍事方面尚有急須注意者，即對北戰場方面，必嚴以敵軍驅取兩個黃河鐵橋是也：吾友吳石君，留學日本陸大有年，著述甚富，兵學界所共認之權威軍事學者，現在參謀本部任要職。最近著一論文，題為「從各方面論敵軍之不足懼。」（載在軍事雜誌，抗戰專號第一冊）其結論曰：「此次日本向我挑釁，由其國際，經濟

，政治，民衆，武力各方面言之，均無倖勝之理，在未正式開戰以前，中國尚有痛苦，日本似無痛苦，正式開戰以後，雙方均有痛苦，戰事初期，中國之痛苦大，戰事尾期，日本之痛苦大，戰事結局，日本必降低其國際地位，而喪失其歷來掠得之屬地，及一切不正當之利權，是以最後之勝利，定屬於我民族。寥寥數行，言之中肯，可謂先獲我心。

東西北三戰場開戰以來，已屆三月，我軍失要地，損兵折將，此爲戰事初期，必有之過程，必有之痛苦，一切悉在預料之中，所可惜者，未實現李司令長官之焦土抗戰政策中之「焦土」兩字耳。對外作戰，與內戰打法，絕對不同。回溯西北兩戰，自開戰迄今，旅進旅退，而退却之際，於重要建築物，未加大破壞，轉爲敵人充分利用，陳結其兵力，以臨我軍。正太鐵路，本爲窄軌，而敵人亦能利用之，以爲運輸工具，他可不必言也，至於生產建築，除爲敵機所爆擊毀滅外，曾未聞有自動炸毀，發揚古代「塞非夷灶，堅壁清野」之戰略，所謂「焦土」者安在？若以長期抗戰而言，我不自炸，轉爲敵人利之以爲生產，集結漢奸之使用，此無殊藉寇以兵，竊盜以糧，方諸西班牙政府軍退出「孟特里」時，徙壯丁五萬人與俱，真有天淵之別也。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津浦北段敵軍於進至黃河北岸禹城後，逡巡徘徊，不肯遽進

所謂焦土
者安在

冀南奪得
大名後即
自此渡河

，一示假親善之意于韓復榘，藉得抽出北線之兵力，集結攻晉，并南接瀝源，二慮乘勢追擊，我軍必毀黃河鐵橋以自限，在敵人視黃河鐵橋如囊中物，今雖與復榘假意親善，俟冀南奪得大名後，自此渡河，立住腳跟，便將露出獠獍面目，以五百公舢以上之炸彈，獻與韓復榘，特惜此輩不學無術之軍人，不見棺材不下淚也。屆時敵人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奪得整個黃河鐵橋，以為南犯運兵之工具，事到臨頭，我軍雖欲施以大炮炸彈無從着手也。河北三府敵我兩軍，尙相持于彰德，衛輝之間。收拾餘燼，尙可再接再勵，重以冀南豫北，民衆自動武裝抗戰者，隨處皆是，無論若何，總有若干時日之支持，但至不得已，退至黃河北岸時，此一處老人之黃河鐵橋，非加以根本，爆炸，不足以應付焦土抗戰之要訣，此則記者預舉以告我軍事當局也。

不怕眼前
失敗只怕
不補救招
致失敗之
弱點

我國今日抗戰，不怕眼前失敗，只怕不補救招致失敗之弱點，茲有一事，足以告慰國人者，除我政府已決定遷移重慶，貫澈焦土抗戰決心外，即十月廿六日以後，東西兩戰場，逐日吃緊，普通民衆，焦慮萬千，有以戰費與兵器，不能持久，發爲疑問者，有以兵口消耗奇重，我軍精銳是否足應持久戰與消耗戰之配置者？

戰費可以維持兩年，兵器與彈藥，自今而後，尙可以支持十個月，記者已於上期時事評

論中，爲負責之報告，讀者當可下一顆鎮心丸矣。

要說的話
委員長都
已說過

至于兵員補充問題，我最高幕僚長白健生將軍，爲此道能手，自從八月四日飛抵南京，內參密勿，外專方面，席不暇煖，旬日睡眠，未有超過五小時者。將軍以幕僚地位，絕對不向外發表意見，一般記者趨訪，將軍則說，『要說的話，委員長都已說過，委員長之意見就是我（將軍自稱）的意見』。不特自身抱定『做了不說』主義，且語誠僚屬，共矢此意，並以開戰迄今，將近四月，府中軍中，前方後方，皆有抗戰談話，獨將軍則埋頭實幹不肯披露一句話，將軍之胸有成竹，蓋可想見矣。

當敵機第一次轟炸廣州之一刹那，將軍方與第四路軍總司令余漢謀，通長途電話，查詢敵機肆虐之實況，及商討棉市防空之有效方法。適記者在將軍辦公室中，一問一答，聞之清晰，以事關軍事秘密，故未發表。長途電話通話既畢，將軍于百忙中與記者長譚，廣東民衆財力富厚，親受敵機轟炸之痛苦，以民族性言，當益堅同驍敵愾之情緒，擬向政府獻議，募集廣州市債二千萬元，購置驅逐機及轟炸機百架，專任廣市防空，以固革命策源地，此其一也。粵籍軍人，夙受革命洗禮，在以往北伐過程中，皆著有殊績，今因時勢迥異，投閑置散者，所在皆是。良材棄地，殊爲可惜，擬建議政府，仿照曾國藩在湘創辦訓練往事，

募債購機
專任廣市
防空

作戰兵員
之補充不
至爲時間
空閒所限

及廣西三位一體成案，初期在粵募集民兵十萬人乃至二十萬人，軍官悉由在鄉軍人任之；械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發給，餉則由地方自籌，一之以整齊法令，粵有警則助正規軍以自衛，粵無事，則抽調正規軍北上，以應戰于戰場，一之以民兵自守，同時且可爲戰場兵員之補充，此二也。匆促之間，以此意見徵之于記者，記者壯之，將軍並繼續發言曰：不特廣東一省若是，同時可以推行于各省區，第二期作戰兵員之補充，不至有爲時間空閒所限，而有青黃不接之虞，言下似有無限把握而且視爲要着者。越數日，將軍自前綫歸來，記者再見，詢將軍前此所擬兩項建議，已否提出！將軍點首稱是，且說：原則已定，但細目正在審議中，此係兩月半以前之事，將軍對於兵員補充問題，早已下了一着棋子，讀者至此，當可恍然鄙人雖于奪取上海全市之後，傾海陸空軍之全力，強我入于吳越大平原會戰之局面，分山蘇浙之江海兩區，延伸戰綫，避開湖澤地帶之蘇精陣地會戰，利其龐大之海軍力，協同陸空兩軍，作側後方之大迂迴，以威脅我政治中心之南京等企圖，早在我最高領袖與幕僚長洞燭之中，敵人徒費心機，何所施其鬼蜮之伎倆耶？讀者得此，當可稍安勿躁矣！

(其十六) 東西北三戰場之新形勢

去歲十一月十三日我軍退出大上海，以久戰疲憊之師，配備於蘇州常熟福山一線，作者頗慮我軍在太湖南岸之配備與防禦工事，過於單薄，使敵軍乘虛而入，牽一髮而動全身，乃於十一月二十日預先聲言此線戰事我軍難免陷於苦戰。自是之後，敵於原有戰列部隊之外，復增十萬生力軍，於十五日，陷嘉興，由此長驅直進，二十六日竄長興，翌晨迫近廣德，形成大迂迴之勢，陷我國都于背水陣矣。此文爲論述吳越人平原會戰之轉變點，惜未直率言之，爲美中不足耳。

洪平·二七，九，二。

據東京電傳：日本內閣本日最後決定，依照最近幾次討論之建議，在東京設立帝國本營，一俟日皇裁可，即可成立，此係手續中題，預測最近將來，定可實現，而日本擴大侵略之範圍，更昭然若揭矣。

我國爲應付此擴大侵略之敵人，而前方與後方之調整，俾使配合一致，亦爲當前所必需之措置，是以決議：將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及五院，遷移四川重慶，外交財政等部，則移漢口，俾居控制全國之地位，而軍事一切機關決不移動，早定下與首領共存亡之決心，此種措

取得最後
勝利之賢
明處置

我敵兩方
之部署

置，決非以前方軍事吃緊爲因素實爲長期抗戰，取得最後勝利之賢明處置也。前昨兩日公務員分批西上，市面遷徙頻繁，頗現劍拔弩張之緊張氣象，但各院部署長官，依然暫時留京，共襄國政，首都仍處全國政治中心之地位也。至於前方戰訊，京滬線上與首都密邇，一進一退，易生刺激，自昨日我全綫後移至新陣地，計北起濟浦口，江陰及常熟，經蘇州沿蘇嘉路，至京興迄乍浦，全長百餘公里（約合中國二百里）配以雄厚之兵力，爲「持久戰與消耗戰」之展開。日軍參加兵力，超過三十萬人以上，重砲陸砲約有一千門，戰車四百餘輛，水陸飛機五百架，兵艦一百餘艘，後續部隊，尙在陸續增援之中，其聲勢不能不謂爲浩大，但以地勢而論，多半爲湖澤地帶，日軍水面飛機與淺水炮艇，雖可活動於太湖之中，但我軍早有適當之裝備，未足以威脅我陣地之後方，况太湖自昔多盜，民風強悍，抗戰情緒，極爲熱烈，行見日軍自掘墳墓于其中也。此次我軍由嘉定太倉等處西移時，第五路軍之某師爲掩護隊，不特使全軍安全退却，完成任務，且殲滅敵人兩聯隊之數，使敵僅有數十人生還，造成一對二之最高紀錄，全線士氣，益爲振作，愈覺戰鬥取勝，確有把握，而首都人心，大爲鎮定。戰綫愈長，于我益爲有利，昔日看不見敵人步兵而肉搏者，今可看得見，且隨時可以撲至敵人後方，予以襲擊，以視月前以縱深配備，踢踏一隅挨打者，真有昨日今朝大不同矣。否則

收合餘燼
背城借一
未免陷于
苦戰

敵包圍南
京之態勢

敵人於小勝之後，源源以生力軍增援，我軍以久戰疲敝之師，與其周旋，形見勢絀，固意中事，今竟時有小捷之訊，不知者，或以爲宣傳粉飾之辭，實則戰綫展長一百公里外，敵人不能全綫放列砲兵與坦克車，勢必有空隙之處，我軍抗戰情緒，如火如荼，奮不顧身，敵人則畏葸瞻顧，不接觸則已，一經接觸，無不辟易，使序戰伊始，我即引敵深入於此地帶作戰，不特兵員消耗，不至如許之多，而戰鬥之勝利，且確有把握，今者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則未免陷於苦戰之中矣。

敵人海軍軍艦，則集中於南通，福山口對峙之江面，冀犯我江陰，衝入長江，陸軍主力，則配備于太湖以南，冀由嘉興、吳興，長興窺我溧陽與廣德，其自溧陽西北進者，爲犯我京闕之企圖，其自廣德西北行者志在蕪湖，以斷我長江上下游之聯絡，總而言之：敵人海陸空軍并用，形成大包圍南京之態勢，而我軍則背水爲陣，軍中不乏韓信其人，記者不敏，拭目以視之也！

西戰場形勢，與上次通訊，無甚出入，非至靈石——武鄉之綫，不能判明優劣，今且不提。

北戰場之津浦綫，自我軍退出黃河北岸後，已將黃河鐵橋，施以大破壞，此爲作戰以來

悲慘命運
已輪到韓
復榘頭上

·第一次入破壞之工作，非經一年以上之修築，無法開車，最爲差強人意也。韓復榘至此始恍然悟及敵人假親善之不足靠，而魯省沿河一帶，在在告急，自冀南大名，被敵攻下，而此間渡河之模樣，陳列吾人之前，昔有以敵人用兵止于河者，今知其非是矣，悲慘之命運已輪到韓復榘頭上，魯省本有生力軍十萬人，北岸之失，殆爲魯省序戰之展開，而青島膠濟之警訊，將接踵而至，吾人至此，既憐韓復榘之愚，而又不禁悲其遇而更爲國悲也。噫！

總上以觀，敵我之形勢既明，則在持久戰過程中，一時之進退實不足據以判勝負，而使持久戰最後勝利之信念發生動搖，設不幸此時竟有此種動搖觀念滋生，以助長屈辱妥協之毒焰，則其人若非真不解持久戰之意義，與其本身對國家民族所應負應盡之職責，是必圖保個人生命財產權利地位之，全鞏固，甘爲民族罪人之徒也。

記者之爲此言，實因此種動搖觀念，於募舉救國公債與產業退却二事中可以窺知，購買救國公債，誰皆知爲仰充事實，與發展後方工業農業建設，以支持持久戰之用。然而據目前應募成績考察，實令人發生有錢者不出錢，坐視有力者出死力而不救之感，且按應募成份考之，由于中小人家集腋而成之數，實占大半，而雖多資，握巨產之富紳大賈對此救亡公債之募集，反居于虛應故事地位，而只集中其財力，人力，注意于交易投機，賽馬賭博，權衡

有錢者不
出錢將何
以對有力
者出死力

產業機構
移置內地
安全區域

屯集居奇貨物之門類與利潤，此豈其智慧甚高，故其愛民族愛國家之意識，反不若中小人家，貧苦同胞之單純質實也耶！其次關於移植重要產業于內地事，國內資本家企業家若果誠心信賴政府，非經持久之抗戰，不能達到民族獨立解放與民族資產階級自由發展之最後勝利，則抗戰開始，即應本此信念，將其產業機構，漸次移置內地安全區域，繼續生產，以支持抗戰，方為正當。然而有至淞滬大場失守，尙死戀已處于敵機轟炸圈內之京滬，滬杭甬兩綫各重要地區，希望戰事結束，和平妥協出現，俾免遷移損失其資本利潤者，豈真欲在覆巢下，妄想完卵，玉碎之餘，冀得瓦全者乎？抑資本家只論利潤，不論國家民族之存亡與否乎？是真令人百思不解者矣。今幸無錫，蘇州，鎮江，南京各地之重要工業工廠已漸次內移，然事出倉促，已非完璧，至可痛也。

十一月二十日南京。（載在本報第一〇九期）

(其)(十七) 軍事退却政治前進

此文之作，後前文一日，時日軍雖已開始向江陰、無錫、太湖猛攻，但主力在左抑在右，猶未得判明。作者盱衡地形，以我軍左翼濱海之區，築有堅強之防禦工事，敵人必不敢作正面攻擊，右翼方面為廣大戰場，敵主力殆必配備此方，細觀是後半個月敵軍繞太湖南岸長驅直進，可知作者之判定為如何矣。

洪平·二七，九，二。

北戰場之津浦北段，我軍退中黃河南岸，夾河炮戰，平漢在寶蓮寺附近交綏，戰况沉寂，中路大名雖失，但士氣仍極旺盛，正在整理反攻之中。

西戰場敵我兩軍，雖不斷有緒戰，但一進一退，皆無關全局，主陣地之靈石，沁縣亘武鄉之綫，尙未展開血戰，進展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東戰場敵軍不斷增援，已超過三十萬人，預備軍已加上前綫，池沼地作戰之器材如汽船等，咸陸續運來，敵軍企圖，係傾全國陸海空軍之全力，撲攻我首都，截至今日為止，我國

誰爲興登
堡元帥

以指軍官
之天才補
物質劣勢

尙堅守國防陣地，北起福山鎮，亘常熟，蘇州，嘉興，以至乍浦之綫。敵人正在部署總攻之中，我軍亦已嚴陣以待，近數日間，僅有小接觸，此地帶完全爲池沼戰，有類東普魯士之坦能戰場，究竟誰能爲興登堡元帥？非俟主力戰揭曉後，無從預測。使東戰場開戰之初，我軍不爲國際戰所牽慮，早些放棄上海，引敵在此地帶會戰，確有十分把握，今以彼我兩軍，皆經巨大之消耗戰，雖犧牲相等，但敵人爲軍備優勢之一等國，兵員與器械之補充，較我軍來得容易。我軍精銳一部消耗之後，未免稍遜，此就物質而較量彼我也。至于士氣旺盛，敵軍遠非我比，昔之集結一隅見不到敵人步兵而爲肉搏者，今因戰綫展長一百公里（約合華里二百里），敵軍重炮，陸炮，坦克車等，未必能佈滿全綫，弱點隨處皆有，迂迴包抄之戰術，尙可充分發揮，以指揮官之天才，補物質劣勢之缺點，我士兵之意志，愈打愈堅強，經驗愈打愈豐富，此就精神而較量彼我也。至於地形方面，我軍左翼濱海之區，不免深受敵人海軍威脅，但已築有堅強防禦工事，况敵人難免正面攻擊，非付相當之代價，不易得手，右翼方面爲廣大戰場，敵軍主力，殆必配置于此方面，但地形斷絕，且爲池沼地，敵軍運用，亦感相當困難，我軍鑑於大場方面已往之經驗，當別謀殲滅之法，事關軍事秘密，不宜洩漏春光，讀者親自體驗可也。

總而言之，敵我兩軍在東戰場之形勢，綜合物質，精神，地形而論，迄今尚保持均衡程度，讀者幸勿以最高行政機構，暫時遷移，表示悲觀與失望也，須知最高行政機構之遷移，爲我最高領袖堅決抗戰到底的事實上之證明。在昔國際與國內，或不免妄加揣測，打至某種程度，可以罷戰言和矣。今則中外咸知其非是，未有一人敢以和議之說進者，雖無吳大帝殲案示戰之一段故事，但最高領袖以遷移最高行政機構，爲表示抗戰到底之決心，較殲案更進一步，讀者可以下一顆鎮心丸矣。

時至今日，我國軍事上不能認爲非失敗與退却，但政治上之澄清與明朗，則隨新機而逐漸茁露出來，爲我國走入新時代之大轉機，亦即抗戰以來最可樂觀之大事也。

我最高領袖，在江西圍共四年，初期純以軍事應付思想之傳佈，故無大功，遂經苦戰之後，遂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之自覺，遂破寧都，而今且攜手抗日，此非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收效而何！

全面抗戰展開以來，主政者或不免有對外作戰，但憑軍事可以應付之見解。實則我國政治，軍事，經濟，產業，無一不攻後。在尋常已有組織欠全，運用不靈之感覺，抗戰展開以後，弱點全部暴露，軍事與政治不能打成一氣，前方與後方不能配合，民衆與軍隊不能合作

政治上之
澄清與明
朗隨新機
而逐漸茁
露出來

充分發揚
多方力量
完成全面
抗戰組織

，凡茲數點，皆不可諱言之事實。馴至戰略無政略之支持，尤爲軍事失敗之主因，自最高行政機構遷移之決議既定，隨之而有之決議案，皆爲旋乾轉坤，走入中興途徑之賢明措置，雖時間空間，或有不能啣接得上者，但轉變之機運已臨，一如轉石于千仞之谿，不知不止，太之如政略之尋求而國，戰略之側重把住軍事重點爲持久戰，皆有嶄新之決議。行政與軍事機構之配合，有擴大司令長官之職權，而總攬戰區黨政軍全權之新規定，戰地政務委員會之組織，將省主席與黨務人員及軍事長官，地方領袖皆容納于其中，而以司令長官爲主腦。自有此機構，府中軍中，前方後方，軍隊民衆，皆可聯繫起來，而充分發揮多方之力量，完成全面抗戰之組織，執行全民抗戰之使命，廣上衆民之優點，可以發揮無遺，循此以往，吾將日見其進也，誰謂最後勝利不屬于我耶？記者故曰：「軍事退却，政治前進」。亦先儒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讀者至此，亟宜發揚蹈厲，拭目觀我最後之勝利可也。

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載於本報第一一〇期）

(其十八) 我軍退出國防第一綫之戰略觀

敵之主力指向既如作者前文所預料，繞太湖南岸而襲我國都，先窺平望，直趨南潯鎮，形成右翼迂迴之勢，我因戰略關係退入第二綫，與敵相持於吳興、太湖、江陰之間。此綫本有太湖爲天然障礙，敵人固難望縱橫馳突，唯猶慮南路崇德兵力單薄，敵將乘虛而入。乃此文脫稿後兩日，敵軍果由此出德清，撲吳興而趨廣德，此國防第二綫，因以動搖矣。此文對於敵我之攻守進退，及戰略之關係，均有詳盡之論述，可作戰史觀也。

洪平·二七，九，一。

國防第一
線
究
在
何
處

讀者常熟聞「國防第一綫」之名詞矣！「國防第一綫」，究在何處，今已屆披露之時期矣！所謂「國防第一綫」者，北起福山鎮，南經常熟，吳縣，平望，嘉興，平湖，至杭州灣之乍浦，全綫長七十英里。左翼託于長江，右翼倚于杭州灣，背太湖而構築陣地，在軍事技術上，前臨陽城湖，澄湖，澱山湖諸地帶，全綫強半爲池沼地。地形之利，在我而不在敵。

但自大場失守，迫爲蘇州河之戰，繼之以金山衛登陸，全綫變化，急轉直下，前方兵力不及集結，而後方生力軍，尙在途中，右翼延伸，三倍于往昔，全綫兵力陸形薄弱，空隙甚多，中路敵軍，窺入平望，急趨南潯鎮，便衣隊擾至吳興——長興之間，無形中，形成右

敵主力指 向太湖南

國防第二 線陣地

翼迂迴之勢，重以左翼之福山鎮與江陰相距五十六英里，暴露江面，不特受敵艦炮火威脅，且隨處有登陸可能，在在設防，則需多兵，減少正面之火力，是以左翼退至封鎖綫之江陰要塞，以要塞火力與敵艦砲火互擊，可維持均衡之勢。但福山既決定放棄，常熟陣綫，不得不移至無錫之東，吳縣遂成爲突出點，亦即敵火之彈巢，其退也固宜。太湖之南，敵軍自嘉興沿鐵路線，竄硤石，一沿公路線犯桐鄉，此以杭州爲共同攻擊目標也。其又一路，自平望犯南潯鎮後，趨吳興長興，便衣隊爲前驅，日軍繼其後，但兵力有限，似在待機與攻杭之敵會合後再西進。但使杭州一日在握，而長興與滬鋪之線，可賴吳興互杭州之陣地爲屏蔽，掩護生力軍之集中，維持「國防第二線」之直線陣地，是即報紙所揭北起江陰，經青陽，無錫，越太湖，再由吳興經三橋埠，德清而南達杭州之線也。此第二線共長八十一英里，（太湖除外）正面窄，而兵力厚，敵軍中央突破之企圖，無復前此之容易，是以近兩三日來，北區江陰要塞之砲壁，爭奪戰最爲激烈，無錫以東之鐵路正面，轉爲沉寂，而我軍且收復周涇巷也。南區則相持于崇德（杭嘉公路上之要點，桐鄉之西南），距杭州不過三十英里，此路我軍兵力較薄，但生力軍已馳援，可望爲杭州作前進陣地也，總而言之，我軍精銳，在過去一百日，消耗過重，第二期之兵員與器材之補充，方在加緊部署，而敵軍轉增加一倍以上之兵

力（昔爲十五萬人，今爲三十萬人）衆寡相等，而器材懸殊，非至某某陣地，不易殲滅之，今則暫時陷于苦戰之境遇，但我最高統帥部，成算在胸，決以不屈服之堅強意志，與敵人膠着老打，且看他能有若干兵力，一羣又一羣驅來送死也！

十一月廿五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一〇期）

(其十九) 判斷敵人第二期作戰計劃

十個月前南京猶未失守，東線之敵與我激戰於無錫吳興，西北之敵與我相持於汾陽大名兩方面。作者默察戰局，預先聲言第二期作戰區域將益為擴大。東線之敵攻陷南京以後，將渡江沿津浦南段及運河北進，與津浦北段南下之敵會於徐州。西上之師將止於蕪湖，東南行經宣城，入浙皖桐廬之線。北線大名之敵，將企圖渡河，切斷隴海線。西線晉南之敵，將偷渡風陵，茅津諸渡，冀據西安洛陽間之山地。一路由龍駒寨越紫荊關，一路沿平漢線迫武勝關，一路渡淮河出黃州，與東南待機之敵會于武漢三鎮。及今觀之，晉南之敵雖一度強制渡河，終以力薄，止於風陵渡，然陳兵河岸，無日不思南渡，而切斷我西北交通。東線之敵，則於攻陷南京之後，與津浦北段敵軍會攻徐州，徐州陷後，敵猶冀側擊我平漢線，而下武勝關，因黃河氾濫阻於中牟，未能越雷池一步。東線西上之師，徘徊於蕪湖者六有個月，自此東南行經宣城入桐廬之線，迄今猶未變動。蕪湖之敵延至今年六月始西陷安慶，竄九江，且冀由此長驅西進，一路由瑞昌，出大冶，襲擊賀家橋，與一路渡淮河經六安指向麻城之敵，會於武漢三鎮。讀者試以此十個月前作者所判斷之第二期敵軍作戰計劃，與最近十個月間各戰場戰鬥之經過，兩相對照，間有一二或阻於黃河氾濫，或爲我所先機燭破，一如晉南之撲一個空，而變更其進犯路線，但十九言無不中，不可謂此文非兵學界之巨著也。

洪平·二七·九，七。

死守太原
須先能把
住娘子關

敵空軍陸
戰隊自天
而下

東西北三戰場戰訊，西北兩戰場，較爲沉寂。西戰場非至靈石—沁縣—武鄉之綫，無主力戰，此記者於旬日前，已報告之矣，迄今形勢，猶未改變，惟太原陷落前之一小時戰況，京漢各報，紀之雖詳，但重要戰術，則未見有介紹而出之者。在太原未下之前，晉北戰事，雖由忻口鎮，退至石嶺關，始終保持均衡膠着狀態。自晉東天險娘子關不守，敵人長驅入榆次，深入太原之東南部，石嶺關之我軍，如不退過太原以南，則全軍有覆沒之虞，是以記者累言：『死守太原，須以能把住晉東娘子關爲條件，』娘子關不守，太原之陷落，意中事耳。

閻錫山于五日退出太原，已至萬分危急之際，晉軍軍將傅作義將軍奉命守城，與傅共患難廿年之曾延毅師長亦步趨，第八路軍之朱德，周恩來，與第廿六路軍之孫運仲，皆爲最後退出太原之人，當攻城戰最激烈時，東門城垣，遭敵人重砲之轟擊，隨毀隨補，不知若干次。但守城將士，既抱與城共存亡之鐵的決心，敵人重兵器雖犀利，不能搖動鐵的決心之絲毫，愈戰愈烈，敵人亦自承太原巷戰之劇烈，爲華北開戰以來所創見。蓋因太原攻圍戰，在陸空協同動作之下，敵人使用空軍陸戰隊，擾亂我城垣內之部署。太原防空既極薄弱，而積極制空更說不上，敵機結隊成羣，運輸陸戰隊以降落傘降落于太原城中，每人手持輕機關槍，縱橫突擊，初次降落人數，尙不甚多，咸爲守城士兵擊斃，此後接二連三，愈來愈多，太原守

兵，本屬久戰疲弊之卒，而數目不及四團，空陸并顧，主將或能鎮靜如常，而下級幹部，未曾有此訓練，戰意無復如立志與城共存亡時之旺盛，是以東門既破之後，而巷戰支持時間，僅歷一晝夜，敵人故開西南兩門，誘我退却。自西門南退，須渡汾水，敵人預斷橋梁，伏兵道左，我軍於巷戰之後，放棄城垣，師次汾水未及半渡，復遭襲擊，猶幸將士臨危授命，陣容不亂。激戰半日，我軍固不免壯烈之犧牲，但敵人之代價，亦創北戰場局部戰鬥最高之紀錄。此敵人所以自承太原之役：損失之大，得未曾有也。傅曾兩將軍，雖未完成其久守太原之使命，但於退却之頃，予敵人以重創，傅曾兩將軍亦足以自豪矣。

北戰場全局，敵人自佔領大名後，與津浦平漢兩路亟作渡河之部署，與器材之運輸，目前只有炮擊，并未急遽前進，察其企圖，似有期待，蓋敵軍第一即作戰計劃，東戰場以佔領我京杭、與西北兩戰場之止於黃河北岸也。第二期戰區更爲擴大，使用兵力亦較多，由東戰場而言，敵軍夢想于攻陷南京以後，渡江沿津浦路南段，及運河併力北進，與津浦北段南下之敵，會于徐州、歸德之間，完成其南自寧波北迄太原之封鎖計劃。西上之師，止于蕪湖，東南行經宣、入浙境之千秋關，至桐廬之綫。或再擴進一步至人通，青陽，太平，歙縣，界口，蘭谿，至金華之綫。同時大名與豫北兩股之敵，亦必企圖渡河，截斷隴海鐵路爲數段

晉南之敵，遙爲聲應，偷渡風陵，茅津，韓城諸黃河渡口，窺魯西安洛陽間之華山與肴函山地，一路由龍駒寨越紫荊關，一路沿平漢鐵路南段，迫武勝關，一路渡淮河出黃州與東南待機出擊之敵，會于武漢三鎮，此爲敵軍夢想第二期之戰果也。此廣大地域之作戰，敵軍應使川于前綫及配置于後方之兵力，至少須膠着一百萬人以上，試問敵軍能漠視耽耽虎視者之尙有蘇聯在耶！加侖將軍之宣言，不能無所聞見耶？英國方不惜犧牲一切利益，與德國談判，同時勸蘇聯對西班牙內亂讓步，藉以安定歐洲諸國，驅其共同向遠東發展，外則與美國成立商約，調整英美兩國利益之衝突。此大規模急轉直下之國際聯合對日之陣綫，行將一一實現于吾人之前，日本苟有大政治家在，不能熟視無睹耶？

俾士麥之
高瞻遠矚

猶憶前世紀普奧之戰，普軍擊破奧軍主力以後，不難一鼓而下奧之首都，迫奧爲城下之盟，時鐵血宰相俾士麥當國，急令全軍于戰勝之後，勿再前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與奧言和，不爲已甚，普奧之得復台，締結同盟，造成德意志聯邦強盛之基，俾士麥之高瞻遠矚有以致之也。今日日本政操軍閥，逞蠻到底，傾其海陸空軍之全力，作大包圍南京之企圖，冀以一戰殲滅我全部之精銳，迫爲城下之盟，持與俾士麥相較，記者不禁爲日本無人悲也。是以當蘇嘉陣地未被敵攻下之前，記者嘗與某人將論政治軍事，結語云：「日敵若不圍攻首

敵若不攻
南京其高
明爲不可
及

太湖之戰

都，其高明是不可及，我國若不放棄南京爲政治重心，其笨拙爲不可及。詳細理由暫時不能披露，此係記者個人之見解，究竟最高統帥部如何措置？迄今尙看不出。京滬前綫，截至二十四日止，我軍扼守江陰，無錫，長興，吳興連綿迄錢塘江至杭州一線，此線我左翼托於江陰，有必守死守之勢，中間有太湖，一望無際，可以減少正面使用之兵力配備，右翼托於錢塘江，誠爲形勢絕好之大會戰戰場也。今無錫，吳興兩城方在固守之中，蘇之宜興，浙之長興亦告吃緊。數日以來，且戰且退，非不能戰，蓋有集結兵力爲持久戰之企圖。縱使經若干時日之苦戰後，被迫退至鎮江，金壇，溧陽，廣德之綫，於我軍更爲有利。此戰鬥之中，全綫長一百英里，敵軍背太湖而作戰，雖有水土飛機百餘架，與裝甲汽艇數百艘，供太湖之使用，然我軍攻擊士氣極爲旺盛，但使大公做美，密佈濃陰半月，使敵人消失制空之實效，同時無錫，宜興，長興，吳興四城，須死守，以備待發出擊。使記者所擬非虛，敢信不難驅敵人于太湖之中，伍于波臣，殲滅其過半也。此爲記者一人之私擬，最高統帥部，人才濟濟，或別有決勝之道，則非記者所敢問也。此外國民政府已發表唐生智爲南京衛戍司令長官，且已于二十日視事，此爲捍衛首都之部署，負有與城共存亡之使命。日敵雖以包圍我南京爲第一期侵略之戰果，然非支付空前之代價，恐亦徒勞夢想也。

廣士衆民
爲戰爭有
利條件

燕趙悲歌
慷慨之士

以華制華
之毒計

記者于此有不能已于言者，我最高領袖，既決定長期抗戰，自以發揮廣士衆民之優越條件，爲惟一取勝之道。法國某名將有言：「廣士衆民」，固爲戰爭有利之條件，但須附帶兩條件，（一）組織須嚴密，（二）須獲充分之利用，否則，反爲所累。」旨哉是言。據自西北兩戰場之戰地特派員語記者云：華北民衆前內格于形勢，未經組織與訓練，但自抗戰軍興，民衆激于愛國熱忱，多有自動從軍者，定縣一隅，第一集團軍宋哲元，原祇派定壯丁一百人，而應募者超過五百人，大家集于車站，相率不肯退去，嗣以掣籤法，抽出一百名，前往應數，孰謂燕趙無慷慨悲歌之士耶？又北地民衆于我軍退出之前，多自動焚燬廬舍與積穀，就食于第二線之農家，而第二線之農家不問生張熟魏咸樂供俱，不復知有彼我之界限，此村食完，遞食彼村，人民抗敵情緒之熱烈，可以想見，持此一端，可信我國國族決不會淪亡也。但因久戰之後，軍紀廢弛，人民與軍隊之情感無復昔之圓融，重以日敵鉄騎所至，利用漢奸，集中食糧，而後憑條方得購糧，無條者雖有錢無處買，而領條者，限于出丁應募之家，或入伍，或幫同作防禦工事，人民休于一家父母妻子之無米無食，不得不忍痛應徵作工，而敵人之「以華制華」「以華攻華」之毒計行矣！噫！可痛也！

當抗戰展開之際，記者力主組織民衆，訓練民衆，蓋初期戰事，早知其不順利，但使累

失民之害
大於失地

敗累戰，必能取得最後之勝利。然在過程之中，我不能組織民衆，利用民衆，而民衆，轉爲敵人所利用，是失地事小，失民事大也。記者當時力主：遇有軍事失利，應令民衆儘先退却，將建築物悉付一炬，破釜沉舟，夷寨并灶，雖一草一木，不遺留于敵人，此卽李宗仁總司令所謂「焦土抗戰」是也。然此非軍中有此應時之組織，不易爲「劉玄德之攜民渡江」。往者已矣！急起直追，尙未爲晚，惟國內賢明審擇焉。

十一月廿四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一〇期）

(其二十) 說西戰場敵軍後撤之原因

去歲十一月九日敵軍攻陷我太原後，卽止於太谷汾陽，未再推進，蓋正面仰攻晉南，用力大而獲成算少，是月末，太谷一帶之敵，向後撤退，經正太路，以撲平漢之湯陰。于去年冬陷我新鄉。自是之後，二月二十一日陷博愛，而三月二日臨汾以不守告矣。讀者一讀此文，對於敵軍進攻之路線，則可明如指掌矣。

洪平·二七·九·二。

中央社臨汾二十五日電云：太谷，祁縣，平遙，介休一帶，前均曾有敵人發現，茲因我方大軍，向北推進，太谷一帶之敵，于二十三日夜，向後撤退，我跟蹤追擊，二十五日已將

上列各地收復，殘敵完全肅清，我現正向榆次推進中。又交城，文水，汾陽等地出沒之少數敵騎兵現亦經我肅清，該地已無敵蹤云云，

客有以右列消息，向記者質詢西戰場敵軍撤退之原因。記者告之曰：敵軍竄入太原後，一般不明山西地形者，咸惴惴焉，以爲敵人行將乘勝南犯臨汾，迫至風陵渡與茅津渡口，以完成侵略黃河北岸之企圖，惟記者早說：太原以南，尙有靈石至汾縣，武鄉之綫，形勢險要，僅亞于雁門，平型諸隘，正面仰攻，非支付極大代價，不易得手。况平漢路以西，同蒲路以東，平綏路以南，正太路以北之連山綿互地帶，爲第八路軍游擊戰之活動區域，敵騎愈深入，後方所受威脅愈大，晉北忻口鎮之相持，敵軍至於斷糧，因互搶給養，而開槍者有之，若非晉東得手，忻口鎮坂垣部隊，不殲滅者幾希！敵軍後移，似在太原榆次兩地防禦陣地構成之後，今方傾其全力，掃除游擊敵軍後方之第八路軍，此其一也。

其次敵軍自知由正面仰攻晉南，用力大而獲勝成算少。若循平漢鐵路南下，直竄新鄉，中間僅經過湯陰，淇縣，衛輝三綫。湯陰爲岳飛故里，爲戰爭附帶地段，城郊無險可憑，誠無攻守可言，過湯陰就是淇縣，古朝歌地，殷末紂王山安陽西北高原，遷都于此，兩旁雖有高崗起伏，但難抵禦高度機械化之敵軍部隊，方諸漳河一綫，險易誠不可以道里計也。再南

靈石汾陽
一線可以
堅守

秦將白起
由此進兵
破趙

來，即是邯鄲，附近如修武，延津，獲嘉等縣，皆有小山重疊，彷彿安陽，前有大河橫臥，後有道清鐵路，橫貫東西，尙堪構築陣地，與敵周旋。敵軍欲破此綫，現有兵力不敷分配。然則晉中撤退之敵軍，或用于此方面者歟！以晉南與豫北較，晉南易守難攻。豫北則與此相反，新鄉不幸入于敵手，則循道清鐵路之西端終點清化鎮，越晉豫交界之天井關，可以迂迴晉南之廣平，秦將白起由此進兵破趙，并坑降卒四十萬，古所謂長平之戰是也。敵軍用兵老抄古法，晉中部隊之後移，其目的十九在此，想我最高統帥部，早已洞燭之也。

此外有人判斷，晉中敵軍之後移，將配置于山東之龍口及青島，使山東河海兩防，同時吃緊，此說亦不無理由。總之，晉中敵軍後退，無論轉用于任何方面，而晉南我軍，非立刻乘虛攻擊前進，與第八路軍，互爲聲援，以收復榆次與太原，則失算莫大于此，究竟西戰場如何進展，讀者且容忍數日，便見分曉也。

十一月廿六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二一期）

(其二十一) 我固守南京之兵略形勢觀

南京北橫長江，東南雖有山脈起伏，非雄關要塞，故作者以守南京必須守江陰、武進、溧陽、宣城，或江陰、武進、宜興、廣德之線，使此綫不守，拒敵於鎮江、句容、溧水、高淳之附郭一綫，只能爲背城借一。惜我軍退出第一綫後，以兵力單薄，未及配備，而敵人已長驅直入，此際形勢一刻千變，此文發表之日，句容、溧水相繼陷落，而南京之背水陣成矣。距南京淪陷只有十一日，作者之見，是否正確，讀者自行辨識可也。

洪平·二七·九，二·

日敵于南京，在所必攻，且在叻必得。而我軍於南京，在所必守。首都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且聲稱：誓與南京共存亡。敵人非付巨大之代價，休想望見南京城樓，此則可以預言。

若據現代兵略家之見解，南京昔爲政治中心，全國號令之所自出，自非悉力拱衛不可。自國府西遷重慶，而南京已非政治中心，再求其次，使爲兵略要點，爲戰略上之所必守，則任何犧牲，亦在所不惜。細考南京附郭地理，北橫長江，東南雖有山脈起伏，然非一夫當關萬夫莫入之勢。敵人方傾其陸海空全力，迂迴我軍右翼，取大包围姿勢，經由廣德、宣城，進窺蕪湖，佔南京上游，南京不啻一背水陣，在兵略上則言：守南京，須守江陰、武

守南京應
堅守南京
以外門戶

附郭一淺
高堪背城
一戰

進、溧陽、東壩、宣城之綫，或江陰，武進、宜興、廣德之綫。前者比後者，地形更利於守。宣城境內多山，陵陽、麻姑、巖台、華陽、敬亭、積亭、響橫，諸山。皆其著焉者也。廣德形勢，雖有諸葛城與鐘村等要隘，為古代屯兵之處，鐘村且為宋岳飛射師之地，然適用千「點」與「綫」之戰術，不適合於「面與體」之要求也。是以我大軍右翼，託於宣城為有利。宜興與溧陽，地理上無所軒輊，使我軍右翼靠於宣城，為求戰綫整齊起見，自非放棄宜興，堅守溧陽不可。過溧陽而東北行，中隔長塘與湖羣，即是武進，為左右翼聯絡之重點。

此敵軍中央突破戰略之側重處也。日方宣傳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時，佔我常州，記者甚望此訊之不確也。常州不幸若失，我最左翼之江陰後壁，大受威脅，全要塞陷於孤立，祇靠拱衛要寨之部隊為持久戰，以維持封鎖綫之完整，使敵艦不至竄入長江，任務至重，處境極艱，非有意志堅強之司令官，不易勝任愉快也。

此前後兩綫，縱使不守，而沿鎮江、句容、溧水、高淳迄宣城之附郭一淺，尚堪背城借一。南京既預備為純軍事堡壘，應先警告中外僑民全數遷移，所有軍實與輕重北移蘇州，南屯徽州，萬一迫至城下時，將全城付之一炬，不遺一草一木於敵手，即京滬與寧省火車及江南鐵路之路軌枕木，悉數掘出，移往川滇黔桂諸省，作敷設鐵道之材料，此為記者之私言。

，非所語於今之堅守南京城壁之軍事當局也。

敵人之於南京，在所必得，而吳越太平原之愁壑，苟如願以償，則必移朝鮮，台灣之民，前來耕殖。至於江浙之農民，壯者驅之入伍，老者加以屠殺。較西定揚州屠城之慘事尤慘。敵人糧食之供給，昔賴中國安南與暹羅之接濟，然蘇聯在遠東之強大潛水艇，一旦活動起來，則安南暹羅與日本本部之海上交通，必受威脅，白米之接濟，胥陷絕路，而日敵胃腸，不慣食用東省之小米高粱，勉強食用，十之八九為腳氣，此日敵軍部認為極嚴重之問題，是以一佔江浙產米之區，必有不可思議之壓迫，驅吾農民於無路可走，不備此也，日敵竄至南京之後，稍加整理，必長驅以入江淮流域。許多兵略家謂倭寇侵略，僅止南京，此大誤也。

敵得南京
將長驅入
江淮流域

又謂敵將沿江湖流而上，窺武漢，記者亦認為非是。蓋徽州以西，重山疊嶺，易守難攻，日敵知之甚詳，未敢輕於一試也。至於沿津浦與運河北上與山東南下之寇，會於徐州，似為日敵于竄至南京後惟一之夢想。據保定來人談，日敵撤平漢、晉太兩路之兵，每日過保東開天津者，有十列兵車，某君親見之者，有七十列兵車，每車五百人，約有三萬五千人，此係由秦皇島乘船南下，以記者愚見所及，此西北兩路撤退之敵兵，非用于山東半島方面，即配置于南通、靖江、瓜州、浦口之江北一帶，作侵略江淮之援軍，江北民風強悍，人能為戰，非

蘇魯豫皖
爲敵自掘
墳墓之所

軍事外交
不可分離

復江南秀麗之區所易與，况主帥爲一代名將，對於民衆組織有深切之認識與經驗，但使現地之消耗戰，多延一兩月，使李司令長官從容展布其新猷，則蘇魯豫皖四省，將爲日敵自掘墳墓之場所。兵家勝利，在最後五分鐘，吾人正不必因若干城市之陷落，而氣餒也。國府西遷重慶，樞要雲集武漢，雖播遷轉徙不無戎馬倉皇之况，但因十一月十五夕最高會議議決案，遷都僅爲二十餘起議決案之一，聯帶議決案件尙多，各區要分頭執行，力矯前方與後方配合不上之弊，軍隊與民衆分離之弱點，而外交重心之轉移，更經幾番慎重審議而後意見歸於一致者，汪主席精衛駕臨武漢之翌日，即在省黨部大禮堂演講，題爲：「從外交上與團結民衆來觀察抗戰前途」，僅看題目，不按內容，一似汪先生發空議論者，實則汪先生自歐回國以來，一切演講與談話，皆係闡明政府立場，從未標新立異，表面似甚寬泛，按之實在有物，最緊要語，有「吾人須知軍事與外交爲不可分離者，軍事離開了外交，即非軍事，外交離開了軍事即非外交，吾人固不能因國際間行動之遲緩，而放棄吾人在外交上之種種希望。吾人必須益加努力向各方尋求幫手，吾人之幫手，愈多愈好，敵人之幫手，愈少愈好，所以就外交形勢來觀察，吾人不患沒有幫手，而是時間問題，吾人必須艱苦支持目前戰局，以待吾人之幫手拔刀相助，以獲得最後勝利」云云。此「拔刀相助」四字，下得有勁，若非有申包

拔刀相助

胥其人，呼之欲出，且料定秦國之有百分之百，可以與師相助者，汪先生說得未必如此露骨。世但知蔣方震之遊德，陳公博之赴意，難道德意兩國之外，便無使節者乎！若非如是觀，則未免小視我中樞要人矣。汪先生翌日披露全文，筆底轉口頭為婉轉，「拔刀相助」四字，找不着，惟有四問：（一）然則中國爲什麼不早些安排呢？（二）中國若欲尋求與國只有蘇俄，因爲中國沒有誠心，所以得不到蘇俄出戰麼？（三）因爲中國不能一心一意尋求蘇俄，所謂掘九井而皆不及泉，不如掘一井之爲愈麼？（四）日德意與英美法蘇是兩對壘，正和歐戰前德奧意的同盟，與英法俄的協商，形成兩大對壘一樣，中國究應該站地那一邊呢？中國爲什麼還要與德意形成友好關係呢？無怪英美法，尤其蘇俄，有些不放心中國的態度與決心了，結論則以「于此之際，中國對於尋求與國，固然不可樂觀，對於循着國際和平路綫以前進的國家，只有不斷的努力，促其由道德上的同情，進而爲對我經濟援助，更進而爲對日本經濟制裁，更進而爲對日本共同作戰，」此是實話，接着下去有，「即對於路綫不相同的國家，亦只有不斷的努力，使之不至坦護敵人，加我以危害。」說來可謂周到，但爲可望不可即之境界，然則吾人所望「拔刀相助」者何人？可以思過半矣。

十二月二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

兩大對壘
中國應
站非一邊

第三編 抗戰第二期

(其一) 南京陷後我政治軍事前途

南京失守之一階段，在軍事上我方最精銳部隊損折殆盡，後方兵員與器材之補充，尙未能踴躍得上，情況之惡，讀者當能憤之，此際國人盱衡時局，靡不冀展開外交關係，以轉變軍事之劣勢，是以作者亦有（一）期待英美法蘇聯合陣綫之完成。（二）透過英國之中蘇軍事協定。（三）直接談判之中蘇軍事協定等願望，以期打開軍事僵持之局，然於殷殷待援之中，力主軍事求自立，外交求自動，猶以自力更生與國人相勗勉也。

洪平，二七，九，七。

自一九一八之暴寇強佔東北四省，以迄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國際條約之神聖尊嚴，已被暴寇撕毀粉碎無遺，「維持現狀派」之民主國家，如英美法蘇州之捏杌不安之况，較我國爲尤甚，不過我國以積弱之勢，被禍最早，受害最慘，其他關係國家之被依次波及，殆爲時間問題，無一國得以倖免，此爲關係國家所自知，所深知，既知之深，何不採取美總統羅斯福所官稱之積極行動以制裁暴敵耶？蓋因國際間充滿矛盾衝突之相反利害，暴寇早知之

深，計之熟矣！倘國中間無此矛盾與衝突，暴寇早不敢逞強動手，既已逞強動手，自必有所恃而無恐也。

英蘇何以
不能親密

「法蘇協定」與「英法聯合」，爲中外報紙所習見習聞之國際陣綫，若由幾何學原理，A等於B，B等於C，則A亦等於C。然則法蘇既親，英法既密，英蘇當無不親密之理。乃事有大謬不然者。英蘇以主義與思想之異致，遂使國策之利害亦相反。在保守黨主政之下，始終不放心蘇聯之坐大，而且嫉忌與日俱深，此所以幾何學之原理，始終不能適用於英法蘇聯合陣綫之組成也。歐洲「聯合陣綫」之組成，既若是難產，而美國樂得置身於漩渦以外。孤立派之抬頭，雖由美國民族性使然，抑亦歐洲「聯合陣綫」之難產，有以促成之也。

今暴寇既已深入長江矣，昔之以長江爲英人勢力範圍，投有巨資，無人敢輕於問鼎者，近則已由暴寇侵略無口之事實，證明此觀念之錯誤，不特英人在長江已得利權，不得保持，即珠江流域之獨佔市場，亦搖搖欲墜。甚且暴寇倡言，香港亦將有「新問題」之發生，此豈僅虛聲恫嚇已耶？言爲心聲，視國者可以前知矣！

然則暴寇侵略範圍之逐日擴大，吾國固首被其禍與害而且深，而英國亦不能謂無剝膚及床之痛也。以老謀深算之英國朝野人士，豈有見不到此之理？實緣「拒虎」固好，「進狼

英國之外
交政策

拒虎亦且
絕狼

因北京會
議所招致
之軍事損
失

「亦非所願，虎狼并拒，或拒虎而不進狼，皆非英國目前國力所能做得到，因此不惜迂迴曲折，以殖民地餌德國，以商約調整英華兩國之經濟衝突。前之作用，在拉攏德國，以孤意國之橫行於地中海，俾維英意均衡之勢於近東。後之作用，則藉美國之遙為聲援，以壯遠東之陣容。甚且不惜勸中國容忍屈服，俟其國力充實，能獨自支持一切，拒虎亦且絕狼。英國居心若是，不特英美法蘇之聯合陣綫組成，即使中國迫不得已，更進一步與蘇聯攜手，自尋生路，亦非英國所樂聞。此所以中蘇如欲由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而效法蘇之互助，不僅暴寇為梗阻，而英國亦為此中呼之欲出之一人，此所以吾國國策之把握不定，親日者固作祟，親英者，亦何嘗肯捐棄其成見耶？」

自北京九國會議失敗，國際之制裁暴寇與援助吾國，既已與日俱渺，同時軍事上因國際戰（外交戰）招致莫大之損失，造成東戰場總退却之主因。當我敵相持閘北亘瀏河之第一綫陣地，若非期望北京會議過于深切，則戰略上決無以七十個戰略單位之兵力，死守此不滿二萬公尺正面之毫無掩蔽地帶，揆敵入高度機械化之陸海空軍之打擊。當北京九國公約會議，將開未開之際，國際形勢不特有利于我，而且非常緊張，一似將立有「積極動作」者。敵我兩方，各傾全力一決雌雄，以爭取國際上之向背。戰鬥正面窄狹，敵人重兵器，遍佈全綫，殆

另選有利
於我之戰
場

無空隙，可以展開奇襲之戰略，而敵人轉得利用優勢空軍與炮隊，收「中央突破」之戰果，羅店與大場兩役，我軍精銳之壯烈犧牲將近二十萬人，使非扭于外交戰之成見，早此後移，引敵深入至國防第一綫，或太湖地帶，而後會戰，則東戰場之勝負，究竟誰是，雖未敢必，然索取敵人圍攻南京之代價，決不止此數，可以斷言。嗣以保衛上海之消耗戰損失過巨，而敵人于小勝之後，轉增一倍以上之兵力，較量敵我兩方，兵員數目相等，而器材敵勝於我，太湖會戰，無甚把握，死守南京，又為背水地形所限，且我軍之第二期兵員與器材之補充，皆非會戰時間所許可，非久持歲月不易啣接得上，有此主因，東戰場僅有之現地實力，不得不設計忍痛加以保持，冀於南京以外，另選有利于我之陸地，作持久戰與消耗戰，使前方與後方，聯得起來。然南京為我首都，決無不索取敵人巨大代價而放棄之理，是用一部最精銳之兵力，由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之全權指揮，抱與城共存亡之鐵的決心，索取敵人巨大之代價，南京之保衛戰，即基于此理由而決定，此守城將士，皆抱絕對犧牲之精神，為國族爭人格，可欽可敬，孰甚於此！伊使鎮江封鎖綫，一日在握，而敵人合圍，須經過若干之時日，而我軍所予敵寇之打擊，決非尋常。縱使南京不守，亦在敵人創鉅痛深之後，而我軍退至某有利之陣地後，略加補充與整理，進可以遙為守城將士聲援，退可以扼守天險，繼續抗

粉碎敵寇
速戰速決
之企圖

戰，粉碎敵寇「速戰速決」之企圖，此戰略上之措置，在東戰場過去四個月，最爲高明而且適當，爲中外兵略家所一致讚許，而各軍奉行命令，亦極徹底，雖且戰且退，皆能按照預定計劃，而無損失，此非全軍感受最高統帥之薰陶有素，不能做到此田地，讀者幸勿視爲戰敗而自餒也。因過量重視北京九國會議，犧牲戰略之一部，以遷就外交戰之配合，所招致軍事上之損失既如右之所述，而國際上所稱道義援助者，復若是可望而不可即所謂尋求與國多助勝戰寡助之原則，漸爲國人所厭聞，而中蘇兩國，若能由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如法蘇協定之訂立，固爲國人迫切之要求，以勢度之，迄今似已屆轉石于千仞之谿，有不到不止之階段矣。然而中蘇協定之訂立，雙方雖皆有困難之點，但此困難，固非不可克服，欲明此點，須先知日寇此次敢於橫行無忌擴大侵略之真因。日寇已利用中國，以牽制法蘇；并以意國，制英國之東顧，此爲顯而易見者也，至於蘇聯以共同作戰態勢援我，非有英法支持，亦不願輕于一試，亦情見乎辭。有此互相牽制之局面，而日寇卽在此夾縫中，肆其無厭之侵略，目前日關五相會議之結果，侵我軍事，不限于南京爲止，此記者早言於十二月二日，不幸而言中矣。敵人愈深入，兵力與器材之使用與消耗愈大，且其趨勢，殆將超過其預定計劃之上，自破壞英美日三國海空軍之比率，失去海上天空戰爭最低之防禦力，不僅此也，敵寇對蘇戰爭之

敵自毀海
上天空之
防禦力

海軍對英
美陸空軍
對蘇聯之
日本國防
計劃

對英糖與
炸彈並用

估計，原已失諸太低，是以對蘇戰爭空陸兩軍統計之數字，根本上，已有「自估過高，估人過低」之自欺欺人之錯誤，況日寇與我國長期戰爭之結果，因消耗之巨大，海軍對英美，空陸軍對蘇聯，無疑的將失去國防計劃中，自充其說之均衡比率。此比率之差度，因中日戰爭之愈持久，差度愈大，甚且可以擴大差度至不可補救之境地，日寇之幫兇德意兩國軍事家，以客觀之立場，觀察較為正確，登向日敵建議，對華侵略，軍事上宜適可而止，此係同伙者之言，當然值得日寇重視。德政府并示意駐華德大使陶德曼活動於京漢，為調解之嘗試，此種「解而不調」之運動，無異為日寇作說客，而招降我軍。此訊初播，恐日病與唯物質論者，倡言和議，毫無忌憚，而抗戰派份子則憂憤填膺，大有「真刀刺死假秦檜」之兇兇情勢，幸賴我最高領袖，立志堅決，談笑之間，閉塞屈服之門，德大使虛此一行，而中樞內部之空氣，遂復充滿抗戰情愫，無人敢再以和議之說進者，德政府於謝絕「解而不調」之後，且薦英國以自代，日敵一方發表狂妄非公式之宣言，決定對我戰事，為無限制之擴大，以威脅恐日病者，同時授意石井活動於英倫，請英國書面調解，而長江一帶，即肆意轟炸英國商輪與兵艦，糖與炸彈并用，直玩英國人士於股掌之上，使其啼笑皆非，日敵之脚忙手亂，可於此窺其一斑矣，此所謂「色厲而內荏」有何了不得之處也！

今再轉筆鋒述及敵我長期相持結果之軍事形勢，我固下坑，敵亦落水，但敵落水之後，而我又拾起頭來，此物理之定律也。是以祇須我國政府與人民，一致信賴與服從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共同以鐵的決心維護最高統帥之旗，雖愈收而能愈戰，戰至日敵海軍對美，空陸軍對蘇，失去國防計劃書上之陸海空軍成算比率，以英美與遠東關係之密切，既得利權之被日寇侵奪，大不列顛帝國之威信之被日敵侮辱無遺，蘇聯邊界之被日敵威脅，烏有不起而自救，而救我者也？古語講的好，「自助天助」，又曰：「自求多福」。此最足資為借鑑者也。「如何自求多福」？海內賢達，論之詳矣，記者亦時有論列，此篇通信，不再贅及，但概括一句話，須有真實人材出現，輔弼最高領袖，執行中興之使命。大時代降臨矣！空前之對外大戰爭展開矣！尙未見有特殊人才之出現。此則記者不勝焦灼之矣！

由此而言，國際拔刀相助，殆為時間問題。在此艱難困苦過程中，「軍事求自立，外交求自動」為鐵的原則，人人所應遵守者也。軍事如何求自立，非長期抵抗，即陷崩潰，遑論自立？至於外交如何求自動？以打破僵持之勢，不外下列三條路，（一）期待英美法蘇聯合陣線之完成。（二）透過英國之中蘇軍事協定。（三）直接談判之中蘇軍事協定。

由第一點而言，記者已於緒論中，詳列錯綜之形勢，非經長時間之運用，不易組織完成

軍事求自
立外交求
自動

如何關過
此空礙

，大有遠水莫救近火之概。由第二點而言，因英蘇之互相嫉忌，與主義思想國策之不相容，自去年「雙十二」西安事變，以迄今茲，剛為一年，皆為中樞運用國策所由之國險途徑，吾人不能謂為無成，但尚嫌其力量不够打破僵局。由第三點而言，固為直截痛快而且收效較速，惟內部與外國，皆不無空礙之處，如何關過此空礙，須賴最高領袖之勇氣以克服之！

十二月十四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一五期）

(其二) 我應立自動外交尋求與國

此文曾為某巨公提出最高國防會議，且因此引起汪精衛先生與作者之爭論。作者草此文時（南京淪陷第三日）我前綫精銳部隊，挫折殆盡，和戰之議，喧囂一時，前方後方，不無有外交與軍事不能配合之責難，作者處此局勢，寫此文，措辭難免有過激之處，但原諒之者，亦不乏人，迄今事過九個月，此問題猶在爭議之中，未有結論，惟此文不能不謂為抗戰上之一史料，用特選出，公諸讀者。

洪中·二七·九·七

關於英艦「聖蟲」號在蕪湖被日炮擊中四次，與美艦「巴納」號，在距南京上游二十九英里處之和縣江面之被日機炸沉，為敵寇侵入長江後，所發生最嚴重之事態，亦即敵寇

敵驅逐英
美長江勢
力第一砲

聖虫巴納
兩案英美
只能止於
憤慨已

驅逐長江英美勢力之第一炮，同時含有削弱世界國家對於海軍一等強國信仰之作用。他方面則藉此轟炸爲試探英美對日本南侵我閩粵之態度之手段，在美國方面，已由某負責當局宣示：

(一) 此次事件，實爲促成西美戰事之梅茵號軍艦被炸沉後之美國軍艦被所謂友軍炸沉之第一次。(二) 美總統直接干預此事，以及其送達日皇之文件，實爲極罕見之舉動，如火如荼，一似將有積極行動者！英國方面，朝野輿論，憤慨激昂，不減於富有衝動性之美國民衆。倫敦新聞記事報，於命題「限度」之社論中，說明：日本善於道歉而不悔改之技術，或以爲轟炸英艦與商船之暴舉，仍可以道歉了事。執此而言，炸艦案一似決非以懲兇，道歉，賠償，及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此事件之普通事件解決方式，所可了事者！

吾人方在尋求與國，廣樹多助，得此因日寇炸艦案所引起英美兩國之憤慨與同讎，一方爲英美之被害者惋惜，一方對於敵寇之「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無竊自忻慰。此爲國人普遍之心理，無足諱言者。

甚且認爲英美兩國經茲一番大侮辱，大打擊，不啻打一打「嗎啡針」與「強心劑」，不難立刻「拔刀」起來，以爲答復。讀者須知英美兩國，如能視此爲「拔刀之限度」，敵寇早不敢對英美若是無禮與猖獗！在敵寇心目中所想像之限度，縱以強力佔領英屬香港，與美

屬非列濱羣島，亦不過止於憤慨而已，莫敢誰何也！

敵承襲地
中海海盜
政策

若執此以爲可以促成英美法蘇聯合陣綫者，亦誤矣！使炸艦可以促成英美法蘇之聯合陣綫，敵寇即不敢輕於一試。敵寇敢承襲意大利之地中海海盜政策，施于長江，早經熟加考慮，有「其奈我何！」之透視，此顯而易見者也。

吾國爲求軍事與外交相互爲用，固渴望「聯合陣綫」之早日完成。此聯合陣綫之完成，殆非英美法蘇自身所能決定，還賴吾國發揮「自動外交」，方能收效。讀者甫讀至此，不無懷疑，記者於百忙中略加簡單說明，英美兩國之國策，爲「極端維持現狀派」，爲「不戰屈人」之主義者，檢討過去英美參加大戰之歷史，皆無「以身爲天下先」之前例。今以「仗義執言」，進至「拔刀相助」之階段，談何容易？况敵寇方在發狂，迷信「武力萬能」主義，不僅尋常外交方式，不能戢其兇鋒，即「經濟制裁與封鎖」亦不能褫其胆，而促其覺悟，必也武力制裁或共同作戰，方足叫敵寇打一寒噤，凡人在瘋狂之時，理智常不能克服其情感，不僅敵寇方狃於小勝「一味孤行」爲然也。英美國策慣性，既不能爲「天下先」即不配以「巨掌警醒瘋狂者」，「此爲鐵一般的事實，縱使香港與非伊濱，淪陷於瘋狂者之魔手，亦未必爲「拔刀之限度」，知乎此，庶足以與言英美外交也。環顧國際，尋求與國，蘇聯拔刀之限度

，或較英美兩國爲低，蓋其國策含有革命性，與「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者不同，躍躍欲試之情緒，充滿全國，而軍備實力，亦足以副之，況中蘇唇齒相依，利害相同，唇亡齒寒，爲蘇聯主政者所熟知，有此諸因，蘇聯拔刀相助之可能，較大於任何國，而吾國今日軍事上之處境，僅憑國際上物質相助，尙嫌不够，非有「拔刀相助」之人，不易與侵略者以致命之打擊。此爲全國青年普遍之呼聲，不僅記者一人爲然也。

此種國際形勢，吾儕小子尙能修談，孰謂身居要津者看不到此？然則當局未能以斷然之態度，執行「救急法」，此中徘徊瞻顧，自有說不出之左右爲難，非無官守者之「隨便說說」便罷。在第一期抗戰過程中，自估軍備實力，尙能抵抗侵略，輔之以多元外交，廣求多助，未可謂爲不當，今敵人於小勝之後，佔領軍事交通要點，製造偽組織，擴大侵略，有加無已。吾人歷年來，經千辛萬苦所儲備之這一點實力，於第一期抗戰中，消耗過半。第二期抗戰之補充與動員，在地盤財竭之下，艱苦困難，視前益增，幸賴我最高領袖，以最堅強之意志，下抗戰到底之決心，即此磅礴之正氣，足以捍河山，塞敵胆，敵寇有知，當深悔「闖了滔天大禍」也。吾人臨此民族有亡絕續之關頭，非抱定一種決心，不易克服此難關。記者嘗聞，弱國無外交。又有人謂：惟強國才有外交。記者相問後說。多元外交，與一元外交，互

惟弱國才
有外交

中蘇協定
爲民主國
家聯合戰
綫之母

有利害，強國利於多元，而弱國則否。一元易辦，多元難辦。使一元尙辦不好，遑能侈談多元？然一元外交之成功，而演變爲多元者，亦有之。是必開頭能吃虧，能做傻，任何犧牲，在所不計，所謂「無虧不成場」是也。一元外交既立，因縱橫錯綜之關係，可以牽連多國，此聯合陣線所必經之階段也。德意日三國之法西斯侵略同盟，以德日兩國協定爲端緒，意國於最近因德意之相親而始加入，此爲彰明較著之事例，陳列於吾人之前，是以吾人此際外交陣容，非由吾國率先發起中蘇協定，不能促成國際聯合戰線之成立。國際形勢雖極險惡，尙無拔刀相見之決心，若「中蘇協定」能於此時成立，蘇聯勢必加入遠東共同作戰，而德意以防共同盟關係，亦必乘其後遙爲日本聲援，此時蘇法兩國併成爲法西斯侵略者之目標，法既插入，英難坐視，而美國雖欲置身事外，亦嗷嗷然其難哉！是以惟以辟止辟之擴大戰爭，才能促進英法蘇聯合戰線之實現，倘不加入人力，靜聽聯合戰線之自然發展，以英法蘇國策，主義，思想，利害之異致，不俟完成，而法西斯侵略主義已飛揚騰躍，無可遏制，蒙其害者，豈獨中國一國已耶！

是以吾國除擴大戰爭，長期抗戰外，無其他自救之途徑，而擴大戰爭，英美兩國，皆爲坐不垂堂之千金驕子，可望而不可即。然則吁衡時局，環顧歐亞，舍蘇聯外，尙何尋求與國

之可言耶！

說者謂：「敵寇今日所佔領者，中國土地，所侵犯者，英、兩國在華之利益。英美不挺身而出，拔刀相助以自助，蘇聯何所爲而先於歐美者焉？」又有人說：「蘇聯非俟英美能保證德意之不爲祟，不易輕言出兵。」此說等於無說。蘇聯果有斯言，可謂滑天下之大稽。又有人說：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於其名著，全民戰爭論中，有「今後歐洲國家，非至有關自身存亡問題，決不輕於發動戰爭」。此爲歐洲民主國家所奉爲鐵的信條，蓋歐洲各國，身歷歐戰慘酷之境，敗固可怕，勝亦未嘗不寒心，蘇聯安能外是！今日之不肯輕於一試戰爭者，或在此歟！使以上諸說，果爲事實，則吾人除求己外，尙有何言，除拚至最後一滴血，一顆彈還要拚取勝利外，尙有何言！是以國際援助，可期待而不可倚賴。英美固不可恃，而蘇聯亦何嘗易與？（但真正國際環境，則未必若是）。我大時代之國民乎！吾人今日處空前極危難之境遇，除以一德一心，擁護我最高領袖，執行一切適應國際之國策外，無言可說，一切互相埋怨，互相猜忌之以往鋼習，皆當一掃而空之，有國際援助固好，無國際援助，亦當拚命到底，流卅四萬萬五千萬之十分之一之血，吾人必有代價，此爲吾人惟一自救之信條，記者所言，亦暫止於此矣。十二月十五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一七期）

縱無國際
援助亦當
拚命到底

(其)(二)(二) 上李司令長官書

此書作於去歲十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始於本報發表。中所獻議者，有建立行政系統，請求軍民合作，統一命令指揮及補充兵員器械，發動隨地戰，徙前線壯丁於後方，設立後方醫院等六事，雖為個人信札，然所論議，皆為抗戰中極關重要之問題，用特選出，公諸讀者。

洪平·廿七·九·十一。

總副座鑒：老威比患惡性瘧疾，臥床者五日，不可以風。見風必高燒，不知尚須若干日，纔能脫去病魔纏擾，而獲隨侍廳下，每念及此，焦灼薰狀！總座東來，未及躬送，卽此故也。前經函呈致敬，不審得達否？今日閱報：知晉北軍事形勢，已在轉好，正定石家莊雖失，但使太行山險隘在握，進戰退守皆為憑藉，魯境禹城平原間，敵人似未急遽南進，曹時可不至發生變化，北線自開戰迄今，無日不屈於西動地位，祇有招架，而無還手，此所以士氣不能愈戰愈戰也。自我總座持軍北來，中外觀瞻，為之一變，但身任於行役之後，奉命於危難之間，其責愈大，其事愈艱。江以北，河以南，流以西，地區不為不大，行政統系機構與戰區司令長官間，保持何種隸屬，及人事之應如何調整，與聯絡關係，此為講求軍政一

講求軍民
合作

統一命令
指揮補充
兵員器械

發動陣地
戰

致所應注意者一也。魯南，魯西，江北（徐淮海），皖北（穎亳壽），代出名將，民族以慄悍稱，善用之，其威力不在正規軍之下，是以農工商學之組織訓練宣傳，皆未容或緩，而百業逃亡之厚集，與工農組織之強化，尤爲要着，此爲講求軍民合作所應注意者二也。北方自開戰以來，屢失要地。雖然敵人兵精械利，而冀察省綏指揮之不統一，爲戰敗最主要原因，是以戰區命令與指揮，不特須絕對統一，而兵員與器材之補充，亦須力求迅速。此爲統一命令指揮及兵員器材所必注意者三也。敵軍戰略，利在速戰，而我軍則適與之相反，所以大平原會戰在非有絕對能操勝算把握之前，不可輕于一試，過去河北戰事，祇有野戰而無陣地戰，至于游擊戰，祇有其名，未有其實。今後戰鬥之組成，似以陣地戰爲主，運動戰爲副，游擊戰爲助，陣地戰之編成，器材爲主，我國兵工組織與訓練均極薄弱，而材料搜集，在此海岸封鎖之際，頗費周章，似亟宜先事籌備與集中，此爲發動陣地戰集中器材所應注意者四也。持久抗戰，不能引用內戰戰鬥原則，考北綽作戰以來，我軍撤退，鮮見將大橋樑大山洞大建築物電綫桿鐵道綫，加以破壞，古兵法所謂堅壁清野，塞井夷灶，未聞實行之者，且委壯丁於敵，失莫大焉！膠濟沿綫，敵人投資逾二十萬萬元，使我軍不幸，因戰略上之要求，須退至泰安府以南作戰時，應抱將敵人在山東境內任何大小建築物加以燬滅之決心，而同時

徙前線壯
丁於後方

籌設後方
醫院

須徙前線壯丁於後方，俾免爲敵人所利用，此爲提高抗戰效率，削弱敵人力量所應注意者五也。淞滬戰鬥迄今每日傷亡率逾一千五百人，使在大平原作戰，其數或不免倍之，是以戰區臨時病院之設立，與器材之集中，皆非先事籌備不可，兵員傷亡，如是嚴重，於補充問題，祇能以日計不能以月計，徵諸近兩月來戰場實驗所得，有一正規兵須配備一補充兵，決非奇論，此爲補充前方兵力籌備後方病院所應注意者六也。以上六點均就管見所及，于病榻之側，煩友人書以上聞，床褥輾轉，神志恍惚，不足仰贊高深於萬一，聊以誌身在病榻，心依左右，惟乞垂察。無任惶恐！肅請鈞安。陳孝威謹上，十月廿四日。（載在本報第一一六期）

(其三) 如何發動政治抗戰

去歲十二月廿一日，報載蕪湖對岸裕溪口登陸之敵似將犯合肥，六安，再經豫之固始，潢川，羅山，進攻信陽企圖，作者則以此說言之太早，非俟打通隴海線之東段後，不特無力及此，且亦為戰略所不容，事隔九個月，敵軍始有此動作，迄至今日，固始始陷于敵手！最後一段所提「政治抗戰」可謂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讀者幸注意及之。

洪平，二七，九，九。

只有軍事
抗戰無政
治抗戰

抗戰期間，讀者但注意軍事消息，軍事前進則欣然以喜，軍事後移，則蹙然以驚，此在不知兵，或縱習戎事而限於一知半解者有所不可逃避之心理，吾國此次為生存而抗戰，原為極榮譽之使命，徵諸「師直為壯曲為老」之古訓，最後五分鐘勝利屬諸我，決非誇大之辭。檢討初期抗戰所暴露之弱點，則不難瞭然，但軍事失敗之主因，另有所在。在于只有「軍事抗戰」，未有政治抗戰，况軍事抗戰，西北兩戰場之鬥士，與東戰場之鬥士，情懷與技術，均有深淺巧拙之不同，所以在軍事上已犯「指揮不統一」之兵家大忌，即以同等裝備同等教育之我敵部隊相見於戰場，若犯此忌，亦難倖免，矧敵人軍中府中之組織，較吾國為嚴密，

飛機，重炮，戰車，兵艦，在在皆絕對之優勢，然則吾人在第一期抗戰中所招致之軍事小挫，早在預計之中，不必彼此推諉，彼此埋怨，若夫抗戰力量之表現，更已超越敵人，或外國軍事家估計之上，不僅足以自豪，且增加吾人抗戰最後勝利之信心也。

政治抗戰
包含社會
各部門之
總動員

『政治抗戰』包括有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產業等部門之總動員，軍事不過為其中之一環，以我最高領袖之天才實驗，豈有看不到此之理？但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任重道遠，旁觀常較當局為心急，殊不知『任重』者之心急，實駕旁觀者而上之，此種主觀與客觀之差異，小則引起評會，大則無端磨擦，餘波所煽，容易自亂陣容，君子觀微知著，不能不『憂心忡忡』也。

以往之軍事失敗矣，以後之軍事，非再經過一番之艱苦危難，到達某一階段，某一時期，某一地帶，不易取得最後之勝利，記者對於抗戰勝利之預期為三年，在讀者以身蒙其劫，或不免謂為太久，然若回溯十字軍，歐洲大戰等之經過，則三年戰限之估計，不能謂為過久也。吾人所應問者，如何渡過此三年戰限？為莫大之問題，敵人於未陷南京以前，政治，軍事，外交，兼程並進，既佔南京以後，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產業，五花八門，無孔不入，北平成立傀儡組織，各省市製造偽政府，驅我壯丁，入伍當兵，或參加防禦工事之工

如何渡過
三年戰限

日在外交
上之活動

作，此在政治戰上顯而易見者也，在抗戰過程中，寇已完成德意日三角同盟之夢想，近復媚美孤英，醜態百出，國際使節之派遣，宣傳費用之密輸，亞洲諸小國之利誘威脅，無不曲盡其妙，此在外交戰上顯而易見者也，

殺人不見
血之經濟
戰

平津京滬四都市，阻翼察綏三省，及晉魯豫之一部，後爲高寇佔領，以暴力發行無數之朝鮮銀行日金鈔票與國幣鈔票兩種，強制國人行使，甚且在敵佔領區內，有港幣須向兌換所換取日鈔後，方能通行之佈告，倭寇所自稱圓法侵略是也，彼一面收兌吾國法幣，向外國銀行購買外匯，以削弱我存外美金，其筭毒辣，得未曾有，一面擴充偽幣之發行區域，濫發無數，俟吾人收復失地之後，此類偽幣，悉成廢紙，較帝俄時代之羌帖與大戰以後之德國馬克，尤爲不如，吾國政府，早已窺見及此，實行匯兌統制，外國銀行，不能爲虛作假，以敵寇向我匯割，即此門暫時尙可關得住，但被佔領地人民行使偽幣，不啻於家盡蕩蕩之後，復受一番「殺人不見血」之屠殺，此在經濟戰上顯而易見者也。敵寇佔領我工業區之無錫，太原，上海，皆爲根本之大破壞，縱我軍他日收復失地，非經長久歲月，不易重新建築，至於華北方面滄石鐵路之修築，龍烟鐵鏢之開採，棉花農田之榨取，海關鹽務總稅之推翻，無不與軍事配合前進，此爲產業戰之顯而易見者也。至於軍事戰之猛進，有每日戰訊，殺傷累積。

敵于此時
進攻信陽
爲不可能

無須記者再爲報告，至於敵寇戰略，於東北兩戰場之外，復以強力造成南戰場，以塗毒我國粵，記者亦經報告在先，非此篇文字之着重點，故闕焉不詳。惟今日報載：蕪湖對岸裕溪口登陸之敵，似有犯合肥，六安，再經豫之固始，潢川，羅山，進攻信陽企圖，敵寇毒謀由此路切斷平漢綫，以拊我武漢之背，云云。據記者愚見所見，此說太早，且容易搖動武漢人心，此路雖爲敵人夢想之路綫，但非俟南四路與北三路會攻東起海洲，西迄鄭州之隴海鐵路得手後，目前不特無力及此，且最近戰略上之重點亦不在此，曾望海內高明，以爲然否？

敵寇積蓄三十年之國力，高度運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產業等部門，冀一舉而亡我國，併吞全亞，統一全世界，不僅驅英美利益于境外而代之，及進攻俄屬西比利亞而有之已也。吾國不幸首當其衝，與歐戰初開之比利時無異，比利時始終持正義，及維護條約尊嚴，雖受德軍之蹂躪，甚且至借都於法國，亦不肯改變其尊嚴榮譽之立場，最後勝利，果然屬諸協商國，此種史例，大可借鑑，以堅國人最後勝利之信心。况吾國最後之主陣地，尙有太行山，嵩山，大別山，衡山四大山脈之南北連亙，全綫長一千五百公里，約合三千華里，可爲根據地，任何犧牲與困難，決不至如比利時之借都異國，而後始有恢復之日也，即以現地之主陣地地形而論，江南由彭澤之馬當山，經皖南之太平，浙江之於潛，至杭縣，若非以主

太行山嵩
山大別山
衡山四大
山脈陣地

淮河戰鬥 態勢預測

部隊進犯，不能有所獲，江北皖北之淮河平原，爲四戰之衝，易攻難守，無庸諱言，但淮河流域之民族性，兼有江南之活潑，河北之厚重，懍悍天成，民族意識亦極充滿，而領導者，復爲豁達大度，以身下人之一代名將，但使最高統帥部畀以專閫之權，則淮河平原之戰鬥，雖在久戰疲敝之後，而持久戰與消耗戰之條件，亦不能謂爲絕無，讀者正未可臆認過慮也，更由此而北，泰山爲鎮，黃河爲限，韓復榘所部精兵，尙有十萬，而魯省民衆編練，亦有相當成效，利其泰山與黃河之險以自守，同時分其部精銳斜山曹縣與宋哲元之部隊，取密切聯絡，拒敵人于河以北，或俟其半渡而擊之，皆有制勝之可能，皖南，皖北，江北魯西之地，方數千里，充敵人之力，不過活動於鐵路綫附近，吾只見其愈深入愈困難也。

至於南戰場之形勢，據今日報載：日敵萬人，在大鵬灣登陸，謀窺惠陽及樟木頭，擬截斷廣九路云云，此消息確否，雖不可知，但據記者判斷，此路或爲敵人進攻之重點，惟惠州天險，敵人知之審矣！由大鵬灣竄至惠州，再由惠州犯我樟木頭，沿途山多，非付巨大之代價，不能越雷池一步。敵人戰略，聲東擊西，寶安之赤灣，爲宋帝曷陵墓之所在，新會之崖門，爲宋忠臣陸秀夫負帝沉海之處，與我總理故鄉之中山縣唐家灣，敵人皆有登陸之可能，此兩點較大鵬灣尤爲着重，所望粵東軍事當局，成算在胸，早予敵人以痛擊也。又中央社電

粵海敵軍
登陸點

神速可以制勝

傳：粵黨政軍聯席會議，發動全省民衆武力，實行聯鄉自衛，推諫銘樞，蔣光鼐，香翰屏，蔡楷廷，李福林，徐維揚等主持，益見「爲事擇人」之賢明措置。禍急矣！兵燹瞬息萬變，惟神速可以制勝，但非推心置腹，契合無間，不能推行順利，知乎此，粵局困難之解除已過半矣，勉哉！賢明當局。

軍事統于一尊

吾今且轉筆鋒述及「政治抗戰」；有以民主與獨裁爲對立者，此說一起，徒亂人意，國家當危難之頃，「軍事統於一尊」爲鐵的原則，因過去四月抗戰所暴露之弱點，轉相證過，非君子也。人人皆當自反，皆當負戰敗責任，求所以補救之，凡有所見，直接間接高領袖建議，能行固好，不能行再說，以至三五說，甚至效古人之尸諫，皆無不可，但出了大門，則絕對服從一箇領袖，不可自亂意志，自毀陣容，此在未談政治抗戰之先，所須聲明者也。已往之民衆組織發動力「對內或有餘，對外則不足」。此爲當事者所當自承者也，不必諱疾忌醫，夫見板而作，不俟終日，此記者所竊望於當道也，旁觀之人，實難紛至，若出於愛國情緒，而當局應虛心採納，力求改善，以「大公無私」示天下，天下英雄，無不入彀，徵諸史例，不一而足，記者之言，暫止於此，亦爲「政治抗戰」至高無上之原則，全賴抗戰根本也。外交陣容之重新調整，經濟機構之重新創立，其重要性不在軍事之

外交陣容
重新調整
經濟機構
重新建立

極平庸處
便是極緊
要處

下，我最高領袖，日理萬幾，宵旰勤勞，吾人只有竭誠擁戴，誓死擁護，無第二句話說。但使軍事慎選專閫，畀以全權，繩以刑賞，以其過剝精力，充分強化後力，使政治軍事外交經濟產業諸部門，平均發展，造成「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之有機組織，則茲考士常談，極平庸處，便是極緊要處，是否有當？未敢自擅，願受教於海內高明！

十二月廿一日漢口（載在本站第一一八期）

(其四)
謹以十事獻於廣東軍政當局

去年十一月間，作者以廣東軍政當局籌聯鄉自治，特修陳十事，以伊採納。今華南形勢，日見緊張，作者所陳充實空防，加緊虎門守備，儲藏糧食汽油食鹽，提高士兵軍事知識，鼓勵海外僑胞募款各案，或已見諸施行，或猶在計劃推行之中，用特選出，藉供參考。

洪平，二七，九，九

廣州為四大通商口岸之一，敵人垂涎已久，在第二期作戰大綱領中，為最主要之目的地，南線戰事，如箭在弦，不發不止，今因長江炸艦案發生，山張轉弛，實則外弛而內張也，

海南島暫
據予以佔
時之狂吼

昔以避開香港作戰，略者，今覽敵內相末次大將向巴黎晚報訪員之談話：有「必要時，當將海南島暫時予以佔據」之宣示，決非虛聲恫嚇，此說若果實行，廣東海防之受威脅固矣，此爲日參謀本部預定計劃，何時發動，雖未敢言，但料其爲期必不遠矣，我廣東軍政當局，身當存亡絕續之交，保衛疆土，義無返顧，余總司令漢謀且由「焦土抗戰」之宣言，進至行動之表現，「聯鄉自衛」之組織，爲執行抗戰之初步處置，顯而易見也。記者不敏，謹陳十事於左，仰供採納。

擴大粵省
空軍計劃

廣東省正規兵力之外，益之以聯鄉自衛之組織。抵抗力確不薄弱，惟粵省海岸線之長，甲於全國，海軍設備，有等於無。惟一救急方法，急宜發揮陳伯南將軍擴大大航空之勇氣，於最短期間，購置驅逐機及轟炸機配成二百架之數量，以維持空權之完整，藉補制海權之損失，此一也。虎門名爲要塞，實則砲台，後壁武裝裝備，似未臻至現代式築城之強度，粵省外籍顧問頗多，亟宜借材異國，加緊充實，一切糧食與砲彈之儲藏，須具一年以上之持續量，方足以副「焦土抗戰」之使命，此二也。粵省糧食自給，本屬負號，爲數近二千萬担，昔之賴湘贛皖等省過剩米穀以爲挹注者，今以水路交通隨時有封鎖之虞，陸路工具不敷，非有一年以上之屯米，不足以言持久戰，此三也。汽油燃料，夙鮮準備，航空與汽車，非此不能發動

提高軍事教育

延請外國顧問

儲藏，此四也。鹽爲廣東出產之大宗，中部數省，行見其將有淡食之憂。亟宜儘量運儲，以我所有，易我所無，此五也。粵省軍隊素質及作戰能力，在東戰場所表現均甚佳，但因軍事教育，課材均落後，亟宜楚材晉用，將各外籍顧問，分配各師爲總教官，將戰術築城兵器等門，儘量提高至現代水準，俾能實用於戰場，同時多方延請參加滬戰之軍官佐，分頭演講我作戰之經過，與敵人所使用之戰略戰術，兵器，以提高我將士之學識，此六也。近郊防禦工事，昔以對內目的而標勘，部位已不盡相宜，強度更遠隔天淵，亟宜延請外籍顧問，爲強化之設計，認真實施，此七也。內河交通，本以小汽船爲主要工具，而長途汽車，雖所在皆有，但爲數尙不足，亟宜儘量擴充，予以統制，俾輔鐵路與輪船輸送力之所不足，此八也。以上八點，皆非廣關資源，不足濟事，亟宜向海外粵籍華僑，宣傳募款，以濟省庫軍需之不足，此九也。粵省以往官場習氣，廉潔者不能謂爲絕無，而貪污者難免尙未根絕。在此非常時期，亟宜頒佈軍律，適用於文武百僚，令出必行，藉警奸頑，此十也。以上十點，均就感想所及，拉雜書以貢獻，此爲保衛大廣東之最低度十事，是否有當，敢就質於當代高明。

十一月廿七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二〇期）

(其五) 韓復榘應受最嚴厲處分

抗戰開始以後，手握十萬大軍雄峙山東之韓復榘以昧於國族觀念，果次違反最高統帥乘虛出擊天津之旨，使日軍獲從容集中兵力，突破南口，陷大同，席捲晉北，此一失也。洎敵回師返擊滄保，竄娘子關，攻入太原，復頓兵德州，觀望不前，此二失也。此中作者之於韓復榘也，初則勉以大義，次則動以利害，及日軍席捲三晉，持帥南撲濟南，作者猶諄諄以堅守黃河，機不可再相勗勉，豈意韓復榘至死不悟，不待父綏而退出歷下，甚至天險之泰安亦委而棄之，嗚呼，人情可絕，國家利害不可不顧，乃於今年一月六日，揮淚作此文，題曰：「韓復榘應受最嚴厲處分」，不兼旬而韓復榘亦以身試法矣，悲哉！

洪平，二七，九，九。

山東爲江淮之屏蔽，談地理形勢者，類能言之。泰山爲鎮，黃河爲限，雖不及表裏山河之三晉，雄關百二之西秦，然在太行山以東諸省中，固爲戰事自如惟一之省份也。日寇渡河而南，兵力原屬有限，魯韓身擁十萬之師，在今日爲僅有之生力軍，若稍有民族意識，乘其半渡而擊之，未始不可保相持之勢，乃不待交綏而卽退出歷下，記者始以爲必堅守泰山山脈也，不意不及四日，復棄天險之泰安而至南驛，并大汶口亦不之守。此不戰而退之高級將領

不戰退出
泰山山脈

韓復榘不
戰而退牽
動全局

，若不繼之以法，其何以對浴血衛國陣亡之將士？南驛以南至徐州，中間雖尙隔有曲阜，兗州，鄒縣，滕縣，臨城，韓莊等站，惟鄒縣以南，方有山地，可以據守，以掩護徐州之安全，至南驛兗州間，則無可爲守，使敵人竄至兗州後，分爲兩路，一循津浦鐵路南下台兒莊與徐州，一則斜趨充濟枝線（兗州濟南），以出金鄉城武，曹縣，不難截斷隴海路之馬牧集；其自膠濟鐵路東下者，於抵達目的地後，分兵經諸城——沂州。可至新安鎮，而徐州陷於三面包圍矣。

坐鎮徐州之李宗仁司令長官，夙以善戰見稱於世，覩此魯韓不戰而退之態勢，牽動及於江北皖北全局，徐嚴電話責外，并令魯韓讓開鐵路線，親攜大軍北上堵截，魯韓如何接受？尙無所聞，以記者觀察所及，縱令李氏傾江北皖北之帥，以禦寇軍南犯，兵未至，而兗州恐已非我有矣。而南面東起高郵，經八嶺，以至合肥之線，敵人今雖無大動作，非不前進，實緣高郵一路敵軍之不深入，將另有使用，必要時，後撤至瓜州（鎮江對岸）乘運輸艦西上，至裕溪口登陸，加強淮南路之兵力，配成極強大之主力，經由合肥——正陽關——阜陽——周家口至許昌。與津浦路自張八嶺經由蚌埠——宿州至徐州，互爲犄角，以與沂州——兗州南下之敵，會於銅山（卽徐州）。其間輕重取捨，頗費蓋籌，願徐州則失許昌，自陷於敵人之包圍。

一子之輸
竟誤全局

以主力禦淮南路敵人之主力，藉固許昌重點，則徐州不能兼顧，徐州許昌兩案相權，未知李氏決心與處置若何？若以記者易地而處，則支持第二案，但徐州危矣！究竟何去何從？此是後事，暫且不提，因韓復榘之徘徊觀望，一子之輸，竟誤全局，國家寄專閫於不學無術之人，危莫大焉！噫！

又浙江我軍於反攻後克復杭州附近之富陽——餘杭，先鋒已到達杭州六和塔，確已證實，今日電訊，我軍且已衝入杭州城內，蓋因敵軍於淪陷杭州之後，趕築防禦工事，以少數兵力留守要點，抽調大部，集結使用于蕪青（自蕪湖至青陽，展長經祁門，可至江西之景德鎮，又自青陽循沿江公路，經貴池——大渡口——東流可至馬當山後背之彭澤。）公路，以江西鄱陽湖為目標而西犯，此長江南岸最重點也。亦即去歲十二月一日第二零期本報所稱「東南待機出擊之敵軍」也。

再由此路之敵軍動向，判斷江北皖北敵軍之主力位置，確在其左翼巢縣——合肥——阜陽道上無疑，此則應請軍事當局加以注意也。

平漢線方面，若據記者個人見解，無論外蒙出兵，內助祖國與否？而古河內之地（新鄉——黃河北岸之地），決不可輕於放棄，甚且博愛與虎牢關間須趕築現代式「託齊加」要塞陣地

江北皖北
敵軍配置

目前亟作
下列處置

，以固晉南之門戶，與豫西之安全，進則可以窺復冀魯，退可以鎖鑰太行——看兩兩山脈之險阻，此外須緊急處置者，拆卸豫北鐵路軌，以延伸隴海之西段，與河南省會之立即遷往南陽，將開封劃為純軍事地帶，此一也。韓復榘既退至大汶口以南，急宜戴罪圖功，迅速與自濮陽退至南岸之宋哲元部隊，取得密切聯絡，恢復建制，担任機動出擊之任務，此二也，江北與皖北，為淮運兩河經流之地，地勢平坦，使我敵兵力裝備相等，可以會戰，否則似須採取支隊獨立制，實行化整為零，分佈於各縣四鄉，為武裝江淮民衆之基幹，展開游擊戰術，專以迂迴側擊為任務，以最小數兵力守城，餘則縱橫馳突於四郊，換取一與一之代價，使敵人疲於奔命，此三也，以上三點，為記者所貢獻於軍事當局，雖未敢謂其必當，或不無一得之愚也。至於全般抗戰綱領則又當別樹較長久較精密的計劃。北以山西臨汾，中以洛陽，南陽，南以襄陽——前門為後方重鎮，靈動交通，囤積米鹽，貯藏燃料至少須具有二百萬人之一年量，是以後方勤務部工作之繁重，實駕各部而上之，蓋前方與後方并顧，在此交通工具欠靈，資源涸竭之際，挹注頗感為難，惟望賢者善為補苴也，更進一步，則為治本之法，集中東西凝資，開發西北與西南資源，鐵路交通，斯為首着，工廠建設，未可或緩，雖非咄嗟所可立致，但為長期抗戰資源計，不妨在無損主權之下，儘量利用外資與技術人才，併日而圖

開發西北
西南資源

前方殺敵
後方生產

，但使用人得當，處事認真，一面抗戰，一面開發，亦即實施今日「前方殺敵，後方生產」之口號也。

凡茲所陳，自最前方以至最後方之步步工作，無一步不感嚴重與艱難，非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抱負奇特之士，不能與於斯役，吾竊願應新歲而產生者，必須爲嶄新健全之中央機構。應丑年而出者，必有艱苦卓著之一代賢豪，爰繫數言於此，以代新歲之獻辭，並祝讀者萬福，民族萬歲！

二十七年一月六日（載在本報第一二二期）

嶄新健全
之中央機
構艱苦卓
著之一代
賢豪爲時
代所要求

(其六) 保衛隴海路以鞏固大武漢

茲篇上部述最高軍事機構之重新樹立，使軍令，軍政，軍訓，政治等部門平均發展，以報道言，在各報之先。中言敵人此後將以政治侵略代軍事侵略，其手段更爲險狠。後部謂南京以不守爲上策，武漢則非死守不可，守武漢必守黃河，黃河不守，則守秦山，秦山不守，則守嶗山與獨山湖，運河，過此限度，則前綫將領，任何遁辭，皆無以自解也。

洪平，二七，九，九。

獻歲以還，前方後方，府中軍中，皆有具體的顯著之調整，西北兩綫重要將領，繼東綫

愈敗愈戰
愈興奮

軍令軍政
軍訓政治
平均發展

前方與後
方並重

將領來漢請訓之後，即各返原防，確有「愈敗愈戰愈興奮」之精神。李宗仁之坐鎮徐州，指揮若定，軍心一振，敵人「打通津浦綫，截斷隴海路」之企圖，已在滕縣鄒縣間之界河鎮，復遭強烈之抵抗。自偵察搜索以至攻擊部署，尙有若干日之遲延，我軍陣地佈於右山左湖之間，復有游擊戰隊配合，確爲最好之抵抗綫。惟濟寧附近僅有運河與湖沼以限敵軍之西南斜竄，韓復榘在此方面，指揮作戰，雖經最高統帥部嚴令「非有命令，不得退出魯境」之煌煌軍令，是否有贖罪強功之悔悟？此則須待事實之證明。使韓尙懷於軍人守土有責之義，身先士卒，打一圓硬仗，壓住陣腳，則徐州——鄭州間之聯繫，當可保持下去，作武陽夏三鎮之鐵的前衛，此中牽一髮而動全身，非賴前綫將士，通力合作，不易克服此艱難也，讀者須知，世界兩人陣綫（侵略與和平），方在強烈掘軍，充滿火藥氣味，中日戰爭，已由局部性擴爲世界性，我最高統帥部，亦以此爲對象作適應之部署，已進至前方與後方并重之階段，中樞行政機構，與最高軍事機構，皆經重新樹立，簡單化，靈活化，配合起來，以軍事委員會取消三四兩部，歸併於行政院經濟部，已見明令，而某某等軍事機構，則改隸軍事委員會，整齊而劃一，使軍令，軍政，軍訓，政治等部門平均發展，此爲刷新陣容之好消息，只要大家以血的教訓守「鐵的紀律」，在最高領袖大帥之下，併力前進，則全體性全民動員，不

難着着實現，他日最後勝利之基礎，胥於此奠其礎石也。

武陽夏三鎮地位之今昔觀

武陽夏三鎮，爲昔日經濟交通軍事之中心，今日之地位，較前更爲重要，非用全民全力鞏固其安全不可，軍事最高當局已特派陳誠將軍爲武漢衛戍總司令，故有劃爲衛戍區之提案，以此爲軸心，畫一五百里半徑之大弧形全部武裝起來，不特記者如此建議，想當局亦已籌之有素也。

時間與空間在大戰中爲最重視所

抗戰五月，東西兩戰場之參加作戰部隊，犧牲最爲壯烈，損失亦較重，軍事當局爲鼓勵來者，按其戰績，分別補充整理，大約三箇月後，可以恢復淞滬戰序幕初啓時之實力，在吾人退出南京之際，原期一而作戰，一而整理，使魯韓能協同動作，膠着敵人於黃河或泰山兩三箇月，則平漢粵漢之交通靜脈，能保持五六個月以上，則我國全部可以補充整理就緒，不特可以措武漢於磐石之安，亦且可以進一步爲收復京滬杭三點之企圖。此中時間與空間，在大戰原理中，爲兵略家最所重視。今黃河與泰山相繼淪陷敵手，而濟甯一路之敵寇，正在部署攻擊，以地形與裝備言之。拒敵於險，事半功倍，若對陣於平原，以我敵裝備之懸殊，事倍而功不半，此所以記者聞泰安失陷，而臨食駭著者也。今後如何保衛徐州？維持隴海交通靜脈？以粉碎敵人「打通津浦，截斷隴海」之企圖，與保衛大武漢，有息息之關連，再進一

武漢則非 死守不可

步，與全國之補充整理，恢復全部戰鬥力，以迎應遠東戰爭——世界戰爭，亦有莫大之關係。過此限度，則全軍陷於極苦戰之境遇，而敵人亦將以政治侵略，代軍事侵略，國命將陷於不可言喻之悲慘。是以北方棄守平津保，南方棄守京滬杭，皆未足制我軍之死命，其後退也，謂為戰略上引敵深入，無人敢議其非是。今則戰事推移之結果，病發四肢，入於心臟，決不能借戰略上之要求以自解。再退一步，是必抱全軍壯烈犧牲之決心，以保衛武漢大前哨之徐鄭，但使能支持三箇月以上，以掩護全軍之整理與補充，雖全部犧牲亦有代價。夫南京以不守為上策，武漢則非死守不可，守武漢必守黃河，黃河不守，則守泰山，泰山不守，則守嶧山，與獨山湖·運河，過此限度則前綫將領，任何遁辭，皆無以自解於國人也，津浦南北兩地區，南區地形，實較北區為平坦易攻。北區地形，較有險阻可守。當敵人南北並發，打通津浦綫之際，記者私慮南區敵軍將先北區而迫徐州，今事實與逆料正相反，雖然北區敵人已迫至界河，但自此以南，步步荆棘，而策應調度，復有善戰之名將，敵人不能無所顧忌。惟濟甯至馬牧集一路，為我軍最薄弱之正面，但戰略上之責任為最重，當之者又為韓復榘氏，此則不無總總慮也。雖然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所望韓復榘能以全力，戰於魯境，抱成功成仁之決心，以洗三敗之恥。民族安危，胥繫將軍一念之轉移，記者不敏，願以萬分之熱烈情緒，洗耳靜聆魯南之捷報也。

一月十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二三期）

(其七) 遠東大戰與敵御前會議

今年正月十一日日皇及日政府高級官員舉行御前會議，決定對外新策略，除積極攻我外，猶以和緩蘇聯，交驩美國，孤立英國以絕我，讀者試以此遠交近攻之祕訣，一比今日西圍武漢之前夕對蘇倂示讓步，對英誘以利益，對德更加親暱，（見本報第一八九期）即可明了日敵在軍事上奮其全力之餘，猶如何窮其心力，運用外交，以策應軍事之挺進也。

洪平·二七·九·九。

本月十一日，日皇及日政府高級官員，在皇宮舉行御前會議，英京輿論界，僉以該會議為不祥之徵兆，蓋由過去御前會議之議事日程與議決案以衡量此御前會議之重要性與嚴重性，即可恍然為遠東大戰——世界大戰之前夜矣。

據外電宣稱：該會議所討論之範圍，為討論實施對華新政策。實則日敵深入我腹地之後，在在與英美蘇發生直接利害之衝突，尤其英國自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以來，積九十六年苦心慘澹經營所獲之經濟利益，將為日敵一網打盡，掃之于我國境以外，是以此御前會

議之內在性，與其說討論實施對英新政策，無寧直說：討論實施對英新政策之較為切合實際也，德干預報今日著文，謂「香港附近重要地境之被佔，其將袖手旁觀乎？此實為今日國際政治上之重大問題，英警軍計劃之實行，為時已太遲，美則更晚之。」云云，寥寥數語，將遠東國際形勢和盤托出，非于遠東形勢有深刻認識者，不易說來辭簡意賅若是！

中日自滬戰展開以還，日敵本其預定侵略綱領，着着前進，所謂對華舊政策者若是，今茲御前會議所討論者，重在對英之挑釁，實行其「交驩蘇聯，交驩美國，孤立英國」進攻英國之十二字遠交近攻秘訣，此因軍事上之香港封鎖網，已經完成大半，海戰上，日敵自謂有獨佔機先之把握，所研究者，何時發動，以何口實發動，發動地點在滬或在港耶？

以記者愚見所及，日敵對英新政策既定，則隨地可以挑釁，其挑釁技術，不外第一須將中日戰爭納於常軌，演成國際正式開戰，先之以宣言式之哀的美敦書，（即包含有條件開戰宣言之最後通牒，只許回答全部條件之承諾與否，如於所定期內無回答，或無滿足之回答，當採軍事行動）次則大使捲旗回國，再次除向我國預告開戰外，在國內則發宣戰詔勅。宣戰詔勅既發，當即通知第三國，此為一九零二年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之開戰條約上宣戰國應守之方式也。

敵不宜而
戰之毒計

長距離與
長時間之
奔走終非
資源豐富
英法蘇
之匹敵

孝威選集 抗戰第二期

一六四

然而日敵對我不宣而戰者，歷時已五月有餘，昔之何以不宣而戰，蓋有二意，（一）希冀在有利條件之下，隨時叫我向其屈膝，（二）避免國際之干涉，以達速戰速決之企圖。今則我國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少，均願在最高領袖大旗之下，執行抗戰到底，中途妥協，決不可能，此一也。日敵深入之後，征服全世界之野心，暴露無遺，英美蘇諸國，以侵略國爲對象，羣加擴軍，日敵自知長距離與長時間之競走，終非資源豐富之英美法蘇之匹敵，不如趁其擴軍未完成，聯繫未周密之前，擇世界屬地最多，弱點亦所在皆是，利益又直接衝突之國家，一試其身手，籍收政略與戰略上之成果，而英國處境合乎此條件，遂難倖免爲膾炙中日戰爭爲遠東戰爭之第一砲目標，此二也。

有此二因，持續的不宣戰方式，似無復適用於今日。且似無復有利於日敵，據日少壯軍閥之意，似欲急於執行中日宣戰方式，以逞野心。惟據（東京十二日路透電）朝日新聞稱：昨日御前會議所提出討論之日本「對華一貫政策」之內容，此間雖嚴守秘密，但消息靈通方面認爲日本不致對華宣戰，該報並稱，內閣祕書長不日將與海陸軍及外交當局會同發表聲明，申述日本對華之態度與政策，在發表前，將先呈送內閣予以通過云。

似此則日敵對我宣戰問題，尙徘徊於「定而不決」之間，留伸縮餘地，以作因利乘便之舉

中立之國 義務

敵御前會 議之決定

，蓋日敵今欲執行中日宣戰方式者，其目的不過欲驅英國處於戰時國際法之中立國地位，應負中立國之義務。此項義務，又可分爲（一）避止義務；（二）禁遏義務；（三）默視義務，以中英兩國積九十六年之友好關係，與英國在華投資之巨額。經濟關係之密切，若嚴格履行遵守國際法上之中立國義務，談何容易，傳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日敵既以中立國義動繩英國，同時復擴大侵入地之權益，爲佔領地之權益，則隨時隨地可以造成日敵向英國挑釁之口實，而釀成英日戰爭——遠東戰爭之恐怖。此爲日敵御前會議既定之計劃。何日開始爲逐幕之推排，雖未可知，然倘若敵在達到其打通津浦綫，截斷隴海綫陰謀之後行之。我應付之法又將如何歟？至於海王國對於海盜國之猖獗無忌若是，將若何應付，確爲國際上軍大問題，德國干預報已先記者言其大概矣。軍事方面日敵仍側重於打通津浦綫，截斷隴海綫之原定計劃，在敵人始意，黃河泰山兩要隘之陷落，無此迅速，是以戰鬥區分之兵力配置，南重於北。今見北路順手，而南路轉取守勢，此所以南路之敵與我相持於亘巢縣——張八嶺——高郵之綫，而北路轉爲攻勢。置主力於濟寧曹縣路上，以犯我歸德爲目的，前沿津浦南下盤據鄆縣之敵，爲數無多，似係掩護後方部隊之集結，無論兵力大小，其任務在於牽制徐州之我軍正面，非俟濟寧之師，進展至某地帶時，決未敢輕越臨城而南，今蔣委座已飛徐視察

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閒補時間

，授前方以攻守機宜，鄒縣濟寧即相繼被我克復，我前鋒且進抵兗州，是以近日津浦形勢，與隴海戰局均形好轉，吾人既以「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閒補時間。」兩句話，爲最高戰略原則，則以後對於軍事態勢推移之觀感，當另具隻眼，未可於進退間求之也。

廿七年一月十二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二四期）

(其八) 中央將召集臨時代表大會

此篇亦爲報道性文章，所謂中央將本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口號下，召集臨時代表大會，於五十五天前即首先報告。此際軍事上蚌埠，鳳陽，定遠，臨淮等處，相繼淪陷，國人又陷於悲觀與頹喪，作者則謂我國戰略，於放棄南京之後，入於新階段，側重於運動戰與游擊戰之配合，主要任務，在索取敵人巨大之代價，若如是，雖放棄若干城牆木能卽謂爲失利也。

洪平，二七，九，十一。

在抗戰與建國并重之口號下 檢討南京淪陷後，以迄今茲之中樞與最高統帥部之一切新

人事調整
當估極重
要之地位

猷，或已見諸實施，或尙在交換意見之中，確有「不諱疾忌醫」之勇氣，雖不敢輕許，一一皆能對症下藥，然以吾國積重難返之勢，人事調整，當估極重要之位置，非身歷其境者，鮮

抗戰以後
國民心理
之進步

無過度奢
望即無過
度失望

能道出當家人之因應爲難。是以政府設施之程度，與民間之所期待者，常有若干之差異，主觀與客觀之不能一致，大率類此，惟戰爭變異人類之生活史，如鸞斯應，其捷若電，過去抗戰半年，任何部門暴露之弱點，不一而足，然其所以補救之者，確有長足之進步，使讀者細心體會，當知記者所言之非虛也。

今日國人，處戰時生活之中，神經上極度緊張，充滿外交與軍事之傳覺，昔之期待某某國拔刀相助者，今則恍然深切認識民族獨立戰爭，爲自己的事，自己的事，應當以自己的力量去担当，不必延頸企踵，希冀他人來幫助，自有此認識與決心，全民與全軍士氣，皆爲之一振，不可謂非我最高領袖指示抗戰路綫之正確也。

此次國聯行政院百屈常會開會，因已往之教訓，國人期待之者，無復如東京九國公約會議時之迫切。今日國聯行政院決議各國單獨援華之草案，措辭雖如軟弱，距國聯會員國所應自担義務之軍事制裁與經濟制裁者，尙差三萬八千里，然因我國自始無過度之奢望，故於公報決議以後，亦無過度之失望，而我駐外使節顧維鈞代表於以中國政府名義接受國聯行政院此項決議案後，并聲明保留：本國政府，仍當要求國聯依據盟約，採取各項有效辦法，以阻止日本侵略，并援助中國英勇抗戰。足證外交工作，仍在加緊努力，并不因國聯決議之軟

弱無力而自餒也。

若夫軍事，據顧代表在國聯行政院之演說：「中國領土內，現有六處戰綫，均在廢續抗戰中。」執此而言，津浦南段戰事，僅爲六處戰綫中之一，今日報載：蚌埠——鳳陽——定遠——臨淮關等處相繼淪陷，國人未免又陷於悲觀與頹喪。須知我國戰略，於放棄南京之後，入於新階段，側重於運動戰與游擊戰之配合，主要任務：在索取敵人巨大之代價，以完成持久戰與消耗戰之使命，是以每一據點之爭奪戰，首先要問敵我死傷成何比例，若能做到「以一對一」雖放棄城牆，而四郊與四鄉，猶在我掌握之中，未能即謂爲失利，此爲國人所應當充分認識者也。

善乎軍事智囊白崇禧將軍在全國參謀會議之言曰：「檢討過去六個月抗戰之經過，吾人不容諱言，初期軍事是失利的。當吾人被逼抗戰開始，以我敵軍事裝備之懸殊，物質與器械，敵遠勝於我，所以吾人才叫做抗戰。抗戰是自衛戰，是弱者予強暴者以還擊，使我敵軍事裝備均等，或且過之，則吾人對於此次戰爭，不叫做抗戰，要叫作征東，或且叫做討伐。」可謂一語破的。軍事智囊并下其結論曰：「我國和敵人作戰，要賭頭顱不要比兵器，過去抗戰六個月，我國死傷約計五十萬人，敵人自承，亦有二十五萬人，今姑且退一步而論，我們三

個頭顱換取一個頭顱，我們傷亡三百萬人，敵人至少要賠一百萬人，我國有人口四萬五千萬，而敵人本部人口僅七千萬人，假使我國死亡一千萬人，敵人至少要賠三百餘萬人。我們人口四萬五千萬，爲自衛戰爭消耗了幾十萬人，算不了什麼。敵人若死了一千萬，那就全國動搖了。我人打了六個月的戰，喪失兵員五十萬人，若預備一千萬人來爲國犧牲，可以磨練戰爭至十年以上，敵人打了半年，消耗國幣至二十八萬萬元，倘敵我磨練戰爭至十年以上，敵人尚須增加戰費十九倍之二十八萬萬元，試問敵人財政與經濟擔當得起否？所以祇要武裝同志發揮革命軍人精神，全國的民衆總動員起來，抗戰到底，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是有把握的。」云云。軍事智囊之言若是，則吾人對於一城一鎮之得失，不必過於重視，是以蚌埠淪陷爲抗戰過程中不可倖逃之悲運，今後讀者應注意於我們民衆已經動員了若干人？各軍師旅，補充整理至何程度？裝備強化已接近現代水準否？知乎此，庶足以與言抗戰軍事矣。

顧記者有不能已於言者，長江水位入冬淺落，春季已臨，雨量陡增，江漢二水，排山而來，水位較窮冬，可增高二三十尺，而上游較下游水急，封鎖綫之保衛，倍感困難，而敵人艦艦巨艦，轉可暢行無阻，此爲三個月以後之事，所望江防當局，未雨綢繆，設險守國，不可後人，此爲記者新春試筆惟一之貢獻也。

一個主義
一個政府
一個領袖
予全國民
衆以參政
之機會

外交與軍事大勢，已報告其大略如右矣。此外關於黨政兩方面，在最近之將來，或有重大之展開，以與外交軍事等部門相配合，此種措置，可謂賢明之至。黨的方面充實與強化，本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之口號，有召集「臨時代表大會」之可能，由此臨時代表大會而展開至於政的方面或有民意機關之產生。此與擴大國防參議會之組織，不相抵觸。蓋政府既決定抗戰到底，動員全國民衆，同時即不吝予全國民衆以充分參政之機會，至以如何方式出之，確爲今日元老名流學者專家聚精會神討論之問題。記者僅知其一鱗半爪，提前報告於讀者，以見政府已充分接受抗戰以來所得之教訓，並以铁的決心與民更始，取得最後之勝利，完成民族獨立之使命也。

二月四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二八期）

(其九) 我敵之攻守形勢

我敵兩軍相持於南京近郊之際，有某將軍詢作者曰：「敵是否攻圍首都？」答曰：敵軍可行者有三，效倖相一八六六年之故事，於擊破奧軍主力之後，不一鼓而下奧京，策之上也。完成南起杭州，北通五原之鐵道綫佔領，再以政治配合軍事，策之中也。若盡調東西北三戰場之主力，會攻徐州，然後沿臨海路，西犯西潼，循蚌信公路，直趨信陽，拊武陽夏三鎮之背，江以南則分途截斷南潯路，威脅粵漢交通，匪惟謂爲下策，可謂無策也。

洪平，二七，九，十。

日本可走
之第一條
路可惜不
會走

當我敵兩軍相持于南京近郊之際，有某大將詢記者曰：「敵是否攻圍首都？」記者答之曰：明治維新時之優秀分子，凋零已盡，今日掌握軍政大權者，大半以近視眼戴近視鏡，有軍而無政，非將其國家命運，玩至沒落不止，擺在日本前山，只有三條路，第一條路，將迫近南京近郊之部隊，倒退二三百里，效一八八六年德奧戰爭時代，俾士麥宰相之故事——於擊破奧軍主力之後，不一鼓而下奧京，且提出和平榮譽條件。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使中日兩國釋嫌修好，結爲兄弟之國，彼此以不足補有餘，不特可以繁榮中日兩國，亦且

奠定遠東和平基礎，以維持世界永久和平，日敵苟行此着，五十年之內，不失其爲東亞盟主之地位，此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上策也。

第二條路：加緊攻奪南京，完成佔領吳越大平原之京杭滬三據點後，渡江分三路北犯，與津浦北段南下之敵，會于徐州，以打通津浦路，完成南起杭州，北通九原之鐵路綫佔領。同時將已得之各省市據點，加以防禦軍事，并約束東部隊，嚴守紀律，秋毫無犯，以政治，軍事，經濟三者相配合，加強其佔領地之安全，此猶不失爲中策，但所得已不足償其所失也。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日本要走

第三條路：於攻下京杭滬三據點之後，盡調東西北三戰場之主力會攻徐州，俟徐州得手之後，沿隴海路，西犯西潼，循蚌信公路，直趨信陽，拊武陽夏三鎮之背，江以南，則分途截斷南潯路，威脅粵漢鐵路之交通，使武漢陷于包圍之中，爲無止境之侵略，與英美法蘇爲正面之衝突，此孟子所謂：「以若所爲，行若所欲，必有大殃。」匪惟謂爲下策，可謂無策也。

日敵對於此上中下三策，究將何所取舍，雖不能億則必中，然以彼邦之無人，權操少壯軍閥，知進而不知退，謂之瘋狂，未爲太過，不特上策難行，即中策亦格格難以入耳，默察其行動展向，當在中下之間，記者兩月前所言如是，惟以事關軍事上之料敵計謀，未便揭諸報章，僅于去歲十二月一日第一期，寫出一文，題爲「粉碎敵人第二期作戰計劃」，迄今

爲領土主
權行政完
整而戰

日敵爲我
炸毀妥協
之門

事隔二月有半，回頭加以檢討敵軍狂暴之行動，猶未脫去預料範圍之外，默測其趨勢，非至陷入泥中，無法自拔而中止也。

返觀我國，此次抗戰，出于自衛而應敵，最高領袖一再詔示，爲領土主權行政完整而戰，簡而言之，爲自衛而戰、爲生存而戰，爲平等自由而戰，爲民族獨立而戰，敵人於京滬綏小勝之後，能效俾士麥宰相，提出和平榮譽條件，吾人固樂于考慮，蓋戰爭之結果，無論孰爲勝敗，勝且須和，敗何能吝于和，惟所爭者爲城下之盟，抑或榮譽之和平耳！

泊一月十六日，日敵有所謂不承認我舉國一致擁戴之國民政府之宣言，不特榮譽之和平不可期，自有此宣言之後，祇有堅強吾人抗戰到底之決心，博得最後之勝利，永免爲城下之盟，吾人得此消息，只有興奮，同時并謝日敵爲我炸毀妥協之門，造成民族獨立機會，不特記者一人感想若是，即袞袞諸公與讀者，亦何嘗不作是想也。

今吾人所孜孜憂慮者，敵人政略與戰略，似有採取中策之模樣。軍事則傾東西北三戰場之兵力，以加緊會攻徐州，同時并分途屠殺其所謂佔領地之游擊隊。政治則加緊製造各地方偽政權，利誘威脅，無所不至，經濟則加緊組織爲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以紙幣政策根本破壞我金融組織，內閣企劃廳且決議：組織一華北發展公司，接管津浦——平漢——平綏——膠

敵攫奪我
經濟利益

濟——同蒲——正太六鐵路，六路共長五千六百六十公里，此外鑛山農田，皮革等資源，已在攫奪計劃之列，而未公佈者，尚不知凡幾！此外加緊轟炸粵漢鐵路，以削弱我軍火之來源，加緊強化其佔領地防禦工事，以避免我廣大游擊隊之襲擊，凡茲日敵種種之措施，皆執行其中策，而無或疑。但以敵軍紀之敗壞，姦淫擄殺，慘絕人寰，所恃為侵略之武力，已削弱過半，以此深入人國，證諸史乘，吾只見其轍亂旗靡而歸也。

吾人應如何粉碎其侵略？最高領袖，成竹在胸，必能應付裕如，殺得敵人片甲不留。茲就記者個人管見所及，略資芻蕘，倘亦讀者所願聞歟？

軍事上之要點徐州，敵人在所必攻，我方在所必守，但守徐州不能守城牆，要守徐州四鄰各縣之要隘，敵人所爭奪者，「點」與「綫」，吾人則握住「面」之掌握，以彈性之戰術，執行軟性之戰略，用「守勢鉤形」膠住敵人之「攻勢鉤形」，但使持以歲月，抱彼我同歸於盡之決心，索取敵人巨大代價。同時平漢，同蒲及長江南岸之我軍，全綫反攻，不讓敵人集其全力於津浦綫，不特可以紓徐州之急，亦且可以寒敵軍之胆也。

若夫分途屠殺其所謂佔領地之游擊隊，證諸最近兩月敵人以「化整為零」之戰術，圍攻晉北各地區，其兵力之配備，係以步兵一營為基幹，附以砲工及機械化部隊，前後發動四次

敵人化整
為零戰術
之失敗

守徐州須
守四鄰各
縣之要隘

土地雖失
民心未死
國魂猶在
整飭紀綱
須與動員
民衆並重

游擊戰，第一次在晉北五台山，五兩星期以上之苦戰，我敵損失均等，結果敵人無所得，而變更其進攻五台山之作戰計劃矣！第二次在平定南方之昔陽，雙方惡戰多次，結果與五台山野無所掠同。第三次與某師遭遇戰，我方損失較大，但敵人支付代價亦可觀。第四次則在左雲右玉，遇着堅強抵抗，亦無所獲而逃，綜計兩月間四次戰役，截至發稿爲止，敵人在晉中與晉北，僅佔領九縣城牆，此外悉在我軍掌握之中。在昔戰區民衆，狃於內戰楚弓楚得之陋見，不習知敵人暴力侵略之兇獍，尙有持無所輕重於事齊事楚之見者。

自敵人在佔領地屠殺壯丁，擄掠婦孺，積時愈多，仇視愈深，民衆多半自動起而自衛，每逢我軍收復失地，重祝青天白日旗，鮮有不簞食盞漿，喜極至于流涕者！執此一端，可知土地雖失，民心未死，國魂猶在，國事非不可以有爲也。

此後作戰方略，側重于運動戰與游擊隊之配合，但此中有一先決問題，卽整飭紀綱須與動員民衆並重，否則軍民不能配合一起，轉授敵人以隙，此則府中軍中不可不加之意也！

若夫第三條路，只怕敵軍不走，走則敵軍沒落之期日近。蓋敵軍愈深入，使用軍力愈多，支用國帑愈大，英美法蘇等國在華既得之利益，受害愈深，甚至彼邦全部既得利益，將爲日人盡奪而去，英美法蘇等國，豈能長此坐視乎？

以上三條路，何去何從？主動在敵，其間利害得失，間不容髮，吾將以此規敵人之國運矣！

二月八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三〇期）

(其十) 第二期抗戰我應採用之戰術

第二期抗戰開始後，國人對於運動戰、游擊戰，爭議甚烈，然非專此道者，反覆辯論，反而與現實愈離愈遠。作者有鑒及此，乃有茲篇之作。中謂：「敵人雖放棄面之保持，以爲綫之突破與點之據守，是其扼我咽喉，斷我脈絡也如故，基於此觀點，現階段所採用：運動戰與游擊戰，只能作爲過渡，未可認爲根本有效之抗戰戰略。」又謂「游擊戰之運用，僅限于某一時間與某一地形及某一部隊，若夫根本制勝之道，當別求高度機械化部隊之組成也。」

洪平，二七，九，十一。

讀者讀吾前期通信，當知日敵對我所採用的侵略路綫，方徬徨於第二第三兩條路之間也。俾我軍在津浦綫南北兩陣地，能不斷予敵人以重大之打擊，敵人於現有兵力之外，非有二次或三次之增援，不能打通津浦綫，非有相當時間，不能迫至徐州，則我軍對於持久戰與消耗戰之任務，可謂已完成過半，誠如是，則敵人非有長時間之整理與補充，不易繼續西犯，

點之張守
綫之突破
面之佔領

變更守勢
防禦爲攻
勢防禦

點之據守
扼我咽喉
綫之突破
斷我脈絡

此爲現階段戰略與戰術之要點，不可不以全力支持之也。

敵人政略與戰略之配合，自始即以點之據守，綫之突破，面之佔領爲企。固然因蘇俄虎視于旁，美英伺隙於後側，不敢傾其全力，深入無忌，故自開戰迄今，歷時半載，終以某種限度之兵力，配合鮮蒙軍隊，利其海上與陸上之運輸，時而集結於西北戰場，時而轉用於東戰場，一似真能進退自如，左右逢源者，實則我軍於退出南京之後，變更守勢防禦爲攻勢防禦，硬性戰略爲柔性戰略後，已足使敵人疲於奔命，重以戰區擴展，敵人現有兵力不敷分配，若再請援，敵酋將無以自解於其國人，不特難邀許可，縱使許可，而削弱對蘇俄之陸空軍預定比率，決非敵國國防計劃所肯輕易變更，因此之故，敵人之第二期侵略軍事計劃，已放棄面之佔領，但綫之突破與點之據守，尚在繼續展開，而我軍所持之對策，因着重於面之保持，非戰略之點與綫，則俟取得相當代價後，則變更陣地，以期步步爲營，處處爲守，此爲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應戰計劃也。此種應戰計劃，在現有裝備與器材及兵員素質限制之下，已爲充分之發揮，吾人決不敢有所非議，聞最高統帥部，且有起用宿將，間接羅致富有作戰經驗與技術之在野軍人，充實陣容，各就其固有基幹，加以擴大，事半功倍，莫甚於此，此着可謂賢明之至！但非有再進一步之計劃與實施，不易粉碎敵人之中策（第二條路）：

遊擊戰僅
一用於某
一時間某
一地形某
一根本制
之當求
機械化部
隊之組織

蓋敵人於戰略上，點之據守，不管扼我咽喉，綫之突破，無異斷我脈絡，雖面之保持，屬之於我，此與僅保四肢無殊，短時間內，固可忍耐，若曠日持久，敵人行且就其所以佔領之我土地與資源，加以開發，以我之矛，攻我之盾，決非吾人所能堪也，然則敵人雖放棄面之保持，而為綫之突破與點之據守，是其扼我咽喉，斷我脈絡也如故。基於此觀點，現階段所採用之運動戰與游擊戰戰略，只能作為過渡，未可認為根本有效之抗戰戰略。所謂根本有效之抗戰戰略者，非澈底改革我部隊素質，嚴肅軍風紀，提高我軍事教育水準，強化我軍事裝備與器材，超過能擊破其點與綫之程度，不易完成根本有效之抗戰戰略之使命。今之論軍事者，咸以游擊戰為弱國打擊強國惟一之無上妙訣，實則此種戰略之運用，僅限某一時間，與某一地形，（山地戰）若夫根本制勝之道，當別求高度機械化部隊之組織，與陸空軍協同作戰應具之最低條件，此雖近於老生常談，然雖起興登堡將軍於地下，不能易吾言也。

戰爭之為物，雖極悲慘，然可以促成全國統一，提高精神生活，與人類機能及一切認識，推動物質進步，而強必要之生產，肅清懦弱無能分子，發現無數天才實學，革除生活上不良習慣與消費。是以為生存而戰爭，為和平而戰爭，為世界真理與人道而戰爭，吾人絕不恐怖，只有勇敢從事，以博取最後最大之勝利，過去敵人發動暴力侵我，我方土地人民所受之

運動戰與
游擊戰不
足副大時
代之使命

興辦國防
軍需工業

建國抗戰
爲艱苦卓
著之大戰

損失，土地被佔，計八十一萬八千平方英里以上，約爲中國全部領土五分之一。人民遭受戰爭禍害，爲數已在一萬萬二千五百萬以上，約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其他文化機械與壯丁刑而後殺，婦女淫而且死，貨物掠而兼燬者無算。敵軍紀風紀之壞，慘絕人寰，此項血債，誓在必討。九世之讎已成，非根本殲滅此野蠻獸類，不能實現人道與真理，奠定懷東和平礎石，此空前未有大時代之使命，僅恃運動戰與游擊戰戰略不夠，是必利用「積小勝爲大勝」與「以補時間空間」之機會，加緊組成高度機械化部隊，與充實陸空軍協同作戰之條件，爲軍事第一中之第一，提起此事，非財不舉，抗戰以還，吾國土地日蹙，稅源日絀，敵人于軍事侵略之外，加緊政治與經濟侵略，前期通訊，已撮舉其大端，吾國在此現狀之下，將籌如何對策乎？記者誠以爲非從吸引外資，建立西北西南交通網，開掘鑛山資源，興辦國防軍需工業，似不足以應此大時代之要求，但國際投資之迎拒，與時間上之能許可與否？確爲熟慮此提議者所要發問之問題，記者亦何嘗不知綽不濟急，然建國與抗戰，均爲艱苦卓著之大業，而在敵人不斷進攻之下，更爲艱苦中之艱苦者，惟欲完成此大業，敢謂舍此莫由，做一步是一步，是所望于最高當局者也，至其詳則未便洩諸報端，區區之意若是，世有更高明之見者，願聞明教！

二月十二日倚枕書于漢口

（載在本報第一三二期）

(其十一) 控制晉南與保衛津浦

此文上節報道今年二月中旬我軍自放棄新鄉後，已移入太行山側而陣地，掩護晉南右側，與敵作殊死戰，未有一兵一卒渡黃河者，敵之不能沿平漢鐵路長驅而下者，雖阻於天險之黃河，而側面陣地牽制之收效尤大。下節則爲作者對於晉南戰略之批判，力主集中大兵力以機動式乘瑕抵隙，攻擊一方面，然後再移師於另一方面，用優勢兵力壓倒之，轉分割兵力，雙方併守，坐待敵人選定攻擊時間與目標，似爲差勝一籌也。

洪平·二七·九·十一。

六綫戰事已步入第二期作戰嚴重之階段。最初敵人預定作戰計劃，側重於打通津浦鐵路。不幸韓復榘不戰而失黃河，泰山兩要隘，遂使太行以東——淮河以北僅有之軍事據點，未取得若何代價而輕輕斷送，大有席捲而下徐州之勢，若非最高領袖執法維嚴，李司令長官坐鎮從容，指揮若定，則徐州早非吾有，稍有軍事常識者，在兩月以前，咸爲第五戰區，捏一把汗。半月以來，全面展開血戰之後，淮河兩岸，與獨山湖兩側，敵遭遇未曾有之抵抗，近敵人似已轉變計劃，避免犧牲、不攻堅而攻瑕，爲改由平漢路，轉取攻勢，猛撲封邱與新鄉，

敵轉變計劃
不攻堅而攻瑕

河南內綫
作戰價值
猶未盡失

此平沙千里，一望無際之地帶，敵人立體配備，可以恣所欲爲，豫北之淪陷，在我敵裝備懸殊之下，早在意計之中，惟不意若是之速，更不意徐州能保而此處反不保，此爲中外軍事家所惋惜。今我敵兩軍，西起黃河北岸，東迄柳林口，已在夾河而陣，彼此以砲兵互相轟擊之中，敵之不易渡河而南，與我之難於涉冰反攻，其困難之點正同。況我軍自放棄新鄉後，已移入太行山側面陣地，掩護晉南右側，與敵作殊死戰，未有一兵一卒，渡黃河者，敵之不能沿平漢鐵路而長驅南下者，雖阻於天險之黃河，而側面陣地牽制之收效尤大，此種措置，可謂賢明之至。迄今春寒猶厲，河冰未解，輕裝步兵與輕砲，尙可渡河自如，而防河部隊任務重要，視昔尤爲繁重，好在河之南，有隴海鐵路與其成平行綫，內綫作戰之價值，猶未盡失，雖黃河渡口，隨處皆是，使前綫監視哨，克盡職責，縱有少數敵兵偷渡，我方可以利用鐵路運輸，隨時集中兵力，加以殲滅，所慮其河南岸我軍陣地，十九皆在敵軍重砲火界之內，而制空權復不屬之于我，將來陣地之毀壞，誠有不可逃避者，但黃河舊堤，據記者記憶所及，尙有數綫，今雖事隔數年之久，不知有無陵谷之變，但望此碩果僅存之數綫舊堤，我軍能儘量利用之，以殲滅渡河之敵軍，則隴海綫雖受威脅，猶可固守，以膠着敵人西攻晉南與東援津浦之兵力，堅持愈久，聲援效力愈大，惟望我防河部隊善盡其職責也。

集中兵力
以機動式
乘取抵隙

以記者判斷所及，今後敵軍攻擊重點，將側重於晉南之爭奪戰，主力使用，在滬太行山脈之晉東而不在晉用靈石且武鄉之綫，是以同蒲路南下經韓侯嶺以迫臨汾之敵，必遭強烈之抵抗，陷於晉北忻口鎮會戰同樣之境遇，所慮韓侯嶺雖能堅守，惟晉南之天井關，形勢遠不及娘子關，使敵人抄白起攻趙坑降卒之故智，由此進兵，徵諸已往太原陷落之覆轍，雖有忻口鎮之捷音，抵不過娘子關之敗耗，則韓侯嶺之陸地，固須堅守，而天井關亦未可輕於放棄，孰重孰輕，雖當局成竹在胸，記者未取輕置一辭，惟以愚見所及，似以集中大兵力以機動式乘取抵隙，攻擊一方面，然後再移師於另一方面，用優勢兵力壓倒之，較分割兵力，雙方併守，坐待敵人選定攻擊時間與目標，似為差勝一籌也。

至於津浦南北段戰事，敵人變更戰略者凡四次，始則南攻北守，再則南守北攻，三則南攻而北守，今因新鄉與封邱之固守，復有南守北攻之模樣，獨山湖兩湖配置「湖沼兵團」及特種兵團，益足證明敵人側重於北面分四路南攻，以期截斷隴海東段為數段，此則不可不先事預防也。南岸蕪湖一帶之劇戰，敵人企圖在於以攻為守，掩護南京之據點及京滬路之安全，為我軍襲擊京杭滬地區惟一之良好機會，主動在我，而不在敵也。

總之各線軍事，正在繼續展開，雖先後失去新鄉封邱數要點，但使保持現陣地，不受搖

動，仍不能謂軍事上已失安定力也。二月，九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三三期）

(其十二) 晉南軍事最低限度之緊急處置

今年二月末，敵軍既突破東陽關，直趨臨汾，作者頗慮此晉南軍事，將影響隴海路西段形勢，乃有此最低限度之緊急處置的提出。（一）在晉諸軍不可懷過河倖免之心理，萬不得已時，應全戰展開為游擊戰。（二）援晉部隊，亟在肴函山脈擇要構築陣地。（三）派遣大隊空軍轟炸沿河敵人炮兵陣地，使其不能立住腳點。此三大緊急之提議，與當局之所處置不謀而合，後敵軍于佔領晉南（二月三日）之後，撲一個空，屢謀強制渡河，迄未得逞，此所謂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也。洪平、二七、九、十一。

晉南軍事形勢在第二期作戰嚴重階段中，已步入最緊張之關頭。以臨汾為攻擊目標之敵軍，計分東西南北四路，以地理形勢考之，北路靈石最難得手，東路次之，西路更次之，南路天井關，經晉城，分犯同蒲路之曲沃一聞喜，詳考地形，平原多於山地，容易發揮其機械化部隊之威力，是以敵軍主力，置於此路，今猶在保持膠着之勢。乃事有大謬不然者，敵人四路兵力之部署，以東路最為薄弱，據報僅一旅團，由東陽關疾進考東陽關之形勢，史乘上

東陽關之
形勢

晉南屏障
之東陽隘

無此名稱，遍覽讀史方輿記要與歷史輿地沿革表，只有固鎮關與古壺關地位與東陽關相若，爲古代用兵必爭之地，某報說：東陽關建於清代太平天國革命之役，以林鳳翔曾由此率兵入晉，謀奪太原，遂爲清廷所重視，因立此關，并有額刻『中州外翰』四字，以壯關隘，其說確屬可靠。太行十八陁，本非固有通衢，率由兩山之間巨浸挾沙排石而下，年久成爲涸溪，爲駱駝隊出入取徑之地，後人講求國防，因勢設險，遂成關隘，東陽關之沿革，亦不能外此。

自翼豫交界通東陽關之道路，計有兩條，一由平漢路之邯鄲站，西北行六十里至武安，再西南行一百四十里，卽至關口。一由磁縣，稍向西北行三十里爲彭城鎮，再由此西北行一百五六十里，卽至深境涉縣，以入晉界之東陽關。蓋涉縣實東陽關之衛岸，而東陽關則爲晉南之屏障。守此關者爲西陲某部之兩師，附以某軍一師，器械裝備雖稍遜，而人數實倍之，此方面之任務，比較不甚吃重，僅把握住關口而已，不意連戰不能壓住陣腳，轉爲敵人所壓迫，而搖動及於臨汾，是以某報有臨汾東若干里發現敵人之記載，卽由此路敵人之猖獗，有以致之也。好在人數無多，一日夜行一百里，深入無忌，疲勞可知。但使我軍能迅速抽調北而和順與南而長治之師，南北兼程并進，截斷東陽關與襄垣間之交通，則此冒險深入之敵人，不難成爲蕪中鼈也。惟此中有附帶條件三條，（一）戰區最高長官，絕對不得輕離根據地之臨

要如是晉
南頹勢才
得挽回

晉南軍事
最低限度
之三項最
緊急處置

汾。(二)靈石正面之兵不可輕於移動。(三)應戰不力之軍官，須重辦。果若是，或足以挽回頹勢，轉敗爲勝也。

此外又聞敵軍由太原運小船千餘艘至前方，似作渡河準備；又在孟縣構築重炮兵陣地，其企圖在欲掩護敵人由孟津渡河，截斷隴海綫西段，益爲明顯。基於此觀點，再溯考戰國秦晉兩國構兵前後共二十一次，孰得肴函山脈，孰佔優勢之史例，則晉南軍事之最低度緊急處置，須注意下列三點：(一)在晉諸軍，雖受壓迫，不可懷着過河倖免之畏葸心理。須抱與寸土尺地共存亡之毅力，至萬不得已時，全數展開爲游擊戰，在敵人後方縱橫突擊。(二)率命援晉部隊不必渡河，亟在肴函山脈擇要構築陣地，藉以控制灑關之安全。(三)派遣大隊空軍不分晝夜，轟炸敵人正在構築中重炮兵陣地，使其不能立住腳點，此所謂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也。

至于其他各綫，皆能穩住，西起孟津，東迄蘭封，渡河確非易事，淮河北岸敵軍非俟援兵到達，不能輕于北進使敵人所派遣之援軍主力，使用于此方面，則其目的不僅在打通津浦路，而戰略中心，將移轉于河南大會戰，許昌——偃城——駐馬店皆爲敵軍所垂涎，徐州轉成爲非戰略要點，誠若是，歸德位置，較徐州尤爲重要，考諸「齊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四不可不
絕對

，「之史例，則敵軍今後之企圖，不難思過半矣。

吾人鑒于因東陽關一隅之失，而牽動及于全晉與全局之教訓，益信軍事指揮，不可不絕對統一，軍事教育，不可不絕對劃一，素質不良之軍隊，不可不絕對加以淘汰，器械不精之部曲，不可不絕對加以補充，然則欲從此數事之實現，非有絕對信賴我最高領袖抗戰到底之心理建設，則一切均無從說起矣！

二月廿七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三五期）

(其十三) 我憑自力打出一條生路

今年二月末英首相張伯倫毅然舉行對意對德談判，作有斷定此後歐洲形勢將出打破現狀復返於維持現狀，且將有影響於遠東局面者，乃高呼應憑自力打出一條生路。事過五個月，而此種形勢猶不改變。自歐五相會議決定新策略（見本報第一八九期）後，且有更形共體化者。我輩處茲形勢，更應憑自己力量，另打出路，正不必為過分之悲觀也。

洪平，二七·九，十一。

抗戰軍事已步入第二期最嚴重之階段，同時國際形勢，復發生急轉直下之變化，軍事與

德國承認
偽滿英須
尸具咎

外交，原爲息息相關，吾人驟聆此訊，任你平素如何有修養，若非麻木不仁，而神經鮮有不受震盪者！記者雖非身當其衝，顧以匹夫有責之義，亦難居于例外，茲就管見所及，抑住情緒，分析國際縱橫捭闔之實況，以測度其將來之動向，俾盡報告之天職，當亦讀者所樂聞也。

此次國際陣容變化，溯源而上，雖由德國元首希特勒在國會之一篇演說，掀起莫大之波瀾，尤其漠視公理正義法律，承認偽滿，予我國人以莫大之刺激，與極劇烈之反響。雖中德邦交，素稱輯睦，國社黨之行爲，未必足以代表全體人民公意，然吾人切膚之痛，歷此彌深，固未能僅以遺憾了事也。再進一步而言，德國國社黨政府，承認偽滿，英國保守黨內閣，亦不能不尸其咎，此國際陣容之變化，表面上似由德國國社黨放發難砲，吾人試一細心檢討英德間外交使節之史動，不難瞭然此事之醞釀，非止一日。德國國社黨解除白倫堡佛利區兩大將兵柄之日，已爲發作之預兆，同時希特勒調任其外交智囊駐英大使里賓特洛夫爲外交部長，若非英德之間，成立有諒解，不至實現若是之速，泊夫英之青年外交家艾登，以執行集體安全之國策，親德孤意，聯美對日之外交，未能如意收效，挂冠而去，繼之者，爲曾經一度遊德與希特勒深契之樞密大臣哈立法克斯，兼代外相職務，升沉顯晦之間，如見英德兩國之肺肝，將來歐洲國險形勢演變之結果，而影響及于遠東與我國者何者？但能就此縷索，

德義日三
國雖遠遜
英美法蘇
而一倡一
和烘出特
別有勁

英國左顧
右盼恐將
落於德意
圈套

中國勢不
免逼上莫
斯科路綫

窮詰其究竟，雖不中亦不遠矣。世界強國英美法蘇，與德意日分爲兩個集團。德意日三國國際之間，內在雖有矛盾，而趁火打劫之國策則相同，不惜互相聲援，以謀打破現狀，是以該三國之軍備實力與財政狀況，雖遠遜于英美法蘇四國，而因一倡一和，烘出特別有勁，不僅咄咄逼人，甚且得意至于忘形也。

返觀英美法蘇四國民主集團，美國則孤立派活躍如昔，雄才大略之羅斯福總統，自芝加哥演說後，未聞其第二聲，英美間之平行外交，猶在可望不可即之中。蘇聯對於集體安全，雖爲異常之努力，而因英蘇間之內在矛盾，超過英德與英意間之利益衝突，是以蘇聯雖百計遷就於英，而英總未敢輕於接近，民主集團陣綫之難於鞏固，此爲最大之因素。而英國外交左顧右盼之結果，遂不免落於德意圈套之中，以維持現狀派，屈身降志，與打破現狀派爲伍，英國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且英德一英意間，將來談判之結果，是否能如張伯倫所預期，此是後事，吾人且保留批判，徐待事實之證明。今所亟亟要待解答者，英國是否但問安定歐洲，而置遠東利益於不顧。記者敢大膽答之曰：「決不如是簡單」，此國際形勢突變之結果，若非有所緩和之道，吾國勢不免逼上莫斯科路綫，轉石於千仞之谿，不到不止，英國寧有不知之理？中國走上莫斯科路綫，不特德意不願聞，即英國莫不以此爲戒心，同時日敵之

打破現狀
或又返於
維持現狀

無限度侵略，不特與英國一世紀來所苦心經營僅得之利益，爲正面之消長，即德國亦不願日敵獨佔中國利源，坐大亞洲，使白人不得染指於中國市場。此種利害觀點，英德二國實同，將來或不免山打破現狀，復返於維持現狀。由德國以盟友資格，再度向日本提出調停中日戰爭案，德國勸日本返還「八一三」後所侵佔之土地，而英國則勸吾國，放棄東四省，此說雖言之過早，默測英意商務談判意見稍爲接近之際，或不免有一試之機會，日本以廿八億元戰費之代價，十五萬死亡之軍隊，垂手而得東四省，不償躊躇滿志，而且足以自解於其國人，此所謂求之不得者也，返顧我國自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將士傷亡，超過五十萬人，人民慘遭屠殺與財產之被毀滅者，不可勝數，其目的僅在維持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若因英德諸國遷就現實，而犧牲吾國東四省，予敵人以滿足，此爲吾國人所誓死不能承認者也。

此一誓死不能承認「六字」不够勁，非訴諸於軍事不可，吾人試一檢討自身之軍事力量自從步入第二期作戰現階段，敵我間之消耗比率，已進至二比一，方諸第一期作戰之三比一，或四比一，不啻天淵之判矣，敵酋松井奉其軍部密令，限津浦南北段敵軍，于二月十五日以前打通津浦鐵路，并嚴令前綫諸敵軍，向前挺進，不必顧及左右翼之包抄襲擊，然以我軍抵抗力之堅強，竟出敵人估計之上。不特不能如其限期，而打通津浦綫，甚且一再請援，敵國

之臨戰易將，雖另有措辭，實則軍部不滿于其指揮能力，殊不知敵軍之不能前進，非因敵軍之不殲殘，或指揮兵器有遜於第一期之作戰，其原因全在我軍抵抗力之加強，與民衆軍隊之能配合，運動戰與游擊戰之善於運用。在此時期，敵人己將防蘇之部隊，使用於六綫戰場，但使我軍能再堅持抗戰到底，而敵人所暴露之弱點愈多，彌補愈難，預期對蘇之軍備，亦日趨于削弱，相持愈久，敵人消耗愈大，而英美海空軍之軍備，與蘇聯之陸空軍補充，愈日見其充實，重以吾國後方部隊，經整理與補充後，尙有一百四十萬人，未參加現階段之作戰，以如許之兵力，與日敵作殊死戰，不能謂無最後勝利之把握，而記者所提之「積小勝爲大勝」；以補空間時間」之軍事原則，或將在此階段中，以事實證明其爲準確，質言之，目前國際形勢，雖已激變，而吾人僅憑自己之軍事力量，尙能打出一條出路，讀者正不必爲過分之悲觀也。

二月廿四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三五期）

憑自己力
量尙能打
出一出路

(其十四) 渡河談何容易

今年三月間敵軍於晉南得手後，復由關外調兵增援，當時論者咸以敵將乘勝渡河，西攻西潼，以取我西北根據地，本文發表於當時，力闢此種見解之誤，並預先警告敵將有攻略隴海路東段之謀，且明確指出，隴海中西段之受敵，當較東段爲遲，及開封中牟間當有決堤灌城之一幕，五月間徐州陷落後，敵果循隴海線西犯，且在開封中牟間決堤灌城，而隴海西段，敵雖數度佔領風陵渡，企圖渡河南犯，但以力薄，且我南岸大軍密切監視于前，山西全境游擊隊牽制于後，迄今猶未得逞，作者此文不無有先見之明。

洪平，二七，九，十一。

因東陽關一着之鬆懈，牽動及于全晉南，兩旬來我敵混戰之結果，我軍被迫退於同蒲鐵路兩側山中，展開大規模之遊擊戰，除補給與傷兵運輸感覺困難外，「點」之據守，雖暫屬於敵人，而「面」之佔領，仍屬於我廣大羣衆，至於「線」之突破，互有出入，是以就晉南局部戰局而論，因河北三府（彰德，衛輝，懷慶）之被迫放棄，牽一髮而動全身，晉南局勢之急轉直下，實爲當然之結果，但若謂爲晉局從此不可以挽回，則又未免過於悲觀與頹喪也。敵入于晉南得手之後，復自關外調兵增援，列車過津西上者，無確實之數字，但知其軍

運特忙，似于運兵之外，兼爲補充軍實，則晉南與豫北之消耗戰，確已支付敵人重大之代價，與唾手而得者，迥然不同，此則堪舉以告慰於讀者也。

至於敵人于晉南小勝之後，復事增援，平漢道上兵車絡繹，一般軍事觀察家，咸不免有以敵人企圖陝甘寧青爲慮者。按陝甘寧青夙爲敵人垂涎，從事政治與宗教之分化工作，非止一日，然敵人陰謀十年，抵不過白崇禧將軍之兼旬巡迴演講，徵諸白氏到西北後之最近各種抗戰行動表現，益信其然。

敵謀陝甘
寧青十年
抵不過白
將軍兼旬
巡迴講演

飛渡黃河
談何容易

然則敵人增兵之企圖何在？曰：「打隴海路主意」，以其地形考之，黃河自河套南折，流入長城，一瀉千里，秦晉兩省，以之爲界。在晉西者，北起河曲，南流經保德，黑峪口，磧口，軍渡，延水關，馬門關，龍門山，河津，蒲州，潼關等處，折而東流，皆爲敵軍出沒之地，我攻彼竄，一似敵軍將由此窺我陝北者，實則敵軍企圖，僅以擾亂代封鎖，斷絕我未渡河部隊之彈藥與糧秣補給而已。讀者須知黃河上游，崖峻如山，流疾如矢，河冰解凍之後，雖有渡河器材，隨軍攜帶，亦難偷渡如意，縱使小數勉強偷渡之後，立腳點尙未穩住，已爲我軍發現而殲滅之。歷次戰例，可爲明鑒，否則敵軍佔領太原，奄有歲月，何必延至今日，始爲渡河之部署，不待智者而知其難若登天也。不過敵人所引爲有利之條件者，亦不能謂

捧土塞孟
津丸泥封
函谷只見
其不自量

敵作掩護
渡河模樣

爲無有。晉西沿河公路交通，較陝北爲利便而迅速，兵力集散，河東易於河西，隨時可以出我不意而選擇渡河點，顧自韓城以北至於河曲，皆爲第八路軍防地，民衆與軍隊，早已打成一氣，交通網與情報網如網在綱，聯絡確實，使敵人欲由此而強制渡河，至早須俟晉省戰地與戰場掃除以後，否則，捧土以塞孟津，丸泥以封函谷，多見知其不自量也。

再自潼關折而東流，適與隴海鐵路中段成平行綫，敵人要打隴海路主意，其最顯著之渡口，有風陵，平陵，茅津，溱水，樂村，封邱，柳園口諸隘，皆在三英戰呂布之虎牢關之西，亦即古所稱爲鞏洛之險，北與漢光武中興資源地以寇恂爲守之古河內，隔河相對，兩岸地勢峻削，且不必言，南岸肴函大山脈與嵩山相連亘，秦晉七十一年間交兵廿一次，晉以此爲戰場，地勢山地與平原互有。但多斷絕地帶，隨處可以構築陣地，在我易于秘密企圖與行動，在敵則機械化部隊失其運用，兼旬以來，敵軍不斷在北岸構築砲兵陣地，裝作掩護渡河模樣，記者早經判明其爲陽動也。

自虎牢關東流，經黃河南屋車站，楊寨，柳園口更自蘭封之曲興，折而東北流，斜貫山東全省入海，自曲興以下，敵人已操有黃河兩岸之制河權，不在此文論述之列，但以成皋與蘭封間而論，兩岸皆爲沙土地，河底高過平地，構築陣地，南北岸皆不易，先決堤而灌城者

先決堤壩
城者佔機
先

敵主力將
出濟寧經
曹縣而趨
歸德

敵決未敢
輕於渡河

，佔機先，但須自河冰解凍之後，方能施展此工作，以敵軍之殘酷成性，最近將來或不免行此慘無人道之一着，此則防河部隊不可不先事預防之也。

綜合西北起河曲，東南至蘭封之黃河形勢而論，敵人在其所謂第二期作戰計劃中，其主力寧從何處渡河南犯，確爲兵略家所不可忽視之重要問題，以記者愚見所及，得有結論如下：敵人用兵慣性，素來避重就輕，舍堅攻瑕，將來主力攻擊重點指向，或在於濟寧經曹縣而至歸德之路線。開封當有決堤灌城之一幕。豫北之濟源，修武，孟縣，溫縣既已淪于敵手，考諸春秋晉國最強盛時之疆域，河南之陝州，靈寶，閿鄉，永寧，澠池，陝西之朝邑，韓城，澄城，白水，華陰，臨潼，商州皆其域。又河南嵩縣，偃師，與陝西延安府咸兼涉其域。敵人熟讀吾國古戰史者，此種企圖，已昭然若揭，但在太行與呂梁兩山脉，敵運動戰正在展開之際，決未敢輕于冒險渡河而自卽于死地，是以隴海中西段之受敵當較東段爲稍遲，吾人據此以制定作戰綱領，則集中兵力，東攻西守，似猶不失處于主動地位，若坐待敵部署攻擊，聽其自由選定攻擊時間與攻擊重點，雖起與登堡將軍于地下，亦難操必勝之道矣。噫！

三月十三夕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四〇期）

(其十五) 敵國無天才軍事家矣！

今年三月中旬敵軍盤據沂州滕縣，且將兩相呼應，直撲徐州。作者默考地形，以沂州滕縣間，有大山橫亘，相隔一百公里，聯絡通信，皆難確實，且臨城滕縣一路，左湖右山，利于守不利于攻，敵以主力進出此路，可謂冒險之至。勝則僥倖，敗則理之當然。徵諸兩旬後台兒莊之役，謂「敵國無天才軍事家」，豈過言哉！

洪平，二七，九，十一，

敵國以世界大陸軍國自驕且誇，自「八一三」用兵以來，在戰略戰術軍紀風紀上，所暴露之弱點，不一而足，世界軍事家評之屢矣！最近徐培根將軍所披露「敵我戰力與戰略」一文，尤為一針見血，魑魅魍魎，無所遁形也。

當敵軍襲取臨汾，分撲黃河東北兩岸，十處渡口以上作陽動渡河之勢如火如荼之際，記者曾作大膽之敵情判斷，敵軍主力在魯南方面，而不在于魯南，魯南方面之攻擊重點，在我左翼之嘉祥，而以歸德為其進出綫也。

連日閱報，敵傾全力，沿津浦鐵路南下，連破我滕縣，臨城諸要點，魯蘇之交界韓莊，曾一度發現少數敵騎，今已為我殲滅矣！記者於十二年前駐軍臨城與滕縣，將近半年，以其

敵以主力
出臨城縣
縣可謂冒
天下大險

敵若早知
取道濟寧
經曹縣而
歸或不至
有台兒莊
之大敗

孝感選集 抗戰第二期

一九六

地勢考之，左湖右山，利於守不利於攻，敵軍以主力置於此路，可謂冒險之至，蓋其地形，不能展開廣大兵力，同時有隨處閉塞之虞，勝則僥倖，敗則所謂皇軍者之價值，掃地無餘矣。

敵之所以自解者，有湖沼兵團裝備，可以用於獨山湖，與微山湖之兩側，但我軍重點在鐵路東側之高地，而不在西側之湖沼，雖有湖沼兵團，等於虛設，山地攻擊，在敵自謂有忻州府一路之敵軍與沿鄒兩縣而南下之主力相呼應，以搖動我側面陣地，此爲其戰略與戰術之最大理由，試問敵軍取道於此，所付之代價若干，最後能否長驅而撲徐州，假令能之，較諸從濟甯，嘉祥經金鄉，城武，曹縣分割隴海綫要點之歸德，馬牧集，其險夷難易，相去爲何如耶？

「九一八」以來，敵軍寄帷幄於矜功躁進之徒，無怪其輕重倒置如此，西諺有云：「勝利者，不容批判。」蓋以一勝即可掩百醜，敵軍之醜態百出，惟善用兵者知其所以然。以如此笨拙之軍事首腦部，與我具有軍事天才之最高領袖較一日之短長，多見知其不自量也，

吾故曰：敵國無天才軍事專家矣！，夫鄰國之有聖人，敵國之患也，彼邦軍事人才，凋零若是，徵諸孫子武經之狡計索情，最後勝利誰屬，可以知過半矣！短時間一城一地之得失，何傷於廣土衆民之我耶！

(其十六) 台兒莊大捷之總檢討

此篇作於台兒莊大戰之後，參考羅基會戰之史例，爲台兒莊大戰之總檢討。日敵趾高氣揚，對於臨台支路東側之連山高地，未及掃除，即行挺進，致爲我軍迂迴其後方，一也。敵軍左支隊被我擊破于沂州蘭陵間後，未能前進一步，使左右不能相顧，二也。敵軍困於台兒莊後，冀以中央突破，挽回頹勢，不意受我孫連仲軍之勦強抵抗，欲進不得，欲退不能，三也。湯恩伯軍之側翼迂迴成功，截斷敵人退路，四也，有此四因，自詡爲世界第一之皇軍，不得不潰敗矣。

洪平，二七，九，十一，

敵決心與
處置相隔
三萬八千
里

「打通津浦綫，截斷臨海綫」之敵人企圖，爲其第二期作戰計劃最兇悍之一部。但其選定攻擊時間與主攻方向，及兵力部署，皆未能與其企圖相適應，簡而言之，決心一事，處置又爲一事，二者隔離過遠，不待台兒莊之局部會戰，已早知其必無倖免，記者於三月廿二日寫「敵國無天才軍事家矣！」一文（本編其十五）已粗言其大概，蓋敵軍「打通津浦綫」之最良好機會，無過於陷我南京後，即施行猛烈果敢之追擊，當時徐州——浦口之間，我軍兵力有限，而大部兵力集結於皖南浙西，攻瑕抵虛，此爲上策，迨其既下杭州，始轉用兵力

於滁鳳之間，已錄其過晚，同時復躊躇於攻粵攻徐之歧路，遂予我軍以整個補充與集中之時間餘裕，滁鳳敵軍之難越淮而北，固由第五路軍之戰鬥力鞏強，李司令長官之指揮若定，願敵軍之始則南攻北守，繼則南守北攻，三則北守南攻，最後復北攻南守，而台兒莊之慘敗，三月之間，變史作戰計劃凡四次，不啻兒戲也。

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固以武漢爲目標。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并發，而選定同蒲路之晉南爲主攻方向，惟敵人在主攻方向，并未擊破我晉南與豫北之主力，僅佔領鐵路不說，除鐵道沿線外，山西廣大地區，皆屬於我。

此爲我軍利用表裏山河之山西施「利而誘之；強而避之。」之古兵法。埋伏二三十萬大軍於其間。不僅抑留牽制敵軍十數萬於此，而且隨時予敵以重創，進既不可，退亦不能，敵軍深入之後，無以爲繼，泥腳之喻，益有明徵。此爲針對敵軍以某限度兵力，轉用東西之惟一對策亦即台兒莊勝利之遠因也。

主戰場既未爲真向目之戰鬥，決難轉用兵力於其他戰場，除另外增兵外，其非主要戰場，只能取待機態勢而不能急功，此稍明統帥學者類能言之。敵以急功躁進之故，驕橫不可一世，僅以五師團兵力，使用於魯南，置主力於津浦線上，以一部佔領濟寧，取防禦態勢，以

敵三個月
間變更作
戰計劃凡
四次其敗
也固宜

台兒莊勝
利之遠因

礮谷計不出此遂爲
我軍所各
個擊破

掩護主力礮谷部隊循鄒滕兩縣南下，左支隊以板垣師團爲基幹，向日照諸城，攻沂州蘭陵間之地區，皆以會師徐州爲目的，考沂州與滕縣間，有大山橫亘，相隔一百公里（約言二百華里）聯絡通信，皆難確實，敵軍此項措置，所犯戰術上之原則，在我軍未確實規復山東前，記者爲恐教狻升木，暫不披露，左支隊之板垣部隊，既爲張自忠，龐炳勳兩部擊破于沂州蘭陵間之地區，主力礮谷部隊於攻克臨城嶧縣之後，只能暫止于此，爲戰場之掃除，俟沂州蘭陵間之地區一路進展或後方生力軍到後，再行攻擊前進，方爲適當，乃礮谷計不出此，懸軍挺進，不啻明知故犯協同一致之原則，予我軍以各個擊破之機會。至於我軍應戰戰略，徵諸歐洲戰史，確實彷彿興登堡將軍師承老毛奇元帥部署「羅基曾戰」之計劃，但興登堡則未收全功，我白副參謀總長吸其精髓，而收實效。

羅基曾戰之第一步計劃，應先使德軍第九軍由進攻之俄軍前方脫離，獲得作戰之自由行動。爲達到此種目的，德軍應迅速退却，而同時則將能予俄軍前進便利之交通部分：如公路，鐵路，橋梁，渡口，車站等，胥爲破壞，俾使俄軍前進遲緩，總之，凡能予俄軍前進以迅速利益者，皆爲毀去之，德軍由俄軍前方脫離，德軍祕密進行之作戰，亦因之而告成。

德軍退至德國邊境附近後，利用國內健全之交通線，將德軍攻擊主力四個半軍團，騎兵

第一軍團及近衛軍第三師。迅速祕密輸送至托倫要塞區內，此部分德軍，於十一月初旬，即由西方庫特諾羅基，開利財之綫，向夫洛次拉夫斯克，庫特諾羅基一帶之俄軍側翼，施行主力打擊。此部分德軍，開始應向卜祖拿河一帶進攻，以後則留一個軍團于卜祖拿河附近。充作防軍，其餘部隊轉向南進，企圖出至向德境進攻之俄軍交通綫上，將維司拉河一帶之俄軍退路截斷。

台兒莊勝
利之四因
素

此次台兒莊會戰，第一步之處置，大率與羅基會戰之第一步計劃相似，第二步因敵軍之趾高氣揚，對於鐵路東側之連山高地之孫震等部，未及掃除，即行挺進，不啻我軍已派大軍迂迴其側後方，兵法曰：「軍旁有險阻溝井葳葳林木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敵軍未能注意及此，此一也。我軍右翼方面，於沂山蘭陵間之地區附近擊破敵軍左支隊後，始終扣留敵人於沂州蘭陵間之地區附近，未曾前進一步，敵軍左右不能相顧，此二也。敵軍於被困台兒莊之後，自以中央突破戰術為挽回頹勢方策，不意我孫良仲軍，時時以攻勢，予敵重創，敵軍欲堅守待援不可得，此三也。湯恩伯軍側翼迂迴成功，斷敵人退路，無異完成外綫作戰之一環，此四也。

綜合完成台兒莊戰勝效果之諸因素，我最高統帥神武天縱，李司令長官以下之能一心一

戰場外追擊戰
內追擊戰
迫切而有
效

終始無間，軍隊民衆之能始終配合，而幕僚長之能捕捉敵軍戰略戰術之錯誤，因利乘便，予以適時適切之周到部署，以於決定魯南戰略俄頃之間，制其機先，台兒莊之會戰，不過爲實現是項計劃之工作而已。

台兒莊所獲之戰果，應如何擴大之，藉收今後之接二連三大勝利，確爲今後緊要之處置，敵國可使用於吾國之兵力，不止此數，不過逾此限度，則對於蘇聯之兵備，殆將失其均衡，敵軍不能無此顧慮。今後增援魯南之兵仍不外抄襲老法，轉用其他戰場之現有兵力，關東軍派遣之一部（削弱對蘇之兵備）循津浦鐵路，南援嶧縣，同時青島方面，亦有相當兵力，增援沂州，在此態勢之下，吾人固以急攻嶧縣爲唯一目標，同時泰安至臨城間之鐵道線，非加以根本破壞，則攻城不易收效。此着轉嶧縣殘敵之掃蕩，尤爲緊要，簡而言之，戰場外追擊戰場內追擊，爲更迫切而有效。連日報載曲阜甯陽等處，均被我軍攻入，足見最高統帥部早已部署及此，則魯南二度殲滅戰捷音不難洗耳以靜聆之也！蓋以嶧縣一帶戰場地形而論，我軍確有全勝把握。縱敵人恍然悟前此選定主攻方向之錯誤，急行轉變，然非時間與空間之所許可，是則魯南我軍之有更大勝利，確無疑義，惟前綫參加會戰之部隊似已過度疲勞，當以生力軍替代作戰，爲必要之處置，山西豫北各地區之我軍能以不斷逆襲牽制其

使各戰場
成爲整個
戰場

大部，尤爲魯南戰場迫切之要求，總而言之，台兒莊勝利之原因雖多，以指揮統一佔最主要部份，今後若能擴而大推而至於各戰場，使各戰場爲整個戰場，則敵人兵力轉用之計窮，非派本國之兵增援不可。我軍據現有各支點之以運動戰消耗敵人之量至某種限度時，伺隙而動之，某國僅下一紙哀的美敦書，便足結束戰局。所謂遼東真正的和平與世界真正之秩序在此，吾人於痛定思痛之餘，將拭目以待之矣。

四月十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四八期）

(其十七) 從兵役法說到兵役運動

作者于距今二年以前，（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草一取得抗戰最後勝利之基本十原則」一文，其四曰：戰鬥員之訓練，預期為一千萬人，第一二兩期各三百萬人，第三期四百萬人，欲達到此預定計劃，須立刻施行徵兵制。

兵役法公佈于二十二年六月，預定實施日期為二十五年三月，但因推行之未順利，迄至去年八月，抗戰軍興，尙感未能普及，第一期以至第三期之抗戰，一般人所認為問題者，如財稅及兵器，尙居其次，所認為不成問題者，如兵員之補充，居然成爲大問題，以人口四萬萬自豪之國家，而有如此逃避兵役之現象，不能不令人痛心！作者此篇頗似針對此病而發，而且提出補救三點，皆屬可行，用特選出，以供推行兵役法者之參考。

洪年，二七，九，十一。

兵役運動，以時代所需要，而蓬勃于今日。其所依據之典則，爲兵役法：公佈于廿二年六月，預定實施日期，爲廿五年三月，全部共十二條，爲世界各國兵役法中最簡單者。

參加起草者，皆係一時名將，如何應欽，程潛，楊耿光，周亞衡等諸兵學大家，秉承最高統帥意旨以從事。

最高統帥
對於軍制
之訓示

最高統帥關於軍制之訓示有兩大原則，五細目。第一：一國之興，必須有其優良之軍制；其細目有二，（一）有制勝敵人之特點，（二）適合國情。第二：吾國土地廣大，情形特殊，各種制度，有須因時制宜者，不必強求單純一律，其細目有三：（一）兵役——徵兵募兵兩制并用。（二）編制——戰略單位，師與混成旅并存。（三）教育——營內各課目重點，可以視其所需要而不同。

今之兵役法，即適應此軍制之要求而產生者也，

兵役法爲
應軍制要
求而產生

徵兵制之倡議，始於宣統末年，聚訟約二十年，專家議論文字，不止數百萬言，記者于距今廿六年前，肄業清河陸軍第一預備學校時，亦曾加入聚訟集團，高樹一幟者，撫今思昔，嗒然若喪！

考兵役法第二條——兵役分左列兩種：（一）國民兵役，（二）常備兵役。

同第三條：男子年滿十八歲至四十五歲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備兵役時，服國民兵役。平時受規定之軍事教育，戰時以國民政府之命令徵集之。

國民兵役
常備兵役

綜合第二，第三兩條，國民兵役，普及而廣泛，不限於體格檢定，但因訓練時間較短，素質遠不如常備兵役，願數量遠駕而上之，參酌國情，互有是處。

同第四條：「常備兵役，分爲現役，正役，續役。」

平時徵集年滿二十歲至廿五歲之男子，經檢定合格者，入營服現役，爲期三年，除上等兵及各種特業兵外，均滿二年歸休，輜重運輸兵滿半年得歸休。正役以現役期滿退伍者充之，爲期六年，平時在鄉應赴規定之演習。戰時動員，召集回營。續役以正役期滿者充之，其役期自轉役之日起，至滿四十歲止。任務與正役同。」

「常備軍在地方自治未完成之區域，得就年齡合格，志願服兵役之男子募充之。」

細譯本文立法精神有四，徵募之分，僅在平時，至戰時必要，則一律或一部，或漸次普及爲徵兵制，此其一。（英美兩國，平時爲募兵制，若至戰時，則普及徵兵制實行矣）不論徵募皆爲國民應盡之義務，此其二。（憲法草案第二十三條：「人民有依法服公務之義務，」自有此規定。平時雖不應募，但法律上之義務猶在，戰時必須履行之。）不論徵募，入營必須調查驗選，此其三。（地方自治未完成之區域，雖行募兵制，但身體之檢驗，與役齡之調查手續，不可或廢，出營皆須管理，準備動員召集。）爲求兵員素質之精，與數量之多及不違反國家與國民經濟原則，全國總動員及其他所要求，現代國家兵役，通常採用複合制度，此其四。（以精爲目的，須用募兵制；以多爲目的，須用徵兵制；以節省國家經濟爲目

兵役法之精蘊乃以國民兵役為主體常備兵役為骨幹

非有一千萬人不足應長期抗戰之要求

的，適用徵兵制：以顧慮國民經濟為目的，適用募兵制：以全國總動員為目的，兵役義務，須普遍而廣泛，常備兵役之外，須益以國民兵役也。）

簡而言之，兵役法全部之精蘊，以國民兵役為主體，常備兵役為骨幹。依第三條之規定，國民兵役求其多也，依第四條之規定，常備兵役，出於志願者多，以在營日久，故對於技術兵與特種兵之訓練，易符教育之要求，二者并用，斯為本兵役法之特色。

本法主文，雖甚單簡，惟廿五年八月內政部與軍政部所公佈之兵役法施行暫行條例，則甚為周到而詳盡，雖已由主管機關督促實行有日，但因未為國人所普遍認識，是以今日知識分子能談兵役法之精蘊者，尙如鳳毛麟趾，不可多見，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黎壤之民，更莫明其「土地堂」矣！自抗戰軍興，兵役需要，益為迫切，考諸歐洲戰役，協約國動員總額，為三千九百二十萬人，同盟國動員總額為一千九百二十萬人，前者傷亡總額將近二千萬人，後者一千二萬人有奇。今日兵器之威力，較歐戰時更加犀利，雖參戰國家單位，無歐戰時若許之多，但戰鬥區域之廣泛，與戰鬥時間之持久，則吾國非準備一千萬人之國民兵役與常備兵役之和，不足應長期抗戰之要求。願今日兵役運動，限於都市省會，而未普遍於窮鄉僻壤，平日呼號抗戰最力，自詡為知識分子者，相率西移，入山惟恐其不深！今日之負弩前

推行兵役
法之最低
度要求

驅者，多屬「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壯丁，方諸歐戰期間，大學教授之被徵入伍者，可謂絕無！處今日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僅賴壯丁服務兵役，不特不平之甚，亦且不够之至！

然則惟一補救之道爲何？曰：省市縣政府及鄉村鎮公所，務以推行兵役法爲首政。此其一。不論大學專門及中學學校課程均須編入兵役法及其施行細則爲主要功課，此其二。凡屬報紙刊物壁報等，皆須特闢一欄，宣傳兵役義務，且嚴格監督豪富子弟之逃兵役者，此其三。凡茲三點，爲推行兵役法最低度之要求，未可須臾緩也。

四月十七夕長沙（分載在本報一五一，一五二兩期）

(其十八) 以反包圍答覆敵軍的包圍

此篇上節敘述魯南方面之敵人於台兒慘敗後，以慣兵態勢，北部魯南方面從贛榆、邳城、邳縣三路，又臨城方面之津浦鐵路，臨棗支路，及微山湖，魯西方面之單縣，曹縣，共分八路，分進合擊，益以封邱之渡河，截斷開封西退之路，南部方面，敵以津浦鐵路西側之懷遠爲據點，沿渦河向蒙城出亳州，冀與濟寧西南竄之敵會於歸德。作者頗慮其包圍勢成，將陷我軍事於重大損失，乃重申四月十八日所作新戰場與古兵法一文，此文係暗示放棄徐州，引敵人於我有利之地點。持續戰鬥。下節徵引消耗戰與持久戰之戰術上原則，以闡明徐州中止戰鬥，在戰略與戰術上具有如何之深厚意義。

洪平、二七、九、十一。

敵軍南北
兩路合犯
臨海核之
軍事部署

敵人於台兒莊慘敗後，以慣兵態勢，傾大部在華兵力，部署徐州大會戰。已見報載者，北部戰場，分三方面南犯，(一)魯南方面分三縱隊，循贛榆邳縣邳縣，三路而來，臨城方面，水陸并用，沿津浦鐵路，臨棗枝路，微山湖三路南下，魯西方面，分兩路，一經單縣，一經曹縣西南竄，以上三方面八路之外，復於封邱南渡，以威脅我後路之開封，皆以截斷臨海綫爲其唯一企圖。

抗戰以來
敵僅有之
大規模作
戰部署

我以反包
圍爲上策

(二)南部戰場：蘇北方面之敵，已陷阜寧，而分兵一部，西出漣水，冀與魯南南下之敵會於隴海路之新安鎮以西。津浦正而之敵，徘徊於固鎮，取得待機態勢。西側以懷遠爲據點，沿渦河，向蒙城，出亳州，冀與濟寧西南竄之敵，會於歸德。又淮南方面，雖有分循淮河南北岸，一從含山，巢縣企圖於陷合肥後西進。一沿淮河南岸之上窰洛河，作西犯態勢，以牽制我平漢路之東側一帶地區，實則疑兵也。

敵人以分進合圍態勢，冀將我東部大軍，圍困於歸德以東，故于北部戰場方面，左翼則依山憑湖取攻勢防禦，以抑留我軍主力于東部戰場，別以主力軍之右翼馳騁于魯豫之交，使此判斷不差，則南部戰場自亦置重蒙城亳州方面，此爲抗戰以來，敵人僅有之大規模部署，亦爲賭敵國運之最後一擲也。

凡茲部署，驟看似爲如火如荼，實則早在我最高統帥部預料之中。記者兩月以來，不斷揭破其陰謀，讀者諸君當可覆按而知其平凡無奇也。獨惜其詳細兵力與配置，不甚了了，無從借箸代籌。倘爲兵力所許，我軍以反包圍爲上策，衡之我軍士氣，在敵人各路未聯絡確實，併頭齊進以前，予以各個擊破，取得第二次會戰之全勝，亦非不可能之事。不得已而思其次，請讀四月十八日記者所寫之『新戰場與古兵法』一文（附錄於後）或不無一得之愚，然

非記者之所願也。

敵軍部署，抄襲側翼作戰（法文譯爲「翼的機動」）以殲滅我軍主力，爲其企圖。在鄆縣，邳縣，台兒莊方面，利用其優勢地形與一部兵力，以牽制抑留我之攻擊軍正面及預備隊，以湖沼兵團（報載微山湖），敵運到橡皮船多艘，以記者判斷，必要時，將使用水上飛機）將于微山湖，以聲援濟甯西南竄之敵軍主力，以歸德爲目標之側翼迂迴，側翼攻擊與正面攻擊，且將同時開始，我軍較量彼我兵力與裝備，能否以機動與先制之態勢，擊破敵人於濟甯方面？此爲今後會戰之第一關鍵，不得已而處守勢，則南部戰場，合肥方面，應取攻勢，將含山，巢湖之敵掃除後，轉用兵力出全椒，斷北犯固鎮與蒙城之敵軍後路，亦不失爲上中策，使此兩策，皆不能實現，則應有主動處置，另求與我有利之地點持續戰鬥，蓋我軍戰略，固以持久戰爲最高原則，「持久戰」三字，爲德人所創始之名辭，以得時間之餘裕爲原則。以劣勢裝備國家對於優勢裝備之國家惟一之戰法，但迄今猶有以持久戰與防禦戰，混爲一談者，則大誤特誤也。

我不得已
時應求于
與我有利
之地點持
續戰鬥

德國新軍隊指揮之持久戰通則曰：「持久戰之目的，乃適應企圖情況，就中敵軍兵力及行動地形，藉防禦對限制目標之攻擊，陽動戰，及局部的戰鬥回避以達成者也。對敵或待

機，或進而求敵，而有與敵以損害之機會，則須十分利用之，或作成如斯之機會。愛惜我兵力，而以可行爲限，使敵蒙受極大之損害，頗關緊要。持久之時間益長，其實行益須廣大之地域。」

又爲詳細之解釋曰：「持久抵抗者，爲持久戰主要之戰鬥法也。防禦僅于限制時間內之持久戰施行之，限制目標之攻擊，乃依情況。向敵翼側而及背面並敵正面之弱點而施行者也。爲欲得速乘有利之機會，通常對下級指揮官，不可不與以採取某程度攻勢行動之自由。」

陽動，乃爲防勢的施行之，攻勢的亦有施行之者，陽動乃缺兵力之後援者，惟於情況及地形上使敵豫期爲真實之戰鬥，而俾其搜索及偵察困難時，始爲有效。主要，不可不藉炮兵及步兵重火器之活動，以期其成功。僞工事得以支持僞防禦者也。

有變化之行動，機動力，速力，出敵意表之情事，遮避及其他之僞偏敵者，乃增大持久戰效力者，使一時對敵立於主動之位置，且得更長久阻止敵人也。

然於得以通視之地形，對之空中搜索，雖可爲特別之處置，然關於我戰鬥之目的，欲以長時間僞騙敵人，則甚困難也。

爲行持久戰，雖屢屢必須廣大之正面，但不可不於戰鬥之焦點，集結其兵力及彈藥，而在其他之戰鬥正面，以僅有微弱之兵力爲滿足，因而該正面須常負特別困難之任務也。

持久戰之目的及其細部之實施方法，尤其是隣接戰鬥團之任務，必須使之知悉，是所以使行迅速且獨斷決心之下級指揮官，確保其統一之行動也。」

吾人細讀文上而深味之，則知我軍消耗敵人之方策尙多，固不必以一城一鎮之得失，而棄自動之態勢也。

五月十夕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四八期）

（附錄）新戰場與古兵法

客有問于余曰：台兒莊勝利之道，可得聞歟？

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山西是也；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台兒莊是也。

客問：制勝之道惟何？

曰：敵貴勝不貴久，我則反而用之，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形人而我無形，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我所與

制勝之道
在於斯

戰者寡矣！此得勝之本也。

客曰：請言攻守之道

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于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彌弩，節如發機，致人而不致于人，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曰：伐謀與伐交孰重？

曰：伐交在人，代謀在己，儒者之師，求其在己！

客唯唯而退！

四月十八日長沙

第四編 抗戰第三期

(此期稿選至廿七年九月十八日止。)

(其一) 徐州戰鬥中止後之新戰場態勢

敵軍於今年五月十九日佔領徐州後，其主攻方向猶未得判明。或謂將進出於淮蔡申息，窺取武漢，或謂將以全力西犯西潼，或謂西潼與武漢併進，作者盱衡全局，於五月二十三日寫此文，判決敵將挾春秋齊吳之態勢，以臨楚國。查諸九月二十五日申報所載陳誠將軍談話：「當時敵人的企圖，很有直接沿隴海路西進，同時由亳州阜陽潤川向西截斷平漢路，再向南越大別和桐柏山派而進攻武漢的可能，但是自黃河氾濫以後，使敵人這個企圖，受了打擊，於是乃改變路綫，而企圖沿江西犯，直逼武漢。」前後對照，若合符契。

開封繼徐州之後，於六月六日陷於敵手，鄭州危急，武漢震動，後作者寫此文時，剛為十三天，最緊要語有：「中原沃野千里，難以堅守，彼我共之。今昔所不同者，隴海平漢兩鐵路縱橫其間，敵之用兵，輻重笨重，舍鐵路綫與公路綫外，不能作戰自如，但使隴海沿綫加以有組織的破壞，須俟天才軍事家之處置，記者雖有腹案，不便宣之於紙上，惟熟讀古兵法與古戰史者當可會心微笑矣！」所謂腹案者何，或指決堤耳，九日敵決黃河南堤，鞏洛之得保全至於今日者，不可謂非賴有此一舉。

徐州以內綫作戰態勢，當敵人南北兩方面十五路包圍之衝，而能于利害變換綫之俄頃，戰鬥中止，（德國新軍隊指揮，第五百零三條：戰鬥之目的已達，或情況上要求使用軍隊於其他方面，或運用軍隊於其他方面，較為有利，抑或繼續戰鬥，無收成果之希望，又或唯中止此戰鬥，方免戰敗時，則須中止其戰鬥。）三十萬大軍全師西移，使敵人撲一個空，不可謂非適時適切之處置。兵法所謂：「靜如處女，動如脫兔。」其徐州戰鬥中止之謂乎！

戰鬥中止與持久戰之戰術兩原則，皆為德軍本其作戰之經驗所創作，為劣勢裝備之國家，對優勢裝備之國家之惟一戰法，如能巧於運用，保持時間之餘裕，以爭取最後勝利，無不**如響斯應也。**

是以此次徐州中止戰鬥，各國軍事家咸盛讚我軍戰略戰術之進步，敵人所夢想之決定的勝利，似仍未實現，且自徐州西撤之優秀華軍，日軍多未能予以重大打擊云云。可見各國軍事家對於徐州中止戰鬥，已有真確之認識矣！

敵軍今後之企圖如何？不外左列三案：

（一）以主力進出於淮蔡中息，窺取武漢，（二）以主力西犯西潼，（三）西潼與武漢并進。以記者私人判斷，第二案決非敵人兵力所許可，第三案或為敵人所夢想，但敵人無此

敵軍今後
之企圖將
如何

大胆，第一案實施與否？須視淮北我軍抵抗如何？非加一番慎重考慮，不敢輕於一試，縱聲在華所有之兵力，以求孤注一擲，亦無把握，況此次敵之作戰部隊，疲勞與消耗已多，非加一番整理與補充，貿然前進，不免有重陷台兒莊覆轍之可能。

將來預想
戰場當在
宋鄭陳蔡
申息之間

但敵軍頑強成性，不久之後，必有蠢動，以其善於抄襲吾國古書，則將來預想之戰場，當在宋鄭陳蔡申息之間，蓋敵軍今日所居之地位，挾春秋齊吳之態勢，以臨楚國，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此一路也。成七年秋，吳入州來，（今之壽州）此又一路也。

左傳：「申公巫臣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吳楚爭疆，始見於此，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州來，吳楚咽喉也。

齊之謀楚，盟於召陵而還，吳楚交兵歷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凡廿八次，吳勝楚八，楚幾幾亡。楚敗吳五，輒秦得復國，楚避吳五，吳楚無勝負，昭王之世，交兵凡七，吳避楚三。考其五敗於楚，皆因秦救，得復國，則知秦楚之相依，破齊敗吳，固有餘也。基乎此則宛洛

利于攻不
利于守之
戰場

之東，須控制大軍尤爲戰略上不可須臾忽視也，其理由容俾日另說之。

依此而論我敵形勢，東部戰場，固以廬壽爲重點，西部則以蕞洛爲要區。中部沃野千里，難以固守，彼我共之。今昔所不同者，隴海，平漢兩鐵路縱橫其間，敵之用兵，輜重笨重，舍鐵路綫與公路綫外不能作戰自如。但使隴海沿綫，加以有組織之破壞，不特隴海鐵路不能利用，即平漢鐵路，亦不能利用，至於如何爲有組織的破壞，須俟天才軍事家之處置，記者雖有腹案，不便宣之於紙上，惟熟讀古兵法與古戰史者，當可會心微笑矣！

今之戰場，橫亘於宋郟陳蔡申息之間，以歷史與兵要地理考之，利於攻，不利於守，使魯西猶在掌握，則曹宋形勢未失，津浦南段，自全椒出擊滁州，若能收果，而廬壽之據點猶在，非經一番大血戰，不能遽謂我軍之不樂觀，是以在今後戰場之演變，方諸徐州未戰鬥中止時，尤爲緊要。

顧祖禹論壽州形勢曰：

壽州春秋時六蓼國地，戰國時屬楚名曰壽春，秦爲九江郡，漢初爲淮南國，武帝復爲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治焉，魏曰淮南郡，仍置揚州爲重鎮，西晉因之，東晉初亦曰淮南郡，仍爲車鎮，宋爲豫州治，齊因之亦爲車鎮，後魏曰揚州，梁復曰豫州，東魏北齊復爲揚

州，陳復爲豫州，後周又爲揚州，皆治此，隋開皇九年改置壽州，煬帝改爲淮南郡，唐復爲壽州，天寶初曰壽春郡，乾元初復爲壽州，楊吳爲忠正軍，南唐爲清淮軍，周世宗顯德四年取壽州復曰忠正軍，徙治下蔡，宋乃爲壽州，政和六年升壽春府，乾道三年改爲安豐軍，元爲元豐路，明初復曰壽州，以州治壽春縣省入領縣二令仍舊。

壽州扼控渦潁，襟帶江沱，爲西北之要樞，東甬之屏蔽，漢伍被謂淮南王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弭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攻，東收江東會稽，南通勁越，猶可掘壘江淮間，自魏晉用兵，與江東爭雄長，未嘗不先爭壽春，及晉遷江左，而壽春之勢益重，元帝時應詹曰：壽春一方之會遠振河洛之形勢，爲徐豫之藩鎮，宜綏集流散，專事農桑，成帝時壽春入於後趙，朝議欲攻取之，蔡謨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繞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所忌，若進攻未拔，北騎卒至，懼和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乃止。簡文帝初袁真以荆春叛，伏滔著正淮論曰：壽陽東連三吳之富，南引荆汝之利，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

壽陽難攻
雖白起韓
信項籍之
勇猶發梁
焚舟背水
而陣

內有肥淮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是也，齊高帝謂壽春賊之所衝，宜深爲之備，北魏源懷言，壽春去建康不過七百里，乘舟藉水，倏忽可至，南北朝時，壽春皆爲重鎮，隋欲併陳，亦先屯重兵於此，唐時江淮有變，必以壽春爲襟要，楊氏據淮南，壽春之防尤重，南唐堅守壽州，以抗吳師，周兵雖屢勝，略有諶，和，光，舒，斬之境，東兗揚州，而壽州未下，諸州卒不能固也，及顯德四年，攻壽州，而淮泗以東，次第風靡矣，宋開寶五年，將有事江南，其臣林仁肇，密請於其主，欲借精兵自壽春禪渡，後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敗江南主不從，及宋室南渡，亦首推壽州爲雄郡，呂氏社曰：淮西建康之屏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壽春失，則出合肥擾歷陽，建康不得安枕矣，故李延壽以爲建業之肩髀，蕭子顯以爲淮南之都會，良有以也。眞氏德秀曰：有安豐之屏蔽，則敵不得以犯合肥，周氏必大曰晉至宋壽陽皆爲重鎮，寇少至，則淮泗諸郡，堅守以待援救，大至則發民而歸壽陽，蓋壽陽不陷，敵雖深入，終不能破之而有淮南，謝元澠水之戰，却苻秦百萬之師，劉仁贍堅壁自守，周世宗攻之，三年不能下，壽春之形勢，亦可見矣。

壽州形勢，關係之大，有如此者，惜北之蒙城，南之合肥，已陷敵手，此中應如何先奪取合肥，以固壽州，誠爲要着，若僅以六安多山爲據點，已陷於被動之地位，此不可不察也

戰術失敗
影響戰略

總之，但我軍須深自檢討血肉所換來之教訓，不諱疾忌醫，加以集思廣益。例如合肥之役，由戰略上而言，可謂毫無破綻，而因戰術上之失敗，影響及於戰略，使東部重鎮，未經劇戰，陷於敵手，是誠可惜！記者於五月十夕寫「如何予敵以致命打擊」一文，（載本報第一五六期）曾主「合肥方面，應取攻勢，將含山巢湖之敵掃除後，轉用兵力，出全椒，截斷北犯固鎮與蒙城之敵軍後路，亦不失為上中策。」此文披露未數日，李品仙奪取巢縣之捷訊至，記者方私自忻慰，有此一捷，徐州雖失，而淮河之南北，尙堪資以持久抵抗，敵軍問鼎中原之企圖，必受致命之打擊。今合肥不幸淪於敵手，全椒後路，不免深受威脅，今後淮北形勢之好轉與否？不屬於戰略，而屬於戰術也。

此次會戰，已成箭在弦上，不發不止之勢，無論殲敵與否，雙方皆不免為不可思議之消耗，讀者諸君，不必問某地點之如何進出，應注意於後方之如何補充？使我軍常能維持廣大之兵員數，不斷以生力軍更番對陣，則敵人之中央突破，延宕競爭，與突擊戰術，皆將無所施其技矣！誰謂最後勝利之不屬我耶？五月廿三夕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〇期）

(其二) 以軍事天才家地障與必勝信心補裝

備之不足

此文作於徐州失守後七日，（五月廿六日）時我軍所處之地形遠不如徐州未淪陷之前，故作者力主以軍事天才家，地障，與必勝之信心三要素，補裝備之不足，且謂惟有採用絕對的機動攻勢，或能予敵人以迎頭之打擊。此與九月六日香港大公報所載蔣百里先生對武漢青年團談話：「今天要談保衛武漢，從軍事上看，我們現在立刻採取攻勢絕對有利。一可謂具同一之識解也。中節爲批判彭德懷將軍敵情判斷二案，「彭將軍之第一案，以敵人佔領廈門之行動考之，則所謂「控制南昌，佔領海南島」者，不爲無見。惟第二案之一進攻西北……截斷我新疆……」者，亦不能謂非敵人之定案，惟不屬於第二期。「海南島，敵人原欲於二期抗戰中加以佔領，後以英法同提警告，敵致未敢出此，此爲報紙所未報道者，至於進攻西北，隔斷新疆一案，及今觀之，非但不屬於第二期，即第三期甚至第四期或猶未能包括之。末節即爲作者對於捷克問題之看法，謂：「德國此時實無能力動兵橫貫，苟有成算在握，德兵早已不俟宣佈理由，驅機械化部隊入捷京矣。一是耶？非耶？微之英相張伯倫之飛來飛去，（九月十六日）甚願作者預言之能應驗如神。」

洪平·廿七·九·十六。

南翼較北
翼爲重

徐州戰鬥中止後，吾嘗爲文論新戰場之形勢，與敵人今後之企圖，及我軍所應策定之對策。北翼魯西與南翼皖北較，南翼較北翼爲重。南翼重鎮，三國以前，壽州與合肥并重，北向則重壽州，南圖則固合肥，三國之紛爭也，袁術固據壽春以自雄，泊夫孫權坐大江南，而魏吳之爭，則以合肥爲爭點矣！

合肥形勢
前人論合肥形勢曰：南臨江湖，北達壽春（約一百八十里）腹巢湖，控過穎，膺濡須，枕潯皖，龍眠蟠其前，紫金山跨其北，淮右襟喉之地，江北視爲唇齒。蓋自大江而北，得合肥則可以西問中蔡，北向徐壽而爭勝於中原，中原得合肥，則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國時吳人嘗力爭之，魏主叡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之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蓋終吳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爲魏守也。孟德用兵，彷彿孫吳，其重視合肥若此，蓋有由來也。迄今遊合肥者，憑弔斛兵塘，遺遙津，教弩台，飛騎池諸故迹，猶能想見魏武之餘烈。俗所稱吳頭楚尾者，卽指此也。今我敵兩軍相持於大蜀山，距合肥縣城十八里，登山東望，全城在目，但非有重砲，不能瞰制城內，自此而西五十里爲李陵山，再西行七十里爲吳山口，但標高點皆不及大蜀山，是所望前線將士能確保大蜀山之陣地，則失之東隅，猶可收之桑榆，若不此之守，徒恃六安之礪山帶河，足以自固，是

確保大蜀
山之陣地

軍事天才
家地障必
勝之信心
採用絕對
的機動攻
勢打擊敵
人

則自甘踞於桐柏山脈以南，非記者之所敢苟同也。余之論兵，首重地理，以劣勢裝備對優勢敵軍作持久戰，非以軍事天才家，地障，與必勝之信心三要素，補裝備之所不足，則較計案情，殆將莫衷一是，自徐州中止戰鬥，以迄今茲，曾窮三日夕之時間，苦研對策，在曹宋陳蔡之故墟，與敵人較一日之長短，惟有採用絕對的機動攻勢，或能予敵人以迎頭之打擊，若求以巧勝人，非所語於今日沃野千里之廣大戰場也。敵人渡淮以來，對於有組織之武裝民衆區域，迴避惟恐不遠，甚且有迂道二百里而超越者，此爲敵人惟一之弱點，但因敵人事前調查甚爲詳晰，而武裝民衆區域，僅限於自衛，未能出擊，治附要點既落敵手，而此武裝民衆，失去自衛之價值，所望江淮志士，投袂而起，不以堅守柙助爲滿足，應進一步與國軍協力，馳突戰場，驅逐敵人於國土以外，以保淮泗者，保中國，是則記者之所馨香禱祝也。

北翼我軍，猶保有荷澤（即曹州），以曹縣民風强悍，代出死士，國軍得助于民衆者必不鮮，有此一着，則開封之陣容，或尙可維持，惟以記者十年前作戰於此之經驗考之，僅憑兵力相搏鬥，而不採取斷然之處置，未易取得全勝也。以上兩則皆就局部戰鬥而言，至於最高作戰綱領，已詳於前篇通信中，此不再贅也。

第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氏，最近在五月廿三日新華日報發表「第二期作戰與我們的任

彭德懷論
敵人第二期
作戰戰計

務一一文，對敵人第二期作戰的計劃有所判斷。確為海內創見之作，與記者去年十一月廿四日之敵情判斷，微有相似之處，茲并錄於右；以供海內兵略家之參攷。

彭德懷將軍白：

1. 第一個作戰的方針與步驟，就是在打通津浦綫佔領徐州以後，一部份兵力控制隴海西段，保障其南進右翼之安全，主力夾長江而上，配合平漢綫南進之敵，佔領武漢，控制南昌。同時另以一部兵力佔領海南島，閩侯，封鎖我海洋交通。

2. 第二個作戰方針與步驟，就是打通徐州後，佔領鄭州，以一部份兵力控制隴海路，把主力轉移到華北來，企圖殲滅或驅逐華北我軍，進一步進攻西北，控制陝甘甯要鎮，隔斷我新疆，斷絕我陸地外援，換言之就是切斷我國與蘇聯的聯繫。我們知道，敵人更知道，蘇聯是中國最忠實最靠得住的朋友，也是最能够援助中國抗戰的，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對於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它是極其同情而積極予以援助的，同時，敵人爲了搗亂我作戰計劃，可能以一部份進攻陝北，藉以威脅陝甘公路。

我之第二期
作戰戰觀

記者曰：第二期戰區更爲擴大，使用兵力亦較多，由東戰場而言，敵軍夢想於攻陷南京以後，渡江沿津浦鐵路南段，及運河併力北進，與津浦北段南下之敵會於徐州，歸德之間，

敵軍夢想 第二期之 戰果

完成其南自寧波北迄五原之封鎖計劃。西上之師，止於山蕪湖，東南行經宣城，入浙境之千秋關，至桐廬之綫。或再擴進一步至大通，青陽，太平，歙縣，界口，蘭谿，至金華之綫。同時大名與豫北兩股之敵，亦必企圖渡河，截斷隴海鐵路爲數段。晉南之敵遙爲應聲，偷渡風陵，茅津，韓城諸黃河渡口，冀據西安洛陽間之華山與肴函山地，一路出龍駒寨越紫荊關，一路沿平漢鐵路南段，迫武勝關。一路渡淮河出黃州與東南待機出擊之敵，會於武漢三鎮，此爲敵軍夢想第二期之戰果也。此廣大地域之作戰，敵軍應使用於前綫及配置於後方之兵力，至少須膠着一百萬人以上，試問敵軍能漠視耽耽虎視者之尙有蘇聯在耶！

彭將軍之第一案，以敵人佔領廈門之行動考之，則所謂「控制南昌，佔領海南島」者，不爲無見，卽第二案之「進攻西北，控制陝甘寧要鎮，隔斷新我疆，斷絕我陸地」者，亦不能謂非敵人之腹案，惟不屬之於第二期，而在於第二期夢想企圖達到之後，且須俟國際形勢之惡化至如何程度？方能定策也。

倘西歐國際形勢，因德捷兩國之交惡，最後不免於兵戎相見，且將英法蘇等國盡捲入戰爭旋渦，則敵人將毫無忌憚，爲所欲爲，則所謂第三期，甚至第四期之夢想，皆將不顧一切，爲孤注之一擲，惟德捷形勢，雖極險惡，而德國軍備，究竟未充，非俟併奧以後，獲時間

之整理，則德國於此時實無餘力動兵搆釁，苟有成算在胸，則德兵早已不俟宣佈理由，驅機械化軍隊入捷京矣！

德意英法
蘇打^是
一^樣算盤

但今後國際形勢，已至一動而不可復靜之物理定義，在德意軸心之心目中，早已窺破將來不免於清算，所孜孜考慮者，速戰速決爲有利乎？抑各努力開發所得，與英法蘇等國，爲軍備之競走，候有成算，再先發制人歟？抑以所得爲己滿慾壑，頓戢其野心乎？希特勒打此算盤，莫索里尼亦打此算盤，英法蘇等國所打算盤，亦不外此，日敵今後之行動若何？亦係向此算盤中討結數，國際形勢之變化，有關於中日抗戰前途者，若是其密切，吾人於論戰之餘，其可忽視之耶！

五月廿六日夕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一期）

(其三) 應未雨綢繆者四事不可緩者五事

開封六月六日陷於敵手後，隴海平漢兩路皆爲震動，文中「中州戰場，曠野千里，未有地障可憑，稍明兵要地理者，皆瞭然此一階段戰事，爲抗戰以來最艱難之工作。」乃說明此時之形勢也。後黃河堤決，形勢因之穩定者三月有餘，作者所謂「步過此難關，又步入相持與膠着之勢。」得以證明矣，後節所謂「敵爲善抄吾國古書者，將來攻擊重點之指向，河南商城與湖北麻城之通道，爲敵軍所垂涎。」證諸八月廿八日六安失守，九月十日固始淪陷，越六日商城告急，且敵軍翼將由此出麻城，而撲我武漢，可謂未出作者之所預料也。

洪平，二七，九，十六。

接讀者來函，以小寫第一篇時事評論見責，記者敢不自承其過，惟因入學以來，環境頓易，我敵情況，不甚了了，重以自寅辛亥，皆在研究新科學，古人所謂：讀未讀書，間有以簡練揣摩所得，發爲文章，遂不免偏於專門途徑，在讀者不合脾胃，目爲乾澀無味，實則每篇之中，於介紹軍事新學識之外，無不暗示軍事動向，以爲曉流之助，不過今昔處境不同，凡有所陳，未敢如昔之率直，倘讀者細驗『新戰場與古兵法』：『從兵役法說到兵役運動』；

『攻擊重點：』『砲兵之汗，可代步兵之血。』『如何打擊敵軍新支隊戰術？』諸拙作，持與時事相對照，不雖瞭然于言中有物，何一非為今日之藥石耶？國事艱難至此，凡一國民皆當負責，尤其知識分子所負責任最重，若徒責備他人，而不返躬自檢，是非君子自省之道，今之讀者，好讀含有刺激性文章，而不進一步探求所以補救之道，抗戰十月，幼稚病尚未革除淨盡，時事之悲觀，孰有甚于此者！國家當遭遇非常困難之際，徵之前史，只見人才之輩出，今則適得其得反，前輩老成，祇有此數，而後起未有傑出人物，平日所自詡為天下事不足為者，一入八卦爐中，便成灰燼，抗戰建國，為何等艱鉅事業！英法百年戰爭，固無論矣！即以記者去歲十日間所寫『如何抗戰三年；籌戰費一百萬萬元一文』（登在本報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固已明示此中日戰爭，三年為最小限，當時有目記者為『狂瞽』者，考諸今日形勢，五倍於三年，能否結束戰爭尚屬問題，在此過程中，一切犧牲與頓挫，皆屬意中事。至於戰場之逐漸西移，在西安事變前後國人盛唱抗戰論時，記者即已明告，此為民族復興必經之階段，讀者或不免竊笑：「事後有先見之明」然裂按一年以前之本報，固已早言不抗戰則已，抗戰則險阻艱難必備言而後可，今者戰事之推移，只能謂為艱難之始步，險阻之初級，海外讀者，滿紙無生氣，此則不能不令人笑其短視者也。

惟能開勝
不驕始能
遇敗不餒

以武裝民
衆利用地
障補裝備
之不足

中州戰場，曠野千里，未有地障可憑，稍明兵要地理者，皆瞭然此一階段戰爭，以抗戰以來最艱苦之工作，方茲以往十月，繁重百倍，但渡過此難關，又步入相持與膠着之勢，我最高領袖曾一再詔示吾人，「惟能開勝而不驕，始能遇挫而不餒。」又曰：「來日之長，艱難未已。」此爲台兒莊勝利之夕之誥誠語，與楚莊王之「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語，可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有此智燭機先之最高領袖，領導吾人爲持久抵抗，假以時日，必有曙光，此則敢請讀者以必勝之信心，抖擻精神，以臨一切也。

論吾國兵要形勢取材於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戰國戰爭，雖不中，亦不遠也。晉之大也，以官山府海，晉之霸也以表裏山河，秦則關山百二，楚則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四國者，雖代出賢君臣名將相，而地形之足以助其大，固爲灼見之事實，至於曹，宋，陳，鄭，申，蔡等國非國之無良，而因地非奧區，宋襄之起，不旋踵而弱，鄭有子產，亦僅能自保，地勢使然也，今我與敵角逐於此，形格勢禁，固無諱言，惟魯西之荷澤鉅野，江北之淮陰，尙有大軍潛伏其間，追躡敵蹤，未失包圍有利之態勢，皖豫武裝民衆，不下數十萬人，昔利地障，補人力與裝備之所不足，今則可利用人力，補地形裝備之所不足，執此而論，敵之懸軍深入，不能謂非步步荊棘也。至於如何利用人力，補地形與裝備之所不足，記者不敏，竊論其詳。

強化大軍
之心臟部
組織

(一) 國中軍事天才家，僅有此數，抗戰期間，軍事高於一切，曾文正公有云：「萬事都從忙裏錯。」負有軍事重責者，應如何使其緩帶輕裘，指揮若定，常有餘替，思索一切，則多置僚佐，分工合作，尙矣！軍以上之心臟部組織，皆嫌過于單簡，以昔日應付態勢，以臨頑強之敵，似當有適時適切之強化組織，此一也。

(二) 野戰軍與守備軍之軍隊區分，似有重新考慮之必要。野戰軍以富有智謀勇敢之將領與勳性之軍隊充之爲適當，守備軍，則以熟識地方情形與山川險阻，富有強性將領與部隊充之，可各盡所長，以收協同之功，吾人研究永遠築城，鑒于歐洲大戰開始，法軍抽調要塞守兵與火炮，用於運動戰，在野戰軍所獲之助，微乎又微，而要塞之因無熟手守備，不能發揮其抵抗力，而爲德軍所蹂躪之史例，益覺今日戰場，野戰軍與守備軍應有區分之必要。論者謂吾國未有要塞，此戰史之教訓，未必適用於吾國，殊不知因其無要塞，遇有必守之支撐點，非有專任之守備隊，加以相當工事，與逆襲等戰法，不足以補戰場之弱點，此二也。

(三) 皖豫武裝民衆，爲抗戰有力之份子，僅憑地方智識份子領導，實嫌不夠，是必以正規軍之一部爲基幹，配以地區武裝民衆，步步抵抗，過大敵則迴避之，見小敵則殲滅之，城雖失，四鄉之統治權猶在掌握，乘瑕抵隙，固壯士之所優爲，中州千里，無險可憑，若

將來攻擊
重點在商
城與麻城
之通道

擴張軍事
教育機關

不恃血肉之爲城寨，殆將何所寄乎？此三也。

(四)西起河南桐柏，東迄安徽潛山，山脈蜿蜒，固爲武漢北部之惟一屏障，雖險要不足與長城相比，然間隙與鞍部到處皆是，然善爲利用之，固足以戢敵之兇頑也。敵爲善抄吾國古書者，將來攻擊重點之指向，在河南商城與湖北麻城之通道，爲敵軍所垂涎，其形勢與自河北之三家店、門頭溝，鎮軍台以通周口背後之懷來，同爲用兵之間道，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吳國之帥，卽取道於此，知乎此，吾人固保有內綏作戰之許多有利條件，但亦不能謂無弱點，惟在天才軍事家皆爲彌縫其罅耳，此四也。以上四款皆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未雨綢繆，至於根本要圖，千頭萬緒，政治外交經濟暫且不提，僅就直接間接有關軍事者而論，德顧問團，既經奉召回國，吾人爲謀充實軍事學識與技術，亟宜借材異國廣聘外國顧問，與同情於我之國家，保持密切接觸，此爲不可緩者一也。

板垣爲敵酋中最兇悍者，聞將繼任杉山爲陸相，其目的雖似對蘇作戰意味，甚於對我，但爲積極謀蘇聯之故，而對我侵略，當必加強，所謂止於某處者，決無其事，是以我應籌之對策，須注意於軍事教育機關之擴張，以往僅以軍訓練全國學生，實嫌不夠，竊以爲全國中學，均宜改爲初級軍事學校，造成全國皆兵基礎，此爲不可緩者二也。

軍事之外
應兼籌四
北建設

西北寶藏雖富，地曠人稀，生產不旺，吾人爲謀百年戰爭，非於軍事之外，兼籌西北建設不可，是必遷戰區之戶口以實之，同時以成員之消耗過大，獎勵生育，應與獎勵生產并重，句踐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其寓意在此，此爲不可緩者三也。

吾人既已策定百年戰爭，預想所及，將來不免淪爲戰區之省份，其非直接參加作戰之黨政軍機關，與成員，應以統籌計劃，關西北爲若干區，亟令早日遷移，由政府交通與金融機關，予以種種方便，其重要性不在軍事之下，此爲不可緩者四也。

抗戰以來，稍有民族思想者，咸不惜毀家去田里，以從我最高領袖開關轉徙，不受敵人利誘威脅，故自南北兩僑府成立以來，人皆掩鼻而過之，此爲民族惟一之正氣，但其行動，尙未轉消極爲積極，是必多方起用，以展其才，不特參議會宜迅速召集，而西北省區，幅員過廣，統治爲難，不如多建幾個行省，拔茅連茹，挹彼注茲，國庫負擔有限，而人盡其材，地盡其利，則有造於國家民族，奚止倍蓰，此爲不可緩者五也。

凡茲數事，皆就病榻中冥想所及，拉雜草此，以就教于海內高明，固未敢自詡爲至當也。

六月三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二期）

(其四)敵非再增兵二十萬或三十萬人決難

正視武漢三鎮

作者意力主黃河決堤之一人。敵軍雖於六月九日炸毀黃河堤口，而此訊猶未傳至長沙，是以十日寫此文時，有「古之名將，自信之堅，有天下皆非之而不顧，天下皆是之而不驕。」之語。中節對於敵軍圍攻武漢，則謂「宛洛六安猶在我掌握之中，敵軍非再增兵廿萬或卅萬，休想正視黃鶴樓頭」，衡諸敵軍抽調北滿防俄部隊加入長江兩岸戰鬥之今日，可謂並未小視敵人也。是時報章有謂敵人將於浙江渡錢塘口，循浙贛鐵路經南昌而入湖南之株州，截斷粵漢鐵路之聯絡，作者則謂「不特敵人無此能力，縱令有之，其不如蠢叔之哭其子曰：『吾見師之出也，而不見其入也，吾不信也。』」繼謂「惟所慮敵人於打通津浦綫之後，利中國之財，養中國之兵，驅中國之兵，殺中國之民。」非但今日有之，誠恐未來之歲月，猶難免此，悲哉！末節所謂：「敵軍深入之後，步步迫緊，與英美利益為正面之衝突，使張伯倫肯將百年以來辛苦經營之投資事業，拱手讓諸日敵，則記者將錯觀天下士矣。」衡諸今日形勢，非但時有所聞之英日會談，予吾人以刺激，且日來德捷局勢緊張，與英國所取之態度，亦為此一條線索之引伸也。

洪平，二七，九，十六，

用兵非易
談兵尤非
易宰相難
得大將尤
難得

用兵非易，談兵尤非易，宰相難得，大將尤難得，孫子論將，智信仁勇嚴，缺一不可，可謂一語破的也，當國家承平無事之際，中材之人，為將亦可，為相亦無不可，若夫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以葛公之才配伊呂，尚須濟之以夙夜匪懈，僅能偏安西蜀，為將之難，有如此者！古之名將，自信之堅，有天下皆非之而不顧，天下皆是之而不驕，此無他。平日修養有素，臨危不亂，舉重若輕，兵未出境，而勝算已操也。

抗戰十月，記者輒為文，預言×軍動向，鮮不談言微中，非真有過人之處，不過二十年來，從北而南，足跡所至，默誌其山川關隘形勢，何者應守？何者應攻？何者應避？何者應決戰？研究於平日，實施於戰時，即此雕蟲小技，雖未身當其衝，而十月以來，白髮不留情矣！自愧無所貢獻於國家民族！徒以覆瓿之文，博讀者之一哂而已！然豈記者之所願耶？

使讀者諸君，承認記者所言之非虛發，則敵軍在最近雖能豕突狼奔於宋鄭陳蔡申息之故墟，但渡過此過程，則敵軍必遭遇空前之抵抗，或將重蹈台兒莊之覆轍也，蓋敵軍僅憑現在之態勢，以施諸隴海鐵路者，施諸平漢鐵路，未必能遂行其企圖，鄭州與信陽間之鐵路西側，皆係連山高地，使我在此一帶，構築側面陣地，可以抑留敵人大部兵力於此，即令其遇城不攻，不獨戰術所不許，而且在在均須配備重兵，以掩護後方聯絡綫之安全，則所得用於第

一綫之兵力，勢必削弱共大半，若只顧第一綫，而不顧後方，不獨彈藥與糧秣之補充，決不能如其預期所消耗之量，而且後路隨時有被截斷之虞。此一也，然則將先西回而取鞏洛乎？則兵分而勢弱，不之鞏洛，自陳州周家口逕撲郟城，經舞陽——方城——南陽——新野出穀城或襄陽，控我長江之上游，此曹孟德用兵得意之作，敵人夢想，非自今日始，顧秦洛猶在我掌握，則此企圖之不易遂行，詢之稍有兵學常識者，無不曰然，敵人豈敢冒此孤軍深入之大險乎？此二也。敵軍不從此方面施行共大迂迴之戰略，僅從皖北豫東分數路，西擾平漢沿綫各頭，一自合肥，經固始，商城，出湖北麻城。一自壽州止陽關——三河尖，經光州——羅山——西撲長台關或信陽，一自陳州周家口西擾郟城。一自柘城經太康——扶溝斷許昌。一自開封，經中牟，分擾鄭州及新鄭，在敵軍自詔為如火如荼之好戰術，實則不能拘束我之脫離敵人之持久戰戰略，無非又撲一個空而已！此三也，如此廣泛平原，毫無地障，可以依托，故我不得已而放棄之，然敵軍盤踞之後，雖有鐵條網與砲兵等之器材，助其鞏固立腳點，然此數十城寨，應費器材幾許，環而伺之者，處處皆有義民所組織之紅槍會，天門會等，我正規軍利用地障禦其前，別以機動部隊襲擊其側後方，義民所組織之武裝，鼓譟於其後，試問敵軍處此境地，其能深入無阻乎！此四也。然則敵軍將舍此而別圖擾亂乎？是必分江左江右兩軍溯江西

敵非增兵
廿萬或卅
萬休想正
視武漢

上，以窺武漢，但沿江地障重疊，雖有海軍協同攻擊，但我有相當之空軍，可以炸沉其兵艦于江上，小隊砲艦不濟事，大隊則目標顯明，轟炸更易，敵軍如非深知此路之走不通，早已作祟于江之兩岸矣！此五也。讀者但震於豫東皖北一城一鎮之相繼淪陷，不免有波及武漢之過慮，記者非敢修言武漢之必固如金城湯池，然在西面宛洛東面六安，猶在我掌握之中，敵軍非再增兵廿萬或卅萬，休想正視黃鶴樓頭，此五也。使敵人能不顧慮蘇聯之襲其後，則增兵不能謂其不可能，增兵如有可能，則敵人不以飛機毀滅廣州市矣！是以由敵軍之以飛機不斷轟炸無軍事設防之廣州市一舉觀之，足證敵國增兵問題，確為嚴重，不增兵將何恃以窺武漢乎？此六也。

說者謂敵人將於浙江，渡錢塘江，循浙贛鐵路經南昌，而入湖南之株州，截斷粵漢鐵路之聯絡，以孤武陽夏三鎮之勢，自杭至株，沿路皆為嚴阻，不特敵人無此兵力，縱令有之，其不如蹇叔之哭其子曰：「吾見師之出也，而不見其入也」吾不之信。此七也。

以上七點，皆就現任態勢與彼我兵力及地形，加以校索，固未能謂為軍事上已陷于悲觀也。所慮敵人於打通津浦綫之後，利中國之財，養中國之兵，驅中國之兵，殺中國之民，記者所總總慮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是以今日政治問題，較軍事尤為嚴重，猶幸抗戰以來，

驅中國之
兵殺中國
之民

現役軍人，前仆後繼，視死如歸，以血肉作長城，愈打愈堅強，非現役軍人，不爲威脅，不爲利誘，寧流離轉徙，以從我最高領袖於四方，此爲取得最後勝利之惟一可貴條件，亦卽五千年文化薰陶之收穫也。是必擴而大之，轉消極爲積極，使人人皆得致力於民族復興事業。不以土地之豎，與財賦之減而自限，是於軍事之外，尤不可不三致意及之也。

此外關於政略與戰略之調整，戰略與戰術之配合，雖屬最高統帥部機密範圍之內，非報人所得橫加討論，但集思廣益，賢者所許，敵軍深入之後，步步迫緊，與英美兩國利益，爲正面之衝突，使張伯倫肯將百年以來辛苦經營之投資事業，拱手讓諸日敵，則記者將錯觀天下士矣！否則吾人在外交上，絕對立于多助之地位，以王寵惠博士之蜚聲中外，盡率國家，益以國民外交之多方活動，雖末敢修望各國之拔刀相助，然經濟與武器上之援助，將因戰區之擴大於長江上游，益暴露日敵驅逐白人離開東亞之野心，更堅和平華團國家，爲急不暇擇之援助，然則一般所慮爲戰場西移之後，而經濟與財政，將受若何影響者，可以恍然而悟此觀念之不正確也。

基乎此，則知最高戰略之策定，須如我最高領袖最近對外國通訊社記者之談話之所指示：「作戰上不必以一城一地之得失進退爲重，而在自動的選擇有利的作戰地區，又今後作戰

地域的形勢，利於我而不利於敵，現在戰局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方面在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凡我軍放棄之點，皆所以減少無益之犧牲，避開敵人的企圖，同時逼迫敵人入于我方自動選擇之決戰地域，予以打擊，長期抗戰，此為最大要着，今後戰事即將轉入山地與湖沼地戰，天時地利，均于我為有利，我之所利，即敵人之害也。」

巧遲不如
拙速

此為鐵的原則，雖起拿破崙於地下，不能易之也，至於戰術之應如何運用，使其配合一致？徵諸以往實驗，確有詳加檢討之必要！「巧遲不如拙速」此為古兵法之名言，拿翁曰：「吾不重空間，而重時間」細味此二語，用兵秘訣，可以思過半矣！同一壯烈犧牲，如能適時適切，則一錢之血，可以換得百鎊之代價，有如臨寫黃庭，恰到好處，不先不後，惟精惟一，是所望於天才軍事家之能及時以自見，不讓大時代之來臨，而失諸交臂，記者之言暫止於此矣！

六月十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四期）

(其) (九) 戰事重點江右較江左為重

竊於六月九日轟炸黃河堤口，自絕於北路，越三日，敵方猶未顯露此後攻擊重點之指向，作者則判斷盤據長江兩岸之敵，勢將溯江西上，闖進馬當，竄入湖口與九江登陸，斜蹙粵流路，並以加重語氣，致其結論曰：「其重點江右較江左為重，七日以後，長江敵艦猛烈進攻，馬當，彭澤，湖口，九江，瑞昌相繼失守，其中雖南攻則北守，北守則南攻，然其主力仍側重於南岸。一日日來，戰局之展開，未出作者之所逆料。至於馬當要塞，作者於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京滬輪中」（載在本報第一一三期）一文中，曾有提及：「自大浦再西行，有馬當山，突兀兩岸，山勢懸互，可以設砲置戍，形勢不在湖口之下，惜軍事當局尙未部署及此也。」大聲疾呼，遠在敵人開始攻擊馬當山之前七個月，（上月廿六日馬當淪陷）不能謂無要塞設備，惜守將未得其人。長江上游門戶之不能固守，作者至今言之，猶有餘痛耳。

洪平廿七·五·一七。

記者與武漢闊別四月矣！側聞自副參謀總長甫自前線，還抵鄂城，特乘沐浴餘暇，北來致敬，來去匆匆，不及宿而返，漢上故人，未克一趨候起居，此記者不能不附數語於此，以鳴歉意也。

白副總長，躬在前綫，指揮三月，有亘一二月，夜未合眼者，爲國辛勞，固非筆墨所能形容於萬一，副總長負責心重，習勞成性，艱鉅愈重，愈感興奮，雖體重較前稍減，而精神充滿，視四月前記者辭別時有加。夫賢者之精神，卽邦家之元氣，中外人士，關心副總長之起居者，不乏其人，聆茲消息，當亦倍感欣慰矣！

記者此來，除專誠致敬外，仰承垂詢讀書所得，及考試經過，與學校教育方針外，語次深以吾師周亞衛將軍之着重典範令教育。譽爲深得治學之門徑，普育軍事人材之大道，并歷舉廿年前求學時，無論何門功課，教官嚴者，所得必多，并以『教不嚴；師之惰』爲結論。副總長主持南寧軍校教育時，首以『整齊嚴肅，以身作則』爲主，早以廣西今日將才之輩出，殊非偶然，副總長於軍事略憶之際，極端談軍事教育不倦，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副總長之言，殆亦有鑒於此而發歟！

此外以時間匆促，不及談及時事，偶詢抗戰指導方針，則曰：『委員長最近對外國記者之談話一則，已闡述無遺矣！只有全國上下一心，本此最高原則，向前邁進，則抗戰前途曙光，卽在目前矣！』

記者與副總長之談話，卽止於此，以下所述，爲在車中聞見所及，與記者上次評論，有

以不教民
戰是爲棄
之

戰事重點
江右較江
左爲重

不無足以相印證者，敵人最毒辣之手段，無過於「以中國之財，養中國之兵，以中國之兵，殺中國之民。」已淪陷之戰區，已有行之者。先之以偽滿軍隊，冒充我軍游擊隊，到處騷擾屠殺，使壯丁不得安於田里，驅之於城市，既到城市之後，便入敵人勢力圈內，蓋敵人所盤據者爲點，不特不能控制全面，卽支配一綫，亦非其勢力所及，是必利用偽滿軍隊，爲廣地域之騷擾屠殺，一般壯丁，始以爲避開田里，可以偷活一時，殊不知入城市之後，敵人徵工徵兵，遍布網羅，稍不遂意，便加以莫須有之罪名，重者屠殺，輕者拘禁，如認爲智識階級之青年，則不分青紅皂白，加以屠殺，敵人此種慘無人道之暴動，不僅欲亡我國，且將滅吾種矣！吾中華民族之父老昆仲諸姑伯姊，其能坐視宰割，而不奮臂而起，以救國救民族者自救乎！

至於戰事重點之推移，江右較江左爲重，自黃河堤爲敵人之砲擊被毀之後，黃河決口數處，淹沒十數縣，敵人自作自受，狼狽萬狀，鄭州以東，已無其立腳點矣！所不幸者，吾人遭敵兵火荼毒之害，復蒙敵人所施其魚之窟，此百世之深讎，不知何日方報！敵人自作自受之結果，已自阻於白沙中牟之東，而我軍轉可利之以全鄭州，平漢隴海兩路之聯運，已自昨日起，開車無阻，以往數日僅止於許昌，今可自漢口直達西安，寶鷄矣！敵人不得逞志於中

原，則妙想天開，其左翼轉用兵力於長江南岸，悍然宣稱：自蕪湖上溯至九江，劃爲水上戰區，不准外國船隻通行，連日以海空軍之聯合戰術，砲擊貴池，并有運輸艦數艘，尾隨其後，志在覓地登陸，此種戰術，早在我最高統帥部燭照之中，連日盲目轟炸與砲擊，皆無所施其技，雖有闖過馬當，竄入湖口，與九江登陸，斜趨粵漢路，或由九江，經南潯鐵路，至南昌轉萍鄉株州之夢想，無如南岸多山，目爲我國革命軍昔日大破孫傳芳軍之路綫，爲李司令長官拿手之傑作，一邱一壑，皆在我軍將領嚙誌之中，敵軍夢想由此下手，徒見其泥脚愈陷愈深也。

至於敵軍最右翼方面，雖有由周家口橫越郟城駐馬店經南陽以入襄樊之企圖，然平漢通車，迄今無阻，縱其越過鐵路綫，進出南陽之後，惟有前來送死而已！

中路方面企圖如何？記者已於前兩三期，判斷其大概，敵方多方以亂我耳目，同時亦足證明敵軍之舉棋不定，隨處用威力偵察，以尋覓其攻擊重點，此橫跨長江兩岸之戰場，我軍如率然之蛇，首尾呼應，祇見戰綫愈長愈靈活，應戰自有餘裕，敵軍用鉗式之兩翼大包圍也可，用錐式中央突破也可，不能不自承爲「手足無所措」也。

至於我軍不特陣綫穩固，兵力充足，而八州坐鎮，更選第一號五虎將陳誠大將軍，繼何

鉗式之兩
翼包圍或
中央突破
敵向無所
施其技

成濬之後，爲湖北省政府主席，行見上游戰艦，樹陶侃之威名，千里江城，堅鄂王之壁壘，記者不勝翹企，以待捷音也！

六月十二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六五期）

(其六) 敵能斷我華南及西北之國際交通乎

六月中旬，敵軍集結於長江下游及晉綏者甚多，作者有敵將截斷我粵漢路語，報上更有西北方面，敵且將飛渡黃河，進犯甘甯青，截斷我海陸兩路國際交通綫之傳聞。作者以兩案并舉，非但爲敵兵力之所不許，且衡諸外交，敵亦不能悍然出此。不幸自德國於八月十日宣佈秋操後，中歐形勢突變，復授敵人以急水撈魚、趁火打劫之機會，爲三個月前作者草此文時，所不及料也。

洪平，二七，九，十七。

敵人之淪陷安慶也，先以大渡口之登陸，隔江炮擊，並掩護掃雷艇之掃雷作業，敵艇燬於水雷者，自承雖僅二隻，實則不僅此數，然敵軍海陸空軍協同之戰法，可以知過半矣，

自安慶溯江而上，南岸東流，北岸望江，皆爲砲艦必經亦即必擊之地，敵軍現在之態勢，主力雖配在北岸，而南岸則未有敵人蹤跡，但浦口與裕溪口集結運輸艦多艘，將來兵力之

轉用，可由戰術上至當之行動與其所能行之動作，而可判明其夢想之企圖，在九江着陸，但安慶九江之間，彭澤之馬當山，爲江上天險，敵艦之欲越塞而上，決不可能，必也仍襲攻擊安慶之故技，先由北岸以陸空軍之協同，趣望江之復興鎮，繞過彭澤之西，陷江炮擊，而以掩護江上之掃雷作業，有似刻板文章，決無奇正之相生，南岸遙亘多山，北岸湖沼星羅，敵軍所恃爲機械化部隊者，至此殆無所施其技，是以敵軍雖有大迂迴之殲滅戰企圖，而因我佔天時·地利·人和之三利，在在皆須爲周到之準備，某外國軍事家謂，武漢爭奪戰，因天時與季候之影響，將延長若干歲月，可謂一語破的矣！

敵若進攻
華南勢必
引起英日
衝突

敵軍之企圖，依其行動考之，今之東奔西竄，皆非真面目之戰鬥，其將來所採用之戰略，南則側重截斷粵漢鐵路綫，以阻塞我海路國際交通，西北則已集結多兵於晉綏，擬由甘寧青以斷我陸路國際交通，兩案同時并舉，爲兵力之所不許，孰先孰後，何去何從，利害互有，若先南而後西北，則英日之反目，殆有無可避免之勢，與宇垣之圓滑外交·矛盾殊甚，無有重新考慮之必要，蓋最近英美兩國，援華制日輿論之激昂與鼎沸，在敵國認爲大不利，有識之政治家，無不認爲有緩和之必要，是以長江南岸軍事之是否急進，與敵國外交方針有至密切之關係，敵酋宇垣最近對記者之談話，雖極挑撥離間洗刷迴避之能事，然其字裏行間

飛渡晉陝
間黃河比
前日俄鴨
綠江戰鬥
難過十倍

已有氣餒餒之勢，但使英美兩國輿論，能爲更有力之表示，同時英美政府有實際援華之行動，不以消極抵制爲滿足，則南岸軍事之發動，或有短時間之頓挫，外交與未來軍事動向之關係有如此者，吾人其可以漠視之耶？

西北軍事，僅恃綏甯一路，實犯孤軍深入之忌，必也由晉北趨陝北與綏甯一路相呼應，較爲安全，然晉陝之間，黃河縱斷，天然屏障，飛渡不易，且兩岸爲懸崖絕壁，水流奇急，集結多兵與材料，在此立體戰爭之下，已不易祕匿其企圖，而渡河之難，十倍於日俄戰爭中之鴨綠江戰鬥。况秦兵之耐苦戰，昭著史冊，其民族性之強悍，決非晉人所能望其項背，已往數月，陝西民衆之自動東渡黃河，僞裝農民，襲擊敵軍者，不只數十起之多，倘若敵軍深入其間，以秦人之愛國愛鄉心切，同時并感安土尙不能自活，若棄田里而流離四方爲難民，更難免於身填溝壑。與其爲難民不免於飢寒而死，不如轟轟烈烈與敵人拚一個你死我活，此種情緒，充滿於陝西民衆之中，讀者如不信，請驗敵機之肆虐，與敵炮之轟擊黃河西岸也，陝西民衆，從未逃避，耕作如常，倘遇彈下如雨之際，稍爲躲避幾十步，一俟炮擊停止，依然耕作如恆，其不爲利誘威脅若是也。敵人不入陝西，是其知難而退，若貿然深入，必有不可思議之抵抗，記者竊以爲敵軍非計不及此，而遲遲未敢發動者，因有此顧慮耳。西北民氣

蓬勃若是，但自閻司令長官退出臨汾以後，山西軍事機構，已欠健全，而陝西之凶有特殊關係，不無尙欠指揮統一之處，此中之應如何調整，使軍與軍，軍與民之間配合無間，確爲籌劃西北軍事者所當三復也。甘甯疆土，除臨汾，候馬，運城三點，爲敵盤據外，餘已全部收復，敵軍兵力之不敷分佈，此爲昭著之事實。

從外交上
看敵也不
能進攻甘
寧青

陝西戰場之步步荊棘如此，而綏甯距離遼遠，交通不便，大部隊補充爲難，小部隊未足形成主力，此就軍事上自身之弱點而言者也，若夫外交，敵軍之凶窺甘甯青，雖非若長江華南之取英美投資利益而有之之明顯，然敵之國策，固以進攻蘇聯爲每飯不忘之企圖，其號召國人者以此，其賈願德意者以此，蘇聯知之甚矣！敵人久佔察綏，已予蘇聯遠東專事根據地以莫大之威脅，然蘇聯猶一再容忍而未發者，蓋因蘇聯國防重點，在歐而不在亞，簡而言之，平日國防計劃，在歐取攻勢。在亞取守勢，自吾國抗日軍興，中蘇締結不侵犯條約。中蘇友好，更進一步，而遠東軍備，亦隨之充實。不以昔日之守勢爲滿足，假以時日。或歐洲局面改變，則蘇聯自有其主張，決不追隨敵人之後，自處於被動之地位。此依常態而言，若夫敵軍深入甘甯青，是西部西伯利亞，將繼東部西伯利亞之後，而受威脅，此係腹心之病，非癢疥之疾，以蘇聯當局之高瞻遠矚，臥榻之側，豈能令人酣者乎！是知蘇聯之容忍，係有限

敵軍之夢想
企圖終止於夢想

度，超過此限度，決無以世界大軍備之國家，而甘爲俎上肉也。然則敵軍進攻甘甯青之日，或卽爲蘇日兩國以兵戎相見之時也，敵軍於決心西犯甘甯青之前夕，不能無此顧慮，是則敵軍欲以攻甘甯青以斷絕我陸路國際交通，固爲夙夜所夢想，但因外交與軍事，利害互有，權衡昭然，敵之不敢悍然不顧而西犯者，大率若是！總之此南斷粵漢鐵路，西北犯甘甯青，固爲敵人併吞我國之大計劃，處心積慮，非止一朝一夕，但因國際形勢方在急轉直下之中，而吾國軍備亦在逐日強化之路上邁進，是則敵軍之夢想企圖，終亦止於夢想而已！

知乎此，則知「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口號，決非虛語，吾人豈可因一節一環之頓挫而自餒耶。

六月廿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七期）

(其七) 國際形勢與戰場形勢

抗戰開始以來，作者對於自動尋求與國，倡言最力，於蘇聯，尤寄以莫大之期待，和者固多，而以聯蘇為蘇聯，致將改變我政治體制或引起他國之嫉視，而病之者，亦不能謂無。此文即因是而作，中謂「法蘇同盟以來，非止一日，並未聞法國以聯蘇關係，而動搖其政體，同時共產黨在法國之政治上活動，僅止於政黨之活動而已，然則以聯蘇為國策之法國，在外交與軍事上只有得其便利，且並不因聯蘇之故，而疏英法之交，此在法國能堅持其國家固有之立場，不因尋求與國而削足就履。此為作者理想的中蘇關係，至今猶堅持此主張。茲者外交路綫之討論，猶甚囂塵上，用特刊出，公諸參考。末節轉言戰局，有「開封敵人已渡河而北，考其企圖，似在轉用兵力於河內及河東兩地區，為西窺洛潼者。」等語，事隔八十四天，今日香港申報載，黃河北岸孟縣之敵，猛烈西犯，一當且竄至黃河北岸治戎鎮一帶，又安邑集結之敵，有進犯茅津渡模樣，是則河內河東兩地之敵，開始進攻我西潼矣。

洪平·廿七·九·十六

軍事與外交之須并重，前賢已先吾人言之屢矣！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謀求諸己，伐交求諸人。善戰者，能造時勢，同時以其所造時勢，擴

而大之，使適合於我所要求，徵諸已往戰史，俾士麥克與克里滿梭，皆伐交之能手，雖累戰而未勝，而最後一戰，決全局之勝負，凡茲史例。不一而足，知乎此，庶足以與言國際形勢與戰場態勢矣！

抗戰期年，國際形勢之轉變，則日向有利於我之途上邁進，此爲我最高統帥抗戰到底之效果，亦即取得勝利之朕兆也。德意日集團，表面上似甚鞏固，一按其內容，則知以利交者，利盡則交疏，最近因德國併奧問題而生之德意裂痕，已逐日擴大，及其極也，非至於交惡不止，不過彼此各懷鬼胎，尙未現出廬山真面，但熟悉國際形勢者，不難瞭然，德國之以召回在華顧問，與禁售軍火於吾國，以結歡於日本，以緩和德意間之利害衝突，十分勉強彌縫侵略集團之破裂陣容，爾後德國張牙舞爪愈甚，而德意間之分離愈速，侵略集團國家內之矛盾如此，而敵人所得內利乘便，以圖我自肥者，其間不可容髮，敵人知之，德意當局知之，英首相張伯倫更知之諗，早已竊笑於其旁矣。

英美法蘇諸國，因侵略者之誅求無厭，威脅世界和平太甚，已由理想與言論，見諸行動，因德捷之交惡，益促英法蘇之結合，德國對捷示威，不特毫無所得，而且促成英蘇間之捐棄舊嫌。悉力對德，說者笑其打草驚蛇，確非苛論也。

侵略集團
之內在矛盾

德捷交惡
促成英蘇
接近

日敵侵略
促成英法
聯合助我

法國對遠東之態度由消極轉為積極，可知英法之間，昔日諒解與互助，僅限於歐洲者，今已推廣至遠東，此為暴日加緊侵略吾國之結果，逼得英法二國對於遠東不能不進一步，以聯合之陣容，確保其在東方之利益，英國在東方之利益，較大於法國，但獨力支持，則其所利，若與法國締成軍事互予便利之條約，則日本對於南海之野心，不能不稍戢其兇鋒，宇垣之以佔海南島恐嚇廣州與安南者，徒見其色厲而內荏，今日侵略集團以急襲逆襲為巧取豪奪之惟一手段，若無實際動作，雖有宣言，消極上則為試探國際形勢，積極上以恫嚇手段，阻止援助吾國，除此之外，有何作用，若謂其能再進一步，與英法兩國挑釁，為正面之周旋，是非深知木屐兒者也。

德意日三國以侵略為國策，美其名曰「防共」蓋利用資本國家執政者心理上之弱點，以折散反侵略國家之聯合陣容，縱橫掉鬪，驕視一切，英蘇兩國之不能彼此釋然，為民主集團國家最大之弱點，比自遠東近東同時告急，蘇聯國策，日在滙變轉變之中，迄至最近，雖謂為「國防高於一切」者可也。俄法聯盟以來，非止一日，並未聞法國以聯蘇關係，而搖動其政體，同時共產黨在法國之政治上活動，僅止於政黨之活動而已，然則以聯蘇為國策之法國，在外交與軍事上只有得其便利，且並不因聯蘇之故，而疏英法之交，此在法國能堅持其國

法國政治
家之高人
一着

家固有之立場，不因尋求與國而削足就履，質而言之，敵友之間，認識清楚，不特自信，而且爲人所互信，此無他，執政者自始卽有遠大之眼光與強固之信念，決不挾任何一國以自重，是以聯蘇俄而無礙於英之親密，親英而不失蘇之同盟，內政與外交，始終立於自動之地位，不可謂非法國政治家之高人一着也。

蘇聯既以「國防高於一切」爲國策，凡足以鞏固東西國防者，無不挾全力以赴之，其與鄰境諸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者，亦係以國防定外交策略之一，使蘇聯被迫至非戰爭不能鞏固其國防時，則亦不辭以戰爭解決之，此爲蘇聯最高當局之腹案，屢次暗示於宣言者也。蘇日兩國之鉤心鬥角：非止一日，敵國前一輩軍事家，對於侵略之戰爭指導重點在蘇而不在我，與少壯派決然不同，其理論可得而聞者如左：

日本侵略
之對象
北進派中
之侵蘇派

日本侵略之對象，南進則以英美法爲假想敵，北進則以中蘇爲敵國，此固盡人能言之矣！南進與北進兩派爭論之結果，以陸軍爲中心之北進派佔勝利，北進派中又分爲兩派，侵蘇派則以攻蘇爲先，所持理由：以一戰勝蘇聯，中國不俟攻擊而自然屈服，不攻蘇而先攻中國，縱使佔領全中國，而北進政策，尙未遂行其四分之一，質而言之，攻蘇則華事不決自決，不對蘇，華事雖決，實則未決也。今以侵略中國之故，而陷於長期消耗戰，不特北進政策

失敗，同時且陷日本本部於危機，敵外交大臣宇垣等爲此說之代表者，猶持此議未變，最近對外國記者談話，以甘言敷衍英蘇，而以招降式而調，迷惑少數人，固已深知對我侵略，已同於泥脚矣！

少壯派軍人則異是，因其國小而燈，好大喜功。以優勢軍事裝備攻劣勢軍事裝備之吾國。容易得手，容易討好於國人，未曾以周到之考慮，爲慎重之處置，初以爲中國一嚇，即可屈服，或持三月即可亡吾中國之錯誤估計以臨一切。

及蘆溝橋事變既起，不特一嚇不能屈服中國，卽十倍於三月之時間，亦不能併吞吾國，恍然於始計之大錯誤，爲侵蘇論之元老派所嗤之以鼻者，迄至最近，愈足證明；雖假以十倍於三月之時間，不能併有沿江沿海之省份而統治之，再假以五十倍之三個月時間，亦不易越黃河之西與肴函山脈及宜昌，常德，鎮遠而西也。少壯派軍人已自承軍事上之失敗，故有敵聞之組織，而以寧蘇派之元老軍人如宇垣等爲台柱，冀挽回其頹勢，蓋當侵蘇與侵華兩派辯論最烈時，近衛以折衷案調劑其間，以滿足元老與少壯之要求，故其兵力之使用，對華限於三分之一，留其餘以待蘇聯之蹙其後，不意戰區逐日擴大，而戰爭之結束無期，對華兵力之使用，已達廿九師團有半，超過三分之一之限度，殆達兵力五分之二，此就軍事上而言，敵

少壯軍人
之錯誤估計

敵國所陷
之危機

我國愈打
愈強

國已蹈莫大之危機者一也，戰區擴展於長江上游之後，英美輿論鼎沸，實出敵人意料之外。而英美法蘇之聯合，日趨密切，朝野制裁，不約而同，英美法蘇四國政府昔僅以口頭援助吾國者，今則不惜以全力援吾中國，以天下之所助，禦四鄰之所叛，多見知其不得倖免，此就外交上而言。敵國已陷莫大之危機者二也。至於敵國經濟與資源之受限制，我國中賢達，言之屢矣！茲不再贅，讀者互相參證可也。

返觀我國，抗戰將次期年，國中統一於我最高統帥大旗之下者，固無論矣！此爲爭取最後勝利之惟一先決條件，至於空陸兩軍，愈打愈堅強，空軍數量，較淞戰初啓時，不止增強五六倍，陸軍則有機械化部隊參加作戰，雖訓練未十分精熟，然一面訓練，一面作戰，日見其進，而無止境，爾後戰區之地形，皆屬有利於我，爲自抗戰以來，良好陣地。記者前篇論文，所稱爲天時地利人和三得之矣，真非誇大也。不特不悲觀而且樂觀，不特不消極，而且積極，此則樂爲讀者道也。

外交與軍事之向有利於我轉變，有識者類能言之，但日見曙光之透露，所謂長夜漫漫者，已成過去名辭矣！今後國人所應檢討者，爲已往失敗之教訓，不容再有諱疾忌醫，若夫前綫軍官之浴血苦戰，勇氣固可嘉，而指揮藝術與作戰技術之不够，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

我應講求
改進與提
高之六大
案

提高之道者一也。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古之名言，敵軍深入吾國，論情報我當較爲詳，徵諸已往，敵軍轉用兵力，每難發覺於機先，非至兩軍肉搏或捕獲其俘虜時，不易發現其番號與兵種，馴至幕僚缺少判斷敵情之資料，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提高之道者二也。空陸聯合與步砲協同，爲近代式最主要之戰術，過去狃於內戰，無此實驗，是以部隊命令與報告缺少聯繫，而無法爲綿密之處置，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提高之道者三也。自台兒莊會戰後，迄于蘭封之戰鬥，前綫官兵對於炮兵，已有深切之認識，土肥原僅一師團之數，而因配合有重砲兵，野砲兵，山砲兵各一團爲骨幹，遂使我軍擊破其主力之後，而未能澈底殲滅之，皆係砲兵火力未充所致。記者於五月十日所寫「砲兵之汗。可代步兵之血」一文，徵諸戰場經驗，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提高之道者四也。敵軍之守據點，多者爲一聯隊，少者則加強步兵營，配以炮兵一兩連及少數騎兵與機械化部隊，我軍即犯攻擊之忌，固因缺乏炮兵所致，但使能利用火攻，亦足以薰穴出鼠，鐵甲兵艦，火攻固不易，而着陸小舟與圍攻石質圍寨及碉樓等之村落，若用種種之方法，利用各種引火之物以燒夷之，亦足補砲兵火力之不足，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提高之道者五也。破壞敵後方交通，如公路鐵道，截斷敵之後方補給，關係作戰甚大，我游擊隊因技術及器材不夠，往往不能達預期之目的，或稍加破壞

爲實現六
大案應採
取之手段

，即爲敵人隨時收復，此不能不講求所以改進或提高之道者六也。

以上所言，雖屬小疵，然積小可以誤大，且技術人員，非經一年以上之訓練，不易馳騁于戰場，其補救之道，是必外徵志願兵者一也。砲兵與技術之訓練，僅賴徵募鄉間壯丁入伍，而基礎太差，是必實行兵役法，廣徵知識分子，與學生之在役驗者入伍，以造成「好男兒須當兵」之風氣二也，吾國宣傳，只有城市，而無鄉間，而兵役之來源，則出自鄉間，是以爲宣傳普遍計，其未淪爲戰區之省份，是必着重鄉間宣傳者三也，凡茲所述，皆就記憶所及，拉雜書之於此，初無系統之整理也。

至于戰場形勢，記者於前數篇通信已一再申論之矣！迄今尙無大轉變，惟開封敵人，已渡河而北，考其企圖，似在轉用兵力於河內及河東兩地區，爲西窺洛潼者，敵人之舉棋不定，手足無措，徵之於此而益信矣，六月廿三日倚枕寫於長沙（載在本報第一六八期）

(其八) 我軍應鑑馬當過失堅守湖口

此文上節論敵軍進攻長江時，我可用優勢空軍以控制敵艦行動，作者謂：「我有優越之空軍可瞰制一切，日炸四五艦，積月可以燬滅百餘艦，若持以歲月，可如級數之增加。」證諸三閱月來，我空軍在長江江面所炸燬敵艦，數在三百艘以上，誠未可謂故揚已力妄作估計也。中節敘述會胡二公之武漢形勢論甚詳，雖今者火器，戰術皆有異於昔日，但會胡二公對武漢形勢之觀察，猶足供今日參考也。下節報告白副總長親自視察馬當之消息，為各報所未報道者。末論第三期抗戰中兵員之素質，有「幹部官長皆係從新補充者，戰場上之經驗，不免遜于第一期作戰時之沉着」，徵諸敵兵在姑塘登陸之易，即為我軍兵作戰經驗缺乏之故，用特選出，以作「當局應加緊訓練下級幹部」之再度呼籲。

洪平，二七，九，十七。

記者重來武昌，心鬱鬱不樂，偶登抱冰堂，信步所之，至蛇山岳武穆遺像亭，讀楹聯曰：「撼山抑何易！撼軍抑何難！願忠魂常鎮荊湘，護持江漢雄風，大業先從三戶起」。「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怕死，奉讜論復興家國，留得乾坤正氣，新猷端自四維張」。下款未署名

，不知出自何人手筆，但其爲有心人所作，固無疑義也！低徊久之，不禁盪氣迴腸。慨當以慷也！

自鄂回湘，積月辛勤，舊疾復發，師友疊勸節勞，以習性操持已慣，不能自弛，重以二十萬讀者之期待，更何敢自休，卽就感想所及，寫其所見，不自知家國之恨，交萃毫端也。

敵軍之新部署，記者曾一再爲文中論之矣！敵軍之企圖，依其兵力之配置判斷之，我左翼之襄樊與右翼之長岳似並重，但其主力之配置，仍在黃梅宿松武勝關之間，黃河北岸，控置三師團，渡河點之選擇，雖尙未能判明，依戰術上至當之行動與其所能行之動作，似爲廣正面之渡河部署，孟縣，濟源，茅津，風陵等渡口，皆爲渡河點之腹案，而以洛潼爲第一目標，宜陽，臨汝，魯山，南召，南陽，新野，襄陽，荊門爲其侵略路線，但此方面之企圖，實現之可能性甚少，將來或至於頓挫，斯在意中也。武勝關方面，配備二師團，光山麻城之間，配置四師團宿松黃梅方面屬於江左者三師團，九江湖口方面屬於江右者兩師團，以上兵力統計共十五師團，約計三十五萬人，此爲地上隊部，至於水上兵艦與空中飛機數目尙不明，在敵軍傾其全力，以賭國運，自詡爲海陸空軍並舉，如火如荼者，不可謂非孤注之一擲也。吾人細考其兵力部署之態勢，頗易爲其迷惑，若以兵學家之慧眼分析之，如許龐大兵團

敵後方運
輸配不上
前線需要

之作戰而後方運輸之工具，是否能應其所要求而不脫節，敵軍雖諱言之，不能無此顧慮，蓋鐵路與公路運輸殆將等于零，而江左與江右兩兵團，則以水上運輸爲命脈，決難祕匿其企圖，我有優越之空軍瞰制一切，日炸四五艦，積月可以燬滅百餘艦，若持以歲月可爲級數之增加，敵軍在第一綫需用彈藥甚巨，若補給不上，則所有利器，悉等廢物，此爲×軍軍事上最大之弱點，吾人應抓住其弱點，而加以痛擊也，基乎此則知敵軍包圍武漢所應付之代價，不超過七七以來之總和不止，敵軍固以不勞而獲與不戰而屈，爲如意算盤，若非勞而不能獲，雖戰而不能屈，則敵軍不能不踞于爐火之上也。江左西上之師之進止于潛山太湖也，雖轉攻爲守，出以待機姿勢，可以規其非俟并頭齊進無長驅深入之勇氣也。

湖北近百年來爭奪戰，以會胡二公部署，最爲適時適切，胡文忠公林翼之論武漢形勢曰：「自古用武之地，荆襄爲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隣縣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荆襄，據扼長江，惟鄂爲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鬥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守其勢，今于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爲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保鄂明矣！」

同治中興
諸將之武
漢形勢觀

曾文正公國藩曰：「以湖北安徽江西三省論之，攻寇之道，水路一，而陸路四，自漢黃蘄至望江爲外一路，自蘄水達宿松爲內一路，自九江上與國，崇通，武甯爲西一路，自湖口下至徽甯爲東一路。」

王闓運之湘軍志江西篇曰：「水軍興，而寇不得志於江漢，則北出潛太（潛山太湖）南掠皖南，以窺江西，寇徒多南人，樂南侵，故江西尤受其禍，曾國藩自九江移屯南康，思整軍出江，謀進取，非爲江西戰守也。然寇已由都昌攻饒州，別由東流建德窺樂平，屯景德鎮，東犯祁門休甯。」

又胡林翼喜國藩得大用，與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甯，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

又寇陷東流，建德，彭澤，團湖口，分陷鄱陽都昌。載福，玉麟躬出戰守，玉麟入湖口登障雨立數晝夜，寇去遂分復五縣，遷南陵軍民於東流。

同治三年春，詔頻問國藩，以楊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內外江，以鎮撫湖北江西，四月奉遣玉麟駐九江，以上控湖北。浙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密陳其才堪督撫，癸巳詔岳斌督師江西，兼防皖南。

地形與部
署之適時
適切足補
裝備不足

馬當形勢

凡茲所言，皆曾胡中興部署之要着，雖今日敵軍火器視洪楊爲優，而我軍築城未能與之相匹敵，但以地形與部署之適時適切，固足補我軍裝備之所不足，是用攝其要旨於此，以上供謀國者之採納也。

今敵軍方傾其海陸空軍全力，以攻我馬當山，按馬當山在彭澤縣東北四十里，山象馬形，橫枕大江，迴風撼浪，舟航艱阻，山腹有洞，深不可涯浹，山際有馬當廟，陸龜蒙銘云：「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永曰呂梁，合山水之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去年十一月廿二日，記者自京溯江而上，舟過馬當，相度形勢久之，曾於「京漢輪中其四」一文，論列之矣！當局之籌戰守，不始自今日，以其時間考之，當有相當鞏固，最近白副總長且親自巡閱其間，指導一切，敵軍取道於此，非付絕大之代價，不易越雷池一步。過此則爲湖口而入於江西之門戶，是不可不以堅守馬當山者守湖口也。

總而言之，本期作戰，地形最屬有利于我，且爲未曾有之有利地形，而空軍實力之雄厚，更足以壯我士氣，寒敵胆，惟因幹部官長，皆係出自新補充者，戰場上之實驗不免遜于第一期作戰時之沉着，是以部隊之掌握，不及前此之確實，實則第二期之戰術原則爲運動戰，較第一期陣地戰所受敵之損害爲輕，由常理推測，第二期作戰應較第一期爲容易，願尙未顯

連續式的
綫的支撐
不如式的
不的配
點式的
的備

大威力者，由素質而論，缺少最精銳之幹部，由裝備而論，缺少大口徑重兵器，過去一年間之戰役，由兵員消耗數目統計，某師兵團在淞滬作戰三月，殺傷敵人馬成千累萬，而該團陣亡者僅二十五人，傷者三十七人，又騾馬百餘匹，但炮兵陣地始終未為敵人所發現，彼爾後轉用兵力于江陰及南京，皆能遂行其任務，執此較量彼我，我民族性之堅強與慧敏，實遠駕敵人而上之，今後但能動陳廣大幹部，與編練炮兵至一百團，則驅逐敵人出境如驅犬羊耳，又機械化炮兵一團之裝備費，與繫駕炮兵團之裝備費相比例，為六與一之比，國人臨此大時代，不必咨嗟太息于敵人之兇頑，但使萬眾一心，羣向炮兵與航空兩門，為人力與物力之輸將，則戰事之轉換，即在目前也。

今後作戰，為求充分利用地形起見，連續式之綫的配備，不及支撐點式之面的配備為有利，簡而言之，地帶攻防，勝過地綫攻防，依此要求，則各地帶之方面統帥，似應慎選且昇予獨斷專主之權，以漸求充分發揮其天才，此一也。既受命為統帥，似宜延訪富有智勇之幕僚，輔弼左右，對於時間與空間之計算，力求精確，以矯正逐次使用不充分之兵力之兵家大忌，藉以保持自動與牽制之張勢，此二也。此廣大地區之作戰，間隙部不能謂為絕無，敵軍乘瑕抵隙，豕突狼奔，不必過慮，但能通信設備周密，補給無缺，我軍可以不必過度重視後

火攻水攻
不妨多用

有自信力
方足制勝

方，轉可以敵人後方爲前綫，以收前後夾擊之效，此三也。幹部必勝自信力之加強，固有待於部隊長作戰之指導，實則各軍政訓處之工作，尤爲要着，是以政訓處工作人員，階級之提高，權限之擴張，範圍推廣，當有澈底之改革與整理，以求效率之增進，此四也，我軍裝備，不及敵人，無庸諱言，充實現代裝備固爲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惟一條件，但非有相當時間，而技術人員之訓練，不能臻於純熟，亦即新式之武器，不能充分利用自如，在此青黃不接之際，凡屬吾國古兵法所嘗用以制勝之水攻火攻，皆不妨多方運用之，以補裝備之所以足，以敵人之優勢軍備，尙不時利用多處放火決水。虛實並用，奇正相生，不亂我耳目，此爲我國之陳法，自我始祖黃帝以來，世代相承，戰勝四夷之祕訣，不當自我而摒棄之，此五也，兵家要有萬能之自信力，舉凡一物之微，善於利用，皆足以制勝，陶侃之竹頭木屑，無非巧於構思，宇宙間之一切創造，匪異人任，吾人生此空前大時代，不僅要戰勝敵人，且有創造一切之抱負與勇氣，決不自安於庸碌與劣敗，此六也。

以上六則，卑之無甚高論，病榻構思，不啻蚊之負山蛇之馳河，僅如是而已，聊實一得之愚，未敢謂爲至當也。

(其九) 我軍今後應注意之點

拿翁有言，「若無堅固城池，擬不出良好作戰計劃。」要塞關係國防之大明矣。此文上節專述法國要塞構築之理論，而於攻防原則，復徵引兵爭史例，透切闡明，最足為學者參考也。末節論保衛大武漢，以作者之見，保衛武漢，不重堂奧，而重門戶，西之襄樊，北之洛潼鞏鄖，東北之正陽關，東山北岸之宿松，南岸之彭澤皆為門戶，此種見解，是否適切，編者未敢斷定，留待他日史家之判斷。

洪平，二七，九，十七。

最近數日，敵方傾其海陸空軍全力，以犯我彈丸之地之馬當，若以地上面積與敵方消耗彈藥之量為計算基礎，在此時間與空間之下，應為盧溝橋開始抗戰以來，最激烈之爭奪戰一幕，亦即我軍以彈丸之地，血肉之軀，換取敵人空前之代價，換而言之，抗戰以來，敵人對於某一階段之攻擊，亘全戰役之中，消耗彈藥之量，此為其最高峯者也，況敵我雙方爭奪戰，猶在進行之中，此局部之戰鬥并未中止，敵軍彈藥消耗量之有加無已，固在意料之中，將來或不免淪於悲運，然持此一蠅，已足證明我國抗戰力量之加強，已與日俱進，但使有相當

之裝備，驅退敵人於國境之外，如操左券也。

永久築城
爲戰爭繼
續最重要
條件

夫馬當不過一砲台，耳經始與構築，始於去年南京淪陷之後，繼以永久築城之條件，實嫌不夠，報紙稱之爲要塞者實誤！要塞之構築，以工事人力，火器爲主要條件，我馬當炮台工事之經始與構築。僅數月耳，不特比不上法國馬其諾要塞，即德法兩國往反爭奪之杜門堡壘，亦比不上。杜門堡壘，僅建築費已佔六百萬金佛郎，火器之量與質，馬當更不足與其匹擬，但因我人力之優越，能補工事與火器之不足，此所以馬當一役，無論其成果如何，值得大書特書，以堅吾人最後必勝之信心也。現代戰爭，繼續條件是爲至要，永久築城，係應此要求而產生也。構築於平時，用之於戰時，爲國家力量之支撐點。其目的有三：（一）阻止敵人前進，使敵軍之運動，發生困難。（二）保障動員令及軍隊之集合。（三）協助我軍之行動。是以永久築城與國家戰略居同等重要地位，亦即本國家戰略之根本方針，爲平時防禦設備，對於預期發生戰事時之戰場，得物質上與技術上之力量，而發揚其效力，爲最低之性能。大軍作戰，首貴能發揮運動性，無論迂迴側擊，或中央突破，皆本其固有特性而揮發之，若凝而不動，則失其特性。運動性與交通機關有密切關係，陸則鐵路公路，水則舟楫橋樑，永久築城之主要任務，係以掩護此交通機關之安全；及保持軍隊之運動性也。進而

若無堅固
城壘，擬不
出好計劃

言之：在利用建築，保持增進軍隊之戰鬥力，而使我軍處於有利之態勢，并使我軍能取攻勢動作，且賴之以防禦敵軍之前進，是以利用地形爲首要。要塞建築爲國防計劃之一，擬而不行，有等於無，所貴爲國防計劃者，能適時適切加以利用，故必有工程專家參加，是以要塞之構築，務使工兵監，工程專家，戰略者協同合作而成立，否則所備非所用。不僅徒費國帑，且誤國防矣，馬當炮台，雖係新造，因其計劃之周到，與人力之發揮，故能屹然爲中流砥柱也。法帝拿破崙破曰：「若無堅固城壘，擬不出良好作戰計劃。」

法國名將霞飛元帥之言曰：「若無要塞，我法軍將時時處於極困難之地位。」因有「毛拜耳」之防禦，故馬爾那一役，于法軍之勝利，不無關係。」

法與強德比鄰，對於永久築城，最初雖欠特別深切之認識，然經歐戰初期教訓之後，即重視永久築城，且目爲法軍之救星。

歐戰初啓，法國賴東部邊境之要塞掩護，而獲保全，據一般軍事專家意見：皆認此爲挽救法國之唯一途徑，故關於邊境工程之構築以及軍事上之行動諸問題，無不隨時縝密研討，按法國東部之兩要塞如維爾丹，圖里與葉皮那里——比德佛爾，在兩者之間，設有堡壘，在兩要塞之前，又有晏農維里較大之堡壘，德國軍隊因不敢進攻兩要塞內之中間堡壘地帶，放棄

國境要塞
之關係政
略與戰略

杜門堡壘
爭奪戰之
一例

包圍攻擊，而結果對軍隊之前進，費許多時間，失去戰時行軍之一種絕好機會。當歐戰伊始，德國外交部部長與英國駐柏林大使之一段談話，可資佐證：「德軍應用全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佔領法國，此為德國生死問題，若取道法國，攻擊其南部要塞，則失去相當時間」，又德國著名文學家馮庫力云：「未被我軍攻擊之要塞，影響軍事上之行動甚大，加以有維爾丹——圖利與柴皮那——比德佛爾兩要塞防禦陣綫關係，使我軍不能不取道比利時。」進擊比國，為違反比國之中立，遂引英起國之反抗，加入協約國，此為德國失計之主要原因，由是可知法國東部邊境要塞掩護之準備，不獨適合軍事戰略之原則，即關於國家戰爭之全盤計劃之軍事政治亦極符合，國境要塞之關係戰略與戰略者如此！故不能不因馬當一隅之國防，而不附帶及之也。

杜門堡壘之爭奪，歷時數月，若以建築費與彈藥消耗費相比較，頗足耐人尋味！法軍所耗於該堡壘建築費為六百萬金佛郎，德軍攻擊該堡壘，四十二生與三十生攻城重砲及野戰重砲并用，共需砲彈十二萬發，內有攻城重砲砲彈二千發，每發值法幣六千金佛郎，共值一千二百萬金佛郎，即此攻城重砲彈藥，已兩倍於法軍杜門堡壘之建築費，野戰砲消耗費，尙未計算在內，砲彈消耗，已化烏有，堡壘雖受砲擊，屹然如故！

要塞建築
非自國不
能負擔乃
敵人不能
負擔

凡爾登要塞全部建築費，七千萬金佛郎，德國政府攻擊需用彈藥費二萬萬金佛郎，殆爲建築費之三倍，結果未能攻下。

依此計算，要塞建築，非自國不能負擔，乃敵人不能負擔也。再以經濟關係考之，此計算尙嫌其單簡未切實際，使無要塞，而敵人長驅深入所加之損害，更不知伊於胡底。若夫就國民經濟原理論之，一切材料與人力皆購自國民，楚弓楚得，并未流出現金，然則以少數之支出，保衛大多數之人民與土地，固舍此莫由也，惟所構築者，須良好堅固之永久要塞，能保衛其國家，一如保險制度之於人生生活之保障也。

要塞攻防與野戰攻守法截然不同，是以部隊任務之區分須分明。

要塞之兵力，雖佔野戰軍之一部，但比較起來，則微之又微，兵器之使用，適於要塞者，未必宜於野戰。歐戰初期，法軍鑒於德軍壘成比利時要塞，漸起廢止要塞之呼聲，輒由凡爾登要塞，抽出大炮八十門，炮彈十萬發，用於野戰，以炮彈而論，僅一日之消耗，即炮位所佔之陣地，亦微乎其微，無補於野戰軍，要塞官兵，大半軍事較長，富有射擊經驗者，用之要塞，人地相宜，若馳騁戰場，則遠不及少年軍人之能衝鋒陷陣也。

上述之要塞抽調炮位，僅證其收效甚微，尙未及示其不利，例如凡爾登要塞之衛星「杜

飽嘗不必
流血而流
血之教訓

門」爲德軍所攻擊時，僅有更夫數名防守，遂爲攻下，以後用多量流血，才得奪回，自此法軍始知前此處置之錯誤，因名將白登將軍之提議，重新建立，但已經飽嘗不必流血而流血之教訓矣！

俄國亦犯法國之覆轍，「諾倭結我爾可克」要塞之被德軍攻擊，亦由初期廢棄思想所釀成，臨時事急，召集各處邊防軍隊加入防守！但皆不明瞭內部組織與附近地形之利用，遂爲德軍攻下，與杜門發生同樣之慘劇。

野戰軍不
能守要塞

吾人鑒於法俄兩國之教訓，則知野戰軍不可用於要塞攻防，與要塞守備軍，不可用於野戰攻守，爲同一原則，馬當雖非要塞，但其性質與要塞相類似，欲求固守，則非澈底遵守此原則不可，繼馬當可講國防者，尙有湖口武穴與田家鎮等炮台，所望軍事當局，因吾言而三復之也。

截至發稿爲止，敵軍主力之指向，尙在若明若昧之中，兩翼大迂迴（即西出襄樊，南犯株萍）固爲敵軍夢想之戰略，但依戰術上而言，尙非至當之行動，與其所能行之動作，更就敵軍特性如傳統戰法及指揮官之性格，證以日俄—日德戰役之經過，加以考究，沿江西上，而置重點於南岸之公算較大，蓋長江天險，而我復居高屋建瓴之勢，宜能有利於我，惟因敵

鄱陽湖之 兵要形勢

有充分兵艦，密佈江上，凶利器與天險之乘除，在我轉成障礙物，在敵則可利爲後方聯絡轉，安慶蕪湖兩處，爲敵空軍之所集結，每日自朝至暮，飛機不斷翱翔天空，制空與制江，敵人兼實而有之，敵人海陸空軍之聯合配置，則知敵人重視時間與空間，求速戰速決，且就最短捷之路綫，強我決戰也。使此判斷爲不錯誤，則前期評論估計敵置兩師團於江右，當無一得之愚也。

今敵我相持於馬當彭澤間，以敵軍之豕突狼奔，不能限其不有小部竄入鄱陽湖，利湖上爲水面飛行場，益以淺水兵艦之活動，則南潯一綫終不免受其威脅矣！

鄱陽湖在昔爲用兵之地障，亦卽上下游決戰之地區也。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按彭蠡卽今之鄱陽湖，在昔固爲側翼倚託之險阻也。湖周圍四百五十里，浸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四郡之界，位於南昌府東一百五十里，饒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東五里，九江府東九十里，漢武帝浮江出攬陽，過彭蠡，後亦謂之揚瀾左里，晉末劉裕破盧循於左里，卽彭蠡湖口也。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注於彭蠡，清潭遠瀝，綠波凝淨而匯注於江川，自隋以前概謂之彭蠡，煬帝時與鄱陽山脈接，兼有鄱陽之稱，大業十二年劉子翊討鄱陽賊林士宏，戰於彭蠡湖，敗死，唐十道志，彭蠡江南之大川也。六典謂彭蠡一名宮亭，湖

經鄱陽湖東至儂州餘十縣之康郎山，西至新建縣之荷坡里，南至進賢縣之北山，北至南康府都昌縣，其南入南昌界者，則爲南亭湖，儂州志，鄱陽湖收江饒衢徽之流，會大江入海，長三百里，闊四十里，中有雁泊小湖，每春漲則與鄱江連接，水縮則黃茅白葦，曠如平野，湖中之山，其最大者，曰康郎山，在湖西南涯，其近西北岸者，曰鞋山，曰大孤山，又湖之西北近南昌南康之界，有狹處謂之嬰子口，明初陳友諒攻洪都，太祖赴救至湖口，友諒聞之，解圍東出，與明師遇於鄱陽湖之康郎山，友諒屢敗，欲退保鞋山，明師先至嬰子口，橫截湖面，友諒不得出，既而泊于左蠡，截友諒於湖口，友諒旋敗死，混一海內之業，廢於鄱陽一戰，彭蠡之險，湖口實扼其咽喉，而陸路則以九江爲重，蓋江自出蜀以後，上游以荊襄爲重鎮，中游則推九江，江西之有九江，險在門戶間者也。下游則金陵尙焉，今論彭蠡，則不能不及於湖口之歷史沿革，倘亦兵家壤流之助者焉！

湖口之兵
要形勢

湖口在九江府東六十里，今爲湖口縣，其地上抵鍾石，旁臨大江，彭蠡之水，匯章貢及翠川之流，北注於江，湖口其委輸處也。劉宋時，置湖口戍，齊東昏侯末，蕭衍行兵東下，前鋒鄧元起將至潯陽，江州刺史陳伯之退保湖口。由齊梁至陳，皆爲戍守重地。唐武德五年安撫使李大亮，以其衝要置湖口鎮，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

湖口之緩
急江南之
盛衰繫焉

保衛武漢
不重堂奧
而重門戶

口，南唐始立縣，蓋江南有事欲固保江右，卽湖口不可以無備也。或曰湖口卽古之鉤圻，經注贛水歷鉤圻墀閣下，而後至彭澤，劉秀時，南江運米，皆積於鉤圻是也，經彭澤，不待卽潯陽之城，而直掩湖口，江西已岌岌矣。湖口於九江，又獨當東南一面之險也。元至正十二年，星吉復江州，遣別將柵小孤山，自據鄱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既而爲賊所敗。鄱陽蓋卽湖口云。按江西地當吳楚閩越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然規其大略，本非無事之國也，是故九江雄據上流，水陸形便，足以指領東西，非特保有湖濱而已，南贛爲南方屏藩，汀漳雄詔諸山會焉。連州跨郡，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此爲淵藪，故設重臣臨之，豈徒扼閩嶺之襟喉哉！抑且臨南昌之項背矣。九江南昌皆與湖廣連壤，而袁州逼近長沙，通民容戶，頗難稽察，自吉安以南與郴桂相比，稱巖險焉，饒州東北卽新安相錯，而廣信東通衢婺，爲江浙之門戶，其南則入建甯，又閩江之津梁也。建昌與閩亦隣境，而驛騷之患，視廣信爲稍殺焉。夫廬阜爲之山，彭蠡爲之澤，襟江帶湖，控荆引越，形勝有由來矣。總而言之，保衛武漢，不重堂奧，而重門戶，西之襄樊，北之鞏洛，東北之正陽關，東面北岸之宿松，南岸之彭澤皆爲門戶，亦前哨也。今者敵人挾海陸空軍全力來犯，僅爲前哨戰之開始，尙未及於前進陣地戰之階段，但使戰鬥序列與軍隊區分，加以一番之調整

多級制改
爲一級制

，將多級制改爲一級制，慎選方面，以威望卓著與熟識某一地區山川險阻者，爲選帥拜將標準，先將陣腳壓住，利用天才軍事家，地障與必勝之信心唯一之優越條件，以補裝備之不足，可使敵人不改正視武漢，彼敵人所夢想之速戰速決之企圖，亦止於夢想而已？

七月一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〇期）

(其十) 以戰爭換取和平

讀者皆熟知克勞塞維慈之名矣，克氏之兵法，除專門著作外，國人尙鮮有普通之紹介。此文主旨雖側重於「以戰爭換取和平」，以揭穿敵人和平之烟幕，但下節則廣引克氏思想，襯以目前形勢，以闡明所謂戰爭者何？其中對於戰爭之目的，手段，對象均加以引伸，可作戰爭學理讀也。

洪平，二七，九，十七。

以和爲戰
較以戰爲
戰更毒辣

敵人大舉攻犯武漢之前夕，先放和平空氣，大則搖惑國際觀聽，小則迷惑一小部智識幼稚份子之抗戰意志，此以和爲戰之策略，較「以戰爲戰」之戰略，尤爲毒辣，記者於徐州未中止戰鬥之前半月，馳書某巨公，論列攻守進止，附及於敵人大舉攻犯武漢之前夕，必有此一着，同時且逆料或有現實主義國家，不免爲其利用而奔走，今竟不幸而言中矣！

中國軍隊
之後退絕
不能謂爲
日本勝利

回憶六月十一日，記者到漢口，謁外交部部長王寵惠博士，詢以敵國外交之動態，無甚特點發現，心竊異之！時劉紀文委員在座，遂論列其在我而不在人者，博士詳告無遺，惟深知此中經過者，始知博士盡瘁國家，備極勞瘁矣！越六日以公命再來武昌，於某處讀字垣對外報記者談話全文，（此文中外報紙皆未發表）極挑撥離間之能事，不勝憤慨！僅于本報篇首，就要點加以駁斥，逆料此談話披露後，必有應和之聲，既返抵長沙，而所謂南北兩僞府者，承其主子意旨，爲大同小異之一唱一和，同時中法蘇協定，甚置塵上，五花八門，令人頭痛，按其內容，皆一鼻孔出氣，爲敵人預佈之國際的反宣傳，以削弱英倫人士對我之同情心，親友中有以此相質詢者，咸以此關之。自是之後，見諸報端者，有某駐日大使與宇垣爲長時間之談話，繼之以某友邦大使自滬過港飛漢，雖自承無何特別使命，然「洩漏春風有柳條」，已不脛而走矣。今日讀最高領袖宣言曰：「中國軍隊之後退，絕不能謂爲日本之勝利」，反之，日軍之人數方面及經濟方面，均將因之更感困難，華軍必將堅守武漢，但即若華軍須由武漢撤退，此亦無關重要，外傳英法意瑞典瑞士等駐華外交代表，均將來漢，企圖斡旋和平，但中國方面之意志，以爲苟非能將主權完全收復，絕不歡迎任何國家調停，中國政治上已全部統一，中國人民抗日之決心，亦與日俱增，中國自開戰以來，已達一年，而其經濟

動員婦女

基礎并未絲毫搖動，中國之內外債，仍能照常償付，其入超亦逐漸減少，而韓貿易上之平衡，現中國除將各工廠遷往內地，修築鐵路及動員婦女，協助國防，以如許之愛國青年男女，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國難，中國絕不能為日本所戰敗云云。」

義正嚴詞，無任興奮！不特闡明我以往之立場與今後之決心，且於字裏行間，洞照敵人狡詐于無遺，讀者讀最高領袖此文後，推平日信賴我最高領袖之信心，可以不再妄相揣測矣！

今就敵人「以和為戰」之策略，加以分析，敵人自深入長江後，與英國立于利益極端相反之地位，同時國際間之英美法蘇聯合戰綫，因敵人之侵略事實，一一陳列其前，聯合制裁之聲浪，漸由理論而成爲事實，此爲敵人之最不利，敵人知之深，故先以華北與山西五省鐵權，向某國提議抵借英金五千萬鎊之一啓事，但爲某國所拒絕，敵入所欲誘致某國以利者，不得俾其計矣！

敵人所欲
誘致某國
以利者如
此幼稚

繼之以字垣之招降式宣言，若以「見怪不怪，其怪自滅」態度臨之，則此外交策略便不發生若何作用，惟國際上抱有現實主義，且以自身投資及商業利害之立場爲着眼，利于和平不利于戰爭者，尙不乏其人，于是犧牲弱小國家領土主權，而遷就現實之錯誤觀念，尙未能

敵踐躪我
主權後復
利用國際
間弱點作
假惺惺和
平運動

盡捐，一誤再誤，良深惋惜！殊不知侵略國家之慾壑難填，民主國家愈讓，侵略國家愈橫行，歐戰以後之英國遠東與近東和平政策，一味容忍讓讓，湯無限度，造成作繭自縛，鬧得天翻地覆不可穿詰之局勢，不可謂非英國外交方針，過于重視現實，漠視公理與正義及條約之尊嚴之有以致之也。今敵人于塗毒我廣大地域與蹂躪我神聖主權之後，運用國際間弱點，爲假惺惺之和平運動，巧取豪奪，雙管齊下，此而可忍，則國際間保障和平之條約，悉成廢紙矣！齊桓晉文之稱霸也，孔子以尊周攘夷稱之，蓋得其本矣！今之以世界盟主自居者，動輒聽侵略者毀法以自肥，不特其條約上應有之制裁義務不使履行，且揚其波而煽其燄，使起孔子於地下，其不加以春秋筆削者，吾不之信也。夫戰爭爲求和平之手段，前賢曰先吾人言之矣！然所求者，爲平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亦即我最高領袖所宣稱：「苟非能將主權完全收復，絕不歡迎任何國家調停」之意。此於某大使步入國門之初，爲此明確之表示，質直言之，「若非頑土主權完整，免開尊口」，不過國際間儀式與辭令，無此率直，是以婉辭出之耳！

猶憶去年十二月，南京被圍之前夕，最高領袖坐鎮首都，得某大員請示德大使陶德曼將自漢來京調解戰事之訊，諮詢某智囊以應付之道。某智囊曰：「和平乃戰爭最後之目的，不特

敗要和勝
也要和惟
問所提條
約損害主
權否

戰敗要和，戰勝亦要和，且視其所提條件，有損主權與領土否？」德大使既到，以雙方意見懸殊，未有結果，虛此一行，吾人迄今猶不勝其遺憾。時當淞滬新敗之後，精銳損失過半，地形與人事，不及今日優勢之十分之一，國際形勢，有利於我，更非今日之匹，而敵人泥脚之深，亦未爲今日之畢露，孰謂以昔日兵臨城下之險境，所不肯接受之條件，而能強我於擁有大兵一百五十萬武漢決戰部署已定之前夕，接受招降式之和平提議耶？吾人對於英大使之虛此一行，固不免與德大使前度之行，同其遺憾！特恐遠道不明真相之國際人士，或有不免誤會「敵人要和，而我不要和」委其曲於我者，此與楚隨戰爭怒我而怠寇之策略相似，我最高領袖對內既有嚴令「文武長官協力守土」之誥誡，對外似宜更進一步，爲較詳盡之宣示，務使國際人士，勿墮敵人含有毒瓦斯之和平空氣氛圍中，斯爲要着，對方此種「以和爲戰」之方式，不啻縛我於十字架上曰：「我要吃肉，要吃你的肉，讓我割一塊下來，你不要聲張，你不要反抗，你還要寫一紙字，說：我很感謝你！」試問這種方式，施之於人類，孰能接受之耶！

再進一步而言，敵人若果有悔禍誠意，則一念之間，未嘗不可以化戾爲祥，記者於三月八日，「速戰固難，速決尤難。」一文針對敵國軍閥而言。敵國不乏明達之士，請依拙文，

再加以考慮，古所謂「藥石之言」者，或在是乎！亦即曹孟德所謂：「孤之願也，亦君之利也」。原文節錄於左：

決勝雖在戰場運籌實有廊廟

傅士麥與伊藤博文

日本之強盛也，始於明治之維新，都凡三戰役（中東，日俄，日德）皆僥倖而勝，一躍而為世界第一等國。其所採之戰略，悉為速戰速決，迄今其戰鬥綱要，猶保持其傳統精神無替，中東日德兩役，規模較小，時間亦短，吾且弗論，日俄一戰，為日本國勢強盛之最大關鍵。決勝雖在戰場，而運籌實有廊廟。猶憶日俄開戰之初，日派樞密顧問金子堅太郎，赴美游說，臨行，伊藤博文告之曰：「此次日俄戰爭，繼續二三年之久，亦未可知，若勝敗不決，必須第三國出而斡旋，英為日之同盟，法為俄之同盟，德利俄勝，皆不能出任調停，將來日本必須以美國為中間人，與俄國為有利之和平談判。」及日軍於奉天會戰全勝之後，繼之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為日東鄉大將所覆于對馬海峽，遂由美總統羅斯福之提議媾和，以戰敗不割地不賠款條款之下，宣告休戰撤兵，此戰略上之速戰與政略上之速決，終始配合無間，遂造成日本今日隆盛之基，與普魯士鐵血宰相俾士麥大敗奧國之後，提出和平榮譽條款，同在近世外交史與戰史上，後先輝映，吾人決不因……處於敵國地位，而抹煞伊藤博文之高瞻遠矚也，今敵國少壯狂暴之徒，於「九一八」襲擊瀋陽之僥倖成功，得意至於忘形，而有盧溝橋

戰須有政
略上速決

自淞滬戰
至今茲亦
可謂爲前
哨戰

李威選集 抗戰第二期

二七八

有組織有計劃之挑釁，吾人讀日俄戰史，日本於未與帝俄宣戰之前，襲擊仁川俄艦之一舉，卽默然於盧溝橋事變，爲敵國傳統之手段，未足爲奇。自此之後，展開全面侵略，仍採速戰速決之戰略，八月以來，擊破我東南與西北要鎮，宜其能躊躇滿志也，惜無伊藤博文其人主持大計，不知所謂戰略上之速戰者，須有政略上之速決以調和之，方能顯其微妙作用。今一般年輕躁進者，知進而不知退，小勝之後，深入無忌，迄今津浦——平漢——同蒲三路，已先後暴露而綻，持之愈久，敗象愈多，縱使敵軍打通津浦綫，截斷隴海路，亦不過佔得一二據點，距速決之期，尙差三萬六千日也。吾故曰：速戰固難，速戰尤難。夫搏牛之虱，不可以做機蟲，吾不知日敵將何所持以并吞全中國耶？將何所持以應付英美法蘇耶！

再就吾國而言，抗戰期中，我固感痛苦，敵人之痛苦比我更甚，敵人每日之戰費，在二千萬元以上，我則三百萬元足矣！此則我最高領袖所宣稱：「敵軍之人數方面及經濟方面，均將因之更感困難」之鐵證也。又以軍事態勢而言，若由遠大着眼，自淞滬戰起，以迄今茲，謂爲前哨戰可也！縱使戰區移至武漢附近，亦不過「前進陣地戰」，尙未及於主陣地戰之主決戰階段，所謂主決戰者，非至平漢粵漢兩路以西之山地，不能分曉也。克勞塞維慈氏論戰

爭之手段曰：「欲令一國，至於不能復抗，其對策有三：曰戰鬥力，曰土地，曰敵之意志，戰鬥力宜破滅之，所謂令其不復能繼續戰鬥也。土地宜略取之，以其能發生戰鬥力也，戰鬥力已破滅矣！土地已略取矣！戰爭固猶未結局者何也？相對諸力之作用，及其激昂之態度，固依然存在也。故戰爭必至屈服敵之意志，始完全結束，所謂屈服敵之意志者，謂迫令其政府與其同盟國，承認和約，而簽定之，或降服敵國之民也。蓋敵之土地，雖已完全爲我佔有，而戰爭往往即發於其佔領境域中，或敵之同盟國，助之以啓新戰。此種再燃之戰爭，和議成後，固非無之，特其啓於和議成立以後者，適足以證明戰爭未完全結局耳！其再燃也，非必絕對無虞也，而和局既成，大多數隱恨之情炎，因之稍殺，急激之趨勢，因以寬弛。蓋國無大小，願望和平之民必多，此種人民。往往因已媾和，即消失其抵抗意志也。故吾人觀於和約既成，即可視爲戰爭之目的已達，而交戰之事業於此告終矣。

戰鬥力所以衛其國者，故交戰者，當先破滅之，蓋自然之次序也，次之則略取土地焉，然後視此二者之結果，與彼我交互之現狀，迫敵媾和，而底於成矣。夫破滅敵之戰鬥力，大抵非可驟爲之，必以漸而成其功，土地亦然，漸隨其戰鬥力之破滅，而漸爲我有，願戰鬥力與土地，斯時又生一交互作用焉，失一地即減少若干戰鬥力量也，此究非必然之次序，即微

諸實例，亦未必盡然，有時敵之戰鬥力尙未大衰，早已退回其國內反向之邊境，或竟遁出於其國門之外，則敵國之大部或全部，雖已爲我佔有，其戰鬥力固尙未破滅也。

中國軍隊
之後退絕
不能謂爲
日本之勝
利

克氏之「戰爭學理」一書，爲東西各國兵學家，所奉爲圭臬者，和議影響于國民之意志，有若是之大，在我戰鬥力方在潛滋暗長之際，土地雖失去一部，而全面控制力猶在我掌握之中，未淪爲戰區者，尙有如許省區，國民之意志，亦正愈打愈堅強，持此三者而論，決無結束戰爭之條件存在，我最高領袖最近所詔示：「中國軍隊之後退，絕不能爲日本之勝利……。中國在政治上，已全部統一，中國人民抗敵之決心，亦與日俱增，中國自抗戰以來，已達一年，而其經濟基礎，并未絲毫搖動，中國之內外債，仍能照常償付，其入超亦逐漸減少，而達貿易上之平衡，現中國除將各工廠遷往內地外，且在內地修築鐵路及動員婦女，協助國防，以如許之愛國青年男女，抱勇往直前之精神，共赴國難。中國絕不能爲日本所戰敗。」云云，字字事實足以充分證明我戰鬥力，土地，國民意志，只有與日俱強，與克氏遺著無不暗合。敵國軍人，無不熟讀克氏遺著者，舉一隅而反之，當亦恍然知中國之終不可以武力屈服。今日之階段，已至日軍所想勝利之程度否？然則在敵軍包圍武漢之前，欲以含有毒瓦斯和平之空氣，迷惑我全國上下一心之抗戰意志及多方擾亂國際同情于我者之觀感，以冀達到其

此所謂和
平基石者

不戰而屈人之兵之企圖，不亦夢想乎！記者非反對和平也，欲求真正之和平，平等之和平，必先奠和平之基石，所謂和平基石者，請師俾士麥與伊藤博文之故事。將貴部撤退于敵國國境之外，以示誠意，如其不然，勉開尊口，準備廝殺可也！

七月三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一期）

(其十一) 論伐交伐謀與伐兵

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作者本此最高原則，以伐交與伐謀并重，衡諸我敵所處國際關係之懸殊，用以強調最後勝利之必爲我屬。此文上節所論敵人之充滿侵略性的國策，以英美中蘇爲假想敵人，期大陸與海洋之政策得以并進，次言敵國之國防最高計劃，凡兵役法，兵團編制，以及戰時可能動員之兵員最高數額，均有詳盡之敘述與縝密之計算。再次言蘇聯之國防實力，凡軍事性運動的普遍，技術人員的養成，集團農場組織的強化等人的準備；以及交通網的增強，工業生產的進步，資源的開發，軍事設備的強化等物的準備；均有詳密的論列。并兩相比較，假定日蘇戰爭爆發時，雙方所得採用之戰略將如何？敵人之運命又將如何？處處皆用數字作縝密之說明，皆由大處着眼，凡所引用者，又皆爲最嶄新之資料，可爲視國者助也。 洪平，二七，九，十八。

余之論兵也，伐交與伐謀並重。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又曰：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徵諸國史，諸葛孔明謂劉備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此孔明交鄰，時勢然也。考之近

日俄之役
日本之勝
勝於英日
同盟之日

日國東乃
被砒霜以
糖衣

代日俄之戰，日本之勝，非勝于奉天會戰及對馬海戰之日，實勝於英日同盟簽訂之日也。歐洲大戰，德國之敗，實敗于侵犯比利時中立與海上潛艇戰術，顧非敗於戰場也。

依此見解，則知中日兩國戰爭之結果，我勝而敵敗，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國際形勢與戰爭態勢，記者之論列數矣！過去一年間戰場上之處置，不無「過猶不及」之處，然仍能愈打愈堅強者，不可謂非最高統帥部與外交當局交隣之得其道，而有以救其偏，補其闕也。交隣之道既得，戰場上一時之頓挫，斯不足為慮，且得一蹶長一智，為會湘鄉之名語，以我炎黃胄裔之優越性，不憂不能迎頭趕上，完成「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使命，克勞塞維慈氏之論戰爭，以國民意志，與戰鬥力及土地三者并重，可謂一語破的矣！

國際形勢之演變趨勢，究竟如何？記者且將和平禍首，侵略主角之敵國國防特質，詳舉而出，則其自作孽所招致之禍害，不難得到結論矣！

敵國國防，充滿侵略性，而假名為防共，被砒霜以糖衣，此舉世所周知也。

已故敵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奏摺，最辛辣語，略謂：「以滿蒙權益為司令塔，而取中國利源，以中國利源，作征服印度，南洋，中亞細亞，及歐洲之用」。

至其假想敵國，大陸方面，以中蘇為假想敵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民族復興運動與大陸政策，形同冰炭，勢不兩立。

(二) 蘇聯——與日爭滿蒙權益，主義既相水火，且恐俄之復仇。

海軍方面以英美爲假想敵國，其理由如次：

(一) 遠東經濟勢力之爭奪，及世界市場與原料之攫取。

(二) 海軍造艦之競爭，及海上霸權之角逐。

(三) 美澳兩洲，對日移民之限制。

因假想敵而策定之預想戰場如左：

(一) 陸軍以中蘇兩國爲目標，預定滿蒙及西北爲主戰場，江河流域，沿海諸省爲支戰場，最后固守滿蒙資源地。

(二) 海軍以英美兩國爲目標，判斷以東太平洋附近爲主戰場，與美爲關島及檀香山之爭奪。而太平洋爲支戰場，與英屬香港，美屬菲律賓，（此地戰時，必由美而劃歸英國海軍勢力範圍）或新嘉坡之爭奪，萬一海戰失敗，據韃靼，宗谷，輕津，對馬，朝鮮海峽，最后固守日本海。

敵國國防最高計劃，以我國江河流域與沿海省份，爲支敵場，但自抗敵以來，統計敵軍

敵戰時所能動員之最大限

所使用之兵力與彈藥消耗量，超過物理學上之頂點。上期篇首，已論之矣！惜于兵力一門，未能十分詳盡，茲補綴于左：

關於敵軍戰時所能用兵力最大限度之推算，我國內專家所表證之數字，甚為懸殊，今依其所行之兵役制度及甲役兵員之數量，加以縝密估計，雖不中，當亦不遠矣！

敵國現役兵力，除近衛一師團外，其番號自第一師而至第二十師團。似為廿一師團，但第十三，十五，十七，十八四師團於昭和十四年（一九二五年）裁撤，故實數為十七師團，約計廿三萬人。自九一八事變起至盧溝橋發難止，祕密增加第一，第三，第七，第十六留守師，及三獨立守備隊，第十四混成旅及河邊旅等名目十三萬五千人，去年發動侵略戰爭，動員預備役，現已編成預備師廿一個，其番號自一零一至一二一，每師團特種兵約計一萬八千人，後備兵則有去年十月下旬動員之說。一九三六年七月，將特種兵營改團，約二萬人，（此二萬人增編未久，尙無預備兵），截至所知為止，常備兵役廿三萬人，守備兵，十三萬五千人，預備兵，三十六萬人，特種兵營擴編為團二萬人，共為七十一萬五千人。

敵國兵役分爲現役，預備役，後備役三種。

（一）現役二年，預備役五年四月，後備役十年。

由上兵役區分之年限觀之，預備役與後備役二役相加之期間爲十五年四月，約等于現役期間之七倍半，按規定廿三萬現役兵，每年更換一半，即徵新兵半數而能退入預備役者，亦半數也。由是每一年則可增加兵力一倍。 $230000 + (230000 \times 7.5) \parallel 1935000$

又一九三一年即昭和八年起擴編之十三萬人。至今又已六年，可增三倍。 $130000 + (130000 \times 3) \parallel 520000$ 。合計。 $1935000 + 520000 \parallel 2475000$

由上計算日本戰時兵力可達二百四十餘萬。

戰時兵力
可達二百
四十餘萬

(一) 須滅除因死亡事故不能應徵而至者約百分之五，爲一二三，七五零人，實得約二二，三五二，二五〇人

(二) 其第一年至第十年之後備兵約四六〇，〇〇〇。因年老力衰在鄉已久，僅可用於後方担任警戒，其能充當實際之戰鬥兵者約一，八九一，二五〇人。

(三) 又敵爲對俄關係，控置兵力三分之二以防蘇外，故能開赴中國前綫者，有六十餘萬而已。

抗戰一年，敵軍使用於西北兩戰場者三次增兵，約爲十二師團，淞滬三次增兵，約爲十

敵軍之戰 時編制

四個師團，進攻南京增三師團，魯南會戰再增六師團，共爲卅五師團。

各兵團之單位編制不同，有加強原有建制，有三團編制者，有混成旅編制者，有獨立團編制者。形形色色，種種不同，視其對象與用途而異，如三團編制，其主要目的，爲用於對蘇作戰，但對我担任重要方面之主作戰時，亦使用之，如去年在華北作戰，担任翼察方面，南口攻戰主力之第五師團，屬有第十一，第二十一，皆爲三團制，卽其一例。

敵軍作戰之戰列部隊，隨其損失，而加源補充，維持原有建制之戰鬥力，依此實例，則知敵軍所使用者雖三十五師團，約計七十萬人，山因死傷者，將近五十萬人，二者合計，約達一百二十萬人，與其最大限之二百四十萬人作比例，已達二分之一，若與其精壯之數一百九十萬人作比例，已達三分之二，超過其他和戰之上，又之上，不能謂非敵國最大之危機也。

以主作戰預備使用之兵，用之於支作戰，僅能盤據我沿江沿海鐵路之若干據點，距結東戰爭，尙差三萬六千日，不啻自將其國家計劃，撕得粉碎，敵軍之主作戰，固以集結強大兵力於滿洲熱河一帶，以內綏作戰態勢，向蘇聯國境突破，斷絕其東西連絡，使遠東軍陷於孤立，一舉而殲滅之爲目的。敵軍此項企圖，早已爲人探悉，載在蘇聯國防作戰計劃表之中，敵軍不能謂爲不知，所以欺騙其國人者，謾稱有德國之牽制其西，蘇聯決不至於中日戰爭

敵自將國
家計劃
得粉碎

之間，有所動作，其誰欺，欺天乎？夫蘇日夙讎也，國境相接，利害相反，主義又不同，而且以防共為標幟，何所恃而謂蘇聯之不躡其後耶？

記者只聞蘇聯最高當局暗示：「蘇聯容忍，係有限度，如超過限度時，中國縱無須蘇聯協同作戰，而蘇聯亦必自動參加。」語重心長，一絲不掛，在其作戰計劃中，早有「東方則集中兵力於沿邊要點，對日應採用防禦消耗戰略，必要時以外綫包圍態勢，舉行反攻而殲滅之。」之策定。

在蘇聯慧眼目中，早已看穿，敵之主要目的，在截斷其東西聯絡。使遠東陷于孤立絕境，預料烏蘇里海蘭泡各地區，皆將為其攻擊目標，而由外蒙庫倫，逕趨貝加爾湖南岸，且為使其內綫突破容易起見，必同時利用其海軍之協同攻略，沿海，海參威波塞村，綏芬河，廟街各港要，皆在其垂涎之中。

又依戰時之陸軍與集中輸送計劃，在其作戰指導方針之下，除現駐僞滿六個師團外，於兩週間可集中十個師團約二十萬人，於北滿熱河之間，此後再逾三週，其預備役師團十七個約三十萬人，可動員并集中輸送完畢，其後五年預備役及前五年後備役共三十四個師團約六十萬人，一週間亦可動員完畢，如行最後動員（即戰時之新動員計劃，連前共可約三百萬人

蘇聯針對
敵國侵略
之遠東軍
備

人的準備

。又敵之空軍，除現駐僞滿約三個聯隊，計三百架飛機外，可再集中一千五百架左右，此爲敵，二年以前對蘇作戰所能使用兵力與器材之最高飽和點。但自抗戰軍興，此預期使用於蘇聯方面之力量，已因我持久戰而消耗大半，返觀蘇聯針對此敵國侵略之遠東軍備，可約而言者，其國防方針，歐洲爲主作戰區，遠東爲支作戰區，但遠東之人的與物的準備，已可獨立支持三年以上之充實數字，茲概錄於左。

(一) 人的準備 蘇聯採用徵兵制後，最近并減低兵役年齡，昔爲廿一歲，今則爲十九歲，以戶口與兵役法推算之，即可知其增加之比例數。

因男女工作平等，是以女子體格發育健全，不啻增加國防率一倍，數量既增，而質量之要求，更爲迫切，高度提倡體育，力求實用，且男女普遍實施，擲棄球類運動之消耗，代之以騎馬，打靶，滑冰，跑步，爬山，汽車，飛機等軍事性運動，此一也。

未來之戰爭，飛行員與飛機之消耗甚大，是以民間飛行提倡不遺餘力，關於飛機駕駛與機械之技術人員，政府給予正式許可證外，民間遊戲，無論窮鄉僻壤，男女老幼，無不熟練滑翔機與降落傘之技術，成績優良者，由政府給以獎牌，藉資鼓勵，是以航空之認識與熟練，普遍及于民間，此二也。

司機爲機械化部隊組成之重要份子，蘇聯政府對於司機之組織，甚爲嚴密，在非機械化部隊出身者，不得領取公用司機之執照，此三也。

國營農場與集體農場之組織，代人工以機械，不僅提高生產效率，且寓有國防機械化之意，此四也。國防邊境之民衆組織，若不嚴密，容易爲敵探所混迹，沿海州本有鮮人十五萬移殖，且入蘇聯國籍，間有吾國華僑，寄居其間，因與蘇聯婦女通婚而入籍者亦不少，但鮮人常爲敵人利用，刺探軍情，蘇聯政府，遂移之中央亞細亞，同時移歐俄斯拉夫民族十五萬東來以實之，一往一來間之轉運，決不感困難，蓋以土地與鐵路，皆屬國家，只有辦理得法毫無遲滯，其獎勵移民之（一）減輕鐵路運費，（二）提高薪率，（三）首先移殖婦女，婦女之到遠東，尤在特別獎勵之列，此外犯罪者之充軍於此，則照常工作。

蓋因黑龍江北部煤金鐵皆甚富而庫頁島之油產，尤與國防有關，故不惜舉全力以赴之，此五也。

以上五款，皆爲遠東軍備之基本工作，未可因其由大處着眼，而漠視之也。

物的準備

（一）物的準備

日俄之戰，以歐俄與遠東間之交通，僅有一條之西伯利亞鐵路，無充分之運輸力，是以潛艇首先發明者之帝俄，竟不能運用於遠東之海戰，季棄于沿綫各站，

遠東軍需 品之自給

此爲蘇聯人士之最感傷者，今西伯利亞鐵路，已由烏拉山以東，至伯力間改爲雙線。經數年努力之結果，貝加爾湖以東已通車，湖以西，方在分段鋪軌中，不久可完成其計劃，增加輸送力之一倍，此一也。

敵軍——強佔長春後，趕修圖嘉——四洮等四鐵路，充滿軍事性，蘇聯亦于貝加爾湖北側與青年城間修築一路，以爲答覆，針鋒相對，兩不示弱，該路今年夏間，已經完成，重要倉庫，皆位于此，有此一綫，即使西伯利亞東部交通，爲敵截斷，而歐俄與沿海州交通，尙可確保，此二也。

民二十五年以後，蘇聯自造汽車與自給汽油，已收卓著之成效，今更於遠東設廠，不須賴歐俄之補給，凡屬軍用品應有之工廠，如遠東兵工廠，軍器製造廠，軍需品工廠，造船廠，水門汀廠，煤油精鍊廠，應有盡有，星羅棋布，蔚成大觀，此三也。

大軍作戰，糧秣與彈藥并重，彈藥補充，已粗舉大概如左，糧秣補充，若輸自歐俄，未免不經濟，遂沿西伯利亞鐵路開設農場，所有大森林地帶，用飛機測量，放火焚燒，闢爲國營農場，土質沃腴，得未曾有，糧食補充，有盈無絀，此四也。

海參威附近及沿邊與我國接壤處，皆有防禦工事之集中，不特堅固，而且爲縱深之廣佈

，伯力與滿洲里間之工事，雖不及法國馬其諾要塞之鞏固，然據世界軍事家之批評，在亞洲確屬首屈一指，要塞工程構成之強度，皆以敵國最大口徑之炮與最重量之轟炸機炸彈爲對象，此五也。

敵軍未來之戰略，固以切斷貝加爾湖以西之交通，使遠東與歐俄失其聯絡，爲主要企圖，蘇聯之對策，則在沿海洲取攻勢防禦，而以滿洲里與外蒙爲主力出擊地區，是以赤塔爲蘇聯遠東司令塔，而預備役之集中，則在貝加爾湖，至於兵力配置，事關友邦軍事秘密，恕不詳道之，但可爲讀者告也，蘇聯海軍主力在遠東而不在歐俄也。

蘇聯在遠東之人的物的兩兵備，大率若此，蘇日兩國邊境，不啻滿貯火藥，一觸即發，證以最高當局之暗示語，確非無的放矢也。

蘇日間之按劍相視如此，法日、英日、美日之間，矛盾衝突，不下於蘇日，容再探討而詳論之。

最近敵軍轉用主力于長江南岸後，疊陷馬當，彭澤，湖口諸城鎮，惟馬當封鎖綫，迄今無恙，江西門戶，未必卽爲之動搖，而一般心志薄弱之少數份子，殆不免有陷于悲觀，實則戰爭之最後勝利，係由若干桑麻揉成經緯，以織造之而得，但伊此桑麻日在茁長之列，不慮

祇有興奮
決無苦悶
祇有勝利
決無失敗

織造之不成，當其未鋪繡文章之際，旁觀者不免心急，此爲必然之心理。抗戰建國爲何等艱鉅事業，決非一蹴所可成就，徵諸經史，十年，五十年，百年之戰例，不一而足，吾人生當其衝，自不免有「度日如年」之苦悶，倘使人人參加總動員，不論貴賤貧富老弱少長，各負一部責任，以生命財產與國家共存亡，但祇有興奮，決無苦悶，祇有勝利，決無失敗，如能由大處着眼，將國際形勢與兵要地理，加以深長之審慮，則未來形勢，瞭如指掌，盡瘁之道，知過半矣！記者近數期來，不寫軍事，而以數目字論列國際實況，以介紹讀者之前，其意卽在以諸侯之謀定伐交，更以伐交定伐謀。所謂伐交者，其道孔多，不必期待他人之出兵相助，加以他人出兵相助爲期，則我之意志，已遜人一籌，且自陷於被動之不利，非所望於高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者也！

七月十一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三、一七四、一七五、一七六期）

(其十二) 論保衛大武漢之新態勢

此文作於七月十四日，時作者判斷敵之攻略武漢也，不外下列三案，(一)以陸海空軍之聯合戰鬥態勢，突破我數道封鎖綫，直犯武漢，此所謂中央突破也。(二)以右翼軍渡黃河，西犯華山，南經南陽襄陽，出荆宜以斷我川鄂間之聯絡，左翼軍出湖口出九江，然後以九江為軸為右旋迴，截斷粵漢路之交通，此鉗式之兩翼大迂迴也。(三)以破贛江之障礙，經萍鄉而至株州之大迂迴，或由德安沿公路，經修水，入湖南之平江湘陰之中迂迴，截斷長岳間之交通，此所謂左翼迂迴也。作者權衡利害，詳作比較，而致其結論：「敵人曰節約空間與時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企圖者，則採用第一案之公算為最大，倘此路走不通，則採用第三案。」作者雖謂：「究竟何去何從，非俟其兵力部署得有確報後，無從判斷。」但觀今日敵之攻略武漢，以中央突破為主，再助以左翼之小迂迴，其進兵路綫究未出本文之所料也。作者繼謂依此態勢，敵之所取也，外綫作戰，我之所取也，內綫作戰對外綫作戰須：一，以慧眼觀察戰線。二，決心堅確。三，機動敏捷活潑。四，殲滅一方之敵時，選定使敵不易合而為一之作戰方向。五，看破變換目標之時期。六，適切配置主決戰方面與持久戰方面之兵力。七，企圖各個擊破敵人時，應明瞭他方面之敵情。此即孫子兵法之「兵之情主速，棄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之原則，應用於今日保衛大武漢也。

平，二七，九，十七。

「武漢」
之冠以
「大」字
之意義

江自出蜀之後，荆上游以荆襄爲重鎮，武漢輔之，中游以九江爲重鎮，安慶輔之。下游以南京爲重鎮，鎮江輔之。古人論江防，大抵若是。顧自平漢，粵漢兩交通靜脈，以漢口爲樞紐，貫穿南北，武漢之形勢，已駕荆襄而上之。此就地理與交通而言者也。

自我最高統帥之帷幄，駐節於此。發號施令，雖在新京，而軍令軍政，實於此間寄其專閫，外交使節之往來，物華天寶之吐納，莫不於此提其綱領，操其樞紐，此就政治外交經濟而言者也。武漢形勢之重要，有若是者，則吾人以「保衛武漢」爲口號，于「武漢」之上，冠以「大」字，此中饒有深切重大之意義存焉。蓋若限于保衛武漢，以武漢爲圓心，以二日行程四十八公里爲半徑，畫一大弧形可矣。然保衛武漢重門戶，而不在堂奧，所謂門戶者，西北起于華山脈，東沿黃河南岸，經潼關城，以至鄭州之黃河鐵橋至中牟折而東南行，沿賈魯河至皖境之正陽關、六安、霍山、潛山、太湖、宿松，而托于大江，適與南岸，湖口，九江隔江遙對，再日湖口入鄱陽湖沿南潯鐵路托于南昌城北之贛江，唐王勃才子所稱爲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是也。簡而言之，大武漢之衛星，西北起于華山，東南接于江水。中有黃河長江，此誠曠古未有之大戰場也。

我軍如何部署，事關軍事祕密，恕不詳告，今且就敵情判斷，與傳統戰法，提供若干資

料，以供讀者之研究，抑亦讀者所樂聞歟！

判斷敵情，應以敵軍主力所使用之方面爲主，兩翼迂迴乎，中央突破乎？敵國戰略，固以「戰而屈人之兵」爲上策，敵外務大臣宇垣之招降式談話充分含有此「不戰而屈」之戰略作用，已爲我最高統帥所粉碎，不得已而思其次，利用優勢兵艦，飽滿水位，溯江西上，以陸海空軍之聯合戰鬥態勢，沿江肆擾，突破我數道封鎖綫，直犯我武漢。時間空間之節約，無有倫匹。雖未能達到殲滅戰之企圖，但可攻略城市與要點，亦不無慰情勝無，新戰術所謂中央突破，此第一案也。

若爲兵力所許，敵軍固以鉗式之兩翼迂迴爲惟一企圖，敵之右翼，以在潼關鄭州間，覓渡河點爲第一企圖，既渡黃河，則西扼華山，南經南陽襄陽。出荊宜，以斷我川鄂間之聯絡。左翼則由湖口，九江，分水陸兩路直犯南昌，然後以九江爲軸，爲右旋迴，截斷粵漢路之交通，以斷海州之補給，同時並以最低度兵力，牽制我軍于正面。此第二案也。

兩翼迂迴，以兵力與地形而論，決不可能，避難就易，則以左翼迂迴之公算最多，大迂迴，須越贛江之障礙經萍鄉而至株州，小迂迴則由江西德安，沿公路經修水，入湖南之平江湘陰截斷長岳間之交通，此第三案也。

敵攻略武漢第一案

敵攻略武漢第二案

敵攻略武漢第三案

中央突破 之利害

凡茲第一，第二，第三案，早經記者，逐期加以論列，今特加以系統之整理，并就戰術上學理，予其縝密之研究。中央突破之利害：利1. 在包圍不可能時，能收包圍之效果。2. 運動及攻擊實行，較包圍容易。3. 易出敵之意表。害1. 正面攻擊，損害較大，成功困難。2. 如不能奏效，則徒受許多之損害。

由此所得之結論曰：「除在不能包圍之時機外，通常不行中央突破」

以如許廣大戰場之中央突破，固非限于溯江西上之一路，蓋有水陸兩戰略綫也。水路戰略綫，恃海空軍肆擾，不過止于肆擾而已，若希求決戰，則非有大兵團之陸軍兵力協同作戰不可，沿江地形複雜，大兵團展開不易，易犯逐次使用兵力與各個擊破之不利。陸路戰略綫，在長江北岸之戰略綫有三：（A）右山左江中間湖羣之潛山——太湖綫（B）羣山綿亘之正陽關——商城——麻城綫。（C）黃河北岸武勝關之平漢鐵路綫。以上三綫地障重重，最大限只能使用兩師團左右之兵力，為牽制或抑留我大軍為其企圖，若以此為決戰戰場，則未收中央突破之三利，先被其二害，再就後方聯絡綫而論，若始于長江，運輸不便，始于津浦路，可能而實難，又各戰略綫間之距離二百公里以至三百公里不等，中間隔有山羣聯繫不易，不僅不能相策應而已，敵人出兵，避重就輕，是其慣性，衡以中央突破術法論，曰：「除在不能包

地形所限
敵不易中
央突破

兩翼迂迴
之困難

陣之時機外、通常不行中央突破。敵之熟讀久矣！然則第一案之不易輕于一試，可思過半矣。第二案之兩翼迂迴，若非蘇聯集中大軍於貝加爾湖，伺隙而動，牽制敵軍半數以上之部隊，未常不可傾全力，以爲孤注之一擲，今故退一步而言，敵人不顧一切，以其全力一試，然則右翼渡河部署，爲當頭之第一動作，以黃河水位之高，流速之大，風陵，茅津，孟津，諸渡口，架橋真非易事，水陸戰車重炮，野山炮等軍兵器，能否渡河，殊未敢必，即使黃河鐵橋，未加根本破壞，橋礎猶在，可爲鋪橋之利用，在我優勢空軍監視之下，未必能爲所欲爲，况河內與晉南，我軍尙控制有極大之兵力，敵人之架橋與渡河，不無受有逆襲之虞，即退一步而言，縱使敵人強制渡河，渡河以後之戰略綫，延長千餘里，深入嵩山桐柏兩山脈，敵人何所恃而無恐耶！是以敵人於此方面，牽制遲留則有之，若置主力於此，可由戰術上至當之行動，斷其非是也。

再論敵之左翼若置於長江南岸之江西，以鄱陽湖而論，在我爲障礙，但利於大海軍國，大船小船，可以運兵自如，使已爲嚴密之阻塞，可以遲滯敵之前進，鐵路公路加以有組織之破壞，贛江水漲，亦爲敵軍前進阻礙之一，九公山縱列南北，屏障湘鄂，確爲我攻勢防禦之良好障地，由地形而論，固屬絕對有利於我，不利於敵，但與襄樊荊宜較，則敵人固認此江

錯式之兩翼迂迴

右一翼爲距離短，補給易，海陸協同不難，諸路連繫確實，而且戰場爲整個，迂迴奏功後，可以截斷我補給綫之粵漢鐵路，皆爲敵人所打之如意算盤。總之錯式之兩翼迂迴，固爲敵腹案之一，但爲兵力與地形所限，其不可能，不待著龜而後知也。

敵師承傳統戰法似探第三案

第二案兩翼迂迴之不可能，已述之於右，權衡利害，或取一翼迂迴。在敵國大軍統帥學原則上曾有下列之規定：「在一般情況，通常行一翼包圍，若兩翼包圍，惟在特殊情況（兵力絕對優勢，地形特別有利等）行之。」又「一翼包圍之原則，爲擇敵最感痛苦之翼而包圍之」此爲敵軍傳統之戰法，在黃水未泛濫時，敵人固以右翼斜出襄樊，包圍荊宜，左翼取道南潯，截斷長岳爲腹案之一，大探有取兩翼迂迴之可能性，今則放棄此腹案，而師承其傳統戰法，輕重難易之間，主力指向我右翼江右之公算，似爲最大，亦卽敵軍所擬之第三案也。

使敵軍所採取爲第三案，則其所配置之兵力，可得而言者，大率如左：

（一）江右方面八師團至十二師團，（二）潛山太湖方面二師團，（三）商城麻城方面二師團，（四）合肥六安二師團，（五）許昌鄆城方面二師團，（六）黃河北岸三師團，實而言之，決戰方面，以小地區，用最大限兵力，其戰略單位決不一致，或師團或旅團，或聯隊，或加強步兵營，必多方亂我耳目，惑肆以疲，欲取故予，欲予故取，無所不用其極，此爲

敵軍之老法，不可不知也。

記者於此得一結論曰：「敵人爲節約空間與時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企圖，則採用第一案之公算大。倘此路走不通，則採用第三案之公算大。究竟何去何從，非俟其兵力部署，得有確報後，無從判斷。譬如江右方面，僅配置四師團或六師團，則輕而屬於牽制之企圖爲多，若超過此數，則屬於主力之指向，強我決戰於此方面矣！推而至於其他方面，無不若是。譬如黃河北岸，發現敵人六師團以上之配置，則其重點指向，又有不同。燭照機先，俟以待勞，是在當局之慧眼耳。」

就戰術與
戰略論包
圍之利害

今且就戰術與戰略，述包圍之利害，（A）戰術上的（一）自力之關係上言之，包圍者之力爲合力，被包圍者之力爲分力，以相等之力相較，合之則強，分之則弱。（二）自精神之關係上言之，被包圍者自然受包圍者之精神上壓迫。戰略上的（一）以包圍之態勢，各兵團分離前進者，其結果兵力自然的合一。（二）欲行戰略的包圍將各兵團分離前進者，威脅敵之聯絡綫容易。（三）爲行戰略的包圍，以各兵團分離前進者，則戰鬥準備容易。以各兵團併列集結前進者，則戰鬥準備困難。

綜上一二三項，則知欲收戰略包圍之利，必將各兵團分離前進。但各兵團分離前進時各

兵團之行動，如不適合機宜，則協同連繫，不能適切，卽有受敵各個擊破之虞，依此相反之要求，而得包圍之統帥原則如下：

(一) 須運動迅速。(二) 須出敵意表。(三) 合一點須適切。

以上三原則，若依孫子兵法解之，則爲：「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敵軍今後作戰，所得引用之理，盡於此矣！

以上所論者，軍勢也。未及於地勢，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又曰：「高陵勿向，卑邱勿逆。」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降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絕原澤，惟亟去勿留。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軍旁有險阻潢井葭林木藪蒼者，必謹覆索之。

凡茲所舉，皆參徵今後作戰地之特性，爲敵軍之所切忌，亦卽我之所利也。

依態勢而論，我爲內綫作戰者，係對外綫作戰而言，卽於圓心附近，與敵作戰之謂也。其行動能確切機敏，可收各個擊破之利，其利害如何，暫且不論，但其應注意之點，大率如左。

(一) 以慧眼看破戰機。

內綫作戰
應注意之
點

內綫作戰
各個擊破
之一例

(二) 決心堅確、果敢豪胆。
(三) 機動敏捷活潑。
(四) 殲滅一方之敵時，須選定使敵不易合而為一之作戰方向，遠于敵人第二兵團之方面，企圖各個擊破之。

(五) 看破變換目標之時機。

(六) 適切配置主決戰方面，與持久戰方面之兵力。

(七) 企圖各個擊破敵人時，須明瞭他方面之敵情（周到搜索）。內綫作戰各個擊破之例，繫諸指揮官天才與軍隊機動性者為多，茲述其一例如左：

一七七六年，意大利戰役，拿破崙圍攻「曼士亞」要塞，垂一月之久，尙未攻陷時，奧將「烏色爾」希圖恢復，大舉反攻，親率四萬七千大軍，堂堂南下，七月下旬，以主力二萬四千人，由加爾他湖東側，其他一部由加爾他湖西側，並以其餘之一部約五千人，經過「布達連」河谷羣，向「羅撒」方向前進。法軍對於「克斯達諾維基」之軍，雖與以若干之打擊，但不至於致命，故此「烏色爾」仍然緩慢徐行，漸次南下，直至八月一日，始行抵「曼士亞」附近，於是拿破崙以其一部使對兩方面之敵，而集結主力於中央，以待時機之至，再向一方

面之敵軍，決取攻擊，先是「克斯達諾維基」當顧慮為「烏色爾」之連絡，暫時退避此方，待「烏色爾」南下，而後再開始前進，距科拿翁復向之直取攻勢，八月三日於「羅納脫」附近又大破之，更以疾風迅雷之勢，輾轉而向「烏色爾」軍，八月五日復將該軍大破於「克斯迭古羅」，奧軍經此敗績結果，「烏色爾」以一萬八千之兵，停止於「曼士亞」要塞，率其主力，遠向北方退却，而入於本國之「的羅爾」州，拿翁遂以此戰鬪，以巧妙之內綫作戰，獲得光輝燦然之功，於本戰役中，拿翁最初不明各方之情形。判斷「布達連」河谷之敵為奧軍之主力。猶豫煩悶頗露悲觀狀，乃使輜重等退至「摩也拉德」。而於此處施行防禦，拿翁為天才中之大天才，尙且如此，況平庸將帥於百般困難之狀況，而生精神之感動，此常有之事也，此等處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之修養也，德國兵學大家教密尼云「戰爭非科學，乃富於感情之戲曲，其戲曲驟然發生大變化，不但要求理解力，且必要求現身戲曲之人物全身而活動，縱就名將而言，不獨認為有懷疑之時機，且有時亦認為有失望之俄頃，然有克服如斯感情之能力，支配一切外界，制服反對狀況之偉大天性者，在歷史上，必成赫赫有名，但生質魯樵者，縱於需要大決斷之俄頃，亦無感覺，等閑視之，如此之徒，欲成偉大之功，建不世之勳業，誠屬難能，拿翁乃富於感情之英雄，偶有所感觸以至流涕，然而於結局竟能下明晰正確

之判斷，作有力之動作，如七月三十一日急進於「布列斯納亞」方面，使坐馬五頭，均成疲廢，而拿翁精神抖擻，毫無疲憊狀態，終能達成各個擊破之目的，在遵守之原則上有云「汝等欲行會戰，雖一兵一卒，亦不可等閒視之，以集合所有兵力為本則，即如一營之兵力，有時可與敵為一日之激戰以決勝負」伊又云「軍之活動力應與物理中重力學運動質量相等，弗能依集團與速力之相乘積，以表示之」。

根據戰略戰術原理與戰史教訓，則瞭然此「保衛大武漢」之會戰，在敵軍以孤注一擲，賭其國運，不能不審慎從事。幸而勝，尚不足以結束戰爭，不幸而敗，則所謂阜軍者，棄甲曳兵而走，偽滿偽蒙軍隊之乘機反正，皆在意料之中，敵軍不能無所聞見，今敵軍方在整理補充偵察搜索之中，江岸如要點之佔領，為掩護大軍之前哨戰，倘使我軍能乘其立腳點尚未鞏固之際，驅之下江，未始非先聲後實之一道也。

孫子曰：「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吳起曰：「遠來新至可擊；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飢渴可擊；心怖可擊；未得地利可擊；涉長道遠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陣數移易可擊；將離士卒可擊。」此會戰所得引用之中外古今兵法與原則，搜羅雖未盡遍，然舉一可以反三，細味而咀嚼之，或不無

土壤細流之助，神而明之，在乎其人，記者謹以奉獻於參加保衛大武漢之諸戰士，并延頸企踵以聆捷音者也。

七月十四日倚枕揮汗寫於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四期）

(其)(三) 我敵空軍之對比

八一三戰幕揭開，我空軍於淒風苦雨之中，翌日出動轟炸浦江敵艦，雖建立期間甚短，機數稍劣，而戰士皆能仰受最高統帥之薰陶，民族主義之洗禮，英勇抗戰，使全國上下聞風振奮。自是之後，雖前仆後繼，屢作壯烈之犧牲，而空軍之實力，則一日千里。故前有「二一六」「四二九」拱衛武漢天空之大捷，後有七八月間炸毀三百艘以上長江敵艦之殊績。反觀敵方，初則驕，繼則懼，終山孤注之一擲，而歸於疲敝矣。作者茲藉之作，乃以戰略與戰術並重，為我敵空軍之總檢討，遍觀抗戰以來之報章雜誌，鮮有類此之有系統的敘述。

洪平，二十七、九，一八

近數日來，敵人對於長江南岸之攻擊，忽然停頓，逡巡江上，出以特殊審慎之態勢，彭澤，湖口，九江間之我軍陣地，遂趨穩定，一般為敵情判斷者，不一其辭，可約而言者，大抵如左：

敵軍佔領
馬當後未
即深入原
因之判斷

孝威選集 抗戰第三期

三〇六

(一) 敵軍於佔領馬當，彭澤，湖口諸據點後，自知以現有兵力深入內地，徒供消耗，毫無勝算可操，正在轉用其他戰場之兵力，爲嚴密之搜索，周到之部署，與充分之補給中。

(二) 敵軍偵知蘇聯遠東攻勢軍備，已經完成，且自合謝特，東經包大伊侯，道達特，埃基莫張，至青年聖城之鐵道（在西伯利亞鐵道北側五百公里與之平行）已經完成，西歐重工業遷至烏拉山，大抵竣事，貝加爾軍區，集結重兵，大有山上烏金斯克，經恰克圖，庫倫，席捲平津之勢。同時敵軍宣稱：將以主力進攻甯夏，以示針對，依此蘇日間之緊張形勢，若主力深入江右，自拔不易，不如暫且觀望，以示可南可北。

(三) 因天時之過度炎熱，船上士兵生活，中暑與水土不服，發生疫病者，大有蔓延之勢，待秋高氣爽，再行決戰。

(四) 敵人空軍，損失奇重，此爲最劣勢時期，有待其協定國之補充，俟補充充實，取得江上制空權以掩護其補給綫之安全後，再大舉西犯。

(五) 敵自進攻江右，遭受莫大之打擊，并探知我有充分之準備，將轉移主力，乘虛掃除山西戰場，渡河進襲潼關。

(六) 敵人自知發動侵略戰爭，已陷泥腳。不及一年，已消耗其國力過半，若再深入，

一千個星期撲滅不了我之空軍
敵空軍作戰四時期

不特驟算難操，亦且中蘇兩戰場，並願爲不可能，不如靜待各國之調解，

(七) 因德國對於捷克，將有進一步之舉動，法、蘇，之捲入旋渦，自在意中，因德日意日協定之義務，不如對我暫取守勢，而以主力使用於外蒙，爲先發制人，攻略貝加爾軍區與德國遙爲聲援。以上七點之敵情判斷，究竟孰是？頗難臆測，但敵軍攻擊之頓挫，則爲事實無疑，以記者個人所見，屬於(一)(三)(四)三因素爲多，去歲瀟戰初興，敵人宣稱：將於一星期內，撲滅我空軍，故傾其全力，以與我再逐於天空，事實擺在目前，不特一星期撲滅不了，即假以一千個一星期之時間，亦成夢想止于夢想而已！空軍作戰，始於去歲八月十四日，迄今將近一年，敵作戰方針之變化，凡四次：

第一——驕兵時期。預定在一星期內，撲滅我空軍根據地，以陸上攻擊機（即重轟炸機隊）十七隊，逐次來襲，結果最兇悍之木更津與鹿屋兩軍覆焉。

第二——戒懼時期。去歲八月廿五日以後，至今年二月間，彼此皆取守勢，無大規模之天空對陣，故敵軍損失較少。

第三——孤注時期。自二月至四月，以殲滅我南昌及漢口之我空軍爲目的，全部更飛來襲，結果，新補充者，復遭慘敗。

第四——疲敵時期，四月廿九日以後，橫須賀航空隊加入吾國作戰之第一日，損失奇大。此後有來而無返，迄今正在補充中，爲敵空軍最疲敵時期。

以上四期戰鬥之結果，據可靠之統計，敵機先後爲我空軍擊落者二〇六架，（中有二十架，未落我方）爲我地面部隊擊落者四十七架，爲我空軍炸毀者一六一架，爲我陸軍襲擊者六十五架，被我高射砲射落者五十架，敵飛行失事者六十架，共計五百八十九架，重轟炸機殆佔十分之二弱，我軍亦不無相當損失，然兩者相比，以我對敵，可稱爲以一對五，今則傾敵國所有，戰鬥機與偵察機之數，台陸軍海軍兩方面，尙有相當數量，重轟炸機僅有殘餘四十餘架，但空軍實力之比較，以重轟炸機爲主，吾人稱之爲敵空軍疲敵時期，決非抹殺事實也。

吾人於此，非謂敵軍無法補充其機數，但敵空軍經此慘敗之餘，自信力已消退，空軍人員之補充，亦非咄嗟所可立致。蘇聯之大空軍正在伺隙其旁，敵國不安之狀，敵所自知，亦列強空軍專家所周知也。返觀我國，建軍以來，陸空兩軍，皆有特殊造就，尤以空軍建立時間最短，而基礎最爲深厚，滬戰初啓，雖機數稍爲劣勢，而因空軍戰士，仰受我最高統帥之薰陶，及民族主義之洗禮，無不抱有民族無上，國家無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之思想。前

四期戰鬥
敵機損失
之統計

我空軍將
士咸抱民
族至上之
家至勝之
事第一之
思想

將來空
軍之成就
可凌駕世
界而上之

仆後繼，視死如歸，前輩所垂示之楷模，既若此之壯烈！孔子所謂：「雖百世可知也。」亦即古人所謂：「開頭乳吃得好」。蓋空軍戰術，固以精神，物質，技術，三者并重，但物質雖欠卓越，可以金錢換得，技術雖欠精熟，可以時間換得，惟此精神，決非金錢與時間所可換得來，必也前輩有極壯烈之典型，垂示後人，積之既久，斯成風氣，此爲我空軍上承五千年之陶鈞，而自去歲抗戰以來，一一表現於事實，成爲歷史之跡象，况我空軍物質與技術，均較敵爲優，是以將來空軍之成就，以深厚之基礎考之，不特超過敵國，亦且遠駕全世界而上之，此爲記者依據「形以上之原則」而加以論列也。敵軍作戰所消耗之彈藥量，其數殊爲可驚，歐洲大戰，前綫距其兵站基地，皆不甚遠，而且有密如蛛網之鐵路，供其運輸，故每次會戰所消耗之彈藥基數，可以予取予求，駭人聽聞，吾國鐵路本來無多，而東西橫亘，較長者有隴海一綫，他如浙贛鐵路，不及隴海之一半，然以兩側多山，敵軍已無法利用之。是以敵軍西犯武漢之補給綫，只有長江水路與隴海鐵路兩綫，隴海綫已爲黃河所泛濫，兵幽前進且不易，遑論後方運輸乎？長江水路，敵人固可利用其海上優勢工具，源源運輸，但須有極優勢之空軍，分段掩護，以敵空軍之精神，物質，技術皆未足以勝此任務，惟長江水綫延伸數千里，無所不備，無所不得，隨處皆有空隙，敵之江上運輸，不能自由，可以想見。最

近敵之江上船隻，以偽裝，疏散，夜航三法，冀避我慧眼，而減輕其損失，然試驗之結果，已無成效之可言。美國航空師長米茲爾將軍。所著空中國防論，中有一段曰：「以實驗之結果，每主力艦之毀滅，以三架飛機，編成攻擊隊形，逐次攻擊，僅需飛機一百架，可以澈底殲滅之，簡而言之，若易以五百架，可以毀滅五主力艦。」每主力艦之建造費爲五千萬元，可造五百架飛機，依此計算之結果，可知空軍對海軍之消耗戰比例，爲一與五之比，即我耗其一，敵耗其五，此僅指水平之技術與物質而言，今我爲被侵略國，而敵爲侵略國，精神上我有必死之心，無生之志，一人必死，十人辟易，是則以被侵略國對侵略國之空海對陣，不止以一對五之明甚矣！

我敵之空
海兩軍對
陣不止以
一比九

記者於六月廿七日寫篇首一文，（登在本報第一六九期）中有一段曰：「吾人細考其兵力部署之態勢，頗易爲其迷惑，若以兵學家之慧眼分析之，如許驪大兵團之作戰，而後方運輸之工具，是否能應其要求而不脫節，敵軍雖諱言之，也不能無此顧慮，蓋鐵路與公路之運輸，殆將等於零，而江左與江右兩兵團，則以水上運輸爲命脈，決難祕匿其企圖，我有優越之空軍，瞰制一切，日炸四九艦，積月可以燬滅百餘艦，若持以歲月，可爲級數之增加，敵軍在第一綫需用彈藥甚巨，若補給不上，則所有利器，悉等廢物，此爲敵軍軍事上最大之

敵軍不能
不踞于爐
火之上

弱點，吾人應抓住其弱點，而加以痛擊也。基乎此，則知敵軍包圍武漢所應付之代價，不超過七七以來之總和不止，敵軍固以不勞而獲，與不戰而屈，爲如意算盤，若非勞而不能獲，雖戰而不能屈，則敵軍不能不踞於爐火之上也」云云。

證以近日沿江戰況，不啻如影斯響，不失累黍。然則敵人逡巡徘徊之未敢輕進者，其故或在是乎！但敵人狡詐多端，吾人未可因其未來，而稍爲懈怠，惟細考其應如何令其不得來，則戰勝之道，思過半矣！

七月十九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五期）

(其十四) 張高峯事件之軍事嚴重性

今年七月中旬，蘇聯以根據中俄愛璦條約，派兵佔領張高峯，作者根據張高峯之兵要地理及交通，逆料戰爭之不可避免，蓋張高峯足以控制圖們江及朝鮮北部，此地一失，不特敵在偽滿境內所晝夜趕築之二千八百五十八公里軍事性之鐵道與沿海州及吉林邊境所秘密構築之國防要塞等于烏有，且使長春以北之數千里地區，悉在蘇聯軍事控制之下，今蘇聯既決心加以佔領，日敵除屈服以外，不以武力解決，無第二條路可打破此僵局，是則戰事必不可避免也。惜遷延一月，捷克事件突起，蘇聯既須嚴密注視中歐形勢之發展，不得不于遠東方面稍示沉重，日敵乃乘機提出外交談判，而有今日之暫告沉寂之局，此種形勢之突變，豈為作者寫此文時（七月廿一日）所能逆料？但迄今讀其文，想其事，猶有風馳電掣不可遽止之感也。

洪平，二七，九，一八。

「九一八」以來，蘇僞邊境之糾紛事件，不下四百八十餘次，一經交涉，即烟消雲散，此次張高峯事件之發生，若以以往四百八十餘次之事件目之，是大錯特錯也。

張高峯之重要性，中外各報，雖有言及，但皆語焉不詳。但知其為山地，位吉林琿春境

得張鼓峯
足以控制
圖們江及
朝鮮北部
與日本海

張鼓峯事
件武力解
決外只有
日本屈服

內，高約四百五十公尺。在軍事上甚爲重要，足以控制圖們江及朝鮮北部。殊不知蘇聯自有此制先之一着，可使日本自九一八以後，在偽滿境內所晝夜加工建築之二千八百五十八公里軍事性之鐵道（九一八以前，東三省原有鐵道六四四一公里）與沿海州及吉林邊境所秘密構築之國防要塞，等于烏有，等于廢物，不特此也，且使長春以北之數千里地區，悉在蘇聯軍事控制之下，吾人讀日俄戰史，回憶卅五年前（一九〇四年二月七日）日本不俟宣戰，遽以艦砲襲擊仁川附近八尾島之俄國軍艦「哥列資」號，而取得先制態勢，固知蘇聯今日此舉，不啻遺以一矢，以答覆日本昔日之不宜而戰也。此事件之嚴重，僅由敵國外相陸相之先後入官覲見日皇，尋其綫索，未足見到廬山真面目之百份之一。茲依蘇僞兩國兵要地理與交通綫分析之，則知蘇聯拒絕撤兵要求，已策定于決心佔領張高峯之俄頃，不特不會撤兵，且將于一月之內，完成永久築城，加強其立足點，構成軍事上進攻北滿與朝鮮之戰略據點，除日本容忍屈服外，不以武力解決，無第二途徑，可以打此僵局，返觀日本軍閥，方以武力誇耀其國民，對於張高峯一點之被佔領，而搖動及于全北滿之國防，其能甘心忍受乎。

如其不能，則蘇日間之三十五年舊數所算，殆已相逢于不可迴避之冤家路窄中矣！日本圖蘇之最高作戰計劃，以大阪爲出帆點，長春爲集中地，計有三條路綫，第一交通綫——自

日本攻蘇
之三交通
綫

大阪出帆至大連，共一六三五公里，再由大連循鐵路至瀋陽，七零一公里，繼由瀋陽至長春，三零五公里，共二六四一公里，歷九十二小時始達，最遠。

第二交通綫，自大阪至下關，五四一公里，再由下關渡海至朝鮮釜山，一九三公里，再由釜山至安東，九五零公里，再由安東至瀋陽，二七六公里，末由瀋陽至長春，三零五公里，共二二六五公里，昔需四十六小時，今則縮為四十二小時，較近。

第三交通綫——自大阪至敦賀一六二公里，再由敦賀渡海至朝鮮羅津海程七六一公里，再由羅津循鐵路至長春六八七公里，共一六一零公里，昔需五十一小時，今則縮為三十九小時，最近。

朝鮮有所謂東方三港者：曰清津，曰羅津，曰雄基，皆為日本圖蘇之海陸轉運點，有軍港之設備，其清津一港，與蘇聯之遠東軍港海參威，南北相距一三零公里，平日有航綫往來其間，彼此怒目相視，非止一日。

右列三交通綫，以第三交通綫為最近，自九一八以後，日本傾其人力物力，迄今已完成之，蓋以羅津為樞紐，伸長交通網于蘇聯邊境，計共六綫：

(一) 自羅津，經由長春，東寧至綏芬河與日蘇互相對峙之要塞綫平行。

伸入蘇聯
邊境之六
交通線

蘇聯控制
日本之先
着

(二) 自圖們江，經牡丹江，林口，密山至虎林，直指蘇聯之沿海州。

(三) 自圖們江經牡丹江，勃利，至佳木斯，可以截斷蘇聯東部西伯利亞鐵路。

(四) 自圖們江經敦化，五常，濱江，綏化，海倫，北安鎮，龍鎮，遜河至海蘭泡，直指蘇聯之博赤喀列烏。

(五) 自圖們江經濱江，昂昂溪，呼倫，達滿洲里。

(六) 自圖們江經永吉，長春，洮安，索倫山，至外蒙古之阿爾山溫泉。凡茲六綫鐵路皆與清津，羅津相啣接，經由日本海，以與大阪相聯繫，在北滿境內，以牡丹江，濱江，龍江，長春，洮安，五大站爲樞樞點，根據大兵團之使用原則，日本之軍事配置，可謂躊躇滿志矣。但自張高峯爲蘇聯佔領後，圖們江已在蘇聯軍事控制之下，此六綫鐵路，悉成圍棋之死子。若以軍事之慧眼觀察之，蘇聯後續部隊之到達，必不在少數，以一子之先着，挫日本之根本企圖，孰謂此事態之不嚴重耶？今後日本運兵，不得不放棄其最捷徑之第三交通綫，而以第一，第二兩交通綫爲其交通動脈，倘使蘇聯再進一步，而以最優勢之潛水艇，出動於對馬海峽及黃海，而日本之海上運輸，立即感受莫大之威脅。構釁乎！悔禍乎！吾將以此知窮兵黷武者之下場！

七月廿一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六期）

(其十五) 蘇日軍事形勢緊張中之敵情判斷

此文作於七月四日，上下節實可分爲兩節，上節爲當時之敵情判斷，繼以推測張高峯事件之前途。下節爲闡述山地戰與湖沼戰之戰鬥綱要，對於制勝要訣，尤不厭反覆申論，可爲讀者研究今日長江兩岸據點之爭奪戰助也。目前國人之判斷敵情也，每過重其內部之矛盾，而忽略其矛盾中之統一，作者觀察敵國如何應付張高峯事件，則謂「君臣上下之間，意見雖紛岐，而以盡各種方法，奪取戰略之要點張高峯，爲對策之意見，似已趨於一致。」雖然前所言之者，爲張高峯一事，所指者，僅限於君臣，但在日本政治未發生質的變化之前，未始不能作爲一般敵情判斷之準繩也。

洪平，二七，九，一九。

自張高峯事件發生後，中外人士，但知其嚴重性，究竟嚴重至何種程度，除蘇日軍事當局外，無人能爲肯定之答覆，在軍事上蘇俄已佔先着，攻守皆有餘裕，惟因雙方對於正式開戰，皆有顧慮，未敢輕於一試，故戰意不濃，將來或陷於長期僵局，或以爲滿出而，爲一度之爭奪戰，此事態之演變，正在波譎雲詭，不可測度也。敵國軍部元老派，固主張侵蘇先于侵華者，少壯派抱住機會主義，急於墮官發財，故以侵華先於侵蘇，爲戰爭指導方針，以要挾其

日軍闕未
來命運一
敗僅喪師
勝卽亡國

以奪取張
鼓峯爲決

心所能用
之處置有
三案

長上，釀成太阿倒持之勢，不特不會成功，縱使僥倖一戰勝華，再戰勝蘇，事事躊躇滿意，如願以償，而下級軍官，充滿僥倖之心理，必至窮兵黷武無已時，碰到強敵，喪師亡國而後已。今之少壯，變成新元老，而未來之少壯，即挾此新元老以其人之道，損其人之身，踞之于爐火之上，稍不如意，二二六之犯上作亂之事變，隨之而層演而出，非至亡其國不止。此所以立國天地，首重紀綱，未有紀綱破壞，而國家能長治久安者，敵國未來之命運，繩以此加滅乘除之定律，「敗僅喪師，勝卽亡國」，可爲敵人預下斷語也。

敵國因蘇俄態度之不可捉摸，君臣上下之間，意見雖紛歧，而以盡各種方法，奪取戰略要點之張高峯，爲對策之意見，似已趨於一致。以如是之決心，所下之處置，可分三案：

(甲) 加緊進攻武漢，擊破我主力，然後利用天然地障構築防禦工事，以少數兵力，衛戍其間，轉用主力于蘇僞邊境，求蘇俄主力與之決戰。(乙) 集結大兵力於長江兩岸，維持現在態勢與待機姿勢，以觀望事變之如何轉變，在未進攻以前，不時以海軍擾亂長江兩岸，小部隊軍攻擊我戰略戰術要點，空軍轟炸不設防城市。以威脅我前後方。(丙) 將戰線縮短至黃河北岸，控置相當大兵力於山西綏遠境內，沿河佈防置戍，掃除冀晉察綏魯豫等省之遊擊隊，以固其後方之安全，并開發資源，勵行奴化教育，將僞滿與華北合流，乘機與德國策

最近之將
來必有一
番大廝殺

應，進攻蘇聯。以上三案之何去何從，記者身非當局，既無情報資料，未敢妄加臆測，但知此三案中，無論採取任何一案，必先之以一番之猛攻。由（甲）案而言，爲總攻。由（乙）案而言爲佯攻，由（丙）案而言爲掩護退却。在最近之未來，必有一番之大廝殺，可以預言也。

敵軍利長江水路爲船舶輸送。考諸美國海軍將軍之率美軍橫渡大西洋，參加歐戰之戰史，每船四噸才載一人，日軍自大阪渡海東來之船舶輸送，每二噸載一人，遠航與近航，相差若昂之巨，蓋以士兵之每日給養，兵額與裝備及應用器材爲計算基礎，遠征軍需用船舶輸送噸數，不得不如此之大而且多也，若轉用在華兵力，豕突狼奔于各戰場，則敵軍一師團鐵路之輸送，輸四十二列車，至于船舶輸送，則一人佔一登錄噸，以此估計，雖不中亦不遠矣！此兩星期以來，敵運輸艦之湖江西上噸數，依新聞紙每日所發之報告，倘使無誤，約有運輸艦六十艘，每艘平均以一千噸計，共約六萬噸，載約六萬人，湊合原有攻略馬當，彭澤，湖口各聯隊之二萬人，共得八萬人，此八萬人分佈于東起東流西至湖口之沿江迥廊地帶，以之掩護後方大軍之集中，則嫌其太多，以之深入江右，包圍武漢之翼側，則嫌其太少，是以由敵軍所轉用之兵力，爲狀況判斷之基礎，則敵軍之真正企圖，所謂甲乙丙三案，何所採擇？尙

日本攻擊
已達危點
爲蘇聯輻
起最有利
之時期

在若明若昧之中。至于蘇聯與日本戰爭之不可避免，已爲舉世周知之事實，若以戰略而論，中國抗戰，已逾一年，日本之兵員與彈藥消耗，由攻擊而言，已達終末點。亦即攻擊與防禦之危點，蘇聯乘勢而起，爲最有利之時期。若過此時期，必待武漢會戰之後，使日本消耗，更加增數倍，日本之主力軍爲我主力軍所膠住，脫逸不得之時，再行動手，似是而實非，吾舉中國最著名之史例，而爲一般人所忽視者證之。

史記項羽本紀，「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礮蟲，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圖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芣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並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敝承之！」

中蘇唇齒之國也，相依不啻楚之與趙，大敵當前，不能不併力拒虎狼之秦，項羽與宋義

之論兵，蘇聯戰紀中，恐無此例，使其有例，則蘇聯之出兵，必當在武漢戰鬥之前，決不俟敵我膠着之後，而以被動態勢出之也。是則以戰略而言，則張高峯之擴大，當無或疑，顧蘇聯立國國策，政略重過戰略，一談政略，到牽涉與國，友國，半敵國，敵國等之範圍過廣，則其審慎持重，蓋有自來也。但吾人不可因其審慎持重，而即誤為蘇聯將長此坐視日本之大也。抗戰建國，爲至神聖至偉大之事業，吾人只可求其在已，今因敵軍攻擊之頓挫，得時間之餘裕，則今後所應置力者，徵諸記者已往之經驗，今後之戰場，爲山地戰與湖沼戰，湖沼戰則以封鎖與閉塞或控制交通要口爲主。湖沼地特性，除有特種裝備（汽艇浮游戰車）外，部隊運動與戰鬥之範圍，常有限制，不能運用大軍，而適用爲支戰場，湖沼地帶，滌汶紛歧，且因季節關係，水量常有變更，故知地形，爲湖沼戰第一要義。宜充分利用土民及熟知水性之漁民，以爲嚮導，附近民衆，尤須嚴密組織，預籌清野之法，凡敵人所可利用之大小船隻，皆宜儘量徵集，置諸我後方，如我軍不能利用之橋梁道路及船隻等，皆宜充分破壞之，以防被敵利用，至于陣地之配備，連續式不如據點式，橫廣的不如縱深的湖沼地防禦。制勝要訣，在發揚砲火威力，與使用預備隊之能適合時機，故預備之控置要大，可約而言，如右：

(一) 對通過隘路間向我攻擊之敵，在其進入隘路後發揚我砲火威力，加以重大損害。俟其迫近我陣地，未能充分展開時，使用預備隊，乘機轉移攻勢，包圍殲滅之。(二) 對強渡湖沼向我攻擊之敵，在其未登陸之前，發揚砲火威力，燬滅其浮游戰車，艦艇運送船，如敵已登陸，應在其後續部隊未到以前使用預備隊，斷然轉移攻勢，各個擊破之。湖沼地攻擊，因受地形限制，運動困難，機械化部隊，受限尤甚，故雖有優勢兵力，難發揮其優越力量，施行大規模之攻擊戰。

故其攻法，偵察，佯攻，奇襲，迂迴，砲兵運用，陸面攻擊，水面攻擊，通信連絡等，皆須爲周到之部署，虛實并用，奇正相生，亟肆以蔽之，多方以誤之，有時利用泛濫，亦可收封鎖與閉塞之奇效，至于偽裝，爲德國兵家所特別提倡，在優勢敵空軍瞰制之下，更宜隨地利用，總而言之，此皆軍事常識，但使指揮官稍加經心，不難想像而得之也。

山地戰有待于下級幹部之獨斷專行爲多，高級指揮官不特不易發揮其天才，且難掌握其部下，是以每營以下官長之集合講話，視爲必要，在昔年終兵時，雖在戰地，每日常以兩小時，對各級官長，講解必要之攻防戰法，以現實地形，詳爲指示，較講堂授課，印象更深，進步更速，雖于結束戰爭之後，積勞咯血，留醫經年，但其收效之速，如影斯響，微諸克勞

山地戰須
賴下級幹
部之獨斷
專行

塞維慈氏之山地戰指導原則，亦無不暗合，是以敢舉以貢獻于前方高級指揮官，不以此自秘也。

七月廿四日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七期）

(其十六) 敵軍包圍武漢之必遭不可思議之

打擊

作者於論「保衛大武漢之新態勢」文中，指敵軍之進攻路線，必不出中央突破與左翼小迂迴兩案；此文即就此假設，論日軍在此兩線上所必遭遇之困難。以言左翼迂迴，「敵軍超過某地帶之後，後方補給必感莫大之困難，蓋馱馬與人工之輸送力，決不能適應其巨量彈藥與糧秣之消耗」，證以今日南岸軍事轉入山地戰後，敵之彈藥消耗，由七千餘發減至一千餘發，職是故耳。以言中央突破，作者則詳示長江敵艦之編列，并就其噸數，吃水量，與長江水位相比襯，而致其結論曰：「敵艦雖有溯九江西上之企圖，不僅兩岸防務嚴密，而且今年水位與往年不同，所謂中央突破，其所遭遇之困難，將不在左翼大迂迴下也。」 洪平，二七，九，十九。

顧祖禹之論江西形勢曰：「以江西守，不如以江西戰。戰于江西之境內，不如戰于江西

之境外。何以知其然耶？從來善用兵者，如風如雨，如雷如霆，如猛獸之發，如鷲鳥之擊，而後可以言戰，敵人備武昌，我則攻皖口，敵人備皖口，我則攻武昌，我方攻武昌，皖口之防未密，我即下皖口。我方攻皖口，武昌之備必疎，我即下武昌。事在金陵，則不攻武昌，不攻皖口，而疾捲金陵可也。不然出淮東以震山左，出淮西以動中州可也。或沿江而下乎？或溯江上乎？或逾江而北乎？我之所攻者一，敵之所備者十，敵必不能以備我矣！其結論曰：「知贛州之可不慮，而後可以用南昌也；知南昌之可不戰，而後可以用江西也。知用江西者，不徒戰守于贛州九江之間，而後可以有事于天下。」

以火佐攻
者明以水
佐攻者強

此皆本歷代用兵之血的教訓而立言，雖今日火器與築城日新月異，而舊日兵家理論，有適用，有不適用者，俱敵人則不斷抄襲之耳。鄱陽湖之戰，敵固可利用水面飛機，浮游戰車，裝甲兵艦，與淺水汽艇，木筏等，出沒于湖面，但吾人破之之法，亦不能謂爲絕無，若夫封鎖與圍塞，只能得時間之餘裕，屬于消極者也。至于積極之道則異是，古兵家之所以詔示吾人者，不一而足，細味孫子之「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語，得其道過半矣！

張高峯爲戰略要點，吾已于前期示其大概矣！而敵人今則不復向蘇俄堅持撤兵之議，徵

諸孫子：「辭卑而蓋備者，進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來季謝者，欲休息也。」之謂，則知敵人之急攻武漢，然後移師攻蘇，洞若觀火矣！然則敵貴勝不貴久，其速戰速決之要求，較諸一二兩期之作戰，尤爲迫切，此敵人之弱點，不可不知者一也。

敵軍超越
某地帶後
後方補給
必感困難

敵軍超越某地帶之後，後方補給，必感莫大之困難，兵站，基地，主地，末地等之聯絡，決非如淮河以北開闢地之容易，車輛編制師已不適用，而馱馬與人工之輸送力決不能適應其巨量彈藥與糧秣之消耗，此亦敵人之弱點，不可不知者二也。主戰場雖在江西境內而沿江地帶之騷擾，亦在意料之中，敵自侵佔我國東北後，恢復旅順支港，增加駐華兵力，改遣外艦隊爲第三艦隊以威脅我國，其第十戰隊，常駐上海。間往我國沿海及長江各處巡弋，其第十戰隊之警戒區域，自上海至重慶，其第五魚雷戰隊警戒區域，爲吾國南部沿海，其嵯峨艦常駐西江警戒，此指平時而言者也，近聞其第三艦隊集結長江，其編組如下，

第三艦隊總司令 一人

第十戰隊——洋洋艦二隻（出雲，球磨）

長江敵艦
之編制

第十一戰隊——砲艦十隊（安宅，烏羽，勢多，堅田，比良，保津，熱海，二見，小鷹，

峨嵋）

驅逐隊四隻（浦風，栗，梅，蓮，）

第五魚雷戰隊1，巡洋艦一隻（夕張）2，第十三（艦名不詳）3，第十六驅逐隊（芙蓉，刈，萱，朝顏）

以上各艦，爲我神勇之空軍，毀滅過半，其第一第二兩艦隊，可以轉用江面者，以左列三款爲條件：

（一）水位高低。

（二）沿江曲半徑。

（三）大戰艦使用之攻擊目標。

依（一）款水位而論，季節影響最大，夏令多雨，水位高漲，冬令則異是，上下游所受之海潮亦不同，下游海潮常有，不因夏令多雨而有變化。

以漢口爲準之最高水位。

（一）高水位期——三十公尺以上，（六月中旬至十月中旬）。

（二）中水位期——十五公尺至三十公尺（四月初旬——六月上旬。十月下旬——十一月下旬）。

以漢口爲
準之最高
水位

(三) 低水位期——十五公尺以下，(十二月初旬至三月下旬)。
今歲雨量無多，水位奇淺，如何深度，恕不披露。敵國各種艦艇吃水量如次：

(A) 戰艦：三〇・一六尺，主炮口徑一六寸。

(B) 巡洋艦：二七・五九尺，主炮口徑一四寸。

(C) 甲巡洋艦：一六・六〇尺，主炮口徑八寸。

(D) 乙巡洋艦：一六・五〇尺，主炮口徑六寸。

(E) 航空母艦：二一・四五尺，主炮口徑八寸。

(F) 佈雷艦：二四・四〇尺至八・二五尺，主炮口徑八寸。

(G) 海防艦：二四・四〇尺，主炮口徑八寸。

(H) 炮艦：二・二〇尺，主炮口徑四・七寸。

(I) 驅逐艦：大九・五七尺，主炮口徑四・七寸。

(附註) 一六寸口徑射程爲三萬七千公尺。四、七寸口徑之射程爲一萬五千公尺。
又冬季可航之吃水量，大率如左。

江陰 二七・〇〇尺

| | |
|----|--------|
| 南京 | 二七・〇〇尺 |
| 蕪湖 | 二二・〇〇尺 |
| 大通 | 二〇・〇〇尺 |
| 九江 | 一〇・〇〇尺 |
| 漢口 | 九・〇〇尺 |

依以上可靠數字之材料，則知敵艦雖有溯九江而西上之企圖，不僅兩岸防務嚴密，而且今夏水位與往年不同，敵軍所謂第一案之中央突破，亦只夢想而已。至於第三案之左翼迂迴，不特江西境內多山，而且名將雲集，上自將帥，下至士兵皆抱必死之決心，某師擊軍之誓師也，人人立有遺囑，將所有身外之物盡付一炬，誓不生還，方諸項羽「沉船破釜」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更有過之，忠義之氣，上於雲霄，以此衝擊，何軍不摧？總之敵人雖抱加緊攻略武漢，而後再移師攻蘇之各個擊破野心，而中蘇兩方最高軍事當局已燭照其奸，不俟其師之合，即將使其首尾不能相救應，而陷于總崩潰，讀者如若不信，拭目以觀其後可也。

七月廿八夕長沙（載在本報第一七八期）

(其十七) 蘇聯之東線作戰方針

此文作于八月一日，時爲張鼓峯事件最緊張之時，作者以交通與兵要地理兼重，草擬蘇聯遠東作戰方針兩案，一曰：紅軍當以一部扼守沿海州，據爲支撐，主力則由後貝加爾，阿穆爾方面，分途出動，以迅雷之手段，一舉佔領松花江左岸地區，與沿海州之軍取夾攻形勢，使長春吉林之敵，趨于崩潰。一曰：紅軍爲阻止日本向蘇俄進攻起見，決固守遠東國境及外蒙之綫，與敵作持久戰，俟有機可乘，卽以外綫包圍形勢，對敵轉移攻勢，一舉而殲滅之。作者權衡全局，以前案較爲適切。此風馳電掣之局勢，今雖暫已過去，而蘇日間之矛盾猶日益加深，是則此兩案之提供，尙足爲研究遠東軍事者助也。

因張鼓峯事件之敵軍化，時蘇軍所用於我國之兵力均集結於水陸交通綫。雖然，作者猶慮敵大有回長江兩岸躍進之企圖，乃大聲疾呼，宿松黃梅兩地更應加緊防守。惜半月之後，我軍迫於敵之砲火，於激戰之後，忍痛退出。是以可見敵所賴者，惟砲火而已，其進兵路線，固未出我所料也。

洪平，一七、九，十九。

因張高峯事件所引起之蘇日兩國間之軍事嚴重性，記者已于七月廿一日，寫了評論一篇

，登在本報一七六期，眼光銳利之讀者，無不視為得未曾有之軍事性新聞，然因「九一八」以來，類似此等事件之發生，多如牛毛，旋張旋弛，一般欠缺蘇日軍事研究者，更莫明其土地堂，此斯誠國家病態之一，不能不自承也。尤其站在優越地位，而以智識階級自詡者，平日只會興風作浪，急水撈魚，求其能定大計決大疑，固不可易得，即不得已而求其次，每一問題之發生，平心靜氣，予以縱橫之分析，亦不可數觀，刊物之多，充斥市面，殆令讀者無所適從，難乎之爲今之讀者也。

閑話少說，書歸正傳，張高峯之爭奪戰，已經啓幕，日本軍人之有意挑釁，已昭然若揭。經茲往返爭奪，外交解決途徑之門已塞，日本爲其「所謂皇軍聲譽」計者，自非蠻幹下去不止。蘇聯爲其紅軍立場計，自亦不能輕示退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推原溯始，實緣日軍陰謀于張高峯附近，設立大空軍根據地，以企圖撲滅蘇聯之海參威空軍根據地，爲此大事件之導火線，蓋蘇聯擁有強大空軍，爲世界所周知，以海參威爲圓心，畫一大圓弧，東京，大阪、橫濱、悉在圈內，蘇聯不難于一星期之內，使日本三島，化成焦土，彼以轟炸不設防之我國城市，以炫耀其毒辣戰法，因果循環，報復之者，大有人在，窮兵黷武者之下場，吾人猶及見之也。

東京大阪
皆在蘇聯
空軍轟炸
圈內

蘇聯空軍現有飛機總數如左：

(一) 第一綫飛機共五·三〇〇架，內分：

1, 重轟炸機 一·四〇〇架。

2, 輕轟炸機 一·七〇〇架。

3, 偵察機 一·五〇〇架。

4, 驅逐機 七〇〇架。

(二) 第二綫飛機共一·四〇〇架。

(三) 舊式驅逐機共一·八〇〇架

(四) 熟練飛行戰鬥員十萬員

今後半月間，爲蘇日間是否開戰之最緊要關頭。陸軍之衝突，可以忽戰忽止，未能即視爲雙方戰意，已臻峯極。必也先之以空軍之出動，海軍之襲擊，若到此階段，則如箭在弦不發不止，吾人惟有密切注視之也。蘇聯戰時之兵力，連同常備與後備軍數，共爲一千一百八十萬人，就中經受嚴格訓練之正規軍，爲四百九十萬，其次地方軍，則爲六百六十四萬，而經受國民軍訓之龐大民衆，猶不計也。

蘇日戰爭
起時蘇聯
略可採之戰

至于陸軍常備兵額，原爲五十六萬數千人，一九三五年春，增至九十四萬人，至一九三六年初，復增至一百三十萬人，地方交替部隊約四十萬，據德息：目前紅軍有步兵十師，已完全機械化，至摩托化旅，更不計其數。戰車數量當在五千人以上。蘇聯作戰方針，以蘇日爲三方面重要地理，與交通研究之，益之以指揮官加倫將軍之性格，考之，可得而言者如左：紅軍爲先發制人計，當以一部扼守沿海洲，據爲支撐，主力則由貝加爾，阿穆爾方面，分途出動，以迅雷手段，一舉佔領松花江左岸地區，與沿海洲之軍取夾攻形勢，使長春，吉林之敵，趨于崩潰，此一案也。紅軍爲阻止日本向蘇聯進攻起見，決固守遠東國境及外蒙之線，與敵作持久戰，俟有機可乘，卽以外線包圍形勢，對敵轉移攻勢，一舉而殲滅之。此又一案也。

以上兩案，利害互有，後者近於消極，若以西攻東守，則頗爲協于機宜，顧今日日軍入疲敵時期，兼弱攻昧，斯爲千載難得之時間與空間，以記者愚見所及，應採取前案，求敵主力而殲滅之。西方戰場不特不宜取攻勢，似當襲用莫斯科困拿翁之故智，引敵深入而後擊之，蓋蘇德兩國之國境會戰，利于德不利於蘇，引敵深入，則利害適相反，事關隣邦作戰方針，所能言者，僅若是而已！

宿松黃梅
較南岸吃
緊

因蘇日兩國之劍拔弩張，日軍所用於我國之兵力，已有放棄已淪陷戰區之行動，而集結于水陸交通綫，深入管南之某某三師團，則集結于平漢鐵路各站，皖北各師團則分頭集結於安慶及津浦沿綫，皖南與蘇浙之兵。則集結於京杭滬沿鐵路各站，可東可西，可南可北，不可測度，而江右人迂迴之作戰計劃，似受若干之打擊，大有採用沿江南岸躍進之企圖，使所料不錯，北岸宿松黃梅之形勢，較南岸爲吃緊，蓋敵人自溯江西上，先犯北岸之安慶，次犯南岸，馬當，彭澤，湖口，九江，再次犯九江對岸之小池口，而潛太陣地，沿江側翼，頓受威脅，越寨而上，有似蛇形，避實擊虛，無所不用其極，好在我最高統帥部，早已燭破其奸，兩岸均已配置重兵，層層封鎖，優勢空軍，瞰制於上，非付絕大之代價，休想正視武漢三鎮也。

八月一日漢口（載在本報第一七九期）

(其)(十八)
論武陽夏大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

間與時間

此文作于八月十八日，時作者判斷武陽夏大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間與時間曰：因敵兵力之運輸與集中，及攻擊部署，非有一月之時間不能完成，然則下月中旬（指九月十五日）編者）或為求我而決戰之時期。」九月十五日香港大公報標題：「南北全綫發生劇戰」。自是之後，南岸南潯路方面之敵，雖為我阻於隘口，臨昌之敵則于前日被過馬頭鎮，且由此炮擊武穴，在海空軍夾擊之下，于今日陷之，江北方面之敵則由固始而南竄商城。此為總攻擊開始後之行動，蓋有別於過去之據點爭奪戰，亦非路透社記者所謂「變更戰略」也。夫論戎事者，較量空間固難，較量時間更難。作者自謂平日不敢輕於一試，而茲篇計量之確，堪稱獨步，可謂兵學異之傑作也。

洪平，二七，九，十九。

敵國軍閥，對於作戰計劃，向來分為對蘇俄（先攻蘇俄，後驅英美）與對英美兩派，（先驅英美後攻蘇俄）而中國則為其預想第一戰場，蓋無論對蘇俄與對英美，皆非假道於吾國

敵侵蘇與
侵英美兩
派勢力之
消長觀

不可，吾國皆非首當其衝不可，地理使然。無可諱言也。自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締約之日起，以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日，皆爲侵蘇俄派當權全盛之時期，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一再推演之經過，侵蘇俄派之荒木，真崎等，逐漸失勢，而少壯派之板垣、橋本等，與海軍軍閥相勾結，以事實造成侵英美派海陸兩軍閥之抬頭，迄坂垣繼任爲陸軍大臣，而侵蘇俄派悉驅之于軍部之外，日本之海陸空軍大權，完全爲侵英美派所掌握，執行全面侵略吾國之企圖，惟侵蘇俄派雖不得志於日本軍事心臟部之參謀部與陸軍省，而因三十年來不斷當權之根深蒂固，其一部勢力，尙潛伏於關東軍各部隊之夾縫裏，自蘇聯遠東政治警察局長哥蘇柯夫氏遁逃入日，而蘇聯遠東作戰計劃，全部爲日本所探悉，侵蘇俄派振振有辭，調動軍隊頻繁，而蘇聯亦以原有攻防計劃之因蘇哥柯夫氏逃日而漏洩，遂不得不變更兵力部署，爲針對之軍隊調動，雙方既一發而不可復止，張鼓峯之爭奪戰開始矣！

張鼓峯爲
戰略上必
爭之要點

張鼓峯形勢之重要，已詳於本報第一七六期，在中俄球春條約上之界牌爲第六，第七，第八，之地位，不知若干年前，爲何人所毀除，不復存在，但蘇聯人士，築有別墅其上，每年夏間，前來避暑者，肩輿相接，而因其地爲魚形，一經注意，皆爲蘇日雙方必爭之戰略要點，蓋位於其東北之湖沼，爲蘇聯潛水艇根據地，更東北至海參威，則爲蘇聯空軍根據地，

日得之足以威脅蘇聯沿海洲之安全。蘇得之，足以限制朝鮮北綫三港（清津，羅津，雄基）與北滿六綫鐵路，及蘇僞邊境之僞滿要塞一部，雖因其山脈綿亘，不適用於大兵團之運用，但先得者，佔先着，是以張鼓峯事變發生之當日，記者即大胆斷定終必擴大無疑，且附以慢性的潰爛與非急性的發炎，其後必有接連不斷之類此事變發生之註記。今從十一日正午停戰，轉入外交談判，證諸記者七月廿一日所判斷，除日本容忍屈服外，不以武力解決，無第二途徑，可以打破此僵局一語，可謂如影斯響，不失累黍。

至於蘇日戰爭暫時和緩之原因，以日本形勢細屈服為主要，蘇聯之已達到保衛國土之目的次之，此外可得而言者，（一）在日軍方面，德國元首希特勒之以強調語氣警告日軍閥，努力避免與蘇聯開戰，（二）侵英美派軍閥壓倒侵蘇俄派軍閥，（三）折散英法同盟之工作，尙未生效。（四）德謀捷克，意加緊援助國民軍，尙未部署就緒。

在蘇軍方面，（一）政略與戰術尙未調整妥貼。（二）時間與空間，因哥蘇柯夫之逃日漏洩國防秘密，有重新修正遠東攻防計劃之必要，謂為頓挫則可，若謂已歸於平息，誤也。

日本侵蘇聯派之軍人，尙潛在於關東軍全軍及各部隊之中，而日本積州年來之國民教育與宣傳，尤其明揭反共標幟，皆以蘇聯為敵國，今在外交上所招致之屈服恥辱，是否足以鎮

日蘇戰爭
爆發為意
中事不爆
發為例外

敵對蘇由
假屈服做
到真屈服

歷國內仇蘇之情緒，稍明日本民族性者，皆知其不可能。至低限度，亦必在外交談判中提出離奇要求，同時動員大軍集中於偽滿與蒙古，以為談判決裂之後盾，日本若是，蘇聯自亦不能例外，其動員大軍集中於貝加爾湖以東迄于沿海洲之地區，在軍事上亦為必有必要之處置，雙方集大軍以終目相視，不啻玩火，爆發為意中事，不爆發則為例外，基乎此，則知蘇日戰爭之內在危機，並未消失也。若以蘇日兩國國力兵員器材而論，日本固遠非蘇聯之敵手，但日本軍人所驕視者，則謂蘇聯輸送力，雖有西伯利亞雙綫鐵路，與台射特青年城間之單綫鐵路及敖得薩至海參威間公路，「寬約八十公尺，四輛下車，可以並列行進，七日能達」不及日本之鐵路網密佈，集中迅速。但同時亦自承；蘇聯重工業「遷至烏拉山以東，在昔蘇聯在遠東之以取守勢自固者，今已改取攻勢矣，是以自有張鼓峯事件發生，敵國仇蘇之情緒，勢必高燒，而侵蘇俄派亦必逐漸抬頭，與侵英美派必有更深之磨擦，此兩派對立明爭暗鬥之結果，決犯兵家乘除消長之忌，在兩派互爭雄長未有結論之際，勢必各行其是，但因侵英美派之當權，對蘇或由假屈服，而做到真屈服，兩派之由破裂而火拚，重演二二六等之事變，亦非意外事也。

其對武漢之進攻，決不以現有兵力為滿足，其必征調預備役及現役之精壯部隊，以代後備役之老弱殘兵，此屬於兵力判斷也。至於戰爭指導，或復用其舊案，而以大江迺之殲滅戰

以運輸常
識論斷
九月十五
日爲敵總
攻擊開始

日侵我國
促成英美
提携

戰略，爲作戰綱領，使此判斷不錯，則因兵力之運輸與集中，及攻擊部署，非有一月之時間，不能完成，然則下月中旬，或爲求我而決戰之時期，此屬於時間判斷也。

依此大迂迴殲滅戰戰略爲原則，則主戰場雖在贛湘鄂邊區之內，而浙江之浙贛鐵路，與粵海之汕頭，皆不免有少數兵力之牽制，此屬於空間之判斷也。

此孤汗一擲之大規模殲滅戰企圖，固爲敵人所夢想，若詳考國際形勢與我國攻防部署，以判斷其能實現與否？則知敵人此大舉，所受時間與空間之限制大矣！英法之同盟，已由英皇御駕聘法，而證實其十分鞏固，英蘇邦交之已由法國透過，而日臻接近可由張鼓峯事件發生後，英倫朝野之輿論，證實其已十分諒解。英美間之海軍合作協定，據可靠消息云：該協定已於一月廿六日簽字，其中雖附有英美兩國海軍實質與量進至某種程度時，方爲生效之規定，但以英美兩國之造艦力計之，明年六月，當爲該協定生效之期間，久懸未決之太平洋諫當與鳳凰羣島之管理權案，已由英美兩國妥協互相管理該兩島，顯爲國際航空站，英美兩國有權起落飛機，雖附有「祇作民航機場，不爲軍用」之規定，但遇有軍事上之必要時，亦不難擴大其用途，此顯而易見者也。英美兩國間之商約與戰債問題，亦已在談判之中，不難順利妥協，此皆多年懸而未決之案，因日本之擴大侵略吾國，促成英美提携，此皆日本之所不

飛機萬能
之理論至
西班牙與
中日抗戰
兩役而擄
得粉碎

利也。此外英法兩國共同向美國廠家定製軍用飛機三千架，夫以英法兩國重工業之發達，何需借材美國而流出現金耶？讀者當不無懷疑，不知此中具有國防深意，航空機之性能，各國各有其長，有以高速度見長者，而不能耐航遠航與載重，有以耐航遠航載重見長者，而不能輕快與精確，是以飛機萬能之理論，經西班牙與中日抗戰兩役，而擄得粉碎，未來世界大戰所要求於飛機之性能，英法兩國航空戰術家，抱有更高深之見解，但又未便明白指點美國航空技術家之去短從長，是以不惜巨金，向其定製，如此大顧客之光顧，則美國廠家所設計之圖樣，不能不預徵顧客同意，然則英法此舉，不啻為美國改良工廠，同時戰場上飛機之消耗率甚大，為維持空軍之絕對優勢起見，本國工廠，供求相應，決非易易是必別謀擴充製造力於隣國，一旦大戰爆發，既可以源源供應，更進一步而言，將中美國參加作戰，而因其在同一戰綫上所要求於隣國之航空機之同一性能，在航空戰術上甚為迫切，亦不能不有此一舉，英法兩國對於軍備整飭之深謀遠慮若此，孰能謂其肯以無限制之容忍，坐待侵略者之宰割耶？知乎此，則瞭然於國際聯合陣綫之形成，行將見其脫穎而出，吾人為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待于「自力更生」，但因勢利導，為天才軍事家之能事。夫戰勝於戰場，不如戰勝於廊廟，二者實相為因果，未可畸輕畸重也。八月十四日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二期）

(其十九)
(十九)
蘇德日之連環性國防方針

今日國際外交關係，錯綜複雜，方諸人戰前夕才甚。各師民族關係，經濟利害，思想傾向，政治體制以及地理等因素交相影響，常使一國外交，迂迴曲折，時此非彼，而無一定之傾向，觀察之者，若僅以國家本位為重心，以衡量其離合，或以集團外交，以注視其對立與統一，多有失於單調，昧於事理者。此文，作者以戰略，戰術論蘇德日之連環性外交方針，可謂為一種新觀點，亦為一種新解釋，且能權衡種種因素，論議此三國之外交方針，以說明影響於中日戰局者為如何，為其特色。然所論者為何如？編者不加介紹，留待讀者批判也。

洪平，二七，九，二十。

外交軍事
與軍事事

善哉！前鐵道部部长葉遐庵先生之言曰：「關於張鼓峯事件，乃蘇聯外交上之軍事，尙未至於軍事上之軍事，屈服日本，係予德意以一箇教訓曰：爾之朋友，不過爾爾，不必再張牙舞爪爲也。」今德國大規模之秋操，已於十五日在德國全境各地開始舉行。參加部隊，計有正規軍一百三十五萬員名，後備隊卅五萬員名，歷時須十二星期之久，此外尙有工人約四十萬名，集中於西部邊境，趕造防禦工事，此項工人，或須在邊境一帶，留宿六個月之久，

日德兩國
之對我可
謂殊途同
歸

此如火如荼之耀武揚威，在此遠東中歐多事之際，入於吾人之耳鼓與眼簾，世界人士，無不直接間接受其刺戟，若以兵學家之慧眼觀之，未必十分驚訝，侵略國之戰略，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戰術則以襲擊爲主，決無打草驚蛇，以自陷於不利，是其行動，若以葉廷珪先生之語分析之，並外交上之軍事，尙不够，不過止於張牙舞爪而已！惟因其預定秋擇時間，將近三月，大可玩索，威脅捷克與牽制蘇聯雙管齊下，使暴日鬆一口氣，予以攻略武漢之便利，在德國軍事上之見解，始終與敵國軍閥侵蘇聯派一致，今因敵國一子之錯，陷入泥沼，故當張鼓峯事件之勃發也，力勸暴日暫時屈膝於蘇聯，結束戰爭於我國，同時並不辭其中日戰爭調解之勞，在德國之用意，固未嘗不善，惟以武力所造成之形勢，常與其預期相反，且易爲強有力者所利用，例如日本對張高峯事件之處置，則接受盟友之忠告，向蘇聯屈膝，至於結束戰爭，併力對蘇，則如東風馬耳，尙須有待。不僅此也，甚且利用德國秋操之時間與空間，加緊侵略武漢，此雖非出於德國之本心，然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今日談親德者，可以慨然矣。因張高峯事件所引起之蘇德日三國總動員，「揆諸一動而不可不復靜」之物理，謀國者各爲其國，在蘇聯之立場，渴望我國堅守武漢，予敵人以巨量消耗，并不斷以打擊，質而言之，假手於我以疲敵斃人，俟敵精疲力竭，則長驅而下，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外交上利
用人者人
亦利用之

此一策也，不得已而思其次，西歐戰場，苟得英法兩國之支持，保捷克之安全，而蘇聯亦可趁敵人中蘇不能兼顧之際，與敵爲正而之周旋，此又一策也。若英法二國不願戰，以蘇聯一國兼顧歐亞兩戰場，雖有此力，而因其東西國境綫過長，往返調度，頗費時日，不無有十分考慮之必要。倘日本與我國，爲長期之消耗戰，消耗至某種程度，則雖東西兩戰場并顧，予侵略者各個擊破，亦在所不辭，此又一策也。

在德國之立場，對法取守勢，故側重于國境要塞之構築，既併奧地利亞，而向捷克伸足，而法蘇同盟實爲其大敵，其不願敵人與我爲長期消耗戰，爲顯而易見，然不能控制之，且轉爲敵人所利用，此所謂利用人者，人亦利用之，納粹黨之有今日，始受英國之培育，終得意國之羽翼，今則英意二國，不復能駕馭矣。意國首相墨索里尼，方慫恿納粹小黨員向非洲爭取殖民地，蓋由德回非洲發展，行李之往來，必取道於意國國境，而墨氏便得操縱之，以恢復其日替之威望。德希特拉既不願與英爲直接衝突，同時以假道意境，非其所利，故圖捷之謀，高于一切，凡與圖捷有利者，無不舉全力而促成之，此外一切，則非目下之所能過問矣！意德二國關係不及向者之密切，亦在是耳。

夫圖捷必自攻蘇聯始，然則借重于東方之日本，以全力牽制蘇聯者，是其所特別需要，

防共也者
如是而已

今之力勸敵人屈膝蘇聯，結束對我戰爭，非真有愛于我，是則爲其圖捷保全實力於異邦也。日本之見解，與德國似同而迥異，以「防共」結德國之歡心，利用德國以牽制蘇聯，俾一舉而亡我全國，在此過程進展之中，不特不敢正視蘇聯，且深慮阻止其企圖，非蘇聯陳兵朝鮮與北滿，日人不會應戰，蓋腹背受敵，兵家所最忌，在此武漢會戰之前夕，是爲日本最感苦痛之際，若過此階段，則日本不特不把蘇聯看在眼中，且可進一步向蘇聯挑戰矣！

依此結論，則知蘇聯之以假手於我疲敵敵人爲上策者，未必切中事理，吾國天才軍事家西楚霸王項羽之論秦趙曰：「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強，何敵之承」蘇聯自斯塔林以次之五元帥，皆以天才著稱，決無不知「捕捉戰機」之理，兵貴神速，而忌巧遲，求軍事方式於外交方式之中，未有不喪帥割地者，吾將以此卜蘇聯之國運矣！

蘇聯領袖
課讀之一
應

返觀吾國長江戰事，記者與當代兵略家交換意見數矣！從國際形勢及兵力部署上，判

武陽夏大會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間與時間，記者判定敵人開始總攻之日期，當在九月中，路透社記者，則謂：「敵人之進攻，恐于十月始能實現，屆時江水水平降落，敵人沿江進犯，可不致遭遇洪水之阻。」蓋本季候與長江水位爲判斷基礎，記者則以輸送集中及兵力部署，參以季候與水位而立論，蓋過遲則水位降落，吃水十公尺之船隻，不能通過安徽之大

敵攻略武
漢未必通
到十月

通，而敵人爲求運輸與補給便利，未必遲在十月也。今之長江兩岸，某一要點之爭奪戰，皆爲敵人威力偵察，構成支點，亦卽路透社記者所謂：「試探吾國軍隊主力之所在，與迷惑我軍事當局，使不明敵人之用心何在？當發現較弱一點，卽置主力於此方面。」此爲敵人慣用之老法，未足重視。

長江北岸之黃梅，宿松，潛山，太湖一帶之陣綫，已趨穩定，坐鎮此間者，爲全國最有名之大將，配以精銳之部隊，卽使武穴黃梅廣濟一帶，不成一片汪洋，敵人亦非易逞也。南岸戰事重心，仍在瑞昌境內，瑞昌古柴桑地，三國演義中所稱「柴桑口諸葛弔喪」卽指此也。位於九江府西九十里，北渡江至湖北廣濟百四十里，西至湖北興國百二十里，南至江西德安八十里，清瀘山，羊腸山，赤湖，赤烏鎮，位於境內。皆以形勢著稱，復漢建安中，曹操拒孫權於赤壁，仲程普屯兵於此，讀此史乘，則知我最高統帥部，早已構成陣地，以逸待勞，爲敵人之墳墓也。在大戰之前，我精銳部隊尙未使用，路透社稱：消息靈通人士，對長江流域目前形勢，並不重視，非無見之言也。然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間補時間，固爲目前最迫切要求之階段也。國際形勢之如何演變？固其次焉者也。

八月十七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三期）

(其)(二十) 以季候與地形論武漢大戰我敵兩

軍之態勢

抗戰轉入第三期後，地形已漸有利於我，兵器之補充，亦不虞或乏，而指揮官之作戰經驗，更有顯著之進步。惟吾人亦有弱點，不能不自承者，則爲下級幹部人員之缺乏，蓋以地形言，今後主要戰場爲山地戰，所待於下級軍官獨斷專行者爲多，故下級軍官質量之充實，爲目前最大急務。作者以往者治軍之經驗，提倡戰地教育，且戰且教，且教且戰，未知可供軍事當局參考否？至以季候言，黃河水位，入秋尤大，長江水位，冬令則退。然此困難，皆能以戰術克復之。此文，草於八月廿一日，謂：敵之攻略武漢，絕不終止，今者或在積極部署，俟下月中旬部署完妥，將求我而決戰，且其攻擊重點仍然在江右。證以九月十五日以後日軍全綫總攻擊，及二十日香港星島日報載陳誠將軍談話：「目下戰況，敵似側重江北，實則主力仍在江南。」兩相對照，若合符契。

洪平，二七，九，二十一。

長江兩岸，戰事沉寂，只有局部衝突，未有全綫開展，某軍事家稱：「南北岸各有敵軍一師團半兵力，合計不及六萬人，而主力則集于某處，正在待機，目前沿江威力偵察，就一

地戰情，下全局判斷，殊難正確」可謂言中機微，洞若觀火，與記者前數期之觀察，亦相符合也。

時間爲日
軍之大敵

間有以長江兩岸，我軍既已配置有強有力之大軍，何不趁敵人主力尙未集中完結之際，予以各個擊破以佔機先爲問者，此戰略戰術之原則，在裝備素質相伯仲之部隊，不難全綫反攻，若以消耗戰與持久戰爲戰略，對以海軍爲主體之海陸空聯合戰鬥之敵人，則沿江迴廊地帶，悉在其兵艦炮兵彈幕射擊之下，是否有在此地帶決戰之必要？不無有慎重考慮之處，然則我軍不斷以奇襲與逆襲戰術，針對其沿江威力偵察，取得時間之餘裕，斯爲戰術上最適時最適切之處置，是未可厚非者也，前吾國總顧問德人福根霍森將軍，最近宣稱：「時間爲日軍之大敵。」非深知我敵情況者，說不到此。惟我軍應如何利用餘裕之時間，以爭空閒之勝利，斯誠天才軍事家之責任，在最近未來之武漢大戰間，地形之有利於我，固不待言，兵器之補充，亦不虞或乏，雖謂爲利器較第一第二兩期作戰時爲優越，決非侈言，各區指揮官之作戰經驗，昔之昧于陸空聯合作戰與步炮飛協同動作者，今已有深切之認識，依地形，兵器，指揮官三者而言，保衛大武漢之確有把握，已爲既定之事實，若以穩定爲滿足，則着眼轉爲太小矣！惟吾人亦有其弱點，不能不自承，而急求有以補救之，蓋今後戰場爲山地戰，所

保衛大武
漢之態勢

且戰且教
且教且戰

敵軍之苦
悶在此！

待於下級幹部軍官之獨斷專行者爲多，我下級幹部軍官，因已往戰事之激烈，十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已損折過半，軍中所視爲骨幹者，迥非昔比，後此之補充，雖不虞數量之缺乏，而質量之充實，徵諸記者以往經驗，非實施戰地教育，且戰且教，且教且戰不可，此戰地教育，委諸團長或團附，其收效遠不如師長躬親講話感召與變換氣質之速，此爲記者所親歷而奏殊效，敢舉之以貢獻於負有軍事之責者——季候以夏歷計算爲精確，歲逢閏七，長江與黃河水位之加高，與氾濫時間之延長，皆爲經驗者所熟談，敵軍前進，在戰略上受阻於北滿形勢之未解除緊張態勢，戰術上受阻於黃河長江水位之高漲，依戰略上而言「北滿形勢之緊張，只有逐日加深，不必俟蘇聯轟炸機飛越鮮滿邊境而後知也，敵軍控制大軍於京滬也，即保持可北可西之態勢，深入則慮膠着，而無法自拔，不深入則無法達到殲滅戰之任務，敵軍之徬徨歧路，最爲苦悶者在此！，使敵國有天才軍事家，或有高見打破此苦悶，夷者其今日軍部要角，皆未足以語此也。在戰史上，戰略失敗，以戰術相救者不乏其例，敵將坂垣等即執此例，以與我周旋，然因限于季節與地障，不得不取緩進，黃河水位，入秋尤大，長江水位，冬令方退，使以季節判斷敵人蠢動之時間與其所指向之路遠，則記者前兩期評論所舉之九月中旬，爲敵人集中完畢，開始總攻之期誤矣——敵人以季節與水位之顧慮，而選擇有利於

戰術補救 戰略

敵之戰場，則主力使用，應在中州，而不在江西，若在中州，非俟冬令黃河水小之後，不能正視武漢，然非偏急成性之島國民族，所能忍得住也。是以由戰術補救戰略之觀點，判斷敵人之企圖。進攻武漢并未中止，此間雖未有確實情報，可以為資料，以我各地游擊隊之活躍，捷訊頻傳，可以反映敵方在集中在華所有之兵力，而用於重點之攻擊，今者或在秘密運輸，集中偵察，搜索之中，使此判斷不錯，則由運輸集中與部署攻擊及攻擊前進所應需之時間，最小限度，非至九月中不能實現，而攻擊重點，偏在南岸，不以沿江攻略為滿足，亦昭然若揭矣！

然則在取得時間之餘裕中，我前綫指揮官，除且教且戰，且戰且教外，應在預想敵人之前進方向，加強防禦工事，軍隊不足，益以民工，當為目前最迫切之要求也。

此外在長江兩岸戰訊沉寂中，忽有意大利出任調停之怪消息，傳自倫敦，此為挑撥離間之宣傳，不值識者一笑，其作用可得而言者，（一）用宣傳政策，淆惑國際觀聽，以離間中蘇兩國之親密邦交。（二）削弱我統一鞏固陣容，以搖惑我前綫之軍心。（三）再用聯乙倒甲，聯丙倒乙之反間計，使黨政軍內部互起猜疑，此種手段，在民族離恨未深之前，或有不免墮其術中者，今則心勞日拙，無須重視。孫子曰：「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

聯乙倒甲
聯丙倒乙
之反間計

非微妙不能得聞之實。以敵人之兇頑而用間，多見知其不自量也，大公報記者張季鸞先生，以用最輕快犀利之筆闢其造謠（載在八月廿一日大公報）記者所欲言者，季鸞先生已先吾人言之矣！惟依此一段造謠新聞，不難窺見與其配合者，尙有戰略與戰術，跟隨其後，未可以武漢局面已趨安定，而掉以輕心也！ 八月廿一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四期）

(其)(二十一) 轉入山地戰後之敵軍戰術觀

此文作於八月廿四日，作者首先報道敵將抽調對蘇部隊南下，分佈於瀋京燕沿江一帶，集結餒命，此項消息，於兩星期之後，始爲中外通訊社所證實。作者於報道敵之增兵外，猶謂敵將遣派化學兵團加入長江南岸作戰，蓋贛北非山地即濫地，森林茂密，敵軍易於施行毒氣攻擊也。九月十一日香港大公報載陳誠將軍談話：「現在敵確疲憊，傷亡甚衆，雖加兵困戰，猶無進展，故常乞靈於毒氣，其慘無人道，違背公法，極爲可恥。」是以作者之言，不能不謂爲「先見」也。

平、二七、九、二十一。

長江兩岸戰事，在以往兩月間，敵人由頓挫而沉寂，由沉寂而攻擊，而一部攻擊，而全部攻擊，變化不可測度！今則已由據點向前推進之中，以南岸而論，昔之以星子者，則對瑞

戰事重點
江右較江
左爲重

昌取守勢，攻瑞昌時，則對星子取守勢，瑞昌與星子相距八十華里，此攻彼守，此守彼攻，可見在未向星子攻擊前進之前，敵人所得使用之兵力，尙未能適應其攻擊部署之要求，今則南北兩翼（南星子，北瑞昌）并取攻勢，南翼且能陷我星子，而西南窺德安，兵力決非甚小，蓋全綫爲八十華里，在此方面，至少有五師團（約十萬人）之配置，而後方增援部隊之陸續抵達，尙不在其內，執此而論，可以證明，敵軍主力之使用，與兩月以前記者之狀況判斷，從整個戰局觀察：戰事重點江右較江左爲重，（載在本報第一六五期）一文，若合符契，話雖如此說，而距全綫總攻之期，尙有若干日，蓋事結京滬之敵軍大部，猶有待於北滿抽調四師團，及敵國本部增援三師團之到達，方能掃數用于江西戰場，此七師團之是否全部派遣，或一部派遣？尙無可靠之資料，可以證實，縱使全數派遣，亦不過用以維持後方補給綫，及鎮壓佔領區之用，決未敢用于第一綫之攻擊，蓋此爲敵軍最精壯之部隊，爲植田所策定，用以對蘇者，敵軍抽調及此，可見其對武漢之攻略，已下最後之決心，若非蘇聯乘其疲敝，立取戰略上之攻勢，則此七師團必暫時抽調南來，分佈于滬京蕪沿江一帶集結待命，則其他在對華侵略戰鬥序列中之部隊，必掃數用于南北岸之戰場，以爲最後之孤注一擲，敵方後方運輸之忙碌，似已下運輸艦之全部總動員令，一方既須由大連及大阪兩海道運兵來滬，同時且

敵後方之
襲擊其重
要性更甚
於第一線
之攻擊

須經由北甯，津浦兩鐵路而運北滿防蘇之兵來京，他一方又須轉運已集結于京滬之固有對我作戰之部隊，溯江西上，此外又須補給線前十師團以上之彈藥糧秣，燃料，即此內江外海一來一去之運輸，可見其往返如織，倘使發動我優勢之空軍，不時予運輸艦以爆擊，以粉碎其前後方運輸計劃，則保衛大武漢之使命，已完成其大半，此為敵人惟一之弱點，所望軍事當局于策定作戰指導方針時，十分注意及之也。前方之以逆襲，奇襲，強襲等戰法，以提高韌強抵禦，斯為人人所想得到，做得到者，殊不知敵後方之以擊，其重要性更有甚于第一綫之攻擊，徵諸台兒莊已往戰鬥之經驗，或可認記者所言，不為無見也。此外更聞敵增調湖沼兵團與化學兵團加入作戰，南海路西側之山地作戰，敵之機械化部隊，減却運動性，但我機械化部隊所受之限制亦同，由戰術上判斷，敵人既以速戰速決為其最高戰略原則，則以化學兵團代機械化部隊，參加要點之攻擊，以其不顧理人道之習性考之，決非例外，此窒息性，催淚性，噴嚏性，糜爛性之毒氣攻擊以季候而言，秋季東南風，多於西北風，我居西南，敵位東北，未必能生若何效果。以地形而言，贛北非山即盆地，尤其谷地，森林區域，施放毒氣後之地帶，不易吹散，論其害實共之也，不過敵有防毒口罩，防毒手套裝備，而我則無，此不無相形而見拙也。但我有防毒與消毒設備，亦不慮其慘無人道之塗毒，是必趕緊動員全國

敵以陽新
大冶爲目
標而前進

興國州形
勢

各地醫師，前往戰地，任講述與救護工作，以提高長官與士兵防毒與消毒智識及技能。此外消毒藥品之大量徵集，亦爲迫不及待之需要，若不于此時趕緊動員人力物力，等待中毒之後，憑一紙電報，向中外宣佈敵軍罪狀。雖不難得到世界各國之同情，而而實際受害已重，無影響於保衛大武漢之工作，所望軍事當局策定作戰指導方針時，十分注意及之也。

若夫敵軍進攻路線，北竄犯瑞昌後，以陽新，大冶爲目標而前進，南竄竄德安後，南犯南昌，較西路平江爲易，依時間與兵力之判斷，皆不可能，或于此取守勢，而以主力出陽新，一由大冶出鄂城，一由三溪口，金牛截斷粵漢路之賀勝橋，一日排市，通山，至咸寧，或到達通山後，經崇陽至羊樓司，形成小迂迴之態勢，屬於湖沼戰與山地之戰術，而咸寧與賀勝橋最爲暴露，亦爲今古用兵必爭之地也。

顧祖禹論興國州（轄大冶，通山二縣）之形勢曰：「州襟山帶江，土沃民萃，西連江夏，東出豫章，此爲襟要。漢武帝時，淮南王安謀反，其臣伍被曰：守下雒之城，絕豫章之口，謂此也。唐天復二年，淮南將李神福，擊杜洪于武昌，（時洪爲武昌節度使）得永興曰：永興大縣，饋餉所仰，已得鄂之半矣！宋建炎三年，金人窺洪州，取道于此，蓋境界相錯，

侵軼爲易矣！」

鄂之興國州，與贛北之瑞昌，有唇齒相依之勢，今之赤湖（屬瑞昌縣）之爭奪戰。當有幾度之往復，聞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早已洞燭敵之企圖，已檄調大軍，於此迎擊，敵軍雖狡，決難不付重大之代價，而能進出于瑞安與陽新也。

北岸敵軍，已爲我有力大軍阻於黃梅，今後敵軍西進主力之攻擊重點，究由大別山脉之南而來，抑或其北而來，與南岸相呼應，容俟下期再爲詳論之也，

八月二十四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五期）

(其二十二) 長江兩岸之敵軍西犯路線

此文作於八月廿八日，時南北岸敵軍正與我作據點之爭奪戰，其西進路線，猶未顯露。作者默察北岸地勢，謂敵軍西進路線，不外下列二線：一以合肥爲集中地，經六安，商城，麻城以窺漢口，一以安慶爲集中地，經潛山，太湖，入黃梅，廣濟。此二案利害皆有，艱易俱備，何去何從，不易判斷。惟有一消息，謂敵軍進犯之兵力部署，配有海軍陸戰隊甚多，據此一端，亦足作爲敵軍取道江岸向西躍進之可能性較多之判斷資料也。證諸九月中旬，敵軍開始總攻，豫南一路則由六安出固始，陷我商城，鄂東一路則陷我廣濟後，以陸海空軍再陷我武穴，今日以猛烈炮火與我相峙於田家鎮。商城之敵方在整理補充，以直撲麻城爲企圖，北岸攻擊重點，則如作者所預言，企圖取道江岸（即鄂東）以窺我漢口。至於南岸，作者仍持以往之「解」，且更以軍事運輸之數字計算，軍言非至九月十五日，敵決不能開始總攻擊，讀此可見時間計算應以何者爲準則也。

洪平，二七，九，二十二。

昔胡文忠公林翼以鄂撫督師東下也，既至安慶，謂其從者曰，收復南京，當不遠矣！已而見外國兵艦，溯江過安慶而西上，自馬上暈絕跌下，既醒嘆曰：外患百年，不得寧息矣！

文忠公以書生預戎事，熟識兵要地理如此，而公忠體國又如此，故能吸引天下人才，不可以數計，遂成中興之業，文忠公死，曾文正公國藩，自撰悼辭輓之曰：「述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憾事。薦賢滿天下，願後人補我公未竟勳名」。有此一死一生之造成風會，而天下英雄脫穎而出矣！知乎此，庶足以與言抗戰勝利建國必成也。

安慶形勢之重要，有如此者，而因其暴露江上，易攻難守，當時守之者爲川軍宿將楊森，所部本爲西南勁旅，以參加大場戰後，損折過半，移駐是間整理補充，未及竣事，而敵人於取得徐州之後，挾其海陸空軍全力來攻，經激烈之爭奪戰而委棄，殆將三月矣！比聞北岸我軍在第五路軍副總司令白崇禧氏指揮之下，襲擊潛山，太湖兩縣，已奏厥功，有麾兵直指安慶之勢，使此着如果奏功，則敵人江上運輸，受莫大威脅，而南岸瑞昌與蕪湖兩地之敵人，截成兩段，能否轉移江西戰局，此着殊爲至要。微聞敵軍集結蕪湖者，已逾六萬人，京滬後續部隊尚未在內，使用方向，現尚不明，以時間計之，若非我軍乘破竹之勢，於三日之內，攻克安慶，則蕪湖敵軍溯江西上增援水路一日夜可達，我軍即生戰去戰機矣，若以收復安安慶爲企圖，則步炮飛聯合攻擊，誠爲必要，北岸特種兵之配備，究竟如何！非記者之所深知但望以自上將之神威，能以精神補物質之所不及，則收復安慶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若能截斷
蕪湖瑞昌
之敵爲兩
段江內戰
局即可急
轉直下

有此一着，潛山太湖襲擊成功，與安慶之攻擊前進，至少可使南岸敵軍於進出瑞昌與星子後，頓感莫大之威脅與短時間之頓挫，而我軍即獲得時間之餘裕，調度援軍，重新部署，使敵人不敢正視武漢，此可樂爲讀者報告也。

今且論北岸敵軍西進主力之攻擊重點，由古兵略而言，以北踏合肥爲集中地，經安徽之六安，河南之商城，湖北之麻城，以窺夏口，春秋戰國，吳楚交兵二十七次，皆取道于此也。

山今兵略而言，以南路安慶爲集中地，經安徽之潛山，太湖，入湖北之黃梅廣濟，會胡與太平天國，固以此爲戰場，即國民革命軍之西征，與十八年武漢之役，皆指向攻擊重點于此方面。至于中路由舒城，犯霍山，考諸兵略與地理，不過爲北路之一支隊，無足重視。南北兩路，利害互有，北路阻於滂山，而進攻路線較長，非其所利，南路路線較短，山地較少，但因湖水汎濫，行動艱難，亦非其所利，惟江而海軍，能與協同動作，是其較利便處，但其害多於利，若俟長江水位低落，固有所擊前進容易之利便。惟纜艦巨艦，於水位低時落，在大通一帶，時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有此加濬乘除之消長，而北岸敵軍主力究應指向於大別山南平抑大別山北乎。詢之敵軍中人，當亦瞠目不知所對。不得已而思其次，於北岸

暫時取守勢，當爲戰術上至當之行動，視季節如何變化，及南岸如何進展，再爲區署，應爲敵人之腹案。此外有一消息，謂敵人內犯之兵力部署配有海軍陸戰隊甚多，執此一端，亦足作爲敵軍取道江岸西進之可能性較多之判斷資料也。

山運輸上
計算非至
九月十五
敵不能開
始總攻

南岸戰事，敵人雖已下星子與瑞昌，但其主力之決戰，以其時考之，正在運輸集結蕪湖之主力推進，從蕪湖至九江之大萬人運輸，以一千噸之運輸艦廿艘爲計算基礎，每次可運兩萬人，（每一士兵及彈藥糧秣需一噸）一來一往，及起卸裝載應需之時間，至少須四天或五天，六萬人之輸送，至少需時半月以上，着陸之後，分頭前進，攻擊部署以至開始總攻，非有一星期不能完成，縱使用梯形輸送，縮短時間，亦非至九月中旬，不能爲主力之決戰，記者於八月十四日所寫「從國際形勢及兵力部署上，判敵武陽夏大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間與時間」一文，論敵軍之運輸與集中，及攻擊部署，非有一月之時間（九月中旬）不能完成，迄今猶持此見解，表以數字，以申吾說，決不因星子與瑞昌之失，而過度估計敵人也。

八月廿八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一八六期）

(其)(二)(三) 保衛大武漢中潼關粵海兩方面亦

應嚴密注意

作者於兩個月前，作一論保衛大武漢之新態勢一文時，即謂保衛武漢，重門戶，而不重堂奧，此文重申此意，蓋以風陵渡與潼關隔河相對，濟源經孟縣，隔河與舊孟津相對，敵人對此均有所企圖也。九月十五日以來，孟縣方面我敵兩方激戰甚烈，某通訊社且有敵將直撲潼關之謠傳，然以近况察之；究未出作者所謂此僅為牽制作用也。後節報道敵艦集中台灣，或將有所企圖於華南，兩星期後各報亦爭相傳載，作者此則謂此為威脅交通綫作用，若謂作登陸準備，則尚有期待，讀者請自對照可也。

洪平二七，九，二十二。

保衛大武漢
應重門戶

讀者試覆閱本報第一七四期——以戰略戰術的學理，論保衛大武漢之新態勢一文，（七月十四日寫于長沙）中有言曰：「保衛大武漢重門戶，而不在堂奧，所謂門戶者，西北起於華山山脈，東沿黃河南岸，經潼關，成阜，以至鄭州之黃河鐵橋，至中牟，折而東南行，沿賈魯河，至皖境之正陽關，六安，霍山，潛山，太湖，宿松，而托於大江，適與南岸湖口，九

江，隔江遙對，再自湖口，入鄱陽湖，沿南潯鐵路，托于南昌城北之贛江。唐王勃才子所稱；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是也。簡而言之，大武漢之衛星，西北起于華山，東南接于贛水，中有黃河大江，此誠曠古未有之戰場也。」

事隔一月有半，敵人狼突豕奔，南北紛馳，讀者能爲全戰場之鳥瞰者，不能謂無其人，但大多數眼光所注，則在敵人每日足跡所至，而定心房之跳數，缺少系統研究與修養，不可謂非國民軍事修養，尙未臻現代化也。

第一戰區指揮作戰下之河南濟源與山西風陵渡相繼陷於魔手，風陵渡與潼關隔黃河相對，濟源經孟縣，隔河與舊孟津相望，此兩着皆非閭子，蓋皆企圖南渡黃河，俾便截斷隴海西段之交通，使我心臟部之武漢與西北國際交通，不得呼吸相通也，若說此兩支隊之敵人，能如何長驅直下，則又過於高估敵人矣！

黃河之水，入秋更漲，渡河工作，恐非易易！但一二支點之佔領不能保其必無成，願以我大軍雲集豫西，程潛上將親自督師防河，縱使敵人不顧一切，強制渡河，不特須蒙極大之損失，且亦不難驅逐之也。此非殲滅戰之先着，以時間與空間考之，僅收牽制作用，但在武漢戰鬥之後，則其作用不止此矣！

風陵渡與
孟縣兩着
皆非閭子

長江北岸
敵主力將
由六安而
進攻商城
麻城

大決戰前
必有一時
的沉寂

因有此一着之發現，則知敵人犯我武漢作戰部署，在張鼓峯事變之前後，固以海軍爲基幹之海陸空聯合戰鬥爲主，今則擴爲以陸軍爲基幹之陸海空軍聯合戰鬥矣！使此判斷不錯誤，則長江北岸敵軍主力之進出方向，當在春秋戰國吳楚交兵二十七次所取之路經六安，商城，麻城。謬諸潛山，太湖，宿松等地，一經我軍襲擊，未有堅強抵抗而退，其故可深長思矣！使敵軍主力果以麻城爲目標，而進出於六安，商城，不特黃梅之據點，不肯放棄，而鄭州附近之黃河渡口，尙有一大部敵人，企圖渡河，不過今未發現之耳。

此如火如荼之作戰部署，皆非主戰場，其任務在誘致及抑留我大部兵力于此方面，使其主攻方向，容易達到其任務。所謂主攻方向者，即記者于六月十二日所寫：「從整個戰局觀察，戰事重點，江右較江左爲重」一文，評論之矣，（載在本報第一六五〇）即今已有七八十天，而敵人企圖，并未變更，但攻擊重點，有兩路——南翼與北翼，而記者於八月二十四日寫一文大阻斷其攻擊重點在北翼而不在南翼，（載在本報第一八五期）即由江西之瑞昌，經陽新，指向湖北之大冶與通山，截擊粵漢鐵路之武岳段交通。綜合日來情報，瑞昌方面，戰況穩定，此爲大決戰前應有之暫時沉寂狀態，我敵兩軍，咸在抽兵增援之中，此沉寂時間之經過愈長久，將來戰鬥愈激烈，讀者至此，須以慧眼觀察之也。若夫每日閱報，隨各地戰

機之爆發，而目迷五色，不知其主力與重點之所在，是不够爲大時代之國民，與大時代之讀者也。

此外有一徵候，最足重視者，即華南之敵艦，逐次減少，此誠值吾人注視也。

敵爲一舉
攻略計勢
將有事於
華南

敵人此次侵奪武漢，係傾海陸空軍全力而來，在敵人心目中，妄想此爲最後一幕之大決戰，攻擊頓挫，則前功盡廢，是以其眼光之所注，不僅在武漢，因武漢之攻略，縱使得手，屬於第三期作戰，以後尚有第四，第五等期，決非敵人國力之所能勝。敵人之舉攻略，是其傳統最得意之戰法，其必併力結束戰爭，當爲其政略與戰略上至當之行動。亦爲其惟一之夢想，彼非不知武漢縱使攻得下，而尚有湘粵桂戰區之第四期作戰，爲一舉攻略計，不能不有事於南華，若非國際上有特殊變化，粵東不易平靖無事，證諸敵方艦隊與運輸艦集中台灣，作出動態勢，則可推知粵海洋面所不見之敵艦，另有任務，非準備運兵來粵登陸而何？苟此消息，非出於誤傳，則吾粵東路之潮汕，中路之平山，淡水，寶安，與南路之海南島，皆爲其垂涎之地帶，不有蟹幹則已，一有動作，必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既疲而後，以大軍繼之，當世軍事大家，胸有成竹者，不能謂無其人，記者且假設一案于此，即「敵軍如圖粵，將從何處爲主登陸點」？倘承讀者以五百字以下關於此問題之討論之鴻文見賜，本報當樂爲承教與披露也。

八月卅一日廿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七期）

(其)(二)(四)
日五相會議後之侵華新策略

日五相會議後，外交政策即將根本改換，已往之「和緩蘇聯，交歡美國，孤立英國。」（見第三編共七一）變而為「對蘇伴不讓步，對英諛以利益，對德更加親暱。」此蓋不惜犧牲我國利益，以誘致世界上之同情於我者，求圓滑其國際上之磨擦。近者宇垣史調駐外使節，未始不可謂皆爲此作準備已。夫敵人此種外交政策之轉變，預期於武漢軍事告一段落後，以外交戰擴張戰略戰之戰果，此後英日兩國之關係，讀者更應特別注視之也。

洪平，二七，九，二十二。

馬迴嶺馬頭鎮大別山脈皆爲兵家所必爭之據點

長江兩岸之據點爭奪戰展開，將近一月矣——南岸之馬迴嶺與馬頭鎮，北岸之大別山脈，皆爲兵家所必爭之據點也。三國初，曹魏定荊州，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守沔口，吳軍來攻不克，後吳人得之。嘉禾中，陸遜，諸葛瑾戍守於此。東晉初，荊州賊王貢敗陶侃將朱伺於沔口，皆大別山下也。唐胡僧過大別山詩云：「思量鐵鎖真兒戲，誰爲吳王畫此籌」蓋山北下有鎖穴也。又元周贍賦云：緊大別之爲山，鎮南北之要衝。杜荊鄂之形勢，俯江漢之朝宗。時人以爲實錄也。讀此則知山之東南與江岸之間，最爲暴露之弱點，亦即曾滌生先生所稱：

外一路與
內一路

自漢黃蘄至望江爲外一路；自蘄水達宿松爲內一路；敵人北岸攻擊重點之指向，即針對此內外兩路，而自六安，西趨商城，則屬於助攻也。

今我敵相持於北岸廣濟之東，廣濟與黃梅屬於蘄州。州北接尤葵，東峙潛皖，爲江左之藩籬，淮嚆之屏蔽。古來言地利者，蘄日之險與夏首溢城，相爲頡頏，豈非大江上下防遏爲難，而蘄州雄峙江濱，備禦尤不可不豫乎！

廣濟境內，有大別山之餘脈，積布山位於其南，橫岡山橫立其北，皆其著焉者也，與多雲山東衝山皆在縣東，但能掌握此四山，不難十進十出於廣濟境內也。縣南九十里曰武家穴鎮，今所稱爲武穴也。瀋於長江，內卑外亢，我有砲臺在焉。縣西南七十里，有馬口鎮，東南百十里有龍坪鎮，爲武穴之前衛，瀋江戍守，以龍坪爲上游發始之處。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會以鼎中將，坐鎮於此，與陸軍協同動作，江面遍設水雷，敵艦未易闖入也。

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上將，轉戰徐淮經年，以勞苦過度，牙部舊傷發膿，養病於武昌者兩月，今以前方局勢緊張，力疾親往督師，同行者，有高級參謀郭心冬與參謀章志明等隨從數人，茲據可靠消息云，李長官已安抵前綫，策勵全軍，改取攻勢，以機動態勢迎擊敵人，北岸主力戰鬥，或將于旬日內開始也。

以機動態
勢迎擊敵
人

後方不可
忽視之工
作

南岸爲敵軍主力所在，前後方共配置有八師團，約二十萬人，迄今尙未集中完畢，德安北面惟一屏障之馬迴嶺，既陷於魔手，則德安與永修之受威脅，固不待言，但此非南岸之敵軍攻擊重點，但使我軍能誘致多量敵軍於此方面，使陽新瑞昌間之我軍反攻順利，則南岸戰區，仍限於江西九江府屬之範圍，則敵軍何能飛渡鄂贛交界之幕阜山脈耶？所慮敵軍毒氣攻擊，繼續不斷，蓋山地攻防，雖足限機械化部隊活動，而因谷地與森林地帶，氣流不暢，毒氣蓄積，常留滯二三晝夜不散，前方防毒與消毒器材，亦未完備，官兵亦缺乏此防毒與消毒訓練，是則不無總總慮也。所望此間負有救護組織之使命者，多多募集防毒與消毒器材，送往前方應用，尤以漂白粉爲陣地消毒最主要之藥品，取價既廉，不妨源源輸送，以濟急需，是亦後方不可忽視之工作也。

總之敵軍對於侵略武漢之作戰指導方針與兵力部署，大抵已明瞭十之八九，與記者累期所據前報告者，無甚出入，更難逃過我最高統帥與方面大將之慧眼，今後一進一出，皆不能離此範圍，讀者欲知我軍所佔之優勢如何？將本報前數期所提供之意見，附以地圖，與日報每日所登載之戰訊，一一加以對照，則不難瞭如指掌，此亦大時代國民讀報應有之進一步認識也。

軍事外交
政治三者
並重

對蘇伴示
讓步對英
誘以利益
對德更加
親暱

此外記者有不能已於言者，因敵軍之以全力侵略武漢，爲孤注之一擲，吾國上下精神，盡爲誘致於軍事方面，殊不知敵國大本營，于上月底五相會議之後，已將議決案付諸實行。五相會議之全案內容，雖不得知。但探悉其重出，似以軍事，外交，政治三者并重，爲最高原則。視昔之專憑軍事爲無止境之深入者，更爲險辣！

軍事方面，如何部署？記者已一再報告之矣！外交方面，宇垣之外交主張，已戰勝一切矣！對蘇伴示讓步，對英誘以利益，對德更加親暱，在某種條件限度之下，皆不惜犧牲吾國利權，以餌世界上之同情于我者，尤其是與遠東關係最深之英國，求圓滑其國際上之磨擦。今日報載敵國調整外交陣容，以重光葵調任駐英大使，所遺駐蘇大使一缺，以駐德大使東鄉繼任，更以反共同盟主持者之大島大將繼爲駐德大使，外次堀內繼齋藤任駐美大使，白鳥任駐意大使。凡茲英蘇美德意五國，皆爲敵國所認爲，或爲敵國，或爲與國。而且皆與遠東有密切關係，故皆遴選與軍部有關者，出任使節，使外交與軍事打成一氣，此舉誠未可輕視也。至於政治方面之如何策動，在特務總機關長土肥原發露指示之下，未必有新戲法，除夢想於攻下武漢之後，另立僞華中政府，爲第一步，然後再與僞北京，僞南京兩政府合併爲僞聯邦政府，誘致一般在野失意軍人政客，缺少民族思想與心志不堅定者，供其驅使，同時

開發佔領區之資源，以補償其兵費，并盡種種方法，封鎖我地上與天空之交通線，五花百門，應有盡有，凡茲所舉，皆在我最高統帥燭照之中，想必已有適當之對策，以粉碎其企圖，而記者之報告亦暫止於此矣！

九月七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八九期）

(其廿五) 日抽調援兵入關之使用方向觀

此文作於九月十一日，作者首先報道敵抽調防蘇部隊三師團入關，集結天津。至其使用方向，傳者不一。以作者之意，不外下述四案。(一)由歸德斜出太康，經扶溝至許昌，或經淮陽至鄆城。(二)入新鄉企圖渡黃河，經鄭州與固始西進之敵會于信陽州。(三)由蚌埠加入合肥，六安，固始之綫，急趨商城。(四)至浦口集結，替代南京駐軍任務。作者觀察敵軍配備狀況，以此防蘇部隊暫時抽調入關，在國防上為冒險之嘗試，故將保持機動態勢，隨時可以轉用，故第四案之可能性為最大。今者此部援軍之使用方向，猶未大明，作者之言正確與否，讀者可自行辨識之。中節為介紹克羅維維慈氏之戰爭目的論，克氏之大戰學理，世界各國奉若神聖，世界軍人，咸私淑有素，讀者非可僅作普通兵學原理觀也。

洪平，二七，九，廿二。

敵軍侵略武漢，係傾最大限可調之兵，為孤注之一擲，關東軍參謀長植原對蘇作戰計畫

敵援軍入
關後進出
方向四案

中之基幹十師團，亦已陸續抽調入關，分援長江南北岸，及隴海沿綫。此後續增援之部隊，是否用於最前綫，雖不得而知，夷考其戰鬥序列，新近抽調入關之一軍（轄三師團，約七萬五千人）到達大津後，使用方向不明，按日軍輸送計劃，每師團需四十六列車，三師團共需一百三十八列車，若以每日開十二列車，約需時十二天，卞衡全戰場與其集中點，以判斷此一軍之進出方向，約有四方面，（一）循津浦鐵路南下，折入隴海路，至歸德下車，一路斜出太康，經扶溝，至許昌。其又一路經淮陽，周家口，至鄆城爲敵軍右翼之延伸，以截斷平漢路爲目的，（二）自津經由豐台，轉入平漢路至黃河北岸之新鄉，企圖渡黃河經鄭州與固始西進之敵，會於信陽州。（三）由津循津浦鐵路南至蚌埠，加入合肥——六安——固始之綫，急趨商城至湖北之麻城。（四）自津循津浦鐵路南下，至浦口集結，替代南京駐軍任務，使南京駐軍向長江兩岸推進，

山（一）案而言，黃河泛濫之後，山中卒西南行至阜陽、壽縣，皆成澤國，沃野汪洋，一望無際，周家口，淮陽，地勢較高，水面不寬，約廿華里有餘，敵軍徒涉，決非易易，但秋令以後，則難言矣！

山（二）案而言，鄭州新鄉間之黃河鐵橋，破壞程度，殊有可觀，修復決非易易，若強

制過河，或改覓渡河點，以時間上計算與戰術上要求，未必能與固始西進之敵，爲適時適切之呼應。

由（三）案而言，加入合肥——六安——固始之綫，以兵力過大，蚌埠下車之後，未有充分交通工具，供其要求，此案亦走不通。

由（四）案而言，集結浦口，以接替自京浦向長江兩岸推進之敵軍防地，非絕對必要時，不加入最前綫之戰鬥，僅任維持後方補給之安全，自其駐軍所在，不能遠離鐵路。因其以防蘇部隊，暫時抽調入關，在國防上爲冒險之嘗試，故必保持機動態勢，隨時可以轉用爲原則，若此種判斷爲正確，則此大軍到津後之任務及使用方向，不難知過半矣。

在此一軍之使用方向，未判明以前，敵軍主力，仍在長江南岸。並未因攻擊之一再頓挫慘敗，而有修改殲滅戰爲攻略戰之模樣。

殲滅戰者，以殲滅敵主力爲目的之戰鬥也。攻略戰則異是，以佔領土地爲目的，世界兵略大家克勞塞維慈氏論戰爭之目的曰：「僅佔領敵國之土地，而未能殲滅其主力，未能謂爲勝利。僅殲滅敵人之主力，而未能消除其國民反抗之意志，亦未能謂爲勝利。」敵軍對於克氏之大戰學理，奉若神聖，以其民族性質考之，據點爭奪戰之慘敗，未足以寒其胆，而奪其

敵軍主力
仍在長江
南岸

魄，是必待九月十五日以後之敵軍全綫總攻，予以三四次根本上之打擊，則敵軍之殲滅戰企圖撕得粉碎，而手忙腳亂，今則尙非敵軍修改作戰方針之時。

廣濟大捷
之重大意義

返觀我軍之配置，自以針對敵軍作戰方針而立案，長江北岸之配置，係以最英勇之第五路軍爲骨幹之陣容，配屬部隊，較南岸爲複雜，包含白山黑水間之健兒，燕趙悲歌慷慨之士，天府之虎將，可謂集羣聖之大成，以如此方言，習慣，裝備，戰法不同之部隊，站在同一戰線之下，欲整齊而劃一之，非深知此中滋味者，不易道出指揮之困難，但過去二月間，仰仗最高統帥之神武德威，白崇禧李品仙首奏潛山太湖之捷，自我司令長官李宗仁力疾親赴前線督師，而有廣濟界嶺之大捷，與南岸瑞昌之捷音，遙相唱和，全國士氣民氣爲之一振，增強保衛大武漢必勝之信心，不可謂非大勝之朕兆。蓋自淞滬開戰以還，歷時十有四月，全戰役之經過，在四戰場而言，先有平型關爭奪戰之勝利，而後有忻口鎮會戰之捷音。在東戰場而言，先有淮河與臨沂兩戰鬥之穩定，而後有台兒莊殲滅戰之大捷，今保衛大武漢之戰鬥，方在逐步展開之中，南北岸均有不斷之捷音，在物質上所俘獲雖不多，而在精神上所增益之食糧，則甚偉大。徵諸『積小勝爲大勝，以空間補時間』之原則，則不難想見主力戰開始後之士飽馬騰。然則北岸廣濟之捷，其意義之重大，不可不大書特書明甚。八日漢口路透記者

豫南之敵
無論攻信
陽或麻城
非先犯光
州不可

稱：「集中大別山一帶之華軍，乃係在華軍最能幹之軍事學家所統率者」所隱指者何人，讀者不難辨識其爲李宗仁與白崇禧。

敵軍結集長江之兵艦，據可靠報告云：主力隊爲安宅，嵯峨，二見，前衛隊第十二炮艇隊，第一水雷隊；勢多，保津，梅能，鴻興，後衛隊第十一炮艇隊，第十一水雷隊；堅田，比舸，又第四特別陸戰隊全部。實力不可謂不雄厚。但因我江上封鎖與陸上部隊，配合非常嚴密，不似以往之各行其是，是以水面突進，已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嘆。陸上之迂迴，又阻於廣濟一役之頓挫，自後方增援，以至攻擊部署，攻擊前進，尙有若干日之餘裕時間，北岸戰事，在此三五日內，當無若何之特殊消息，以告讀者。

再北一路，敵人己下固始，今後之進出方向，將西指光山而趨信陽縣，抑南向商城而出麻城與廣濟敵軍相犄角歟，以地形考之，則前者爲易，以戰術考之，則後者爲必要，若以愚見所及，無論行何一着，皆非先犯光州，（即潢川）取得據點，未易即出商城，是以今後此路形勢如何，當視光州，爭奪戰如何以爲衡？今若暢言及之，未免太早。

以往敵軍之南岸攻擊，南攻山西守，西攻則南守，據點爭奪地之戰術，大抵若是，今日所得南岸情報，瑞昌與馬迴嶺兩方面敵軍同時并取攻勢，前者指向陽新，後者指向蘄安，似

已進至主力戰展開之階段，若能于此數日之內，兩路再來兩三個捷報，則南岸陣勢，可更趨穩定，今後戰局之觀察，重在每一要點之爭奪，皆有若干次之往復，我軍能節節抵抗，使敵人不克長驅直入，一舉攻略，以此疲敵至於再衰三竭，持久戰與消耗戰之任務，完成過半，我軍未來之勝利在此，莫斯科疲法帝拿破崙軍而殲滅之之戰法亦在此。

九月十一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九〇期）

(其)(二)(六) 由兵學學理上觀察長江兩岸之

我敵攻守戰略

此文上節爲依據學理說明以武漢爲圓心之利害變換線，蓋敵以武陽夏三鎮爲圓心，已形成外綫作戰之態勢，我則以反包圍之形勢，構成內綫作戰之陣容，外綫作戰在利害變換綫圓弧之外，敵則易爲我各個擊破，但若衝破此圓弧，敵則可分進合擊，轉居於有利之地位。此文讀者如細心研究，則對此如火如荼之武漢戰鬥，不難勝如指掌也。中間作者轉筆鋒於現實之觀察，中謂南岸贛北近數日來，未有劇烈戰鬥，表面似弛，而內容則未必然，蓋敵人并未放棄主力指向於此之企圖。初視之，日來戰事均側重於北岸，此說似未合於事實，但證諸本月二十日香港星島晚報載南岸主帥陳誠將軍談話：「目下狀況，敵似側重於江北，實則主力，仍在江南。」又不能不信作者之言也。下節介紹商城境內之五關形勢，附於本集，想尤可供讀者參攷也。

洪平，二七，九，二十二。

敵已形成
外綫作戰
之態勢

現階段之贛北、鄂東、豫南三戰場之戰鬥，在敵軍以武陽夏三鎮爲圓心，已形成外綫作戰之態勢。我軍則以反包圍之對陣，構成內綫作戰之陣容。與之針鋒相對，藉以粉碎敵人攻

外綫作戰
與內綫作戰

略武漢之企圖，外綫作戰與內綫作戰之定義及其利害與在戰術上之價值如何，屬於戰爭學理之討論範圍，另詳于本期之若定廬隨筆，讀者如有潛心研討之趣味，請參閱之可也。

依學理上而言，外綫作戰，在「利害變換綫」圓弧之外，皆有隨時被敵各個擊破之危險。若至突破「利害變換綫」圓弧之後，則外綫作戰為有利，而內綫作戰轉不如外綫作戰態勢之優越矣，簡而言之，外綫作戰為分進合擊，分進階段為危險，合擊階段為優越。烏瞰今日之戰場，敵人猶在危險之境界，而我軍則仍握住優越之態勢，質諸中外兵家，無不曰然。

以武漢為
圓心之利
害變換綫
觀

以武漢為圓心之「利害變換綫」，考諸地理與交通，南起湖南之株州，北行經平江，湖北之通城，通山，大冶，黃石港，自此北渡江，經浠水北向麻城，西折入禮山，廣水，應山，止於隨縣。在此圓弧以外之局部爭奪戰，敵人苦痛，危險，較我為甚。形勢比我為劣，反而言之，我軍內綫作戰之優越條件，並未失去，隨時有各個擊破敵人之可能。依此而研究武漢戰鬥之着眼點，讀者不難瞭如指掌矣！

南岸戰門
外弛內張

南岸贛北近數日來，未有劇烈戰鬥，表面似弛，而內容則未必然，蓋我敵方各在攻擊部署中，且敵人並未放棄主攻指向於此之企圖，南潯路方面，敵人佔得馬迴嶺據點後，右旋迴多一條路，自馬迴嶺北麓，行經安溪——武寧——修水，可達湖南之平江。或自武寧西側之

修水一路
爲敵車迂
迴必經之
路

澧溪，三都，折而西北向，可越幕阜山，而至鄂境之通山，崇陽。前者夾在九嶺山與幕阜山兩大山之間，後者之幕阜山，接鄂之通城，及湘之平江兩縣界，周圍數百里，修水出焉。後漢建平中吳太史慈拒劉表從子盤，置營幕於此，亦兵家之所必爭，使敵人因我軍部署之嚴密，不得逞志於小迂迴之陽新方面，則必側重於此中迂迴之武寧，修水一路，所望最高統帥部予以注意。北岸鄂東廣濟之爭奪戰，敵已潰退，我軍乘勝追擊，士氣百倍，不久敵人將以精兵來犯，亦意中事，但以廣濟之濱江枕山，形勢天成，非有十進十出或水位低落之後，不易由此正視武漢。

再北一路，爲豫南，民殷物阜，中州視爲奧區。敵佔固始後，分兩股豕突狼奔，一則西竄光州，一則南犯商城，互爲犄角，我軍在此之兵力配置，較爲薄弱，于學忠與馮治安等雖爲北方勁旅，但因久戰疲敝。故爲敵人所席捲。自固始，經光州，羅山，而竄信陽，轉入開闢地戰鬥，地形無甚阻礙，敵之進展，較爲容易，但若商城之據點爭奪戰，未得手以前，若長驅而犯信陽，則後路有被我截爲數節而殲滅之可能，敵軍非不深知之，再退一萬步而言，使敵軍西撲信陽如願相償，謂爲威脅武漢或可，謂爲能制武漢之死命，則未必然。蓋信陽雖爲平漢鐵路之一大車站，但有鐵路綫，而無機車與車輛，敵軍亦不利用之爲補給綫，況

我于豫西，早已控有大軍，以時間與空間計之，不難於其孤軍深入，立腳點未堅固前，予以擊滅，信陽而南之新店武勝關，皆為山地戰，更非敵軍之所利也。

商城環境皆山，仰攻本非易事，况我軍于天然地障之外，施以人工，歷時已有十月，自有相當鞏固。敵欲突破商城，非有巨大犧牲之代價，免做此夢，自商城至湖北麻城，大別山餘脈橫亘其間，交通阻滯，運輸困難，固不待贅也，入麻城縣境，更為歷代兵家戰爭之地，數千年來，覆軍於此者，不知若干千百千萬人。城為石勒將麻秋所築因名。石勒之前，春秋定四年，吳楚陳於柏舉，蓋合柏山舉水而名。石勒之後，元和志云：縣東南八十里有龜頭山，即春秋時之柏舉。唐太宗常駐蹕於此。

縣境有虎頭關，黃土關，白沙關，大城關，穆陵關，黑石寨諸要隘。

(一) 虎頭關：縣東北七十里，接河南商城縣界，宋淳佑六年，蒙古將史權攻虎頭關拔之，進至黃州，又開慶元年，忽必烈會兵渡淮，趣大勝關分遣張柔趣虎頭關，敗宋兵于沙窩

(二) 黃土關：縣北九十里，接光山縣界，宋嘉定十四年，金將撲散安真侵宋，自阜州軍十七里鎮，敗宋兵於淨居山，蓋關 郡境北門也。

(三) 白沙關：亦在縣北九十里，天監二年，將軍吳子揚與魏將元英戰于白沙，敗績。

數千年來
兵爭之地
的麻城的
形勢觀的

(四)大城關：縣北九十里，接河南維山縣界，宋開慶初，蒙古忽必烈入大城關，宋戍軍皆潰卽此。

(五)穆陵關：在縣西北木陵山上，北去河南光山百二十里，梁普通中，夏侯夔攻平靖，穆陵、陰山三關克之。陳大建中，定州刺史周靈擊叛將田祖龍，祖龍使其將高景安軍于穆陵陰山，皆爲靈所破。唐元和中，鄂岳帥李道固出穆陵關，討吳元濟。宋嘉定中，金人圍光州犯五關，穆陵卽五關之一也。

宋史：李直常奏復，關略云：虎頭關形勝最險，兩山千仞，一洩衝激。黃土關形勢聳峭。白沙關與黃土密邇，穆陵關山路峭壁，委折而上。大成關山勢不甚高峻，能橫斜盤繞，修善關亦在其旁，使諸關之兵，據險效死，敵豈能遽入乎？

敵若置主
力於麻城
可謂自投
羅網

自淮入鄂，五關之險若是，敵若置北岸主力於此路，可謂自投羅網，知乎此，則瞭然于商城與光州之戰，我軍固已握住絕對有利于我之地形，敵軍除乞靈於毒氣攻擊外，恐未易付絕大犧牲代價，而能飛渡此五關。

我軍以反包圍之內綫作戰態勢，益以天成之險要，在戰史上，殊爲創見，若于兵力部署上，能與以適應，則武漢固若金湯也。 九月十四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九一期）

(其)(二十七) 南岸敵軍火力驟然減退之原因

南岸軍事轉入山地戰，敵軍火力驟然減退。在昔每據點之爭奪戰，一日砲彈之消耗，常逾七千發者，今減至一千餘發。一般人之估計，多謂此爲敵人大藥將罄之徵候。作者則謂此爲軍事轉入山地戰後，運輸困難，敵軍不能不以挑夫爲運輸具替代車輛輜重或馱馬輜重之運輸，轉運既難，火藥消耗自不得不減少耳。中節追述南岸我軍之配備，首先有系統地報道我軍可公開的一部分的戰鬥序列，並謂我軍陣容齊整，盛極一時，地形既屬有利于我，而裝備又遠在北岸之上，敵軍進展之困難，雖寸土尺地之爭奪，皆須付絕大之代價，不無氣餒之處。月來南岸戰事，突成膠着，職是之故歟？

洪平，二七，九，二十二。

拿破崙大帝之論兵

拿破崙爲歷代所罕見之天才名將，其論兵曰：「我不重空間；而重時間。」時間之取得，與軍事勝負之關係有如此者。記者論我事將兩年，對於空間之較量，或有一日之長，而於時間之計算，向未敢輕於一試；有之，其惟八月十四日所寫：「從國際形勢及兵力部署上論武陽夏大會戰敵人所得利用之空間與時間」一文，（載在本報八十二期）肯定的說：「敵軍兵力之運輸及攻擊部署，非有一月之時間，不能完成，然則下月中旬（指九月中旬），或爲

時間計算
比空間尤
雜

毒氣攻擊
到處皆有

求我而決戰之時期」。此結論之何所自來，續於八月十七日翌第一八三期，反覆重申其說，同時並糾正路透社記者觀察（敵人之進攻，恐於十月始能實現）之錯誤，證以九月十五日以來之贛北，鄂東、豫南三戰場敵軍之全線總攻，則知記者初度試驗之時間計算，幸未辱其使命，有以副讀者之期待。孫子軍形篇曰：「兵法曰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空間較量之難已如此，況時間乎？此所以時間之計算，非至萬不得已，未敢輕於一試。使讀者以其讀報餘暇，前後相互對照，不啻引起研究兵法之興趣，此亦大時代國民應具之抗戰常識。

敵軍攻略武漢之兵力編成，視以往第一第二兩期，截然不同。昔以二萬員名或三萬員名編為一師團者，今則以五萬員名，編為一師團，此于兵力編成上不可不知者一也。至于兵種配合，以往以重砲及野戰砲兵為主幹，今則代以山砲兵。機械化兵團，配合成數雖減少，但代以化學兵團與湖沼兵團，普遍配合于各師團，並非獨立使用，是以毒氣攻擊，到處皆有，此於兵種配合上，不可不知者二也。敵軍為大量炸藥之消耗者，後方之補給，視前方戰鬥更為緊張。敵軍野戰部隊之編成，雖有馱馬輜重與車輛輜重兩制，前者利於山地戰，後者用於

大陸性之戰鬥，但轉入山地戰之後，車輛輜重，固不適用，馱馬輜重，亦難勝任愉快，是以運搬具之須假借挑夫，爲不可避免之措置，以人與獸爲單位之運搬具積載量之比爲一對二，與摩托化運搬具之積載量之比，爲一對四。此種比例，是以人獸機械單位組織之比，非一個人與一個汽車之比，若詳細說明，決非此篇幅之所得盡，大陸軍國國家之軍事教育，對此無不保守絕對秘密，吾國學生留學彼邦者，不易窺其祕奧，但能於戰場上，細研其後方勤務組織之祕密，以貢獻于兵學界，厥功誠不小，此爲作戰參謀之任務，未可以此責部隊長也。

敵彈藥消耗量驟減之原因

依此寥寥數字，則知敵人兵團之編成，數量雖增，而唯火力主義之發揮，遠不及第一第二兩期對陣時之旺盛，在昔每據點之爭奪戰，彈藥消耗常逾七千發者，今減至一千餘發，其故在此而不存彼。依一般之估計，有以敵人彈藥將罄者，是未曾注意其運搬具之積載量。

今且轉筆錄述及長江南北岸三戰場之態勢，我敵兩軍在南岸之配置，皆爲最精銳之部隊，而且各配置主力於此方面，南岸我軍主帥爲陳誠，下置兩兵團總司令，以張發奎薛岳分任之，葉肇，李漢魂，萬耀煌等名將則次於張薛兩大將指揮之下，陣容齊整，盛極一時，地形既屬有利於我，而裝備又遠在北岸之上，敵軍進展之困難，雖寸土尺地之爭奪，皆須付絕大之代價，不無氣餒之處。北岸我軍之配置，較遜於南岸，尤以固始方面之部隊，久戰疲敵之

惟名將之
天才可克
服物質之
困難

北岸敵軍
能先南岸
進逼漢口
乎

後，裝備相形見絀，是以爲敵軍所席捲，且分道撲攻光州與商城，形成包圍我廣濟左側後方之態勢。同時廣濟正南之武穴，爲長江鎖鑰之一，與南岸馬頭鎮隔江相對，馬頭鎮既陷敵手，則敵軍以馬頭鎮爲砲兵陣地，可以瞰射武穴，武穴原爲北岸濱江之盆地，在東南兩面夾攻之中，不能不陷於苦戰。盱衡贛北、鄂東，豫南三戰場之態勢與其地形，在水面，武穴之上，雖尙有田家鎮之堅固封鎖綫，可以阻敵艦之溯江西上，惟武穴若被攻下，則廣濟山地戰，未免受其波及。越廣濟而西，入於平原戰鬥狀態，敵軍機械化部隊，可以縱橫馳突，非我軍之所利，路透社稱：「軍事觀察家，預料日軍施行新戰略後，或將縮短攻略漢口之時間。」記者亦認總以此爲慮，惟名將之天才，常能克服物質上之艱難，此方面之主將，爲李宗仁與白崇禧兩氏，過去戰績，皆能以劣勢裝備，破優勢之兵力，徵諸「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胆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胆。」之諺，則名將與庸將之別，固別有所在，未能以物質優劣判其勝負，然則路透社所謂敵軍修改新戰略者，無非隱指北岸我軍兵力與裝備較遜，日敵有由此先兩岸而進出於漢口之可能，是尙未計及軍中之有范與韓，未可謂爲知言。即退一萬步而言使敵軍果由此先南岸而進出於漢口，則熟讀古兵書與古兵法者，尙有良法足以制其死命，敵軍亦只得徘徊瞻顧漢口盆地之外，距漢口巷戰爲期尙渺乎其遠。

粵海敵艦增加，屬於威脅交通綫之作用居多，若說登陸準備，台灣海岸之兵艦與運輸艦，早在升火待發之中，惟因長江南岸之敵軍攻擊頓挫，不能無所期待，記者管見所及，粵海緊張，當在武漢戰鬥之後，屬於第四期之作戰階段，以「打通粵漢路的目的」之作戰方針開始，戰區且須延及湘贛粵桂四省時，或難免此，今由戰略上考之，使非德捷大戰爆發，英國且難置身於戰爭旋渦以外之外，敵軍雖以冒失見稱，不至若是其幼稚蠢動。

九月十八日午刻香港（載在本報第一九二期）

(其)(二)(八) 武漢會戰與否？

武漢會戰與否，時論聚訟紛紜。作者以軍事家立場，於九月十七日寫成此篇，登在本報第一九〇期若定廬隨筆內，最高統帥部之作戰指導方針，是否與作者同一見解，在武漢大戰方在進展，未易加以預測。惟本集急待印行，第四篇之抗戰第三期不能無結論，茲於出家鎮陷落後，徵作者同意，將此篇提出，姑作為篇後語，且供當代軍事家之批判。

洪平，二七，十，一。

抗戰軍興，新聞記者以職務所關，不得不談兵，以非軍事專家而談兵，則其所引用之軍語，有時不無曲解之處，此雖不足為作者病，但能免此，豈非盡善盡美者歟！

軍事上會戰之定義

武漢會戰與否須以作戰方針爲定

全國刊物中，間有引用「會戰」字樣，如「會戰而不決戰」及「對於這次戰事，將來是
否在武漢決戰，抑或在武漢仍是會戰，國中如今似乎還有兩種主張」，等語，將「會戰」與
「決戰」分爲兩種界說，是不明「會戰」兩字爲軍語，而「決戰」兩字爲俗語。

在軍事上，「會戰」之定義爲何？會戰者，爲收決戰之效果，以我主力向敵主力，行動
及戰鬥也。非主力對主力之戰鬥，不得謂之會戰。例如日俄戰爭之遼陽會戰，奉天會戰，皆
係以主力對主力也。若夫南山鐵嶺諸役，非主力對主力，乃局部的一部的戰鬥，故不得稱爲
會戰。（見陸軍大學校編著軍戰術原山第二十八頁）是以「會戰」兩字，已充分含有決戰的
意義在其中。

武漢會戰與否？須以作戰方針爲基礎。戰鬥綱要第八曰：「指揮官應本其決心，以確定
指導戰鬥之方針，并準此方針，以部署軍隊，且始終指揮戰鬥。」此原則如以持久戰與消耗
戰爲作戰方針則武漢有會戰必要與否，確爲一大問題。

又戰鬥綱要第六曰：「指揮官應本於狀況判斷，爲適時適切之決心，而決心常以任務爲
基礎，且須明察戰機，以精密之思慮與迅速之判斷以定之，不可因地形之不利，敵情之不明
，而有所躊躇。」依此原則，即知如以「保衛大武漢」爲任務，則非在武漢會戰不可，此中

持久戰與
消耗戰之
作戰方針
隨時可以
中止戰鬥

決心基於
任務

策定，顧名思義，至為謹慎，不容絲毫假借也。蓋持久戰與消耗戰之作戰方針，隨時可以中止戰鬥，引敵於有利於我之地形，持續抵抗。若夫以保衛大武漢為任務之會戰，凡在戰鬥序列中之部隊，雖戰至一兵一卒，亦須支持到底，而不能撤退，蓋須與寸土尺地共存亡也。同是一個戰鬥，持久戰，消耗戰與會戰界說之分明若此！

盱衡我敵裝備與能勢，究將何所適從，事關最高統帥之決心，非新聞記者所得輕為論列也。

今日國中有作下列兩種主張者：

一：是主張在武漢會戰，在湘西決戰。

二：是主張在武漢決戰，不必等待到湘西才決戰（以上一二為作者原文）

此係作者，未曾周密校索武漢會戰後之我敵兩軍態勢及未來之戰區，使我軍會戰而勝，固可長驅東下，收復京滬，會戰不幸而不勝，屬於第四期作戰範圍，所謂第四期作戰者，敵人則以打通粵漢與隴海兩鐵路為其惟一企圖，尙未能越此階段，而深入湘西。所謂如何如何者，未免說得太早。至于主戰場究在粵漢鐵路，抑或隴海鐵路，則須參合其作戰目標與國際形勢，方能策定，但非記者之所願預為齒及之也。

因解釋「會戰」二字，而附及於武漢會戰與否？是非記者之本意，不過外間既有兩種見解，則不能不撮舉「決心基於任務」之原則，以與讀者共商討焉！

九月十七日（載在本報第一九〇期）

每本定價

港幣八元四角